

圖俠劍正雍



康德二年十二月一日印刷
康德二年十二月十二發行

擊技小說

雍正劍俠圖十九集

定價
冊大洋

奉行中街木行胡同門牌

著作人

王赫

奉行中街木行胡同門牌

發行人

王麟

奉行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人

黃慶贊

奉行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所

東都印刷局

奉行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雍正劍俠圖

(卷十九)

第十九集 三盜寶劍展藝西方林 二打蓬萊羣雄大聚會

話說婁爺一看寶劍沒有了，不由得就是一怔。婁爺這一驚可非同小可。東張西望，看了看別無動作，自己站在那裡怔神納悶。無論他是多快的身法，我也應當看見他一個影兒。怎麼會我連一點形跡全都沒看見呢？大概不能有這麼快的人吧。也許我未留神，寶劍被遮雨簾子掛掉。這倒是個情理。想到這裡，轉身撩起來遮雨簾子，俯首細看，看了半天一無所有。忽然間在雨簾子上有一根繩子，正把寶劍恰恰當當掛在了上面。婁爺看到這裡，不由得暗自好笑。心說這幸虧是我心細，二次回來尋找，如若不然，寶劍插在身後，踪跡不見，不疑神怪就說是高人，其中誤人不淺。這麼看起來，外面成了名的劍俠，也不過是虛有其稱。大多數都是類乎此事。想罷遂把寶劍取下來並不觀看，仍然插在背後。東張西望，看了看清素素靜落落，自己一想，我也用不着回歸我的住所。倘若被衆人看出來馬脚，倒顯着多有不便。再說那裡也沒有我多少東西，就是有點物件我捨他一走也不算什麼。想到這裡，一直够奔廟外，抬頭望天，一輪明月倒掛天空。天的時候也就在三更，將然怔神之際，隱隱約約聽見有人念佛，口中喊喝，好你胆大婁爺，你竟敢趁着我的腿有殘疾，够奔後面佛樓，盜走了我的寶劍。你不把我的寶劍給我放下，我跟你拚這條老命。婁爺回頭觀看，看了看追來的並非別人，正是本廟的老方丈了義。幌動身形手中拄着一根飯碗粗細的大竹竿，高有五尺多，哼唧唧幌幌悠悠，行走艱難往下追趕。婁爺並不理會，矮下身施

展夜行術 磕膝蓋碰胸口 脚跟打屁股蛋 飛也相似 往前緊走 他恐怕老方丈把他追上 一邊跑着一邊回頭看 任憑你跑多快 老方丈他總離着數十丈遠 正然行走之間 婁爺這才放心 果然把和尚落下了 准知道他的腿行走不便 不但看不見了和尚連影兒也沒看見 婁爺心中喜歡的了不得 自己竄高縱矮 施展絕技 走到五鼓已過 東方發曉 這才來至在山口 婁爺定了定神喘了喘氣 把氣喘過來 邁步往前走 將然走了沒有幾步 面前一塊大青石 在上面坐着一個出家的和尚 手中攏着一根大竹竿 正是西方禪林的方丈了義和尚 婁爺看着就是一怔 暗說道 人家的腿這個樣兒 還比我走的快 真要腿上沒有毛病 不用說比 我走都不准走的了 就在這麼個工夫 和尚念佛 呖了一聲好胆大的婁爺 來到我的西方禪林 一件數載 老僧那點虧負於你 因為什麼够奔後閣佛樓 像盜我的寶劍 一字不說轉身就走 你豈不想你走的了嗎 婁爺開聽搶步上前 對着老和尚深深的作了一個揖 然後說道老人家 我偷你老人家的寶劍 被你老人家追了下來 你老人家拿我婁爺當作何如人也 老和尚聽着有氣 我管你是何如人也 你不是奉父命前來還愿 婁爺聽到這裡 長嘆了一口氣 叫了一聲老人家錯了 今天事已至此 我不能不說我的真情 要說我倒是姓婁名瑞 談我乃是無名之輩 談到我的老爹爹 可稱得起是大名鼎鼎 他老人家已然隱跡多年了 住家在貴州城東小地名八里亭 按說我可不當子言父諱 話擠到這裏 我可不能不說 他老人家名叫婁鎮，天下英雄拍愛 人送外號叫太乙劍客 老和尚了義 聽罷微然一笑 口念佛號 我打量何人 原來是婁鎮之子 你叫婁瑞 你到我的廟中所爲何事 要你實話實說 婁爺說道 實不相瞞 因為聽我父親說你的廟中

有柄寶劍流彩虹 他老人家說家傳七十二躔地行劍 再有寶劍一口闖蕩江湖何難成名 父子計議停妥 他老人家打發我前來 就爲的是見着你老人家 可以談談 述說我父子的經過 想你老人家身入空門 乃是得道高僧 心存善念 用不着殺人的利器 如果聽我所說的話要是有點道理 就許老人家以寶劍相賜 沒想到我來到這裏 數年的光景 老人家對於武學一字不提 每日夜晚够奔你老的禪堂窺探 已數月之久 昨夜晚巧啦 你老人家身染貴恙 命少師傅够奔後閣佛樓取寶劍 我暗中觀看心中喜悅 也是弟子一時無知 盜取寶劍 不辭而別 打算回家 沒想到老人家果然是世外的高人 早已來到此處相攔 沒別的求你老人家貴手高抬 饒恕弟子 並且求你老人家將寶劍割愛 賞賜於我 何況劍已然到了我的手中 老和尚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婁瑞錯了 寶劍到你的手中是什麼劍 要說是流彩虹大概不對吧 婁爺開聽一笑叫了一聲劍客爺 我可不是自己高抬身分 够奔後閣佛樓 不費吹灰之力 得出來寶劍 老人家不信 請你老觀看 說到這裡 伸手由背後連寶劍匣往下一撤 拿到手中 左手擎劍匣 右手攏劍把 一按綳簧 連撤了好幾撤 並未撤動 婁瑞着急用力往外一掣 只聽陰隔一聲，寶劍離匣 婁爺看了看不由得一怔 但只見這口劍是一口鐵片 劍通身上下全是紅鏽 婁爺看着瞪目發呆 暗說寶劍怎麼會變了呢 難道說劍被人撤去 另換了一口假劍 插在了遮雨簾子上面的嗎 真乃怪道 婁爺正然出神之際 老和尚微然一陣含笑 叫了一聲婁瑞 別看你是家傳的武學 七十二躔地行劍 你的閱歷還差的多呢 你要打算看古劍 你順着我的手看 就見老和尚用手一指 手裡拿着那根大竹竿 然後由裡面倒出一口寶劍 綠鯊魚皮鞘 真金吞口 真金什件 這口劍年

限可不少了。老和尚把竹竿往旁邊一放，左手擄住劍匣，右手荷劍把，嘩的一聲，寶劍離匣，光華繚繞，類似晚霞。婁瑞看得明白，不錯和尚拿的這口劍，正是自己在西方禪林後閣佛樓頭一次得出來的那口劍。怎麼會又到了和尚手中呢？婁瑞那裏知道。書中暗表要說這個和尚，可稱得起是得道高僧，動靜之間，善於悟化。由數年前婁瑞來到西方禪林降香，監寺僧把他陪到方丈室，老和尚跟他一見面，就見他二目炯炯放光，面上氣色充足。就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必有絕藝在身。後來一談是替父還願，還要在廟中侍奉僧衆數年。和尚一聽這分明是有意前來訪我，故意的弄這套言語。老方丈再三拒絕，無奈他不聽。和尚無法，遂叫監寺僧打造了一對出號的大符，叫他在廟中每日給各處挑水，天長日久，他受不了苦楚，自然就不辭而別了。又誰知人家這個孩兒忍的了勞苦，一連數載，不但沒有去意，連一句怨言都沒有。後來老人家暗中調查婁爺的行動，這才明白，原來他是爲寶劍流彩虹而來。再者說婁瑞他倒不算什麼，老和尚調查明白，知道他是婁鎮的後人，准知道這小子身分不矮，活該他得我這口寶劍。故意叫徒弟到後閣佛樓取來寶劍。老人家丹田運氣，甲氣行功之法，把兩條腿吹起來，看着如同浮腫一般。老人家所說的那片言語，不過就是諷刺他。其實早就知道婁爺在後窗戶往裏觀看，老頭子說的那個話，打算叫婁瑞自行出頭，說明來歷。再向和尚叩求，老方丈自然就把寶劍給他了，又知道他是條英雄，劍客之子，家傳絕藝，七十二躡地行劍，真要是把寶劍得到了手中，可以縱橫天下。又誰知這孩兒不但不下來，並且還要待機行竊。老和尚暗含着點了點頭，心說你既不肯出頭，要暗地偷盜我的寶劍，我倒要看看你的功夫如何。老和尚想到這裡，遂叫徒弟仍把劍送回後

閣佛樓 細一看果然婁瑞追下小和尚去了 他老人家也站起身來，抽出來一口數十年未用的鐵片寶劍 那個意思打算給他來個抽樑換柱 懲戒懲戒婁瑞 跟到了後閣佛樓 就見婁瑞施展技術 抖身蹤到樓上脚登扶手 輕如狸貓 恰似猿猴 和尚看着點了點頭 心說不錯 真要說年青的有這麼一身功夫 如果行爲正大 不走邪途 創蕩江湖成名何難 後來一直到了樓梯踏板 撩起雨簾子 用絨繩開鎖 到了裡面 並未打火種 一直奔神龕將寶劍摘下來 往身後一插 撤身出來 老和尚趕緊把這口鐵寶劍往雨簾上一掛 容着婁爺一轉身的工夫 老人家由他的身後輕輕把寶劍摘走 抖身上房 要不然婁爺一出來的時候 覺着後面寶劍被簾子一掛 那就是老和尚把寶劍拿走了 要說婁爺家傳絕藝 七十二躡地行劍武學高強 但是跟了義和尚比到一處 那可就差的太多了 真有天淵之別 婁瑞應當寶劍一掛失踪 就該覺悟 他反倒各處觀看 後來看劍掛在雨簾上面 他就認爲是真劍被掛在這裏 伸手摘下來連看也不看仍然插在背後 老和尚暗中觀看 把腦瓜連搖了幾搖 心說這小子究竟還是年青 老和尚又看他並不够奔寓所 由此就要遠遁脫逃 老和尚看着有氣 拿了一根大竹竿 平常倒不叫他當拐杖 習練功夫之時 這還是一件得意的兵器 裡面是空腔的 遂將寶劍裝在裡面 手擎竹竿哈下腰在後面緊緊追趕 老人家離着他老是這麼遠 那個意思叫婁瑞看 我是兩腿有病 你施絕藝尚且不能把我落下 婁瑞這個時候就應當覺悟 止住脚步 沒想到他倒奔命緊跑 老和尚急了 這才繞道前行 這就得說是人傑地靈 山上的道路和尚當然熟悉 再者說身爲劍客 那個脚程就得說蓋世無雙 繞到了前面山口 將身坐至在青條石上 在那裏等候 工夫不大 婁瑞真到了 和尚用言

語相逼要看寶劍 婁瑞撤出了鐵片劍 老人家微然一笑 遂由竹竿裡面取出真劍來給他看 然後寶劍還匣 遂說道 婁瑞你錯了 打你來到我的廟中 我就知道你定非尋常之人 時時刻刻以言語諷刺 孩兒你不但捨命 今反倒有意偷盜我的寶劍 我追趕你至此 也沒有別的意思 就皆因你數載的光景 任勞任怨 倒是有能耐之人 我看着還算不錯 你不是爲的是我這口小寶劍嗎 我今情願將劍相賜於你 佩帶身旁 縱橫天下 剪惡安良 替天行道 佩我這口寶劍 殺奸誅惡 庶不致愧對此寶 說着話手中擊劍 滿面含笑向着 婁瑞一遞 婁瑞一看 連連擺手 趕緊雙膝點地 口稱劍客爺 自從打我進廟那一天 我可沒敢拿你當作平常人 皆因我父親說過 外面出家的僧人 得道高僧就是三位 可就提到你老師兄弟老三位了 了了了因了義 全都是劍客的身分 我對於別的還敢多想嗎 不過是打算討你老個喜歡 所爲的可就是流彩虹 就皆因知道你老人家乃是得道高僧 殺人的利器並無所用 願求你老賞賜我 我借此成名 怎奈流彩虹的踪跡 既然不知 又沒有談話的機會 今天巧啦 你老叫弟子取劍 婁瑞一時着急 才立意偷盜 就是我這樣的精 神 才盜了這麼一口假劍 可見得你老人家的身分 比婁瑞高出天地之外 如今你老人家要將寶劍相賜弟子 我可不敢領受 寶刀寶劍人人所愛 真要是我的能耐跟你老相平 乘你老不備 盜走了流彩虹 那就另說 今天一看 你老的能爲比婁瑞高的多 寶劍任你老 身旁 名實相符 並且有保護寶劍之能 婁瑞要是拿了去 頭一節勉強奪你老人家之愛 再者說憑我的能爲，不稱佩帶此劍 不但不能憑此劍掃蕩天下邪魔 而且虧負寶刃 甚至還許被他人盜走 老和尚聞聽 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叫了一聲婁瑞 這個話你說的

情理上也有 可有一件 我既然看你是條英雄 堪稱佩帶我的寶劍 故爾相贈 這也算是物各有主 這口劍在我的廟中 埋沒數十載 訪拜我的劍俠 不可勝數 惟獨談到寶劍 我未嘗敢以利器相贈 你身抱絕藝 七十二躡地行劍 你父身為劍客 日聆庭訓 別看年輕 決不至走入邪途 人格武術都能佩帶此劍 縱橫南北 成名天下 這口寶劍雖然是無價之寶 希世之珍 放在我的手內 不亞如廢鐵一般 豈不可惜 我今以寶劍贈送於你 分明是此劍有出頭之日 話已說明 你也不必客氣 如果再有三言兩語 推推讓讓 你並非是小看寶劍 分明是看不起我了義僧 說到這裡 婁瑞連連上前磕頭 口稱老方丈 別說你老以寶劍相賜 就是不賜此劍 弟子也不敢小看你老人家 既然你老人家如此吩咐 真乃是千載難逢 弟子敬謹相謝 說罷連連向上磕頭 了義一看婁瑞十分敬謹 可算是一番誠意 不由得心中喜悅 這才把寶劍一擎 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眼向西方一合 默默似所有祝禱 然後把寶劍遞給婁瑞 婁爺接劍在手 向上磕頭 然後對天發誓 過往神靈聽真 今某年月日時 老劍客爺了義高僧 以寶劍相賜弟子婁瑞佩帶身邊 仗此劍行俠作義 日後如有錯用此劍 婁瑞必遭五雷之劫 說罷這才磕頭 站起身形 了義老方丈叫了一聲婁瑞 你趕快回家 見着你的父親替我問候 咱們是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他年相見 後會有期 你就去吧 婁爺將劍懸於肋下 心中很高興 一聽和尚如此吩咐 連連點頭 忽然間了義想起婁瑞尚有零星物件存於廟中 那個意思叫他收拾收拾再走不遲 婁瑞口稱劍客 弟子不回廟了 如果收拾零星物件 像我這種行爲 叫人知道了 豈不貽笑天下英雄 這場事出我之身 入你老之目 局外人不得而知 老和尚一聽哈哈大笑 婁爺

拱手向高僧告別。自此婁爺脫離了西方禪林。不過是順着道路回歸貴州八里亭家中。這麼看起來人在外作一番事業，實在是不容易。就拿婁爺說，爲一寶劍，置身西方禪林，一恍八年，從中受了多少折磨，到爾今還算是不錯。總算大功告成。婁爺回到家中，見着自己爹爹，先行完了禮，然後就把在西方禪林前後之事，一句不瞞，對老人家細說了一遍。然後由肋下摘下來寶劍，獻在老人家的面前。太乙劍客心中高興，千辛萬苦八載的光景，在西方禪林，真把了義和尚的寶刃得到了手中。這也算是緣分。遂將寶劍撤出來觀看，光華繚繞，冷氣森森。老人家看罷，將劍還匣。不過略微問了問，義的行動如何。孩兒又把前事詳細說。老頭子太乙劍客聽罷哈哈大笑。遂說道：「義可算是高僧。由你一去他竟看出來你的行藏，慨然以寶刃相贈。我可是老了。家傳你七十二躡地行劍，身懷絕藝，再得此寶刃相佐，好自爲之。成名何難。倘若受小人愚弄，身入了邪途，到了那時節，你可難逃性命。」婁爺連連點頭，叫了一聲老人家，不用囑咐。孩兒決不敢胡爲。自此婁爺每天在家中，不過就是研究武學的精華，住了些個日子。老人家向孩兒說道：「要打算成名，非得漂流在江湖裡面，從中得作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也不枉我教導你一番。」婁爺點頭，又在家中住了不到一個月，遂收拾好了小包袱，暗帶寶劍，多帶盤費，辭別了老爹爹，由家中出來，就算遨遊天下。也別管是南七，也別管是北六，全都要繞個灣兒，憑着自己所學的七十二躡地行劍，不敢說打遍了天下無敵，到處也不至於落了下風，他高高興興與各處閒遊。書不可重叙。來至在四川成都地面，聽人傳言，有一座蓬萊島，裏面英王富昌富保臣，有意叛反大清國，收羅天下的英雄。此時聲勢浩大，堪堪就要待機而發。婁爺聽着就是一怔。

暗想道英王有意叛反大清國，爲什麼成都府的官員，他何不專摺入都，奏明天子呢？任意叫他猖狂，大患養成，剿滅艱難，豈非爲國之害？我身懷絕藝，創蕩江湖，我爹爹叫我作一番驚天動地之事，我何不入蓬萊前去臥底，有朝一日官兵來到，倒反蓬萊，豈不赫赫揚名？自己想到這裏，怎奈沒有進島的門路，應當從那下手呢？想了好半天，仍然無法。又一想，只好到了那裏，隨機應變就是了。够時候，不過是吃喝，天晚住店，跟店裡的夥計打聽打聽，山裡面的規則，夥計也說不詳細，不過略微說了兩句。婁爺來到了白龍江邊，打算僱一隻小船，跟人家說的明白，到蓬萊島，在先前船隻不肯，因爲什麼呢？也別管貨客船隻，要到了青龍白虎兩道大閘的閘口，倘若船由那裏一過，上面吶喊一聲，下來滾木擂石，就許把船砸翻了。島上挂着有通告牌，婁爺一聽，無論給人家多少錢，人家不渡那也，叫無法。後來自己想起一個主意來，向船家說道：「你等不必害怕，我跟島內有好幾位，全都是至交的朋友，只要你們渡到那裏，我必然多給酒錢，水手一聽，微然一笑，叫了一聲客爺，只要你在島內有認識人，這筆船錢用不着你老化，島裏是那個規則，說到這裏，講妥了船錢多少，船隻靠岸搭好了跳板，婁爺上船，提錨撒跳，兩個水手搖船，一個抱頭，一個扶舵，船往前行，一直順着白龍江往前行走，走了工夫很大，遠遠看見蓬萊山峰高聳，巍峨巖日，左邊白龍江，右邊白沙江，兩邊兩道大閘，左青龍右白虎，氣勢雄威，高聳聳氣象壯嚴，小船將然往裡頭走，就聽閘內噹啷啷一棒鑼聲，出來十幾個小船，船分八字，當中一個爲首的，船頭上站着一個人，用手點指，叫了一聲小船，怎麼越說你們越不聽呢？島口外邊，不是掛着通告牌了嗎？客貨船隻不許由島口前通行，如果不聽，用滾木立將船隻砸毀，這

可不怨我們，你們這是故意的違背山規。水手一聽，吓的了不得，叫了一聲客爺。你快答話。找誰你快說。如果說晚了。他們吩咐一聲。滾木砸下來。船隻立刻就碎了。婁爺趕緊抱拳。向着對面爲首的人。說了一聲辛苦衆位。對面頭目聽了這一句話不住的上打一眼前看。一眼打量婁瑞。然後問道。你找誰道辛苦有事嗎。婁爺說道。我姓婁單字名瑞。號叫子霞。別號人稱地行仙。煩勞回稟一聲。我聽說爺駕在此。收羅天下英雄。我是貴州人氏。千里迢迢特來投効。如果爺駕收錄於我。在島內能够棲身。我可忘不了衆位頭兒的好處。水手們一聽這是招賢館請來應募的。滿面帶笑說道。這位婁老師。我們島內設立文武招賢館。但不知文武兩科。你老是那一門。婁爺開聽遂說道。在下身通武技。並不善文。頭目一聽說道。你老在此候一候。說着話撥轉船頭。到裡面回話。婁爺在外面等候。等了足足有吃一頓飯的工夫。才看見那一名頭目出來。帶笑說道。婁老師。我給你回進去了。館長有話。叫我陪你陪到裏面。船價多少。本島有官份紋銀五兩。如果道路遠。你再另外給。說到這裡。蓬萊的夥計把錢拿過來。交給水手。叫婁爺倒船。說着話船往前行。進了青龍閣。一直來到船塢。棄舟登岸。有人陪着婁爺往前走。來至在裏面招待室。叫婁爺坐待。從裏獻上茶來。單等館長的吩咐。吃茶等候。過了好半天。這才來人傳話。館長有話。叫他這位應募的婁老師陪到後面館主要親自觀看他的武學。說完了話。有人陪着婁爺來到招賢館。有人打起簾籠到裏面觀看。好大的地方。裏面黃土鋪地。設擺十八般兵刃架。這個房是坐南朝北。在東邊是山牆。牆上掛着名人字畫。靠牆擺几案。四裡八仙桌。兩邊的椅子。在椅子下垂首。站着一個人堂堂儀表。英雄氣概。嘍兵用手一指。叫了一聲婁老師。

這就是我們的館長 姓秦官印治明 又向着館長說道 這就是應募的姓婁基老師 秦治明上一眼下一眼 打量地行仙 四方臉膛 微有鬚鬢 光着頭沒戴帽子 看那樣兒倒是精神百倍 讓坐獻茶 彼此客氣了幾句 然後秦治明說道 婁老師你老人家如果有什麼絕藝 請你當場練兩招我看看 如果你老是普通的武學 打算謀一點差使 我這裏就派 倘或說你老身有絕招 我稟明軍師大帥 請你老後面試藝 叫爺駕量材委用 婁爺聽着這話 心裏頭爲難 一着要獻自己絕藝 七十二躡地行劍 我們這是祖傳的能爲 外面沒人會練 如果我把絕藝一露 人家准知道我是太乙劍客的後人 倘若身內有什麼高入 暗地監視於我 稍微有露馬脚之處 到那時我只有命難活 你說我要是不露我的真能耐 我又不得不大權 思想了好半天 倒不如還是不露我的真功夫 他們倒不把我放在心上 得了機會 我在身內作去一點事業 也叫他們知道我是何等人也 自己想到這裡 眼看着秦治明 叫了一聲館長 婁基的功夫 不過就是微末的武學 何敢在天王殿前獻醜 身上有幾手粗笨笨脚 我在你老的面前練幾手你老看 只要大大小小給我一點差使 有立足之地 我就感激不淺 秦爺聞聽說了一聲客氣了 婁爺遂來至在當場 雙手下垂先練了一套拳 練完這躡拳 又練了一躡刀 拳是太極拳 刀是六合刀 這兩躡功夫 本來都是平平常常 雖然學初練的功夫 人家婁爺的身份在那裡了 練的津津有味 腰腿靈活秦爺看着愛惜 婁爺把招收住了 坐在那裡休息 秦爺一思想把他安派那裡呢 一思想大帥府譚天那裏 四十八名旗牌之中 尚缺三額 倒不如把婁瑞補在旗牌營 派人送他到陸軍大帥府 譚大帥看見我給他挑的這名旗牌 他准說不出錯來 跟婁爺把話說明 暫時先給你補個旗牌的名

字 到陸軍大帥府 嗣後有功另有升賞 說罷派人把婁爺送到大帥府 告訴手下人 把婁爺的來歷 跟大帥說明 譚天聞聽 知道這個婁旗牌 是秦治明親眼看的武學還不錯 譚天又看了看 外表也很看的過去 不由得心中喜愛 留在了府中 作爲心腹 凡事還都是婁爺在頭裏站着 今天夜晚 老人家鎮古俠 寶刀鬥羣雄 所有的王官旗牌人等 團團圍住 婁爺心中難過 有心不出頭 大帥吩咐下來的 有心過去出頭動手 看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家 這麼些個人圍着老人家動手 如入無人之境 指東打西 不亞如生龍活虎一般 一時之間 就是想不起來他老人家是誰 想够多時 猛然間心裏一動別忙 在家中聽我父親說過 大清國四大名劍 頭一位家住陝西鳳翔府 姓董單字名乾 號叫化一 外號人稱鎮古俠 你說要是他老人家 這口刀由那裡來的呢 正然心中想着 再一看旗牌王官已然死了二三十名 自己看着不由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此時燕普出頭 親自會鬥老頭兒 聽老人家自報名姓 叫作董化一 婁爺這才明白 後來燕普力不能支 請來人古魚古二寺的高僧 了因慈雲爺兒兩個 了因來到當場 擺如意跟老頭動手 恰巧棋逢對手 分不出來高低上下 後來石頭僧抬臂膀撤他的短把追魂鏡 念了一聲佛號 那個意思要打算師徒爺兒兩個 雙戰董化一 可別看董爺這麼高的身分 賭鬥了因不過就是二十手而已 如果再加上慈雲 老人家是有命難活 再者進劍山蓬萊島 就是他老人家隻身前來 連一個幫手都沒有 難道說就看着他老人家當場亡命嗎 論說起來我婁瑞麟當等機會 單等有官人前來打鳥 我在裡面倒反蓬萊 那才算對 話可雖然這麼說 團體未結要打算起事 那是不能成功的 倒不如今天我亮出軍刃 輔助老人家鎮古俠 不怕我們爺兒兩個 全都

走不了 被衆人圍上 死在了天王殿 也算是死得其所 准落個死後留名 真要是從中能
 够搭救老人家鎮古俠不死 我們爺兒兩個 從此出離了劍山 另尋安身之所 倒也不錯
 自己想到這裏 並不慌忙 陰唧唧由肋下撤出來寶劍 說道 慈雲慢來 老人家鎮古俠留
 神觀看 他可不認得人 他認得這口寶劍 他知道這口寶劍到了了義和尚的手內 怎麼會
 跑到旗牌這裡來呢 莫非說這個旗牌他是了義的弟子 也未可知 正然心中思想着 就見
 他往前一竄 擺手中寶劍 敵住了慈雲 慈雲和尚手中一對追魂鎗 跟他的老師練藝六十
 年 未曾離開老師的左右 頭一次戰船上面動手 正遇見珍珠佛董瑞董四爺 今日他看見
 了婁瑞 手中一口寶劍 灼灼放光 劍招七十二蹀地行劍 劍下盤 要憑婁瑞一個人
 他可未必贏的了石頭僧 頭一節和尚練藝多年 火候已到 再者說他是名人所傳 招法絕
 倫 要說一招一式 婁瑞他可未必贏的了和尚 這一次婁爺跟和尚比了個平手 就皆因婁
 爺的劍招高 七十二蹀地行劍獨出一家 再有這口寶刃 手有利器精神倍加 要不然他這
 七十二蹀地行劍 到後文書傳給童林 童海川才名傳天下 這一次動手 將將就就跟慈雲
 戰了個對手 董爺一面動手 一面留神觀看 自己敵住了因 還要斜目打量婁瑞 他看見
 婁瑞這蹀劍招他可認得 知道是七十二蹀地行劍 江湖上面別人沒有 這蹀劍就是貴州府
 八里亭太乙老劍客婁鎮 他乃是家傳的武學 這個旗牌或者是婁鎮之子 也許是婁鎮的徒
 弟 只要是他的後人 江湖上又添了一位英雄 老頭子一高興 精神振作 手中這口龍鱗
 寶刃 遮前擋後彌左護右 圈住了和尚了因 慈雲追魂鎗 一招緊似一招 董爺跟了因動
 手 已然五十多個照面 婁瑞跟慈雲動手 也有二三十個回合 猛然間就聽有人高聲喊喝

小小的旗牌 婁瑞你還敢在天王殿前逞雄會鬥少禪師 來 來 來 這可不算我不對

我要並力協攻 要你項上的人頭 說話的光景往前一竄 來到了正當中 婁爺一看這個人

長的好凶 身高足有七尺多 肩寬背厚脯子肉翻着 大拳頭方手腕 胳膊上一下子青筋

身上穿青綢子大褂 青布洒鞋 白襪子打着緋腿 四方臉面 青虛虛兩道環兒絞的眉 直

插入鬢 二目如燈 大獅子鼻子翻鼻孔 厚嘴唇 連鬚絡腮的鬍鬚 倒是大耳有輪 剪子

股小辮兒 挽了一個紐兒 婁爺一看認得 這是右勝寨三橫 頭一位姓熊名環報 外號人

稱九刮雷 手使一對十八節水磨竹節鋼鞭 這對鞭足够十六七斤一隻 在左勝寨號稱膂力

無敵 那可真叫橫 他看婁瑞不過是小小的旗牌 少禪師一個人真贏不了他 未免看着有

氣 他說的話未免太不講理了 他不叫慈雲撒招 打算雙戰一個 話到聲到 雙鞭一擺

來到了當場 婁爺一看未免吓了一跳 在帥府常聽人說 知道這個小子勇力過人 自己戰

慈雲不過就是將將就就 如果再加上他 我焉能敵的了 心中着急 那算白費 眼看小子

已然遞了招了 無法只可擊劍接招 將然把劍一擺 還未能還招鞭就到了 閃身躲過鞭

後面追魂鏢又遞將進來 兩個人四件軍刃 圍住了婁瑞 婁瑞一看不好 不用甚多 不過

三五個照面 婁瑞想活萬難 旁邊老人家鎮古俠看得明白 人家這個旗牌 我已聽明白

了 姓婁名瑞 不問可知 一定是婁鎮之子 人家孩子不顧一切 冒險出頭給我幫忙 倘

若爲我有個一差二錯 我怎能對的過人家 董爺想到這裡 把心一橫 虛幌一刀 將身往

外一躍 雙手捧刀對准了慈雲後心便扎 慈雲正然得意洋洋 猛然間聽見後面有金刃之聲

知道有人暗算 趕緊掉轉身用鏢壓老人家寶刃 左手軍刃一壓 右手鏢便砸 鎮古俠往

旁邊一閃身 就聽嘎嘛一聲 留神一看 可了不得了 婁劍斬了熊環報 把和尚丁因氣
 得不住的口念佛號 手擺如意 打算過來給熊環報復仇 這工夫早有鐵幡杆陳通 一擺手
 中喪門螺絲棍 棍與棍相碰噹噹的山響 抖丹田吶喊一聲 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霹靂相仿
 往外一竄 雙棍搭在一處 泰山壓頂够奔婁瑞往下便砸 婁瑞一看棍到 撒左步閃身用
 寶劍往下一壓他的棍頭 跟着身向下一矮 這一手是人家七十二躡地行劍 裏面的絕招
 名叫進步撩陰 招急劍快 小子想躲焉得能够 嘎嘛一聲肚腸皆崩 傢伙撒手死屍跌倒
 此時董爺看着 心裡頭痛快 老頭子可不算老舒服 一個人鬥的是了因長老 慈雲和尚
 婁爺劍斬了陳通 將然一抖精神 又有一人吶喊前來 看了看正是三橫之中的第三位 石
 頭象周鐵虎 一擺手中短把軋油錘 撲奔婁爺而來 這三個人每日耳鬢廝磨 在一處很是
 不錯 再說他們都是天真漫爛之人 一看那兩個人當場亡命 真是慘不忍觀 說話聲音帶
 着悲悲切切 擊着軍刃 高聲喊喝 小子婁瑞 你往那裏走 拿命來 說着話施行鞦韆式
 左手一鞦右錘 够奔婁爺頭頂擊來 婁瑞一看錘到 跨步往旁邊一閃 用寶劍向上一接
 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聲寶劍斷了錘頭 跟着用了個撥草尋蛇 只聽得嘎的一聲 劍到頭落
 軍刃拋落塵埃 死屍跌倒 劍山蓬萊島的三橫 位位都是勇力過人 沒想到今天遇見了
 婁瑞 轉瞬之際 三個人皆死在了寶劍之下 站殿將軍 武士王官 旗牌人等 一個個都
 吓得目瞪口呆 沒想到婁旗牌身有絕藝 隱居蓬萊裏面 今日出頭 劍斬三橫 真正令人
 可怕 就在這麼個工夫婁瑞劍斬了三橫 就如同凶神附體 掉臉觀看 就見老頭兒鎮古俠
 力敵和尚師徒二人 未免有氣 那個意思 打算擺劍過去協力相幫 將然想到這裡 猛然

問通法禪師了因往外一躍，手持如意，够奔婁爺便打。婁爺一看軍刃到一幌身，打算捧劍進招，還未能轉過來，被了因踹起來一腿，嘯的一聲，踹出去足有一丈多遠，翻身跌倒。婁爺可算的是高人，別看人躺下，可未撒手扔寶劍，恐怕天王殿人是多的，他們都知道這口劍，是無價之寶，有錢難買，真要被他們得了去，豈不虧負當年丁義長老贈劍之德。故爾他沒撒手扔劍，就在這麼個工夫，董爺看得明白，人家婁爺可爲了我了，我要叫人家婁爺在此受點兒委屈，我的良心，怎能够過的去。想到這裏，對着慈雲虛幌一刀，蹶起身施展燕子三抄水，一連就是三蹶，來到婁爺的近前，未等他爬起來，下腰一把提起來，向外一丟，婁爺身體靈便，就借着老人家一丟的這個勁兒，隨着用了個雲裡翻兒，腳落塵埃，背劍回頭細看，老頭子跟着喊道：「哎，啣婁爺呀，咱們走吧。」人也宰啦，臉也露啦。此時不走，再想走可就走不了啦。這句話可是董爺擠出來的。本來自從進島之時，老頭子就打算大鬧天王殿，鬧個天翻地覆，憑着自己身上的功夫，把有頭有臉之人殺上幾個，不怕自己死在天王殿，剩下一羣無能之輩，也不足爲患了。這是老人家本意，進島就爲的是一死相拚。到如今出來這麼一個婁爺，這可就不能這麼說了。自己豁的出去，知道人家婁爺家裏尙有什麼人，我若在此戀戰，使婁爺有個長短，豈不是對不起人家嗎？倒不如趕緊一走，有什麼話回頭再說。當下婁爺在頭前哈着腰往前緊走，董爺在後面跟隨。爺兒兩個出離了天王殿，要說天王殿上追的人倒是不少，武士王官站殿將軍，可有一樣兒，誰也不肯拚命往前追趕。不過虛張聲勢，高聲喊喝。此時英王在座上看得明明白白，眼看着軍師燕普，大帥譚天說道：「可惜憑咱們劍山盜蓬萊這些個英雄劍俠，就來了這麼一個董乾董化一，旗牌之中

出來一個斐瑞 鬧得天翻地覆 這些個人看着全都不敢追赶 這還怎能够成其大事 拿獲不着他們二人 所有島內的英雄 聽候我的發落 這時衆人全都面面相觀 在場的衆人全不好看 頭一個就是燕普念了一聲佛號 口稱王駕休得着急 才燕普 率領各位將軍隨後追趕 務必將他二人拿獲聽爺的發落 這句話未曾說完 大帥譚天手按劍把 叫了一聲仙長 既然如此 不才譚天保護王駕 這個地方譚天就算高 頭一節知道自己的武學贏不了董爺 再說還有點兒情面 以保駕爲名 暗含着就是不關鎮古俠 不表譚天 單說的是燕普頭前走 後面帶領着十二位站殿將軍 二十四名旗牌 五十名王官 各持軍刃在後面齊聲喊喝 隨後緊緊追赶 要說就憑董乾這麼一位劍客在這裏 道路他可不熟 在裏面也得東扎西撞 別看這麼高的武學 逃也不准逃的了 所好的一節 斐瑞在蓬萊裡面 就算是人傑地靈 他在頭前率領 董爺後面跟隨 天色在四鼓多 堪堪就交五更 後面追赶之人 打着燈籠火把 亮子油松 在後面緊緊追赶 站殿將軍之中 別位不說 惟獨杜清風暗自有氣 就憑我們弟兄 受恩師所傳 武學高強人稱劍客 來了這麼一個董乾 把天王殿關的地覆天翻 也不怨人家有這麼大的威名 手中一口寶刀果有絕藝 惟獨斐瑞不過是一名旗牌 他也要跟董爺在一處耀武揚威 我今天要不把他拿獲 結果他的性命 難消我心中的惡氣 想到這裏兩腿如飛 老道還是果有真傳 向前緊緊追赶 追來追去天色已然大天大亮 猛然觀看 就見半山腰裡有一個鷲頭峯 燕普看的明白 天光大亮 已然來到了山頂 就不用追赶了 他遂站在高處觀看 週週圍圍全都是島內的心腹 你們還能够跑的了 到了杜清風他就不然了 他一看天光大亮 追的更有勁 他說這個 天亮有了眼

目 我們蓬萊人算官的 你們探鳥算私的 就打着說拿不着董乾 也可以捉住婁瑞 想到這裏 心中高興 兩腿如飛往前追赶 也不過相隔地行仙婁瑞有兩三丈遠 要是憑鎮古俠的身分 別說是他就是全都算上 也未必有人能够追的上 皆因老人家道路不熟 全憑婁瑞頭前領道 婁瑞的脚程 絕以沒有董爺快 故此才叫杜清風追上 老道看着高興 手中擎着寶劍 念了一聲佛號 叫道婁瑞 爺駕對於你那一點虧負 因何違背山規 反相他人 今天倒不如將你拿獲 送到天王殿 聽爺的發落 說道這裏 往前一躍 手擎寶劍對准了婁瑞一刺 未等婁爺還手 鎮古俠看着樂了 哎呀 杜清風別人都可以抖精神 你有什么德 還要在我們的面前 耀武揚威 老人家說到這裏 手擎這口龍鱗刀 對准了寶劍一削 跳起來一腿 咯的一聲了不的了 由上面跌倒 這個地方正是欹斜的山坡 下面白茫茫水 眼看小子咕嚕着到了下面 死活不說 後面衆人看的明白 一個個全都吓的胆戰心驚 老頭子也不過三幌兩幌 帶着婁瑞借道而逃 雲台劍客燕普 帶着衆人正然看着發怔 猛然間聽見島內的鐘響嗡嗡嗡嗡 燕普聽着一怔 平常之事 決不能響鐘 鐘聲一響 不是有人搶山 便是有人打島 遂帶領衆人往回走 此時報事嘍卒已然來到 向着軍師報告明白 譚大帥正然在島內調兵預備 天險莊的勝裕勝陶然帶領莊兵 二次攻打劍山蓬萊島 書中代言 老人家談笑龍君勝裕 前一次攻打劍山蓬萊島 倒反了四龍 雖然說未能大獲全勝 也足叫蓬萊裡面的英王富昌富保臣 大吃虛驚 正然在家裡跟各位劍客 銀面仙猿鐵背崑崙石爺 神槍鎮八方段燈段洪亮 大家計議二次打島 可惜一件就是缺人 就得說撒帖聘請天下英雄 各種武術家類保鏢護院 全都在內 甚至於隱居山中 不出頭的

英雄也全都把他請出來，作爲義務。二次打鳥，就有說先奔公館，叫欽差老大人打發隨行委員，各位俠客前來協力相幫。大家到了一處，就算是其說不一，大家就爲這段事計議好幾天，未能得着相當的主意。好在一樣兒，三位劍客聽喝，碧目金睛佛姜爺，太極八卦庶士張爺，珍珠佛董爺，這三位劍客裡面的張爺，要不然還回不來，够奔北京面見天師，請旨發兵。他老人家就怕三莊沒有人，有他老人家在場，成了名的劍客論武術，可稱得起技術絕倫。雖然是回來，可也想不到出來怎麼辦法，只可聽喝。這叫人隨將令草隨風，故爾老三位並不答言，就憑這麼一位隱士勝裕，好幾天竟沒想起相當的法子。這一天巧啦，衆人正在廳房計議之時，欽差老大人公館打發二俠客侯杰攜帶少年英雄來到莊門口求見老人家。勝裕一想，公館派人前來，必然是接應打鳥。這可算巧極了，不但侯二爺來了，一般少年的英雄全都來了。這個時候別人心裡不難過，惟獨欽差老大人官稱極品，出都的二號皇上，代天巡狩，自己在公館之中，還仗着各位俠客保護。南俠北俠，鎮東俠，妙手賽何緩，宋品宋文元，雲中俠何立，何乃中，鎮西方馬奎，馬龍元，世界妙手九尾宗，蔡司徒朗，及少年英雄。衆人在前面差官房落坐，欽差老老人在後面跟隨行師爺楊有芝，辦各處的公事，自己心中非常難過。頭一節童海川等三俠夜探蓬萊島，不知吉凶如何。再者說二次遣派神刀手黃志，鐵背崑崙石鐸，連同紅桃鮮郝文俊，前去打聽虛實，也是仍無回音。老劍客太極八卦庶士張鴻鈞進北京，面見天師面聖，請旨發兵。本爵的奏摺已然走了多時，到現在也聽不見旨意下。究竟調那一處的兵，攻打蓬萊，自己心中想着焦急萬分，任什麼主意也想不出來。這就叫沒辦法，每日如是，把大衆俠客請到後面大家一

商議 位位擦拳磨掌 並無辦法 這一天晚飯過 天剛要掌燈 各位俠客在差官房裏坐着 鎮東俠眼看着各位 叫了一聲列位俠客 各位少年的英雄 今天老朽侯廷搶句話說 要說公館重責千斤重担 可全都在海川一個人身上了 海川蓬萊遇險 死活不知 公館不能無人負責 倘若是出了事 那一位担得起 這個話可也不算我多慮 倘若夜晚之間 蓬萊派人前來攪鬧大人的公館 咱們要是防備不到 未免顯着臉上無光 這也不算我好事專權 咱們得分派分派 能叫備而不用 不可叫他用而不備 衆人一聽鎮東俠所說之話有理 衆人抱拳說道 侯老俠客話說這裡 我們衆人聽你老人家的分派 鎮東俠聞聽 傲然一笑道 大家既然捧我 我可要抖胆了 文元宋大哥 何馬二位賢弟 跟我二弟侯杰 你們老哥兒四個算前夜 一直到三更 後半夜不才我跟老哥哥北俠秋老俠客 南俠仙長司馬空司徒朗 我們哥兒四個算後半夜 穿雲玉白猿帶領衆小弟兒老少英雄 前後巡查 衆人一聽把撥分派的很好 要不然衆人全都有一種觀望之心 向前恐怕人說專權 落後又怕人說不前不後 大家可就擠在一處了 這一分開 事有專責 倒省得悞事 把話說完了 又喝了幾盃茶 天可不早了 已然定更 這老四位宋爺何爺馬爺侯爺 要論身分還就是二俠侯杰稍爲欠點兒 那三位俠客名傳天下 每人有一口寶刃 要說交情 二俠跟他們都不錯 自從金光寺月下三俠會 他們還拿侯二爺真當個朋友 別看二俠這個樣兒 談到交朋友 二爺可稱得起是血心熱胆 跟這三位走到一塊 除了宋爺 就數二俠歲數大 各帶軍刃出離了差官房 迢迢達達 前後繞灣兒 來到後面一看 上房裡面 燈光明亮 一共是上房五間 當中三間 兩旁邊各有耳房 四位俠客來在階台上面 隔着簾籠觀看 屋裏頭就是

老大人一個人 坐在廳裡休息 暗間就是隨行楊師爺 在燈下辦公 各位俠客略把脚步放重些 大人在裡面問誰 外面四位俠客答道我 大人叫進來 四位俠客這才啓簾籠來至在裡面 大人一看原來是四位俠客微然一欠身 遂說道 各位未曾休息到後面有事嗎 宋文元微然一笑 抱拳說道 跟大人回稟這乃是鎮東俠侯振遠 他恐怕公館事出意外 特派衆人分班上夜 前後雲遊 以防公館的不測 大人聽到這裏點了點頭 遂說道 各位俠客分神幫忙 略微談了幾句閒話 各位俠客遂起身 大人也不送 不過就是一擺手 各位俠客退出來 仍然各處繞灣兒 前至後 抖擻精神 這四位威風凜凜 精神百倍 前後繞灣來回 氣息繞來繞去 堪堪就到了三鼓啦 這四位英雄將然由大人的上房繞過去 老大人一個人 坐至在屋中上垂首椅子上 手理鬚鬚 心中暗想 劍山蓬萊如何解決 才算圓滿 將然想到這裏 外面進來一個人 老大人留神一看 但見他是出家的老道 身上穿藍粗布道服 領下銀鬚飄滿了前胸 大人一看就是一怔 他老人家認得這個老道 不是別人就是在劍州州衙行刺的刺客 無形劍客方侯羽修 身後攜着一對軍刃量天尺 要說老道來的可是個機會 皆因他在玉皇廟輔助化圖 賭鬥三俠 後來老劍客董乾趕到 大喝一聲吓走了老道 要說人格 化圖他那個身分 跟無形劍客一比 真有天淵之別 無形劍客他還真不知道化圖 以慘法置死桂竹山桂竹庵 他要是知道從中的底細 說什麼他也不進玉皇廟 皆因他不知 一看董爺到 頭一節贏不了董乾 再說情理又不通 輔助惡人未免有失自己的身分 他這才一語不發 轉身就走 走出很遠 軍刃收拾好了 手理着鬚鬚 含着思想 看起來人作事不能够意狠心毒 我方侯羽修 由成人那一天 我作事未嘗有趕盡殺絕之時

這一次我爲英王富昌 國家的大事 那就不能那麼說了 天下英雄躲我者生 擋我者死 這乃是出於不得已而爲之 真我要像化圖這個樣子 我已早死多時了 按今天說 這就叫桂氏弟兄 陰靈有感 偏偏叫董化一趕到 就憑化亮羽的身分 遇上董化一 那就叫有命難活 老道想到這裡 越想越後怕 又想起桂氏弟兄在插杆上面 那一份慘景 令人難過 想到這裡 心中一動 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脊背發涼 髮似人揪 隨着一擺拂塵 回頭往左右看了看 天已不早 堪堪日落微心中一動 暗自念了一聲無量佛 暗想道 我方俟羽修在外面闖蕩江湖 數十餘年 可稱得起殺人不眨眼 真正叫莫明其妙 難道說這一次够奔公館行刺 還有什麼不利嗎 要不然因爲什麼我心裏頭懼怕呢 真乃是怪事我老道想到這裡 就要把够奔公館行刺的念頭打消 猛然間一振作精神 微然一笑 這個話並不是貧道說句大話 够奔公館之中 要取賊官年羹堯的首級 就得說如探囊取物 漫說沒有多少出色的英雄 就是有那一千劍俠在那裏 他等又奈我何 想到這裡 不由得胆量一振 看了看天已然不早了 找了個地方住下 隨意吃點兒什麼 當晚間 住在店房之中 次日清晨起來 梳洗已畢 算還店飯賬 老道出離了店房 迢迢達達一直够奔成都飲差老人大的公館 來到公館切近 遠遠窺探窺探道路 看能找了個地方買了點兒乾糧 帶在了腰間 够奔四川成都府城外 找了個幽密長林 將身盤膝打坐 直候到定更過 老道起來運動運動四肢 吃了點兒東西 解開絨繩勒好了十字絆 備好了一對量天尺 扎撒臂膀各處觀看 看了看遠近並無行人 幌身出離了樹林 一直來到城根下 用狸貓登樹的武術 哧哧並不費吹灰之力 爬到了上面 看了看裏面沒有行人 順着馬道下來 施展陸地

飛行夜行術 轉瞬之間 來到了年大人的公館 沒敢走前面 繞至在後面的大牆 四外看了看沒有行人 身形一縱單胳膊跨住大牆 探頭往裡而觀看 頭道院沒有多少燈光 兩旁的配殿 黑暗無光 老道飄身來到裡面 躡足潛踪 各處探聽 探來探去探到了老大人的上房 隔着簾子看得明白 裡面有一盞燈 旁邊坐的就見職官年羨堯 老道看罷 毫無忌憚 吧的一聲簾子一啓 由外面進來 這個地方老道可算是藝高人胆大 慢說公館沒有人看見 就打着說有人看見 也不過就是隨行的幾位委員 有個三五位俠客 也不放在他的心上 故爾明目張胆 掀簾子進來 老大人一看 原來是方俟羽修 和人心裡頭明白 就知道這個老道 意狠心毒 藝術高強 他蚤夜至此 這就叫有死無活 慢說無人在前 就是有幾位也是無濟於事 大人想到這裡 並不驚慌 遂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方俟羽修 爲軍家人 白髮蒼蒼偕大年紀 蚤夜之間 身帶軍刃 站在本欽命面前 立目橫眉 意欲何爲 老道聽到這裡 微然含笑 念了一聲無量佛 叫道年羨堯 論說你作官兩袖清風 愛民如子 人稱白面包公 無奈你在大清康熙的駕前 我雖說是出家人 英王待我有天高地厚之德 我應報效於他 這就算各爲其主 今天你遇見了我 也算你命該如此 別的話不用說 說到這裡 老道由身後掣出一對量天尺 叫了一聲年羨堯 你就低頭受死吧 老大人看得明白 准知道就是有人知道 也是枉然 皆因他武術高強 人稱無形劍客 今天他用量天尺 將我頭顱擊碎了 這也算情屈命不屈 大人想到這裡 緊合二目一句話不說 往下一低頭 這個地方才叫橫 老道看着讚美 手捧量天尺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年羨堯 闍王叫你三更死 誰能留你到五更 我跟你就是今生的冤家 來世的對頭 你死在九泉以

下可休怨我 說到這裡 惡狠狠往前一長步 左脚站住右腿將然一弓 就覺乎着有人用手擄住腿腕 由磕膝蓋往下摩挲 真要說憑無形劍客 兩腳站穩 勢若生根扎地 平常人不用說 就是成名劍俠 要打算把他搬躺下 那真叫不易 可有一節 人家這個主意出的太好了 單等他把右腿抬起來 才伸手摩挲磕膝蓋後面用力一推腿肚子 老道打算撤右步 站穩用量天尺點地 說時遲那時快 不等他撤軍刃 噲噲噲量天尺 撒手墜地 老道爬伏在塵埃 雙手按地 打算鯉魚打挺 將身站起 焉想到由桌案底下 哧的一聲 竄出一位來 往下一矮身雙腿一夾 騎在了老道的後脊背 雙手一按他的後肩骨 老道想起還是真有些個費事 急的他念佛 欽差大人看的明明白白 由桌案下出來這位英雄 借着燈光仔細觀看 但只見是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者 站起來身量也不算甚高 中等身材 還矮點兒 身上穿白綿綢褲褂 外罩米色綢子大褂 腰裏紫着一條藍絨繩 肋下懸挂一口刀 綠鯊魚皮鞘 黃澄澄的刀盤 下簷杏黃燈籠穗 往臉上觀看紅舖舖 額下銀髯 重眉毛闊目 大獅子鼻子 厚嘴唇兩耳有輪 白剪子股的小辮兒 頭裏還沒卸了多少頂 老大人看罷不認得 心中納悶 什麼時候隱在桌案底下 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者 此時搭救我的性命 看起來成了名劍俠 這才叫來無踪去無影 書中代官 這位老者 欽差老大人是不認得 說起來也算是成名天下的英雄 此人姓王單字名鳳 外號人稱天靈俠 老人家在雲南府狐耳山下開設一座店房 字號是黔南客棧 老頭子膝下無兒 就有一個姪女 姑娘歲數可不小了 雖然守着伯父這變高的身分 人稱俠客 姑娘對於武學 可是略畧的知道一點大概 並未深學 由九月九重陽大會 衆羣雄由他的客棧走後 姑娘一看這個武學真厲害 遂向

伯父說道 孩兒自幼失了父母 跟着伯父你老人家長大成人 要說女紅針黹 可不敢說統通全會 大概不能的地方很少 惟獨武學 起先是我不同意學 後來是你老不願意教 我也明白你老人家這分心思 你就是把武學費盡心血 傳授在女兒身上 也沒有多大用處 可有一件 你老人家又沒有多少子女 跟前又沒有徒弟 你老要不傳給我 說句喪氣話 百年之後 黃金入了櫃 難道說你老還把這身功夫帶着走嗎 老頭子聞聽一笑 叫了一聲丫頭 聽你這個話 是打算要練武術哇 倒不是我不教 皆因你是女流之輩 我怕你練不了 練武術講究的是功夫 每天必練必學 非是三朝兩夕的高興所能辦得到的 再說萬丈高樓從地起 窩胳膊彎腿 並非容易 如果你要打算練 咱們由明天起 給你半個月的限期 你要看着能練 我就把我這身功夫全都教給女兒你 如果你看着受不了 我們就算罷論 姑娘點頭 當天不說 次一日晚飯後 老爺兒兩個 就在店房的後頭院 姑娘把長大衣服脫下去 換上半截的汗衫 汗巾紮腰 老人家親自教他彎腿站架 一連就是半個多月 姑娘練的津津有味 老頭子看着也高興 每天又沒有什麼事 店裏的買賣也很好 老頭子就在家中教給姑娘練武 數月的光景 各種小架全都站會了 又教給姑娘打拳 練了幾趟小拳 老人家這才傳授他一趟 燕青拳叫青手八翻 老頭子幼年闖蕩江湖 全憑此拳縱橫天下 成名就仗着此拳 老頭子打算把這一趟青手八翻 完全傳給姑娘 省的叫他說我臨死把這身功夫帶到棺材裏頭去 老頭子掛着氣教 姑娘的心性也真靈 還算是有福有德 姑娘的年歲可不小了 已然二十三歲了 這趟青手八翻 雖然說未能完全練會 差不多也曾個四十多招 可是雖然姑娘能耐不算很高 外面的名譽不小 都知道天靈俠的姑娘

武術絕倫 才貌雙全 這個話不過是由店裡夥計們咀裡說出來的 要是老人家跟姑娘還能自己往外說這個話嗎 要是自己如此誇張叫天下英雄知曉 豈不恥笑 也是活該有事 這一天 爺兒兩個 由定更多天練起 天正在夏景 練完了功夫 搬了一張桌 叫夥計沏了一壺茶 爺兒兩個 坐在那裡研究武術之中的奧妙 天也不過將到三更 要是往常的日子 練完了爺兒兩個 早就休息了 今天因為天氣過熱 老爺兒兩個多談了會子閑話 把這個熱勁過過再睡 好在一樣兒 明天也沒有什麼事 老頭子端起一盞茶來 將然要喝 猛然間見後院短牆上 扒着一個人 二目圓翻 不住的往裡面觀看 老頭子看着有氣 暗想 道天到三更 一個奴才坐在我的店房找便宜 難道說你人知道我天靈俠是幹什麼的嗎 老頭子這個氣是平的一處來 想到這裏 一欠身站起來用手點指 嘿 小輩力量不小 夜晚之間 竟敢來在我這裡窺探 還不下來受死 你等待何時 那個人一看老頭子如此 一句話也沒說 轉身跳下短牆去 書中代言 偷看這個主兒 姓沈名沈良 弟兄二人 有一個兄弟名號沈全 就在這店房後邊有個小村子 村名叫打虎嶺 哥兒兩個家裏頭將就就够吃的 有幾十畝田地 粗衣遮體 也得說飽食暖衣 這哥兒兩個體質不好 時常多病 經村子裏的人們計議 在村中立一個小把勢場子 請一位武學的教師 大家練練也費不了多少錢 闔村的人家不過二百多戶 就屬老沈家哥兒兩個體質不好 他們哥兒兩個發起 不拍本身多拿兩個錢 也倒沒什麼說的 跟大家一說還全都願意 就在他們哥兒兩個的場院裏 作為把勢場子 請了一位雲南府本地人氏 家傳的好武學太極門 姓梁名梁復興 外號入稱入洞虎 來到這個場子一看 地方也好 拿着這個場院屋 就當了把勢場子 供好

了武聖人的牌位 擇了個好日子 就在沈家把打虎嶺願意學武的學生 全都集合一處 從中供祖主事可就是他們哥兒兩個爲首 正式拜師之後 所有的徒弟們可就跟着入洞虎梁復興 每天練武 梁老師也有份眼光 他一看沈氏弟兄真練 再說對於老師恭恭敬敬 人人都有份天理良心 梁爺一看徒弟們恭維他 自己把壓箱底的功夫 全都拿出來了 沈氏弟兄倒是個可造之才 一教就會 一幌七八年 沈全不說 惟獨沈良 講工夫誰也比不了他 工夫倒是不錯 就是有點兒眼空 用耳朵打聽打聽 外面成了名的英雄俠客 有意要訪訪 要說挨着他們雲南府坊前左右 他耳中很有幾位 別人不用說 就說黔南客棧 有一位姑娘 乃是他的伯父天靈俠親自所傳 武術絕倫 沈爺心中不服 他真要是男的還倒可以 一個女流之輩 要說有這麼好功夫 居然就稱起武術絕倫 大概未必有實學吧 得暇之時 我得要看看 如果這個丫頭真有高的功夫 那就不愧是天靈俠的親傳 如果沒有那麼大能耐 我可要囑咐他們黔南客棧的夥計 日後少替他們姑娘說這麼大的話 省得叫天下英雄聽着不滿 沈良把主意拿定 一聲沒言語 誰也不知道 自己收拾收拾 等着天色以晚 不到二更多天 出離了家宅 够奔天靈俠這裡來 繞到後院的短牆 一縱身單肘跨牆頭 往裏面觀看 正趕上姑娘一個人練青手八翻 沈良看着點了點頭 就見他伸出來的拳脚 別看是女流之輩 幌動身形 兩手如飛 一手分八手 八八六十四招 姑娘大概會不全 沈良看着二目直勾 他可知道這叫青手八翻 不知道從中的奧妙 看來看去姑娘把招練完 別看是個女子 練完了氣不湧出 面不改色 跟着老頭兒對面坐下吃茶 這個時候沈良就應當走 他可並不是貪戀女色 就皆因心裡頭納悶 怎麼他一個女的 會有這麼精

的武學呢 他那個意思 看着技癢 恨不得把自己的功夫也在當場練練 叫老頭兒看看

甚至於還有一種妄想 跟姑娘比比 到是誰行誰不行 這個地方就算是不良的思想 故爾

他爬在那裡未動 正赶上老頭子擎這盃茶 一眼將他看見 老頭子心中有氣 這小子分明是心術不良 偷看閨閣秀女 有便宜你到別處找去 我天靈俠行俠作義 剪惡安良 專管

世間不平 不想今天小子找便宜 會找到我的頭上來了 我豈能相容 老頭子高聲喊喝

沈爺平心 實在除了搶贏鬥勝之外 沒有別的心思 老頭子一喊 他一想要是叫人家問幾

句 眼前放着這麼大的姑娘 沒有歹意人家也不信 倒不如我一走方休 他這可更錯了

你要站住身形 實話對老頭子實說 我羨慕你老人家威名遠震 身為俠客 又聽說姑娘武

術絕倫 我總以為女子未必是真 今天到此 就是為此 並無別的歹心 如果你老要不信

只管請你老人家調查 這個話我也不是當面恭維 就憑小子我跟你老撒了謊 我還能逃

的出你老的手去嗎 他不但這麼說 反倒往左處想 他以為坐着一個大姑娘 我蚤夜窺

探 沒有歹意也有歹意 這個地方就算沈良年青 沒有閱歷 一句話沒說轉頭就走 他這

一走 閉是告訴人 自己心中有愧 趕緊逃走 請想老頭子豈能够相容 在後面緊緊跟隨

左手理銀鬚 右手點指說道 小冤家我要是叫你在我的眼皮底下逃的了 我就不算天靈

俠 沈良駭怕 哈着腰緊走 走不多遠 已然被老人家追了個首尾相連 沈良准知道再跑

也跑不了 只得止住脚步 二目直勾 嘴裏有話說不出來 老頭子也不容他分說 趕過來

就是一掌 說道 小冤家我看你往那裡逃走接掌 沈良一看老頭子掌到 往旁邊閃身 那

個意思要打算換招 那焉得能够 被老頭子蹦起來一腿 將小子踹倒塵埃 沈良打算站起

身來 老頭子趕上前來 用脚踹他的後脊背 雙手托髀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小子 未曾找便宜你也睜開眼看看 我是幹什麼的 今天我將你拿獲 送到有司衙門 憑當官問你個深夜入人家宅 非奸則盜的罪名 沈良聽到這裡實在驚不住了 叫了一聲王鳳 你聽我把話對你說明白了 我也是一條英雄 住家不遠 我住打虎嶺姓沈單字名良 我跟我的業師練了太極門的功夫 我聽說你們爺兒兩個 武術絕倫 早有意前來拜訪拜訪 皆因未得閒暇 今趁一夜晚景無事 特此前來窺探 我可並未懷着歹意 如果說話你隨意一說 與我的名譽 大有妨碍 提我不算什麼 提我的老師也是有名的英雄 姓梁雙名復興 外號人稱入洞虎 他老人家可不是無名之輩 老人家聽到這裡 一聽他也有師傅 心說啊呀我也別淨任我的性子 非說人家孩子到我店房裡面心起不良 這個話傳說出去 與我們各人的名譽全都不好 他既然有師傅 我何不將他釋放 叫他跟梁復興說明 如果他們師傅能夠到我店房道歉 就算罷了 如若不然我回頭再另說 老人家一抬腿 叫了一聲朋友 既然你提起你師傅來了 你趕緊回去 將以往之話說明 限你明後兩天限期 叫你師傅率領你到我這裏來道歉 如果不到第三天我必然找到打虎嶺 跟你們勢不兩立 說到這裡叫了一聲孩兒 你就逃命去吧 沈良站起身來一句話也沒說 轉身够奔打虎嶺走下去了 老頭子王鳳轉身回歸店房 來到後面姑娘不放心 趕緊問老人家怎麼樣 偷探之人 究竟是誰 可曾將他拿住 老人家二目一轉 未肯實說 遂說道這個小子姓沈名良 平常久慕咱們爺兒兩個的武學 皆因你是女流 不便明來 他才夜晚前來 不過是瞻仰瞻仰 我追到外面 他跟我實話實說 姑娘聽到這裏 只可點頭 當夜晚景無書 次日清晨起來 老人家坐

在前面櫃房等候入洞虎 一等兩天音信皆無 老頭子不由得心裏頭不願意 心說梁復興你
若真正是條英雄 應當攜帶你的徒弟前來領罪 不帶你的徒弟 你自己就不許來嗎 到了
第三天清晨起來 老頭收拾收拾 肋下懸刀 由店房走出來 一直够奔打虎嶺 來到打虎
嶺 跟人打聽沈良的住宅 有人指引沈良的門戶 老人家走到近前 看了看大門很講究
坐北的大門灰脊灰溝 對面的影壁 門前還有四顆樹 老頭兒看罷登台塔 問裡面有人嗎
叫了好半天 由裏面出來一個人 看那個樣子是長工打扮 說話很粗魯 老頭子用手一
指 你到裡面告訴沈良 就提我姓王名叫王鳳 特此前來找他 那人開聽上下打量了好幾
眼 看了半天說道 你在這裡候着 把話說完 一直够奔場院 到那裡一看老師梁復興
帶着二十名徒弟在那裡計議 要說沈良前兩天之事 已然報告他的老師 就說黔南店的店
主東 姓王名鳳 外號人稱天靈俠 親自傳授他姑娘的武學 人稱武術絕倫 我夜晚之間
到那裡窺探 被人看見 把我追出來 前後話一說 梁老師聞聽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沈
良你錯了 彼時被人看見 你就不應當走 就該站住身形 不怕抱拳拱手說明來歷 當面
道歉 那倒是在情理之中 你這一走 人家那裏有這大的姑娘 未必不多心 要說你的行
爲 跟我練藝這麼些年 我是知道的 別說你沒有那個心 就是把女色送到你的面前 你
也未必有意於此 這就說你作事年青 作事沒有前思後慮 結果你說教我找他去 這句話
有點兒不好說 可並非是我懼怕他 我隨師練藝也是二十多年的功夫 闖蕩江湖蒙人台愛
送我美稱入洞虎 當然也有絕藝在身 就皆因這段事咱們有些個缺理 依我說也不用找他
就在這裡候着 如果天靈俠肯其善罷甘休 從此就算完事 比如說他真要找到咱們這裏

我自有相當的對待。這麼看起來梁爺也算錯了。他真要是帶着沈良前去，不過一說就完。他這一等可就犯是非等出來了。要不怎麼說人在世界上，是多大的閱歷辦多大的事呢？若沒有知識必然多受痛苦。梁爺兩天未出門，到了第三天頭上，帶着衆徒弟，大家在那裏圍隨着說話。對着大衆弟子說道：你們大家看怎麼樣？我斟酌着天靈俠他也不能夠來。頭一節這事也不算什麼要緊的事。再說他已然把沈良打了，別管輕重面子就算轉過來了。最後的這句話可不是我自己自誇其德。他知道我在這裏戳杆教場子，他也不好意思來。就是來到這裡，論到當場動手，以武學解決，他也未必保的住准贏。正然接談之際，外面夥計進來回話，跟大爺回，外面來了一個老頭，自稱姓王名鳳，特此前來找你老人家。沈良聞聽一怔，世界之事說不到作到了，真來啦。梁爺一看無法，只可站起身來率領衆徒弟們，連沈氏弟兄也在內，出場院出來，一直够奔街門首，抬頭一看，不錯面前站着一位老者，鬚髮皆白，梁爺看罷，趕緊抱拳說道，來的這位老人家，莫非就是黔南客店的東家天靈俠王鳳嗎？老人家微笑一笑，說道：不錯，正是在下。未領教你老貴姓。梁爺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樑，問我姓梁雙名復興，江湖上衆英雄抬愛，人送美稱入洞虎。今率領衆徒弟接待老人家來遲，望求勿怪。此地也並非談話之所，請裡面坐吧。謙謙讓讓陪着天靈俠一直够奔場院。老人家一看心中不悅，暗說我可不算客，遠來者當然有一份恭敬。雖說鄉間人未必沒有一間閒房，怎麼把我讓到場院呢？再看這個場院原來是把勢場子，當中手拿平的黃土地，兩旁邊設擺兵刃架子。王鳳看得明白，不用說這一定是梁復興心存不忿，將我讓到這裏有意跟我比手。我可是老了，年過花甲，白髮蒼蒼，幼年間憑一口單刀，闖蕩江

湖 人送美稱天靈俠 今天遇見梁復興 要當場比手也能 倒看看我老也不老 老頭兒正
然心中盤算 猛然間聽見梁復興抱拳讓坐 老俠客請坐 老人家看了看當中是一張八仙桌
兩邊各有椅子 四週圍全都是板凳 老頭子並不客氣 走在上垂首椅子上落坐 梁老師
下首相陪 四夥計們獻茶 梁復興這才問 老俠客你今天怎麼這麼閒在 不在你老的櫃上
照料買賣 來到打虎嶺有什麼公幹嗎 老頭兒一聽心裡頭大大的不悅 暗想道梁復興這個
地方 就算不對 三日前你的徒弟沈良到 我的店房之中 無理取鬧 回來他也不能不對
師傅說 他既然知道 就不應當明知故問 以此種言語對待 老頭子心裡頭大大不滿 未
等他把話說完 微然一欠身 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梁老師 我可不是當面責備 沈良這個
孩兒 他可沒有家長 你是他的業師 他早早晚晚跟着你練藝 你就應當教導他一切的人
情世事 三日前夜晚他够奔我的店房 也別管他有意無意 細節我也不必發表 你知道了
這段事就應當次日帶着他够奔我的店房道歉請罪 方不失咱們練武的義氣 怎麼會一幌
兩天你並未露面 今天我找到這裡 你反而明知故問 梁老師你對於人情未免欠點 老頭
子說着話 臉往下一沉 真正是面沉似水 非常難看 梁復興當着這麼些個徒弟 叫天靈
俠煩言嘖嘖 說了這麼一大套 未免臉面上不好看 當時不由得怒從中起 可也算是由羞
惱變像 當時把眼一瞪 叫了一聲王鳳 你來到打虎嶺 我帶領衆弟子迎接你到大門外
恭恭敬敬把你讓進來 以茶水款待 我就算慕你俠客之名 看的起你 給你的臉可不小
今你談話如此粗暴無理 這個地方你算是欺侮我們師生 你可別說我藐視高人 目無俠客
我今天抖胆要跟你老接接招 老頭子聽着不願意 抖銀鬚哈哈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梁復

與莫怪你的弟子沈良說話不通世道人情。這叫師傅無名，弟子無知。這可應在了你們師徒的身上了。論說我找到你們門上來，我身為俠客，就不應當跟你們比手。你既然當着這些個徒弟，我要不比，未免叫他們大家小看我。說到這裡，叫了一聲梁老師，我今天來到這裡，也不過是找你略微談談三日前的事，你就應當責備你的弟子。在我面前敷衍敷衍，那才算對。你不但無話，反倒憑仗你的武學，要跟我比手。好，我就陪你走兩陣。老頭子把話說完，幌動身來至在院子正當中，別看遠來是客，老頭子並不站上垂首，就在下首一站，滿面含笑樂嘻嘻。梁復興無法，知道自己把事辦錯了。王鳳到此，我就應用幾句客套言語，當面給他一服軟，不但用不着比手，這場事就算完了。這就是後悔無及，只得幌身來到院子當中，看了看自己反倒站在上垂首，抱拳說道：王老俠你老講過來吧，遠來是客，這麼來顯着我沒有敬客之禮。老人家王鳳聞聽一笑，叫了一聲梁老師，今天這不過是機緣相恰，領教領教你老的法子，並非是有仇有恨。說到這裡，兩下裏各自一抱拳，說了一聲請，還是梁復興首先入手。左手一幌老頭子的面門，身形一竄，右手順着左胳膊底下一掏，這一招叫抽樑換柱。一掌够奔老頭兒胸膛打來。王鳳一看手到了，真正稱得起話到手到聲音到，嘯的一聲，一掌够奔胸前。老頭子看着掌離切近，一閃身用左胳膊一掛，掛開了他的手，把身一轉，轉到了梁復興的身旁。雙方向梁復興後脊背打來。這一招的名目叫作雙撞，又名中福子。梁復興一看老頭子的掌到，他也趕緊把身一轉，用左臂一攪老人家的雙掌。隨着右手順着底手一掏，招的名目為惡狼掏心。老頭子幌身躲過了掌，二人各施所能插拳過招，還別看不起梁復興，身上的武藝，真不枉二三十年的工夫，動着手老人

家暗含着佩服於他。要說行爲還算是不錯。在這立這麼個場子。這些個年沒出過事也沒惹過禍。今天好好的跟他比上招。按說自己能力比他高。也不應當叫他當場落敗。以保持他的臉面，怎奈兩下裏既比到一處。如果分不出來勝負。怎麼樣才算結局呢。老頭子心中左右爲難。梁復興心裡也另有一番思想。准知道我今天若是贏了王鳳。這個事也不能善罷甘休。常言說的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說我要是輸了。還怎麼在這裡教場子。兩個人動手

各有所思。在先前慢。後來一招緊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轉瞬之際。已然三十多個照面。論手已然够了五六十手。忽然間一看梁復興用了一招雙風貫耳。猛虎出洞。够奔老人

家兩太陽穴打來。老頭子真要是躲不開。被他打上。當場就得亡命。老人家看見雙掌到

就應向後撤身。矮身縮頸藏頭才好。老頭子不但不用這個法子。反倒向前進步。雙手够奔

肩頭。向左右用力一分。這一招叫作大鵬雙展翅。這一招若是稍微差點兒。用不好非輸不

可。頭一節人家步在頸裡。手打雙風貫耳。進手分雙掌力量不敵人家也得輸。力氣自伸手

伸的不是地方也得輸。進手得够奔敵人胳膊的根節。胳膊分三節。由肩頭說算根節。肘爲

中節腕爲稍節。伸手得先够奔根節。兩個肩頭。手按敵人的肩井穴。不但他的招發不出來

並且週身都無力。說時遲那時快。老頭子左右一分身離切近。平常有這麼一句話。胳膊

是兩肩門全憑腿贏人。倒並非是用腿用脚踢人家。說的是下部的步眼。如果有能耐敢往前

進步能贏。不敢進則輸。倆個人插拳過招。所爭的只是半步。故此說半步贏人半步挨打

老頭子跟他身對身。雙手已然把他的胳膊分了左右。老頭子身向後一仰。轟的一聲響。這

個腿的名叫登。脚登胸膛。別看這麼大身分的梁復興。應聲而倒。摔了個仰面朝天。老頭

子一看，趕緊雙手抱拳，叫了一聲梁老師，這是怎麼說的，我老了發出招去，收手不住，得罪罪，梁復興雙手按地，站起身來，面紅過耳，遂說道：好說，實在是你老人家把我贏了，實是我梁復興經師不到，學藝不高，本應當擺酒款待你老人家，怎奈我當場輸了，當着我這麼些個徒弟，未免臉上不好看，就是我陪着你老人家飲酒，我也未必喝的去，恕我不招待，請你老人家回歸店房，咱們是改日再談，天靈俠也知道人家臉上不好看，就皆因當場輸招，這個場子不好立了，他打發我去當然是別有用意，老頭子遂說了聲，不客氣，告辭了，不表王鳳回歸店房，單表梁復興，這一脚雖然沒踢傷了身體，怎奈心裡頭不好受，眼睜睜戳杆子這麼些年，徒弟不用說，遠近的人家全都拿自己當個人似的，今天被人家天靈俠踹得埃塵，未免臉上不好看，這個場子就算教不了啦，自己心裡越想越不好受，那可沒法，只可稟明了自己的老師，叫他老人家出頭，找找王鳳，給自己轉轉面子，杆子戳不戳倒是小事，不能把名譽丟在這裡，自己越想越對，把徒弟們全都叫過來，當面囑咐，你們各回各家，我要能夠請的出人來，報我這一腳之仇，這個場子我接着還教你們，如果我請不出人來，一腳之仇報不了，這個場子你們另請高明，徒弟們一聽就是一楞，叫了一聲老師，談到練武，跟人動手勝敗乃是常事，你又何必掛這麼大火呢，梁復興搖頭說道：你們那裡知道，這個教場子全憑的是一口氣，無論教多少年場子，沒栽過勛斗，只要一栽勛斗，這個場子就不能教了，要打算教也成，得把過節拿過來，徒弟們一聽老師這麼說，大家也不敢攔，真要是他老人家氣不出，回頭再警拗出別的病，倒顯着不合適，大家遂說道：老師你老只管萬安，請來人你老也只管回來，請不來人你老也回來，實在不成。

我們還給他來個以多爲勝呢 梁復興搖頭說道 不是那個事只要我到了我的老師面前 把情由一說 他老人家一點頭 你們師爺要是到了 別說是他 再比他高幾倍 他也得栽在咱們爺兒們的面前 徒弟們一聽個個歡喜 書中暗表 你們別看不起梁復興 要是提起人家的老師在這個雲南府昆明縣這個地方 真得說有個份兒 住居八卦門九宮連環堡 八位莊主此時可剩了五位了 四莊主五莊主七莊主 老哥兒三個 全都在玲瓏島戰船上亡命 現在剩的就是 大莊主二莊主六莊主八莊主 梁復興的老師可就是大莊主 逍遙叟混元俠太極公李昆 他要打算把他師傅請來 報復這一脚之仇 那可真算是容易 當時把話跟徒弟們說明 他遂要够奔八卦山 囑咐好了弟子 然後起身 通共一百多里一天的道路 來到八卦山九宮連環堡八義廳 叫人回進去 大莊主有話 叫他進去 梁復興來至在裏面來挨着位的行禮 然後給老師太極公行禮磕頭 李昆一看是梁復興 遂問道 復興你不在打虎嶺場子裏面教徒弟 一時之間 來至在八卦山 難道說有什麼事嗎 梁復興並不隱瞞 就把跟天靈俠鬧事 前後之事一說 直說到他找到我的場子裏面 一脚將我踢倒塵埃 我有意請老師你老出頭 到黔南客棧找王鳳給孩兒我轉轉面兒 大莊主太極公二目圓翻 微然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孩兒 你也太難了 你又不是遠方人 你就是這雲南府生人 談到別位你不認得 天靈俠你還不認得嗎 那也是前輩的老英雄 掌中鋼刀一口 武術高強 再說人家闖蕩江湖多年 行俠作義 並不爲非作歹 怎麼會跟你有仇 真正是豈有此理 千萬不可袒護弟子 你只知道護庇你的弟子沈良 恐怕給自已惹了大禍 別人不知道你還不知道嗎 你四師叔就皆因袒護弟子 鐵背猿雷春雷震恒 才惹出了三次一掌仇 到後來

玲瓏島戰船上面 哥兒三個饒上了性命 難道說這場事你還不知道嗎 練武學教徒弟 總要掌住了眼光 擇良而授 非有品行端正之人 不能將功夫傾囊而贈 依我說你暫且也不必回打虎嶺教場子了 你就住在我的八義廳 早早晚晚我再把功夫給你熟習熟習 如果遇見有了名的俠客 千萬不可言語激烈 觀見那一面他也得多多少少 教給你幾手能耐 如果日子一長 你的武術漸增 成名何難 梁復興聽老師所說的話 二目圓翻 心中思索 還是老師說的話對 人家既是成了名的俠客 當然身有絕藝 如果沒 真實的武學 怎麼會成名天下 天靈俠到了我的場子 我就不應當跟人家比手 索性他就沒回打虎嶺 沈宅還有他點兒零碎東西 他也沒取 暗含着就住在他師傅這裏了 一連過了五六天 這一天得暇 大先生一聲沒言語 逍遙叟混元俠太極公 一個人由八卦山 够奔黔南客棧 來到門首 叫夥計去到裡面跟你們東家言語一聲 就捉我是八卦山的李昆 特此前來拜訪他 夥計聞聽答應 叫老人家你老在此略候一候 說着話轉身够奔裡面 報告店東 天靈俠王鳳 知道是李昆 趕緊出門相迎 來至在了街門前 看了看不錯止是李大先生 趕緊搶步上前行禮 叫了一聲老哥哥你老今天怎麼那麼閒暇 太極公哈哈大笑 叫了聲兄弟 我特此前來看望於你 此地非談話所在 我跟兄弟你裏面坐吧 說着話謙謙讓讓够奔裡面上房 先讓李昆上垂首落坐 天靈俠下首相陪 夥計獻上茶來 王鳳問道 哥哥你老今天來到我的店當然有事 如果說沒事 怎麼你老也來不到這裡 老頭兒聞聽遂叫了一聲兄弟 我的來意你可把話聽明白了 不許多想 如果多想不但疎忽我的交情 豈不叫天下英雄恥笑於我 王鳳聞聽說道 哥哥有什麼話請講當面 如果兄弟我身有不是 情願在哥哥的面前

領罪服說 太極公微笑 說了一聲好兄弟 皆因哥哥我教了一個無知的徒弟。姓梁名

叫梁復興 在打虎嶺戳杆子教徒弟 王鳳將然聽到這裡 機伶伶就是一怔 不用說這是知道他徒弟被我一脚踢倒 他這是替徒弟前來報仇雪恨 不是我長人家威風 滅自己的銳氣

他乃是太虛上人的弟子 自立太極術 有對軍刃名叫太極圖 可稱得起是藝業高強 想

當初十老請八卦 頭頂太極圖，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 一對八卦掌方能取勝太極圖 天下

英雄皆不能夠進身 何況是王鳳 自己想到這裡 半晌未能答言 太極公叫了一聲兄弟

千萬你可別多想 我這一來 我可是背着梁復興 不叫他知道 如果他要知道我來 他必

然說我是前來替他報仇 他這麼一想 將來還不定給我惹多少禍呢 我這一次前來 不過

是調查事實 把話說開了 兄弟你就不多想了 王鳳聽到這裡 心中這才明白 遂叫了

一聲哥哥 我可實在不知道是你老的徒弟 要知道是你老的徒弟 我可天胆不敢 大先生

聽到這裡 叫了一聲兄弟 一脚將他踢倒這 懲戒於他 省得叫他眼空四海 目中無人

後來老哥兒倆個各自說了幾句閒話 後來就談到姑娘身上來了 李爺問道 兄弟這麼大的

姑娘你怎麼不找找個人家呢 跟前又沒有多少近人 倘若兄弟也有個白年之後 叫他倚

靠何人 王鳳聽到這裡 叫了一聲哥哥 我倒是有個打算 不過就是高門不娶低門不就

平平常常的人家 我也不願意許給他 因為什麼呢 姑娘到了那裏也受不了 我倒是有分

存意 數年前九月九重陽會 從中有一位京南霸州童家屯 姓童名林子海川 外號人稱鎮

八方紫面崑崙俠 他有一個徒弟名叫劉俊 外號人稱穿雲白玉虎 我看那年青人倒是條英

雄 如果把孩兒許配他的身旁 到也不錯 我跟童林也可算是門當戶對 算是一段天作之

合的美姻緣 太極公不等王鳳把話說完 叫了一聲兄弟 你要不說我幾乎就忘了 不錯這
 個孩兒我見過 我在八卦山他奉師命 冒雪下書 胆量過人 將來足能名傳天下 天靈俠
 聞聽叫了一聲哥哥 我跟你老倒是一樣的思想 李昆當面囑咐 兄弟你還是早早維持才對
 我要再說一句 兄弟你可別過意 比如說姑娘出了閣 焉有這場小風波 這是我弟兄
 全都明白 要不然還不定鬧到何種地步 王鳳一聽遂說道 哥哥你老不是把話說到這裡了
 嗎 兄弟我一個人千里迢迢奔北京城 到安定門裏北城根富貴巷 固山多羅貝勒府 打
 聽打聽童海川 叫他伸手維持維持這段婚姻倒是正理 可有一樣兒 哥哥這是你老提我的
 醒兒 我本點事當面要求你哪 就是兄弟我走了 我這裡求你老人家多關照 論說也沒有
 多少年 買賣有人照料着 就是怕我走後 有人前來攪鬧 無人從中鎮攝彷彿差點 大概
 我說到這裡 哥哥你老不好意思駁我吧 李昆聽到這裏 兄弟當面要求 還真不好意思駁
 只可點頭應允 叫了一聲兄弟 你只管萬安 我也用不着住至在黔南客棧 不過隔三兩
 天我到這來一躡 店房裏有事 叫他們够奔八卦山 給我赴信 話說到這裡 天已不早
 留李爺在店房裏用飯 吃完了飯李爺告辭 天靈俠到後面 就把在前面跟老人家所商量的
 言語 跟姑娘叙說了一遍 在家裏又安置了兩天 收拾俐落 肋下懸刀 帶好了包袱銀兩
 臨走囑咐夥計 我到北京前去訪友 店房裡面有什麼事你們看着辦 如果事出意外 到
 八卦山報告太極公 夥計們答應 老頭子由家中動身 這個事可也並非是忙事 在路途之
 上心裡頭倒是非常高興 在中途不過仍是幾句刻版的言語 曉行夜宿非止一日 這一日來
 到了北京城 安定門北城根 一進富貴巷巷口 跟人打聽明白了童林的住宅 來至在門首

登台將要往裡走，由裏面出來一位回事，看了看老人家儀表非俗，趕緊問老人家你找誰呀？天靈俠說道：我跟你老打聽，這是童俠客的住宅嗎？如果是勞你老駕到裡面言語一聲，我姓王單名鳳，家住雲南府，開了一座黔南客棧，特來拜會他老人家，家人一聽微微一笑，叫了一聲老爺子，你老可別怪，我們俠客爺他沒在家，只因有一位奉旨的欽差年大人，奉旨查辦四川成都府稽查放賑，我們俠客爺帶領各位少俠，大人保舉，皆為隨行委員，跟他老人家效力當差去了，老頭兒聞聽遂問道：各位少俠都帶走了，我打聽打聽從中有一位穿雪白玉虎劉俊去了沒有？家人說道去了，那乃是長門頭一位少俠，俠客爺最愛的弟子，那焉能不去呢？老頭子聞聽，心中高興，暗想道：在黔南客店之時，本不認得劉俊，聽人傳言他在洗硯池智獲墨魚，我想墨魚並非尋常之物，世間罕得，就是成名的劍俠，也未能准能够得的着，這小孩兒他竟會如此智慧，得獲墨魚，可見得這個孩兒聰明過人，將來不難成名，彼時本要托投機之人，跟鎮八方紫面崑崙俠把話說明，怎奈未及於此，羣雄全都公途而去，才就悞到而今，此時找到北京城，不俱童俠客沒在家，所有徒弟們也都沒在家，自己無法，猛然想起，倒不如我打聽打聽，貝勒爺在那裏住，我到裡面請請安，如果蒙爺賞臉，多談幾句話，順便跟爺把話說明，求他老人家一句話，豈不為妙？想到這裡，跟人打聽，有人指引，從此走越過當中貝勒府，再往前走，那就是貝勒爺的住宅，王鳳把話聽明，這才下了台階往前走，果然當中有一座貝勒爺的正府，再往前走，一所大門，修蓋講究，天靈俠走上近前，高聲喊道：回事，遂由裡面走出一個人來，看了看老人家，問道：你老找誰？王爺說道：在下姓王，單字名鳳，蒙天下英雄抬愛，人送美稱天靈俠，因為找童

林未遇 順便給爺請請安 家人聞聽說道 老人家你老畧候一候 我進去給你老回一聲 回事的轉身往裡走 一直够奔爺的外書房 貝勒爺這兩天心裡不痛快 因為什麼沒有跟他說話 素常有童林在府裏頭 每天帶着一幫徒弟 在貝勒爺的外書房說說笑笑 說到高興之時 徒弟們就下去比兩齣 貝勒爺跟海川談柳葉綿絲磨身掌裡面的奧妙 談的真是津津有味 還可以多得幾手功夫 由他們爺兒幾個走後 貝勒爺每天都覺着寂寞的了不得 偶爾來一位倆位的英雄 也不過是談幾句客氣話 就是談到武學 也不過是一點就過 也談不出多大趣味來 正在心中悶悶不樂之時 外面回事的進來 跟爺回 外面有位老俠客 姓王單字名鳳 外號叫天靈俠 他是到這裏來訪童教師 皆因教師爺沒在家 要過來給你老請請安 你老還是見不見呢 貝勒爺一聽心中歡喜的不得 雙手拍掌說道 快把老俠客請進來 就提想我 能出迎 請到裏面談 回事的到外面把老俠請進來 將然到了書房 院 就見貝勒爺已然迎出了書房 雙手抱拳面帶笑容 回事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老俠客你老看這就是爺 王鳳一聽搶步向前 給貝勒爺行禮 口稱爺你老好 王鳳給爺請安 貝勒爺趕緊抱拳 擺手往裡面讓 從人打起簾子 來至在裡面 王鳳說道 爺你老請上 王鳳給你老磕頭 說着話擦起長大衣服 雙膝點地欲行大禮 貝勒爺一看用手相摻 說道 王老俠客先前在黔南客店 雖未能跟你老見面長談 後來我聽各位老劍客談你老人家的所作所為 實在令人佩服 今天見面又比彼時聞名勝強百倍 說到這裡 再三讓坐 往上垂首讓天靈俠 王鳳不肯 還是貝勒爺上垂首落了坐 王老俠客側坐相陪 從人把茶獻上來 貝勒爺問老俠客 今天怎麼這樣閒在 來到北京城還是專為看望童林 或者另有公幹 王

鳳聞聽微然帶笑 跟爺回 王鳳身前並無子女 只有一個姪女 年歲已然不小 我有意給他找個相當人家 怎奈沒有門當戶對之人 後來我坐定了想 先前爺帶領衆位英雄 住在敝店之時 我看見有一位少年的英雄 姓劉單字名俊 外號穿雲白玉虎 細打聽才知道是童俠客的弟子 今日來就打算拜訪童俠客 求他從中撮合這段婚姻 沒想到無緣 人家海川帶領衆弟子 全都跟奉旨欽差効力去了 我既然來到這裡 豈能不給爺你老請請安 故此我這才來到你老的府上 貝勒爺聞聽微然含笑 手理鬚髯 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王老俠 不要緊這場事全都在我的身上呢 回頭我給你老寫封信 就提將你老的姪女 許配穿雲白玉虎劉俊 這封信你帶在了腰間 也不用說非見着海川 不怕見着年欽差 你把我這封書信交給他 他們必然伸手維持 天靈俠一聽 趕緊欠起身給爺請安 謝謝爺的美意 說到這裡劉不容緩 叫手下從人取來筆墨紙硯 一揮而就 工夫不大書信寫好 自己先看了看 然後交給天靈俠 王鳳看了看 上面的言語 不過就是貝勒爺從中主持 拜託年羹堯童海川從中維持 貝勒爺自居兩造主婚 王鳳看罷 仍然交到爺的面前 然後向上請安 說貝勒爺的美意 接着把封皮寫好 然後由衣袋內取出來自己的手戳 在信上打好了一個手戳作爲暗記 把書信折疊好了 封固嚴密 交給老人家王鳳帶好 貝勒爺問老人家還有別的事沒有 如果沒有別的事 算我當面要求 老俠客可以一路追趕欽差的公館 頭一節算是與國出力 再說成了名的劍俠 他們全都在那裡呢 早早晚晚在一處盤桓盤桓 豈不爲妙 王鳳聞聽貝勒爺所說的話也對 遂說道 與國出力乃是分所當然 跟各位劍俠在一處還可以長些個見識 要說王鳳本身可沒有多大能爲 爺既說到這裡 我還不能夠不去

談話的光景 天可不早了 堪堪就要掌燈 貝勒爺吩咐預備晚飯 霎時間桌椅擺好 酒飯齊畢 貝勒爺正坐 王鳳側坐相陪 推盃換盞 彼此吃喝 這一頓飯直吃到二更多天 這才酒足飯飽 殘席撤下去 沏得了茶水又談了會子閒話 天交三鼓 各自休息 當夜晚景無書 次日清晨 給王鳳預備了早尖 王鳳跟貝勒爺告辭 臨走之時 貝勒爺贈路費紋銀五十兩 王鳳再三的不要 後來推辭不過 只得收下 王鳳跟貝勒爺分手 高高興興順着大道追趕欽差 由直隸奔山西 再奔陝西沿路打聽 一站一站的欽差老大人所作所爲 以及所遭所遇 後來到了陝西鳳翔府地面 這場事可把王爺吓了一跳 金鳳山古刹玉皇頂的和尙惠斌 縱徒行凶 濁目香濁傷了欽差老大人的二目 才有一場羣俠會柏生 九罪懲凶 僧割椿代首和尚亡命 老頭子聽到這裡駭怕 身爲客 只皆因一念之差 袒護了弟子 以至於自己頭屍兩分 看起來無論多高身分的人 作事不能夠錯 只要一錯路 遲早也得身敗名裂 王鳳看着可怕 越過了鳳翔府 再往前可就出陝西省界 已然到了四川 順着四川大道沿途追趕年欽差 非止一日這一日正然往前行走 而前一座大山 山勢巍峨 極巔的山峰 已然插入白雲裡面 下面碧坡山樑 一望無際 古柏蒼松慢山而生 雖不成行 堪可遮天影日 天氣晴明看得清晰 倘在陰雨之日 不問可知 遠遠望之 必然是黑沉沉一片濃霧冲天 一面看着已然來到了山根下 到了近前一看 陡壁懸崖 怪石嶙峋 山坡上面如繩似帶 宛轉曲折的山路 老頭看着這座山可愛 也搭着是一時的高興 慢慢 的順道而上 盤旋廻繞遛達着往上走 來到了半山腰 看見各處的山樹縱橫 松柏生姿 若舞龍 遍山茅草不亞如青氈相彷彿 往前走了多時 抬頭一看 已然來到了一所大廟的近

前 看了看這座廟好大的工程 當中山門兩旁邊有角門子 當中山門上有匾 上面寫的是西方禪林 猛然間想起這個西方禪林 似乎有點兒耳熟 一時之間還是真想不起來 楞了半天忽然想起來了 其中方丈不是那位了義高僧嗎 數十年前在河南相國寺廟裡面拜會了然高僧 可就跟這位了義高僧見過一次面 他老人家善通風鑑 說我壽數延長 將來人間幸福不小 他老人家談過四川地面 拂雲峰有他老人家一座禪院 看這個山勢 與拂雲峯的名義倒是差不離 但不知是與不是 王爺想到這裡 遂走至在角門 輕輕的叩打門環 慢慢的叫了一聲禪面有人嗎 連着叫了好幾聲 裡面有人答言問誰 王爺答應一聲我 忽然門分左右 由裡邊出來一個小和尚 看年紀有個十五六歲 用目上打一眼 下看一眼 看罷 遂問道 施主你老找誰 我們這個廟裡 可是善男信女一概無緣 禁止閑雜人等入廟燒香 王爺聞聽一皺眉遂問道 裏面方丈可是了義高僧劍客爺嗎 小和尚聞聽一怔 暗想道 裏面的老方丈 深通武學 本門戶之中知道他老人家是位劍客 以及他老人家法名 外人知道的很少 今天聽老頭兒一問 遂說道 不錯正是他老人家在此住持 你老找我們方丈有什麼事 說明原委我給你老回一聲 他老人家要見 我把你老人家陪進去 要是 不見你老可別惱 王爺聽到這裡 點頭說道 我姓王單字名鳳 家住在雲南 煩勞通稟我 在此等候就是了 小和尚進去 王爺等了有兩盃熱茶的工夫 才看見小和尚由裡面出來 尚王爺說道 這位施主 我給你老回了 他老人家還是真喜歡 叫我請你老進去 王爺點頭跟着小和尚往裡走 回手關好了角門 穿殿過院往裡走 來到裡面禪堂 叫王爺止住脚步 小和尚到裡面又圓了一聲 就聽裏面念了一聲佛 說道 請 王爺這才到了裏面 看

了看禪堂裡面講究 雖然沒有什麼陳設 清雅異常 天靈俠走上前去 就見床上坐着一位出家的和尚 搭撒着眼皮 知道那是了義高僧 走上前去毛腰行禮 口稱劍客爺在上 王鳳給你老磕頭了 老和尚微然一欠身 念了一聲佛號 叫了一聲王老俠客免禮 遂吩咐小和尚搬來個坐位 王鳳落坐 小和尚獻上茶來 老劍客問道 聽人傳言 你在雲南地面開設黔南客棧 今天來到這裏 但不知有什麼公幹 王鳳說道 由家鄉奔北京城訪個朋友 歸途到此 看見青山可愛 來到這裡 順便給你老磕個頭 爺兒兩個聚會聚會 還真算有緣 果然得瞻尊顏 老人家看了看王鳳 口念佛號 長嘆了一口氣 叫了一聲王鳳 看你這個樣兒 不過是將到花甲 幼年闖蕩江湖 入送美稱天靈俠 你就能够知道江湖是風波大險決不能够久常 你自己到雲南地面 開設店房享人間的幸福 何況我們出家人 像我大師哥他老人家 雲遊海外 已然五蘊皆空 我雖不及我大師兄他老人家那樣 到處隨緣 普度現身說法 自從年青就不貪世界繁華 以靜爲樂 這也不在話下 我所惱的就是我們這個二師哥 了因長老通法上人 年逾百歲 居身劍山蓬萊島 身入空門 六根清淨 本應當熟讀貝葉禪床悟道方爲正理 忽然間意志不墜 竟被英王富昌富保臣花言巧語 說得他老人家點頭允許 輔佐他共成大事 英王不過一反叛之徒 邪正成敗 皆非出家人應當過問 有此行爲 豈不有違佛門的清規 今天我看見你不過身爲俠客 尚且能够知時達務 未免我心中難過 前數日我得着這個消息 親身到一躡劍山蓬萊 本打算以理智諫勸我的二師兄 叫他老人家豁然悟徹 能够離開劍山 庶不至失出家人的身分 不失劍客的身分 又誰知他老人家不但不聽 反倒以惡言相加 傷了師兄弟的感情 我真有意出頭露面

協助欽差年大人 從中制服一切執迷之輩 怎奈一塵不染已然數十年 怎能够一旦之間再踏塵寰 你說我要不出頭 公館裡面的欽差年大人 倘若遭了他等的暗算 我要不知道那就不用說了 既然知道未免於功德有愧 今天你來這也叫有緣 我說這片話不是無稽之談 我打算囑咐你一段事 按着你個人這點威名 人稱天靈俠 單刀一口也算縱橫天下

欽差公館所有一切的人等 全都修奔天險莊 見勝裕計議劍山蓬萊島 不問可知公館裡面

人缺 你來到這裏算是巧 就算代我一行人 也用不着叫年欽差知道 暗含着保護 如果遇

見什麼意外 伸手維持倒是奇功一件 省得明去稟見 人多叫人知道預防 還有一說憑你

天靈俠的威名 憑老僧我一念之正 這話並非是迷信 就是遇見比你高的人物 只管秉大

義伸手維持 暗含自有神鬼保佑 決不至於身遭不測 公館沒有能爲出色之人 你就暗含

着保護 有了出色的英雄你再走 這種行爲雖潛伏黑暗之中無人知情 這才合乎天職義務

俠義之道 我雖然這麼說 應不應可在乎你 出家人不說 你等劍俠就憑享名爲尊 真要

先作成一件事可以揚名天下 但不知王鳳你的意下如何 天靈俠閉聽心說我要當着老劍客

我要說不敢去 未免我這個俠客就算栽啦 也罷拚着我這條老命前去 不遇事還哉罷了

真要遇上事不怕死在公館裡面 殺身成仁 也是身爲劍俠的份所當然 就不用說流芳不

朽了 自己想到這裡 遂向着義高僧說道 老劍客你老只管萬安 我說還有這句話 就

是沒有你老的話 只要我知道了 人稱我爲天靈俠 秉着俠義道的天職 我也應保護年大

人 老和尚聞聽合掌當胸念了一聲佛號 王鳳所說很是 話既說到這裏 你頭前走 我必

然派人至金光寺知會他老人家 請他出頭從中維持 也好剷除沙門的魔鬼 說到這裏 天

已不早 命小和尚預備晚齋 天靈俠與老和尚一同用完了晚齋 够時候各自安歇 次日清晨起來 老和尚把欽差公館的住址 告訴王鳳 這才打發他下山 王鳳自己一個人 叨叨念念下了拂雲峰 逢人打聽年大人的公館 有人指引 書不可重敍 王爺來到公館切近 一看門前宮燈彩綢 武汛官軍守備 好不威風 王爺暗自把道路探探探 然後找地方買點吃食 另外帶些乾糧 找個清靜地方 松林裡面盤膝打坐 天到晚晌 才够奔公館 到裏面先找着欽差的臥室 然後調查明白 知道那一位是欽差 那一位是師爺 老人家看見大人在屋中 自己也許在外面保護 得空也許到屋內 或是隱在床底下 或是藏於案下 老頭子主意拿定 但願有事之時 外面衆人全都辦理完畢才好 如果措手不及 有歹人到 了欽差的跟前 我惟有以老命相拚 每日如是一連就是五六天 白天找地方睡覺 夜晚准到 日子常了 老人家知道公館裡面還有幾位成名的俠客 不覺胆氣又壯了三分 這一天晚上 也活該巧 老頭子將然隱身桌下 欽差大人由裏間出來 坐在椅子上面 理鬚吃茶 那個意思是有所思 天交定更 就在這般光景 外面有脚步聲音 大人問 由外面進來 幾位俠客 他們可看不見王鳳 王鳳在桌案下看得明明白白 一位位全都懸刀掛劍 威風凜凜 王爺心說公館沒有意外還罷了 真要有點兒什麼意外 就是這些位俠客各個全都身帶寶器 也足能抵擋一氣 又一想他們幾位全都是成了名的俠客 怎麼桌案底下藏着一個人他們怎會不知道呢 老頭子心中不由得暗喜 自己覺着自己的身分不矮 高高興興在裏面隱藏着 幾位略說幾句話全都告辭 大人還對他們說了幾句客氣話 衆人走後 大人又吃了一盃茶 天不過也就是三更 外面鴉雀無聲寂靜異常 猛然間又聽簾子一起 進來

一個人 口念佛號 叫了一聲年羹堯 閻王叫你三更死 何人留你到五更 說罷抬胳膊撒軍刃 天靈俠微撩桌圍往外觀看 一看原來是個老道 手中擎着一對量天尺 身量不高 額下一部白鬚 好不怕人 細想了想雖然不認得這個老道 衝他手中這對量天尺 天下無雙 大概就是無形劍客方侯羽修 不是他還誰罷了 真要是他 也不是長人家的威風 滅公館這一干俠客的銳氣 大家一擁齊上 也不是這個老道的敵手 自己看着着急 有意要出來 又一想出來也是白費 不過是找死而已 但看他對於年大人如何動作 倘若有意不利大人 我給他來一個明槍容易躲 暗箭最難防 再要不成 可也無法 說特遲那時快 年大人看見無形劍客並不打聲活著 站起身來向前一低頭等死 方侯羽修向前邁步 捧尺向前 王爺看着心裡頭難過 真要是容着量天尺 砸在大人的頭上 那還能夠活的了 老人家一着急 這個時候什麼也顧不了啦 老道往前一邁步 王爺伸手擄住他 抬起來的這條腿 右手攢住腿腕 左手一按腿腋子 老道有意用尺點地未及 噲噲噲軍刃一扔 老道爬伏在地 天靈俠 躬腰 由桌底下出來 騎住了老道 老道雙手按地 腰間用力 打算抖手用力把上面這個人扔在旁邊 別說一個人 就是有個三百斤五百斤 壓不住老道 老道一用力 老頭子也知道 真要是叫他起來 自己可就活不了啦 較老人家足全身十二成膂力 完全運到了雙腿檔裏用力 拿着老道可就當了生性子馬了 老道雙足尖把屋中的方磚鉤了兩邊 構可見得老道力量大了 怎奈老頭子天靈俠死也不放 在旁邊這位年大人 別看精通文武 這個地方可算稍差一點兒 他既然看見老人家 力制不住老道 他就應當過來併力幫忙 那可就差大了事了 又誰知大人適方才低頭受死之時 總算閻王殿前走了一遭 到此時

神不定 二目直勾勾 在旁邊瞪睛觀看 老道一連掙了三四次 老頭子死也不放鬆 又誰知老道發了幾次絕力之後 未免就算沒勁兒了 老人家打算把老道網上 本來膂力相平 一個人網一個人 就不容易 何況王爺不如老道身分高 他焉能網的上 按按細細費的勁 可就大了 老道一着急索性叫他網上 我善通卸骨之法 他把我網在旁邊 一個不留神 一抖繩仍然跟沒網一樣 想到這裏把力一撤 也用不着老頭子費事 四馬倒攢蹄全都網好 把老道往當地一放 老道以為網完了放在這裡就算完了 又誰知天靈俠這個老頭子厲害 將然網好 他把老道反了個個 脚手朝地面朝天 他又坐在老道肚之上 老道一看吓的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念了一聲無量佛 暗想道這個老頭子真厲害 他把我網上尚且不放手 又坐在我的肚子上 此時我有力都無法去使 這麼看起來凡事由天不由人 老道今天可算獲罪於天 老人家坐在他的身上 用手指點叫了一聲老道 我要做刀將你結果性命 你是一個出家人 我也不能夠意狠心毒 我這裡有一包藥 你今天把他吃下去 我抖繩扣把你一放 如果你要不吃 那可說不上不算 我當然要你一死 說到這裏老頭子由腰間掏出一個油紙包 打開油紙包兒裡面是一層白紙 裡面包着藥面 其色發紅 看那個意思這個分兩足有三錢多 老頭子手捏着紙包 叫老道張咀 那個意思打算把藥倒在老道的咀裡頭 別看老道這麼大的身分 四馬倒攢蹄網好 仰面朝天一放 老頭子坐在他的肚子上面 無論你有多大能為 也難以施展 他看着老人家拿着一包藥要往他嘴裡倒 他明知道這個藥也不是好藥 倘若喝下去必有性命之憂 故爾緊閉嘴唇不肯往下吃 王爺看他也不張嘴 也不着急 用手掐着他的鼻子 喘不出氣來當然他就得張嘴 將然把嘴一張 老頭子將藥包的

一個紙角放在他的嘴裡用手一抖，把這一包藥全倒在他的嘴裡頭，仍然捏着他的鼻子，用手按着他的嘴。老道想着不往下嚥焉得能够，工夫不大，老道把這包藥完全吃下去，就見老道五官亂動，那個意思大概不好受，稍過了一會兒，王爺一片腿打老道的身上跳下來，遂走上前去給大人請安。這工夫各位俠客全來了，大家到了屋裏就是一怔，就見屋中站着一個老頭兒，細一看認得，原來是天靈俠王鳳，大家面面相覷，全都帶着不好看的樣子。要說時間，倒是差不了多少，侯二爺陪着這老哥兒三個將然由老大人的上房繞過去，來到箭道，鎮東俠帶領幾位老人家，正然要接班，弟兄們彼此還得說幾句話，天已然到了三更了，要是沒事可就算消停了，也用不着加意防範，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聽上房屋噲啷啷的聲音，大家開聽吓了一跳，准知道大人屋中進去了人，趕緊往頭裡去，到了上房門口觀看，此時天靈俠已然把藥灌完了，要不怎麼說俠客呢，手底下比平常人那就算是快的多，衆人來到裡面一看，好在一樣兒，認得王爺，彼此都有交情，衆人走上前來，給大人請安道：「受驚，大人連連擺手，叫了一聲各位，要不然說小事在人大事在天呢，眼睜睜今天本欽差遇見了無形劍客，擺量天尺够奔我的頭顱往下就砸，不用我說你們衆位請想我活的了嗎？怎麼這樣巧，桌案下隱藏着一位老英雄，我跟他老人家素不相識，你們幾位認的嗎？衆人聞聽叫了一聲大人，原來你老不認得，這也是一位成了名的俠客，姓王單字名鳳，人送美稱叫作天靈俠，老大人聞聽連連抱拳，原來是王老俠，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天有緣在此相逢，拿獲了無形劍客，救了本欽差的性命，說着話老大人那個意思，還要行大禮答謝救命之德，王爺一看連連擺手，叫了一聲老大人，你老可不要如此對待，今天當着我各位

老哥哥 也不是我說話透狂 像我等身為俠客 專講究不為己身事專為他人忙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何況你老人家乃是國家大員 來到四川救民除奸 我等隨時保護 也算義務天職 說到這裏老大人連連豎指誇獎各位俠客 此時別位不用說 單說的是鎮東俠侯振遠 暗自思想 不由得心中納悶 就憑老道 手使一對量天尺 前者在劍州州衙 擺軍刃單人 獨自會鬪羣俠 大家人多勢衆 尙且不是他的敵手 今天怎麼會被天靈俠一個人把他拿住 這麼看起來 凡事都有該着 事由天定 不由人算 又一想難道說這個天靈俠的功夫比我等高嗎 就打着說高也不一定高出多少 論身分比無形劍客也差的遠呢 鎮東俠正然思想 猛然間聽見老大人問 王老俠客因何隱至此處 你老人家什麼時候進來的 怎麼我竟會沒看出來呢 論說我可不是當着各位俠客誇口 我也是劍客的門人 練藝二十載 我就會不知道老俠客什麼時候進來的 要是這麼看起來 老俠客可稱得起叫來無踪去無影 天靈俠一聽滿面帶笑 連連抱拳 遂就將自己的來意如此如此一說 老俠客並不隱瞞 就把誤走拂雲峯遇見了義高僧 指點自己 前來暗中保護 我來了還不是一天 就把來了多少天 每天藏在什麼地方 當着各位老俠跟大人稟明 衆人一聽人家這位了義高僧 真有先見之明 莫非他能掐會算 真要這麼說那叫神怪小說 可就失了武俠的本題了 要說了義也並非是無意 不過知道天靈俠這個身分 准要是來到公館稟見了欽差 也不過是隨班入夥 跟衆人湊到一起 遇上事防範到了那算萬幸 一個防備不到 再搭上兩個王鳳也不是白費嗎 如果說叫他暗含着前去保護 那就算是一個人的專差 再說憑一個俠客的身分 要是在暗中 就是有身分高的主兒前來行刺 明着動手 固然不能取勝 要是來個明槍

容易躲 暗箭最難防 對巧了或許以弱制強 這就是了義的用意 可也不准知道有事 也無非是防備而已 大凡身分高的主兒 就講究遠韜近略 就是這個韜略二字包括太深了 有時候發出效力來一般無識稍差之人 莫不驚爲神奇 這可並非是說書的無事費話 就拿第一才子書三國志 把個諸葛亮說的如神如怪 怪說他能掐會算 豈不把一位有身分的主兒 給說壞了嗎 南陽臥龍不過經濟大才 稱得起文學的博士 對於所有一切的 全能够知彼知己 按着各人的性質而發 無論何事 才能够百發百中 不過人家善於韜略 到了後人作書形容不出人家的本色 信口胡說 那可就算錯了 今天所談不過是了義年歲到了 身爲劍客 才能够料事如神 又赶上王鳳運 欽差年大人命不當絕 八下裡湊巧 才有這麼一局事 衆人跟大人也不過是隨便說說笑笑 並未留神老道 以至到說完了話 再看老道渾身打戰哆嗦的成了一個團兒 各位俠客全都留神觀看 就連欽差老大人也湊身到近前觀看 但見老道要說他站起來的身量怎麼也有五尺吧 現在四馬倒攢蹄纏着 怪把個人抽成了個團兒 要是細繩扣解開 把他捲起來觀看 也不過剩了三尺多 好好的竟會把人抽進二尺多去 不用說欽差老大人看着不懂 就連各位老俠客 也是看着納悶 欽差老大人用手一指 遂說道 王老俠客 万俟羽修他這是怎麼樣了 但不知方才給他吃下的藥叫什麼名字 天靈俠一笑叫了一聲大人 這個藥是我給他起的名字 叫耗子藥 正說叫抽筋散 只要人把藥喝下去 無論你多大英雄 怎樣的人物 霎時間將週身的筋全都抽到了一處 死可不至於死 不過這個人就成廢人了 還未等老人家把話說完 在旁邊站起來雲中俠何立何乃中 作了一個羅圈揖 眼看各位俠客 叫了一聲諸位兄長 我搶句話說

方才老人家提這個耗子藥名目，作抽筋散。兄弟在外面闖蕩江湖，年限很淺，論到閱歷可比不了幾位哥哥。在我們河南開封府北門外頭，一百四十五里地，那裡有個小村莊，地名叫安樂村。村子裏頭有座廟，聽說這座廟是村子裏頭的風水，名叫張仙廟，皆因他們這個村子裡面不利小孩兒。後來來了一位看風水的先生給他一看，叫衆人在北村口蓋一座張仙廟。裏面這神聖手擎弓箭，專能射除天狗。由此廟蓋好，安樂村中再有個小孩兒居然就立住了。雖然說是迷信，對於風水二字，也不能說不在乎。自從有了張仙廟，安樂村中奉祀能够立小孩兒，並且是五穀豐收。方圓地方雖然不大，甚貧寒的主兒很少。張仙廟內有一位出家的法和尙，叫名字脫塵，年歲太大了。原先在康熙二年，曾仲進士還作過一任清江府知府。後來自己把紅塵看破，又搭着他家裡又沒有什麼人，只有一個妻室，作官數任。雖然沒有多少積蓄，也還能飽食暖衣。他跟他夫人把話說明，所有這片財產，足能養活你的晚年。到百年之後，你有這些個金錢，自然有人把你入土爲安。夫人一聽這個話，就是一怔。孫問道：大人何出此不吉之言？難道說有什麼不利的先兆嗎？這位知府一聽哈哈大笑，叫了一聲夫人，我朱文華乃是大明朝的苗裔後世的子孫。按說我就應當隱避少林之中，收羅天下英雄，扯旗聚兵，恢復漢族江山。推倒了大清國，也不枉人生一世。又誰知我一時的糊塗，貪戀功名心急，我才登科考試，果然金榜得中，後來作了四品的知府。我抱定宗旨，打算運動上司，官居極品，結成黨羽，好恢復我心中的大志。又誰知德薄凡事不順，因此憤氣告老還鄉。我的年紀已然到了半百有餘，膝下又無子女。我也自知一個人單勢孤，難成其大事。並且我自知身無塵世幸福，我的意思預算削髮爲僧，找個地方一忍，那就算

隱姓埋名 朝夕誦經守法 倒可以益壽延年 這倒是個長生之道 咱們夫妻一場 金銀留下
 下够你生活 把話說明以盡夫妻情腸 如果我要是不辭而別 豈不叫你心中不安 倘若憂
 慮成疾 豈不損了天年 今天把話說明 你把我拋於九霄雲外 你自己平平安安過這分日
 月 夫人聞聽不由得一怔 遂問道大人何出此恨心之話 雖然無兒無女 你這個年紀尚且
 不算甚老 你娶一房側室 未必不能生養 或者用銀錢買個一男半女 也可以接續朱氏門
 中的香烟 朱爺聽到這裏 把頭連搖了幾搖 遂說道 我就怕跟你把話說明 從中多生枝
 節 用言語相攔 打我的高興 破我的心願 我本有心不辭而別 又怕對你不過 故此今
 天跟你當面作別 既然我的話已然說到這裏 你又何必這麼勞叨呢 我的志願已決 夫人
 聽到這裡無法 不過就是慟哭一場 朱文華在家中料理了兩三天 多帶黃金少帶白銀 路
 費多少帶點兒 打了一個小包袱 在家裏叫了一個剃頭 把髮落了 真名一隱 自己取了一
 個別署 就算是出家人的法號 上脫下塵 要說談到衣鉢戒牒 何年所受 在那廟裡剃
 度 他有一個至友 是一位出家的和尚 關帝廟的方丈普善 何年出家何地受戒 戒台各
 位師傅都是誰 以及佛門的規矩 戒堂的儀注 這位普師傅全都跟他說了 也搭着這位朱
 爺他是念書人記性好 再說他本心早就有意出家 故此將普師傅的履歷 他完全記得很清
 楚 這一次走有人問他就把普師傅那一套拿出來 無論大廟小廟 真就沒人看出他的馬脚
 來 脫塵雲遊各方 自己叫脫塵就是表白他的心思 把世事看得如浮雲一般 有意在外面
 訪個世外的高人 得人家指教 所爲的就是益壽延年 書不可重叙 這位脫塵遍遊江湖
 自己到處爲家 這一天天然往前行走 走到了遼東地面 看了看真正稱得起地瘠民貧 窮

山惡水 少見樹木不見人 朱爺一皺眉 心說這點路程 實在是難走 莫怪人家說行路艱難 今天我身臨其境 方知道這個苦況 找了一個大村莊 買了些個乾糧 包在包袱裏面 這個意思大有裹糧入山的氣概 別看是窮山環谷狹峰 山倒是有個意思 正往前走來到頭裏 山根底下 順着盤旋山道信步登山 進了山口往裏走 道路坎坷不平 高低環繞 走至在半山腰 猛然間看見一道較寬的山路 兩旁邊松柏交雜 看了看這個道路 似乎有人常走 朱爺順道又走了工夫不大 看了看在山坡上像是一座廟宇 來到切近一看 果然不錯 倒不是什麼大廟 原來是個一層殿的小山神廟山神爺 他這才去在廟的角門 輕輕叩打 裡面出來一個小和尚 也就是十二三歲 穿着半截子僧服 腳底下青僧鞋 白布沿口 小和尚上看一眼下打一眼 看了看朱爺然後叫道 這位大師傅你到廟裡有事嗎 朱爺微然一笑 叫了一聲師弟 煩勞你到裏面通稟一聲 報告方丈 就提我是行戒的僧人 見廟拜佛 見塔拜僧 小和尚聞聽稟說道 你在這裏候一候 我到裏面給你老言語一聲 咱們這個廟裡清苦異常 就沒有香火 既然你老說要拜佛 我可不能攔阻 不過我得到裏面稟明了方丈 說到這裡小和尚轉身進去 角門子對好 工夫不大 裏面一聲佛號 門分左右 出來一位出家人大身材 黑摻的臉膛 身穿灰色僧服 高懸襪開口僧鞋 看見朱爺雙手合掌當胸 叫了一聲師兄 既然是心願前來志誠拜佛 請你老到裡面參拜佛祖 走着路談話 脫塵叫了一聲師兄 未領教你老的貴卜下怎麼稱呼 方丈聞聽一笑 問我上沙下成 在此山神祠住持三十多年了 說着話先陪到客堂裡面 不過略微吃了幾盃茶 然後叫小和尚陪着 到各殿裡參佛 這也用不着燒香 不過神座前志志誠誠磕個頭就是了 各殿所

有的神聖 全都參拜已畢 陪着脫塵够奔禪堂 朱爺到裡面一看 一邊一張禪床 床上放着棕團 雖然禪堂不大 裡面清雅異常 脫塵看了看人家屋中沒有多少陳設 倒十分清雅 看着自己心裡一動 暗說不定到何處有緣之地 我也照着樣兒收拾出來 避居其中 倒覺着是人間的福地 坐在那裡跟方丈談話 問了問廟中多大的香火地 有多少人 沙和尚答言 廟裏香火地也不多 年吃年穿我們師徒三輩 二十多人 倒是足吃足穿 然後坐定了談話 脫塵這才跟方丈打聽 在此處附近庵觀寺院 出家人可有道德清高之輩沒有 比如有的話求方丈你老人家 給我介紹介紹 我要跟人家練達練達 沙和尚閉聽 口念佛號說 善哉 師哥這倒不是我推辭 你要是個外道人我就不談了 皆因你老也是皈依三寶 教沙門 我可不能對你老說 談到咱們這個出家人 不過就是指佛穿衣賴佛吃飯 說不上什麼叫道德清高 朱爺聽到這裏 暗含着一笑 世上的和尚要都是這樣 豈不把三寶空門當了混吃混喝門了嗎 別看我是門外漢 未曾受過剃度 對於佛道我倒明白 以及談到講經說法參禪悟理 明心見性的功夫 我可不敢說知道 不過畧識一二 這倒不是朱爺練達過 皆因他是儒學家 學識攔在人的身上 看他這個人好習什麼 如果說好佛 不用剃度爲僧 他也能悟澈禪理 有一個最大的證明 宋朝時代 蘇東坡先生 他不是和尚 人盡知 皆因他是儒學家 天性好佛 對於禪理上 出家的僧人 不及他老人家的太多了 這位朱爺雖比不了東坡先生 可是他的知識比常人高超一等 在禪堂裡面跟這位沙老和尚談話 說話的光景天可不早了 堪堪到了齋飯時 遂吩咐一聲叫人預備齋飯 留這位脫塵和尚在禪堂用齋 吃飯的時候沙和尚說了些個閑話 說來說去說到了山神祠後面有一道

見聽人傳言，大概是活的。我倒裏觀看，可未能進去試探。在洞口有一位出家的僧人，大家都說他是比丘年紀不小了，足有一百多歲。我連着拜訪他多少次，皆因他不與常人說話。後來我的高興也退了，可也就不去了。今天錯不是師兄，你老問到這裡，我一時之間，這才想起。朱爺一聽心中歡喜的，了不得。要說百歲有餘的人，身居山洞裡面，不動人間烟火之食，要說通仙這個話，可也不敢說一定。不過這個人當然身有絕藝，不是善於吐納之功，便有呼吸之術。這倒是個異人，我也不用求他們帶領。單等日沒黃昏，我要够奔連雲峯，訪訪這位高人。想到這裏，一語不發，不過就是吃喝。吃喝已畢，陪着沙老和尚又談了談各處的大住持，以及裏面的方丈。那位能書那善畫，通文的是誰，好武的是誰，談來談去，天可不早了。要依着老方丈還要留晚齋。朱爺未用，不過說了幾句客氣話，然後告辭。這也用不着放香錢施油錢，和尚雲遊天下，遍食十方，遇廟掛搭，乃是分所當然。沙老和尚還算體恤朱爺，臨行之時，送麥餅四張，兩個人各自合掌當胸，各念了一聲佛號，轉身够奔外面。沙老和尚直送到山門口，方才作別。朱爺出了山神祠，就按着沙老和尚所說的話，往前行走。走來走去，天堪堪要掌燈，才來到一道大峯，看那個方向跟沙老方丈所說的話相等。准知道這就是連雲峯。繞到峰後，留神觀看，果然玲瓏山孔，一個挨着一個，一連足有十幾處。順着山孔，攏着眼神細看，一個孔一個孔的挨着調查。你說也巧，數來數去，數到第七個山孔，渺茫茫裏面似乎有燈。細看原來裡面坐着一個人，睜着二目在暗地觀看。好像兩盞燈。這人的空章打扮，可看不了甚真。細看了看裡面那個人，紋絲不動。朱爺這份至誠。

之心 那就算平常人比不了 雙膝點地 眼看洞內口稱老師 弟子給你老人家磕頭 連着說了三四次 裏面那個人一聲也沒言語 連動也沒動 朱爺心中暗想 山神祠裡面的沙和尚也對我談過 他已然訪了數次 皆因緣淺未能够當面接談 如果我忍不住心沉不住氣 平平常常的磕半天頭 連一句話都說不上 未免可惜 要說沙和尚他跟我比 那可差的多 我自幼年苦讀寒窗 受盡了折磨 這就是受過來的人了 今天求人一語 我要是忍耐不了 我就枉叫朱文善 倒看看你能端我能受 想到這裏一語不發 直挺挺跪在了洞前 二目圓翻 留神看着洞裏面的這個人 你看他也不問他也不說 裏頭的就那麼坐着 外面的跪着 要說時候堪堪三更過 就要四鼓了 直跪得朱爺兩腿發疼 渾身發麻 四更交過堪堪又到了五鼓 忽然間聽見裏面僕味一笑 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你是何人跪在我的面前 意欲何爲 還不把你的心腹從實講來 朱爺也不隱瞞 遂把自己何年登科 何年居官 官居何職 何年告老還鄉 最後說到拋妻爲僧遍遊江湖 所爲的就是求訪高人，裡面那人哈哈一笑 你訪求高人所爲何來怎麼樣才叫作高人 朱爺向上磕頭 叫了一聲老人家，我也並非是要拜求劍俠 學些個武術 又不是妄想成佛作祖 不過有意學些個吐納之功 呼吸之術 也就是益壽延年 生則無病至死無苦這就是弟子的心願 裡面又哈哈大笑 你真正是妄想了 人生天地之間那裏長生之術 天已不早堪堪快亮 是你去吧 朱爺聽到這裡向上叩頭 一句話也不說 裡面老和尚看着他着急 不明白他的心意 一語不發何求於我 老和尚想到這裏 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朱文善 夤夜之間你來在我的洞口 跪倒不起

苦苦相求 非叫我教你長生大術不可 我問你你怎麼知道我會長生之法 要你當面說出

如果說不出情理來 我要致你於死地 朱爺聽到這裡 向上叩頭 叫了一聲老師 弟子我想你老人家久居此洞 不動人間烟火 不問可知你老人家 一定是世外的高人 你老不吃不喝 能够坐在這裡 精神倍加 若不是長生大術 焉能如此 弟子我就是求你老人家將此術傳給弟子 文善心願償 我情願給你老人家叩頭拜你老為師 如果你老人家不教 我也不敢強求 只有請死在你老人家面前 以了却這一番心願 老和尚聽到這裡 點了點頭 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文善你起過了 朱爺一欠身 起在旁邊 裡面這位老和尚才走進了洞口 此時天已然就大天大亮了 文善留神打量打量 這個老和尚站起來也有五尺多高 身穿一件衲頭 腳底下穿着一雙閉口的僧鞋 往臉上觀看 一臉的泥 白鬍子趕成疍頭上都卸了頂啦 後面白髮捲成疍疍 臉上的皺皮搭拉着多長 就是二目有神 伸出手來 胳膊上的皮也搭拉着 朱爺正然觀看 就聽老和尚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文善 你要跟我練什麼長生大術我可不曉得 你要問我身上的功夫名叫做氣功 氣功還不得一樣 有暖氣有小口氣 有大口氣 有喝天罡的真氣 有鼻吸鼻吐氣 要談到這些個氣功 我是樣樣精通 人只要是把氣息調順了 內臟越練越堅固 內堅外必強 隨意運動精神自如 練長了也可以益壽延年 要談到別的功夫我可是一概全都不會 今天錯非是你我有緣 我才能對你實說 就說到連雲峰後洞口訪我之人 指不可勝數 他們可是也沒有你這樣誠意 我也無暇跟他們接談 我看着你有一分誠意 我不能不對你實話實說 如果你要是願意練氣功 我把我身上的功夫全都教給你 我是一招也不留 練氣的能够延年益壽 可不能長生 我的歲數到了 生死有數 無常一到 把功夫帶走 豈不可惜 如果你願意練 我們就由今天

晚晌開始 我是盡力教給你 你要說非練長生不老大術不可 這個我可不會 就是你死在我面前 與我也毫不相干 朱爺聽到這裡 人家這就是天良 皆因看着我可憐 才跟我實話實說 我要是再用言語逼迫 就是反了目也是無益 只可點頭答應願意練 跪倒磕頭連叫師傅 老和尚也歡喜 由這裏說就算是師傅 當面囑咐明白 每天到晚飯後必來 學習各種氣功 吃喝仍然叫他够奔山神祠 如果廟裏經濟不足 你可以貼給他兩個錢 朱爺點頭答應 仍然回歸山神祠 書以簡斷爲妙 由這日爲始 每日晚間 必然到這裏來 跟老人家練習各種氣功 不覺不知 幌就是三年 朱爺還真把各種氣功 完全練會 這一天晚間朱文善 到山洞前 跟老人家練習氣功 老和尚攤手說道 文善你不用練了 所有我身上所會的 完全傳給於你 至於說其中的魔法大小 就任乎火候了 只要你專心勤學 下上功夫去練 當然就收效十足 就拿現在說 你身上所學 不過比我略差一二成 你雖然說削髮爲僧 自己取的別署法號脫塵 你跟我說的明白 藉着人家的名譽 說是和尚不過是假的 今天我已就也就已就了 我看你洪福無份 清福倒是 索性我收你作個空門的徒弟 朱爺歡喜的了不得 仍然還叫脫塵 不過把他的宗派給他續續 叫他明白自己是那支那派 朱爺拜師已畢 遂問道 老師你老人家的寶刹那裏 老人家法號怎麼稱呼 老和尚一聽微笑 叫了一聲脫塵 你要問我 名曰義空 再問他老人家的廟 搖頭不答 遂說道 此時尚非是我吐露真名之時 時機到了我自然把你等聚到了一處 再詳細細對你等說明 這才是真正的一位高人 前文書了因已相遇見了一次 也未能說出真名 到了後文書天息山十羊寨 司徒朗就巧遇神手張林 當場絕命 老人家出頭露面 率領羣

雄施巧計復仇 到那時方能够說明真名實姓 暫時也算談不到 老和尚跟朱爺分手 臨行囑咐 叫他遍遊江湖 我所傳給你各種氣功 裡面含着有醫術 頭一樣能按着穴道按摩 因人而施 叫他以氣相連 內壯外強 大有手到病除之功 就憑你這一身的功夫 在世界 上醫治活人 這就是無上的功德 何況你自己再修養靈明 按日去練 當然就能够益壽延年了 爺兒兩個把話說完 朱爺跟老和尚告辭 爺兒兩個就分手了 朱爺果然遵照老師的言語 遍遊江湖到處給人治病 這一天來在河南地界 正赶上河南大相國寺放戒條 朱爺一想我既然出了家了 就應當摩頂受戒 如果說僧人不受戒 那就算是一分缺點 自己主意拿妥 入相國寺戒場受戒五十三天 這五十三天可不容易 從中的沙彌戒菩薩戒 這兩個日期太長 最少也得二十多天 受戒的人又多 又是個冬景 這兩個場戒行動不自由 又不許出來 差不多全都發眼身上浮腫 發眼是因說那是濁火上升 身上浮腫就皆因空氣不流通 少於運動 這個地方朱爺還算露了臉 施展他的按摩科 放血行氣的功夫 你說他治十位准能够好十位 所在堂的和尙那一個不感激他的好處 後來一打聽 知道他是牢路出家 會做過一任知府 異人傳授點穴氣功 到了五十三天完畢 他這個戒兄弟可就不少了 人人全都尊重他高尚的人格 全都跟他近乎近乎 後來就是張仙廟的住持廣惠 情願約朱爺跟他一同回廟 所爲的二人在一處盤桓盤桓 雖然說廟不大 極其清雅 朱爺也願意 兩個人相偕回到了張仙廟 到了廟中一看 廟雖然不大 很是清雅 脫塵自此 就暫居張仙廟 也不敢說掛牌行醫 只要你沾於氣血兩科的病 朱爺一治手到病除 自從他的名譽大震 人人都以名醫相看 這是明白人 有知識稍差的人 信口胡說 傳說這個

和尚會點穴救人，神通廣大，術無邊，並且善於畫符念咒，請神招鬼。這個話越傳名譽越大了。遠近的人沒有不知道他的。這個情形上似乎朱爺以寶欺了主了。提起張仙廟，人人都知道是脫塵。至於廣惠倒談不到話下了。廣惠爲人也可說是道德高尚。他一看朱爺這分意思，心中非常喜悅。情願意將張仙廟讓給朱爺住持。自己回到信揚州老爺廟。那也是廣惠的禪院。朱爺住持在張仙廟，別看沒露過武術，人人都知道有這麼位脫塵長老。成名的武學家，真有千里迢迢前來拜訪的。這個話傳來傳去，可就傳到雲中俠何立何乃的耳裡。連何乃中心裏也納悶：自己帶好軍勇，打了一小包袱，好在不遠百十來里地，自己打算親身前往，倒要看看究竟這個和尚是何如人也。還是故意捏造，請神送鬼，借此沾名。還是世外高人，果有真實的能爲。我到了那裏，一見他，主意拿定。他老人家才動身。要說百十來里地，在他老人家的脚程上，遛遛搭搭不過半天多就到了。這還說的是白晝之間。真要是沒有要緊的事，夜晚施展夜行術，那就得說容易極了。皆因沒有要緊的事，可不用那麼走法。再說別看何爺久居開封府，皆與他好靜。對於附近百八十里地的村莊鎮甸，他老人家沒到過的地方可太多了。何爺高高興興一邊走着，一邊賞識村莊野景。由家中起身之時，已然就晌午錯過。道路上再這麼就快，天已掌燈，尚且未到張仙廟。何爺自己不由得一笑，心說這幸虧是沒事。真要有事，這麼走還成嗎？肚子裡覺着有些個饑餓。何爺還是真急了。那個意思打算趕緊找一個村莊，到店房裡面吃點兒什麼。天色下晚，到張仙廟拜訪脫塵，只可在店裡住一夜。明天清晨前去。何爺主意拿妥，往前緊走。天已然到了掌燈後，將然要脚下用力往前走。猛然間前面黑糊糊一件東西，這真把何爺吓了一跳。仗着他

老人家身為俠客 行俠作義的英雄 這才往前行走 來到道邊一看 原來蹲着一個人 幌
 幌悠悠 何爺走上前去留神往四外觀看 並無別的動作 就是這一個人 何爺遂問道 做
 什麼的 黑夜之間蹲在這裡 探頭縮頸鬼鬼祟祟 大概你是非法之人 那個人一聽 趕緊
 磕頭 叫了一聲爺 你老饒命 我是個做小買賣的 還不是此地人 我是山東人專販賣河
 南油綢 就是我一個人並沒帶着夥計 包袱裡面有二百多兩銀子 我住在下坡王家店了
 沒想到這個店不乾淨 他們把我的銀兩 以及零碎物件 全都拿去 要不然我也活不了
 他們半酒裡給我下上藥了 我是一時小心 聞着有一種異香沒敢喝 就怕裏面有假 我以
 解手為名到了外面 暗含着聽見店裏的夥計說 酒沒喝小子逃走了 這要是叫他走了 風
 聲走漏便如何是好 我聽着這個話駭怕 就沒敢回去 順着後面廁所的短牆 逃到了這
 裡 我有心去報官 又不知道歸什麼地方管 有心打聽打聽 天到這個時候又沒有行人
 我這才隱在這裏 打算等到天明再想法子 今遇上你老人家 我看你老人家肋下懸刀 當
 然是武學的高人 我有心求你老人家從中為力 到店房裡面替我把銀子要出來 我感你老
 的大德不朽 何爺聽到這裡 滿口應允 用手指自己的鼻子 全都在我身上了 何爺因
 為什麼這樣慨然應允呢 因為自己覺着臉上不好看 這幸虧是人家這個人不通俠義道 如
 果他也是江湖上的英雄 豈不被人笑話 我何立人稱雲中俠 行俠作義我得算是江湖上的
 一個英雄 怎麼會在我的眼皮底下 尚且未出百里 有了賊店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不用
 別人說 我自己問問我自己 你這個俠客算是管什麼的呢 故爾他老人家滿口應承 都在
 我的身上呢 你在這裡等着 千萬別動 我到那裏問問 我必然回來跟你見個話 那個人

聞聽 連連磕頭 何爺問他的名姓 那人答言姓馮名和 何爺打聽明白 囑咐他無論時間長短 千萬別動 自己這才順着道路往前走 不多遠果然看見道路下坡 有一所房屋 四週的短牆 當中有四個黑字 王家老店 何爺繞到大門前一看 大車門帶門洞 裏面橫着一條板凳 一面坐着兩三個夥計 雖然天到堂燈後 正是攬客的是候 肩頭搭着帶手 往裏讓客 看見何爺說道 客爺住店吧 天已不早啦 再往前走可就錯過宿頭了 何爺看了看問道 裡面可有跨院 夥計先看了看何爺 然後說道 說着話夥計頭前帶路 何爺跟着夥計來到了東跨院 裡面是兩間北房 明着兩間外面掛着斑竹簾 這個時候已然掌上燈了 迎面放着一張八仙桌 一邊放着一條大板凳 靠着東邊山牆上一舖炕 何爺看罷 就在板凳上將身坐穩 夥計張羅着打臉水 沏茶 然後問道 你老在外面打尖了沒有 如果沒打尖 給你老預備吃的 何爺點了點頭 說 一聲尙未打尖 你給我預備點兒吃的 最好我還得喝兩壺酒 夥計點頭答應 工夫不大 預備好了四個冷葷 兩個涼碟兩壺酒 夥計問道客爺你老看那樣菜不合適 你老只管說我給你老換換 何爺一擺手夥計退出去 雲中俠何乃中 自己把酒斟出來 留神細看 這個地方就是伸手辦事 必須保有真憑實據 竟說人家王家店是黑店 憑據在那裡呢 身為俠客 作事就得慎重 何爺自己親自檢查 果然聞見酒中有異香異氣 不但是這個 在酒皮上細看 似乎有一層毛頭兒 何爺准知其中有毛病 可就是不知道他所下的是什麼藥 類乎斷腸散 蒙汗藥 身為俠客 都能够猜的透 惟獨今天這個王家店 不知道他是下的什麼藥 自己怔怔的看着 准知道自己在這裏怔着 人家不敢進來 遂酒也不喝菜也不吃 站起身來到門後隱藏起來 隔着簾子往外

觀看 雖然說看不大甚真 只要是人來到切近 也能够看個大概 他老人家把身隱好 猛然間聽見外面有人說話 屋裡的人那裏去了 難道說又逃開了嗎 將然說到這裏 由外邊進來一個人 將然一到裡面 何爺不費吹灰之力 勢若鷹拿燕雀 按倒塵埃 解他的藍腰絨繩四馬倒攢蹄細好 然後幌身來到外面 扎撒臂膀各處觀看 並無什麼動作 抖身上房登高一望 清素素靜落落 天尚未定更 何爺二次抖身下來 進到屋中看了看這個夥計 網在那裡狼狽不堪 下腰將他提起來 放在炕上 然後用手一指小子 說你的真名實姓 店裡的一切鬼鬼祟祟趕緊說明 如若不然 小子你看 說到這裡 回手哧的一聲 由肋下撤出他老人家那人口假的大夏龍缺刀 攔刀二目圓翻 吓的店裡夥計 渾身立抖連連叫爺爺你老饒命 問什麼我說什麼 何爺聽到這裡 刀交左手往後一背 這才問 你姓什麼 夥計戰戰兢兢說道 小子我姓劉行三 我是這店裏的夥計 何爺點了點頭 遂問道你們掌櫃的姓什麼 劉三開聽答言說道 你老要問 我們掌櫃的姓王 單字名順 有個小小的外號 人稱千里神行串地鼠 你老也用不着吓嚇我 我實話實說 總怨小子我走劫運 我們這座店開設十數餘年 掌櫃的是弟兄二位 他還有一個大哥 名叫王元 外號人稱鬼見愁神鼠王元 他們哥兒兩個要論武術 倒是平常 有一種家傳的能耐 專會配一樣藥 皆因他們哥兒兩個 都是鼠字的外號 這個藥的別名就叫老鼠藥 正說叫抽筋散 也別管是什麼人 只要把這個藥吃下去 霎時之間 四肢亂動 能把人週身的筋全都抽到一處 要是用的少死不了 人可算廢了 用多了就有性命之憂 你老可別看開這個店 裡面有分別並非是一概而論 要是這個人實在油水多 或者是作官的 掌櫃的才捨的這包藥 做他這

水買賣 要談到你老人家 皆因是像貌堂堂肋下懸刀 我們掌櫃的看着該怕 恐怕你老是

官人 掌櫃的才讓我帶了一包藥 無論酒裏菜裏給你老下上 這算活該我們的報應當頭

藥放在酒裏 你老不喝藏在門後 伸手將我拿獲 這就是句句實情 老人家要是貴手高抬

你老就把我放了 如果你老看着我作惡多端 不肯饒命 你老一刀將我殺死 我死在地

府陰曹 決不憾怨 皆因我心術狠毒 作事不仁 何爺聽得這話 可稱得起伶牙俐齒 遂

由鼻孔之中 哼了一聲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劉三 這個話這麼說吧 你跟我所說之話

片面言語我也不能就信爲事實 你把你們掌櫃的王順現在那裏 對我說明 那件事有主

禍禍頭 我剷除了他回頭再懲戒你們 還有一說 店裏頭一共有多少人 誰是好人誰

是壞人 向你咀裏說我必然賞罰分明 劉三閉聽叫了一聲老爺子 你老既這麼問 實話跟

你老實說 店裏頭連掌櫃的帶夥計 一共是七個人 另外還有一個喂牲口的 我們這七個

人要說全都是好人 這個話大概你老也不信 從中有一個姓王的 那是掌櫃的 這小

子他可善於用藥 此事也算是該着 他今年三十多歲 好端端的出了一身天花 他現在櫃

房躺着呢 看那個樣兒 小子活不了 今天這個藥是我用的 要不然怎麼會看得出來呢

我把事作完了 我這才明白 藥用完了看不見人我就不應當進來 這我才明白 既然看不

見人 當然就有個變故 拿這段事你老考查出來 小子我是好人壞人了 何爺聽到這裡

二目圓翻 暗自斟酌 要聽小子他說這話倒許是不假 自己想到這裡 遂說道劉三 王

氏弟兄配合抽筋散 天下還有第二份沒有 劉三閉聽叫了一聲 老爺子 你老就不用說天

下了 就拿着我們店裡這個姓王的夥計 那是他本家的侄兒 連他都不知道 你就不用說

別人了。這這裡可就是我們掌櫃的。雲南狐耳山切近，也有一座王家老店，那就姓王元的店房。他用藥不用，我可不知道。何爺聽明白了，叫了一聲劉三，你張開嘴，嘴裡我給你堵上點東西，怕你聲張驚走了賊人。我到外面調查調查，如果你所說之話不假，我當然饒了你的性命。劉三一聽點頭答應，張嘴等着。何爺扯他的衣襟把口塞上，屋裡的燈光熄滅，看了看沒有後窗戶，回手帶屋門，刀還鞘內，由東跨院出來往前面繞，抖身上房，扶了扶刀，來到前面櫃房，到了後坡，脚尖擄住陰陽瓦，隔着後窗戶往裏面觀看，但只見挨着裏面有一張床，床上躺着一個人，不問可知那是掌櫃的侄兒，出天花臉衝裡躺着，屋裡放着半明不暗的一盞燈，又到明間屋看了看迎門賬桌，桌上文房四寶，設擺賬匣，後面有座坐着一個人，年歲可不小了，站起來身量也不高，半截藍布褂，看不見下半身，棗核的腦袋兩頭尖，小辮挽了一個痘痕髻，往臉上觀看，黃眉環眼，山鷹鼻子，薄片嘴，兩撇斷梁的鬍子，何爺看罷，知道這個小子是王順，看他這個五官，決非善類，就看他自己念念叨叨，手拍桌案，劉三這小子真正是混蛋，越說不叫他去，他非搶着去，他要是都辦的了，別人還辦不辦，倘若人家官人看明白了，豈不要從此破案。將然說到這裏，何爺飄身跳下房來，伸手撒刀，輕輕打起簾子，來到屋中，際先把燈息滅了，用手捏住小子的脖子，先把他的氣帶給插住了，左手背刀輕輕一提，出離了櫃房往後走不多遠，是一個柵欄門，這就是店中的馬號，住店的客人，有人帶着牲口就放在裡面，看了看四外無人，把小子提到了房角，撒手把小子放下，這才問你姓字名誰，小子半天沒說出話來，緩過來這口氣，這才說道：我叫王順，順字不過將然出口，何爺一橫刀，頭屍兩分，這個地方這叫俠客，猛

看着似乎像太猛 其實精細無比 東跨院問明了劉三 自己一看又猜着了八成 再聽見小

子自己叨叨念念 所說的言語又是掌櫃的身分 有這三種證明 伸手將他拿獲 到了臨動

手之時 還要問一句 在他的嘴裏說出王順二字 准知道無錯 並不多說 手起刀落 結

果了他的性命 遂用手巾在地下 剗了一個坑 把小子王順連人帶頭 全都埋在裏面

浮土蓋好 用脚踏了踩 這時殺人滅跡 這可不算完 回到東跨院 看了看劉三還在炕上

躺着呢 何爺過去解他的絨繩 嘴裏塞的東西掏出來 叫他站起來活動活動 然後把話跟

他說明 你們店裏的掌櫃的 已然被我殺死 掩埋在馬號西北房角 收放老鼠藥在什麼地

方 領着我前去檢查 小子劉三如同得了赦旨一般 答應一聲 在頭前帶路 後面跟着何

爺 一直够奔櫃房 先摸了火種 然後點上燈 拉開抽屜 取出鑰匙來 開開下面的坐櫃

由裏面取出一個硬木匣 打開匣裡面有二十多包 打開藥包看了看裏面的藥面 其色發

紅 夥計劉三說這個藥的用法 怎麼厲害 何爺開聽一皺眉 遂問道這個藥別處還有沒有

夥計連忙說道 老爺子我們掌櫃的一年也不過用幾次 我看他取藥的時候 都是在這裡

拿 別處有沒有我可不知道 何爺又把屋中各處檢點一回 叫劉三把藥全都拿到了外面

用火焚燒 何爺親眼看着燒完了 又叫道劉三 有個姓馮的客人 所有人家的銀兩 照數

連東西全都給人家 我馬上到外面就把他帶了來 說能何爺出去了工夫不大 由外面把馮

和帶到店裏 劉三不敢不應 跟着趕緊照辦 這工夫店裏的夥計 全都知道了 大家全都

以為何爺是官人了 必然是王順把買賣作走了 這個姓馮的到外面報告官面 這一定是官

人押着 叫交還人家的東西 所有的衆人全都閃開了 有什麼禍全都叫劉三一一個担着就是

了。就這麼一當子事，直辦到二更過。馮和的銀兩衣物全都到了手了。臨走千恩萬謝。那個意思還要問問老頭子貴姓。打算以酒補情。老人家一聽哈哈大笑。一擺手叫了一聲馮和你去罷。這乃是我份內之事。不必你來相謝。馮和還要請教請教老人家的名姓。老頭子連連擺手。不准多說快走。馮和無法。只可給老人家磕頭告別。不表馮和。單說那劉三。單眼看了看何爺。聽了一聲老人家。諸事全都辦完。你老請到後面。我給你老預備點酒菜。你老吃點兒什麼休息休息。何爺一擺手叫了一聲劉三。今天我把話囑咐於你。最要緊的就是王順的屍首。得便將他移埋荒郊。不可走了風聲。從此以後。好好做買賣。有不法的行動。如果稍有不正之事。我早早晚晚必然前來取你的性命。說到這裡。何爺並不在店裡吃喝。擺手跟衆人告別。天也不過二更多天。不到三鼓。老頭子走去不表。單說劉三看着老爺子走了。把衆人全都叫到一處。就把如何犯案前後話跟衆人一說。從此好好幹。這個買賣算咱們大家的。掌櫃的已然被殺。買一口棺木盛殮。擇地掩埋。衆人一聽。一個個全都吐舌瞪目。大家計議已畢。不過暗含着由馬號旁將王順刨出來。另埋別處。從此就好好做這份小買賣不在話下。單說雲中俠何立何乃中。別看晚飯沒吃。也不前去訪脫塵僧。恐怕見着和尚問他個三言兩語。他枉稱雲中俠。自己一負氣連夜回到了家中。今天在公館當着欽差老大人。可就說起來當初在王家店。遇見王順。見着過一次這個老鼠藥。遂向天靈俠問道。老人家你老這個藥是在王元那裏得來的嗎。天靈俠一聽。叫了一聲兄弟。論年歲你可比我小。我這算是高攀。要談到武學上。幼年間闖蕩江湖。蒙天下英雄台愛。手中一口刀。人稱俠客。武學不提。論到閱歷。我可比不了兄弟。你。我將然一說你就能够知道。

這種東西得來的地方 就知道由王元那裡得來的 這真是聰明過人 哥哥我可比不了 這句話未曾說完 欽差老大人向着天靈俠說道 王老俠客你老把這包藥得了來的原因 當面說說 也叫大眾明白明白 王爺聽到這裏 說道 老大人既然問到這裏 請列位別忙 我將此事原委略說一說 書中代言 王爺本來就是躺下一身 站起來一口 家裡又沒有別的人 就是有一個姑娘 還不是他的 是他的侄女 愛如掌上明珠 老頭子把姑娘送在至友的家 老頭子自己誤走到雲南府昆明縣 狐耳山切近 看了看有一座大店 白灰牆上 寫的明白王元客棧 王爺看了看 店門口有匾黑匾金字 店門很講究 老頭子耳出耳入 聽說這店裡的掌櫃的有些個不法 專門欺壓老弱 行俠作義本應當如此 到處遊行 聽說不法之人 可不能就信以為實 總得說是耳聽是虛 眼見是實 凡事都要身臨其境 才能夠從中處置 老頭子故爾來到這裡 遂有意進來調查調查 來到店門口 往裏面觀看 時逢夏令 門前站立幾個人 看那個樣子是在門前乘涼 從中有一個人 身材短小 穿着半截的布褂 手裡拿着扇子 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老頭子 看罷一聲也不言語 那個樣兒大大咧咧帶出來不正大的行爲 還透着酸狂的意思 老頭子一看 嘖 莫怪人說今天一看這小子的情形 可見得他們這個買賣是怎麼樣了 所說欺壓老弱 這麼一看 就有十分不假 老頭子看罷心說 這可沒的說 我要趕不上那就不用說了 既然叫我看見說不上 我要懲戒懲戒你們 老頭子想罷 邁步往前走 心裡頭暗含着不忿 夥計問道 老爺子你老是打尖哪、還是住到這裏 如果打尖院裏很涼快 給你老預備點兒吃的 你老就在這裡打尖吧

老頭子聞聽 微然一笑 夥計給我找個乾淨屋子 我住在這裏 不但住在這裏 我看這

個買賣 如果合適得勻給我幹兩天 夥計們一聽這個話不像話 不住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老頭子 只見老人家精神百倍 可巧老人家刀沒在肋下跨着 在包袱裡面 夥計們心說 就憑你這個樣兒 不說別的還好 如果說別的 就憑你白髮蒼蒼這麼大年紀 講打架你還行的了嗎 小夥計一面想着 帶着老人家往裡走 不住的暗暗冷笑 把老頭子讓至在裏面上房 夥計打來一盆臉水 叫老頭子擦了擦臉 夥計又給老頭沏了一壺茶 老頭子坐在這裏喝着茶 留神往各處觀看 倒不是看別的 就是作一度檢查 差不多黑店在所不免 總得有什麼假鍋台 假地道前後的窗戶 甚甚於夾壁等等 看够多時 老頭子才把夥計叫了來 給我預備兩個涼碟 裡面要青菜 再給我來兩個冷葷 燙兩壺酒 我自己自斟自飲 一醉方休 夥計答應一聲 照着老人家所吩咐的 全都預備上來 老頭子看了看 杯箸盤碟全都擺齊 伸手把酒拿過來 老頭子自斟自飲 慢慢喝着 倒覺着高興 心說怎麼人人都說王元客棧 欺辱客商 任意訛索 據我看夥計的招待 以及吃喝全都不錯 難道說價錢上不公平嗎 這個地方我可是莫明其妙 老頭子吃喝完畢 夥計把傢伙端下去 重新又沏來一壺茶 然後問道 老人家你老吃好啦 王爺開聽聽說道 夥計你多受累 我這頓飯怎麼也得定更多天 甚早就吃不了 就皆因天氣太熱 如果說甚晚了 你們要落灶的話 可得把我吃的東西給我預備出來 夥計帶笑叫了一聲老爺子 你老只管放心 慢說是定更多天 就是通宵一夜 灶也落不了 老頭子聽到這裡歡喜 擺手叫夥計出去 我餓的時候叫你們 我要是不叫你們 你們也不用來 夥計答應轉身出去 老頭子一個人 坐在屋中候時候 到了定更多天 包袱打開刀掖在了腰間 自己一個人轉身出來 各處裡繞灣兒

留神竊探 這是天氣熱的時候 老人家隨便散步 說也湊巧 走來走去走到了後面掌櫃的

休息室 就見裡面三四個人圍着 從中有一個年長的兩撇白鬚 說話指指點點 遂說道夥

計們叫你們留神 總不留神 上房屋住下的那個老頭兒 我告訴你們 可千萬別拿他當老

頭子 我看他渾身上下 精神勃勃 這還不算 就衝他這兩隻眼睛 光華炯炯亞賽兩盞燈

定非尋常之輩 對於他的身上可得留神 雖然這麼說 他這號買賣還不能不作 皆因他

來路不明 如果說不作店裏的行脚叫他了去 勾來了官人 來到這裡把咱們抄了 恐怕

大家全都要吃苦子 夥計們一聽說道 掌櫃的吩咐的有理 接着說道 買賣是得作 倒

不如把咱們的老鼠藥給他來點兒 別看他一閱歷 大概這個藥他也不准看得出來 如果將

他結果了性命 就算完了 那一個上年歲的說道 着哇 老人家一聽這個小子 真不含乎

他真會看出來我是高人 也能我到看看這個藥是什麼玩藝 老人家看罷 把主意拿妥

轉身仍然回到自己的屋裏 倒要看看夥計怎麼個動作 這個藥怎麼使法 老頭子坐定了

天可就裏掌燈了 由那裏說 對於吃喝全都留上神了 果然掌上燈了 夥計特別的有一份

親近 來了兩個夥計問老頭子吃什麼喝什麼 老頭子一看這個勁兒來了 老頭子說了一聲

夥計菜我只要倆個 可不要甚講究的 我今天要吃麵 我可要全菜碼 你可別看我這麼

大的年歲 無論什麼青菜我也咬的動 如果不信你伸過手來 我連手指頭都咬得動 這個

話說出來兩個夥計全都樂 由老頭子一進門就帶着八分氣 問什麼什麼都不痛快 此時一

聽老頭吩咐出來 趕緊答應一聲 把麵條全份菜碼全都預備齊畢 屋裡點着兩支蠟燭 兩

個夥計伺候着 這個意思也知道老頭子不好伺候 老人家一看麪來了 老頭子自己留神看

了看 就在這麼個工夫 由外面進來一個夥計 手裏端着一盤菜 滿面帶笑 走到了老人家的面前說道 老爺子 我們掌櫃的看你老這麼大年紀 精神百倍 愛慕你老人家 知道你老還吃飯 送給你老一盤青拌香椿 老頭子一聽 就知道是耗子藥到了 隨着說道 夥計我平生以來就愛吃這種東西 說到這裡 夥計把香椿放在桌案上面 老人家用眼睛看了看 說道 夥計你受點累 你把你們掌櫃的請了來 我要當面致謝 要不然你就把我帶到櫃房裏去 夥計聽了 聽遂說道 老人家不必這麼客氣了 這也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 我們掌櫃的叫我送你老的面前 這也算店東家敬客之禮 並不值得一謝 我替你老說就是了 老人家連連搖頭說 不對不對 掌櫃的送這盤菜可不算什麼 東西不在多少 這叫一份人情 掌櫃的既然心裡有我 我可不能不謝 夥計一聽老人家所說的話 真正在情理 遂說道 既然老人家你老這麼說 你老在這裡候候 跟你老見面就是了 說着話夥計轉身出去 叫掌櫃的 去了工夫不大 掌櫃的由外面進來 滿面帶笑 眼看着天靈俠 叫了一聲客人 一盤香椿可算個什麼 怎麼你老還說要謝謝我 真要是你老願意吃 你老去的時節我再多送給老點兒 邢倒不算什麼 老人家聞聽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掌櫃的 我還不是專為謝你 皆因我這個人生來的毛病 有點新鮮東西 向來不忍獨食 何況這又是你敬我的 掌櫃的請過來 說着話拿起筷子那個意思打算夾一口香椿 敬敬店裏掌櫃的 店主東一看 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老人家 這我可不能吃 頭一節這種物件我們這裏也收的多 說句不好聽的話 我們全都吃够了 說話之間 二目直直勾勾 那意思轉身要走 天靈俠焉能叫他走的了 他要不走坐在那裏一塊兒吃 老人家還要喜歡喜歡他 跟他近乎近乎 他這

一走不問可知 菜裡一定有了假啦 說時遲那時快 老頭子坐在那裡素絲未動 不過就是腰裏一叫力 嘩的一聲 蹀到了屋門口 來至在屋門口 雙手一橫 小子想走焉得能够 一伸手抓住小子的脖子 兩條氣帶全都被老人家用手指按住 想聲張也聲張不出來 老人家輕輕的將他提出桌案前 用香椿往他嘴裡一揉 店主東緊閉着牙關 不肯往下咽 老頭子捏着脖子實在難受 香椿填滿了嘴 無法只得慢慢的往下咽 老頭子這算拿他取個樂兒 小子這也算是天理昭彰 報應循環 工夫不大 把一盤香椿全都吃到腹內 老頭子一撒手 看了看店主東 跌倒塵埃 胳膊腿亂動 那才叫手舞足蹈 老頭子一看直發怔 他老人家這可算錯了 不應當把這一碗香椿都給小子吃下去 耗子藥力太大 當時吃完了之後 把小子抽成了一個團兒 頭一節他吃的耗子藥多 再說老人家捏着他的氣帶 氣也喘不均勻 再再藥力一拿 小子可就攔不住了 工夫不大氣絕身亡 這才叫善惡到頭總有報 只爭來早與遲 素日以此藥害人 今天自己還被此殺身 俗語說害人如害己 看起來一點兒也不錯 老人家治死了店主東 這才幌身走出了店房 到了前面櫃房 看了看案夥計 你拿這個我摸那個 都知道事機不密 走漏了風聲 再說這個老頭的來歷大家又不知道 倘若星官人前來 抄沒店房 倘若被拿到官 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論說可是禍有頭債有主 掌櫃的辦的事 我們不知道 不過當一份夥計 該伺候客人伺候客人 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賺幾個錢養家就完了 就是到了當官也不致於有什麼罪名 話可雖然這麼說 我們也得打個知情不舉 再者掌櫃的平常賺的意外之財 我們分文沒分過他的 何必跟他担這個心呢 倒不如他遭了惡報 咱們把店裏的積蓄 大家分分一走 就算完了 老頭子聽到這

裡一打籠子，來到裡面連連擺手，叫了一聲衆位別忙。方才你們大家所說之話，我也全都聽明白了。罪在你們掌櫃的身上，絕不與你等相干。依我說可不定對不對，你們大家好端端規規矩矩，大家整理這個買賣，這個地勢又不錯，好好的做當然錯不了。如果說埋沒良心，看見了沒有，掌櫃的就是你們的榜樣。夥計們一看老頭子這個樣兒，一個個全部跪倒身形向上磕頭，齊聲叫道老爺子，要說不法，可是我們掌櫃的一個人，不信就請你老調查查。如果看出我們有半點不法的地方，你老留我們於死地而無怨，王爺聽到這裡，叫了一聲夥計們，我這叫擒賊先擒王，別看你們大衆成羣打夥，人多勢衆，並不是我小看你們。要說你們以爲我治死你們店主爲正理，那就不用說了，就打着你等衆人，執迷不悟，助桀爲虐，你們把我怎麼了，夥計們一聽連連行禮，叫了一聲老爺子，你老算是世外的高人，可不是我們看着你老把我們掌櫃的治之於死，我們在你老的面前，說現成話，我們衆人看着，我們掌櫃的害人害得可慘，我們早就有心將他治死，恐怕事機不密，被他知道了，與我們衆人的性命有關，老人家你老一到這裏，看你老堂堂儀表，不問可知當然是成了名的劍俠，要不然你老也沒有這麼快的手術，也沒有這麼好的眼光，老頭子一聽雙手撕鬚哈哈大笑，真不枉你們久在外面跑腿，別看你等不通武學，眼光還真不錯，問我實不相瞞，姓王單字名鳳，蒙天下英雄抬愛，人送外號天靈俠，夥計們一聽這是一位俠客，趕緊重新行禮，老頭子擺手，叫他們全都起來，夥計們遂問道，老人家到這邊來有什麼事，家裡還有什麼人，老人家也不隱瞞，家中只有一個侄女，我是閒遊至此，衆人聽到這裏，遂說道老俠客爺，我們說一句可不定對不對，掌櫃的已然死了，這個買賣衆人分了，怪可惜的。

你說不分叫誰執掌 依我們說你老家中又沒有什麼人 何必久在外面闖蕩江湖 倒不如你老在此開設這座店房 也用不着你操心 老頭子一想這個辦法也倒不錯 真要在這裡一住 有這個小買賣支持着 安居度日吃吃喝喝 再說我也這麼大年歲 有合適的人給我住 女說個人家 這倒是一個正理 這算是求財有道 又一想要是把人家的買賣拿過來 對於行俠作義 義務天職 未免差點兒 知道的說我誅惡人即是善念 不知道的人說我謀奪人家產業 害死了店主東 老頭子想到這裏連連擺手 叫道夥計 這個辦法可不成 按說你們所說之話 正對我的心思 我也沒有個安身的地點 可有一樣兒 我殺了你們店主東 收他的民產與我天靈俠這二個字 未免有愧 衆人一聽位位大笑 叫了一聲俠客爺 你老人家這可算是多想 比如說我們掌櫃的 他要是安善守法之人 你老要尋這麼一來 當然免不了謀產的嫌疑 皆因我們掌櫃的他傷天害理之人 你老將他除去 殺惡人即是善念 給這一方除害 不知道沒的說 有人知道他也得感念你老的好處 老頭子一聽 衆人所說之話 似乎有點情理 這才點頭 當時吩咐衆夥計 把掌櫃的抬出來 預備一口棺木成殮起來 夥計也真壞 他一看掌櫃的抽成了一個小人 他到外面買了一口小材來 臨入殮的時候在他身上搜出十幾兩散碎銀子 另外還有一包耗子藥 夥計將藥遞給老人家觀看 老頭子看罷 將藥帶在腰間 銀子叫衆夥計隨便一分 每人買雙鞋穿 老頭子把店房字號改爲黔南客棧 把姑娘接到店房後面一住 老人家從此一忍 悶的時到外面繞個灣兒 買賣也很賺錢 夥計們也全都安份守己 今天來到了公館 可巧這包藥用在老道万俟羽修的身上了 這麼看起來這叫天網恢恢 這麼大的無形劍客 一包藥治到這般光景 彼此一談

這才把藥的來歷說明 各位俠客聽到這裏 位位胆寒 就是這位奉旨的欽差 不由得也倒吸了一口涼氣 真正江湖亂道無事不有 就這麼一包藥 竟能把人治到這個地步 真正是叫人意想不到 各位將然說到這裏 再看無形劍客 已然抽的不像人樣了 不過剩了三尺多 面無人色 渾身亂抖 這個地方別看天靈俠身為俠客 對於老鼠藥總算是不懂 要不然老道不至於這個樣兒 皆因藥吃的太多了 這種東西不過吃個幾分 混身發顫 身形略矮一點兒 人可死不了可就算廢了 中國不講究這個 到了外國人身上犯了罪 最要緊就是政治犯 也不至於處死 就是給他點兒藥吃 或是叫他傻了 或是改變形體 成了廢人就算完了 今天藥用多了 把個無形劍客 抽的堪堪要死 衆人你位觀看 看看這個樣兒可憐 打發差人叫來成都知府 帶領三班人役 又派了幾位隨行委員 將老道無形劍客護送到成都府牢 知府來到公館先給大人請了請安 然後把差事帶定 全都收拾完了 天色已然大天大亮 各位俠客撤身退下去 欽差老大人到了裏間 略微查了養神 過了工夫不大 成都府回來報告 無形劍客將然到府衙 已然絕氣亡命 欽差老大人點了點頭 要按老道的所作所爲 死有餘辜 可惜他這身功夫 未能歸入正途 以至埋沒九泉 遂叫成都府預備棺木 將老道葬於荒郊 全安置齊畢 各位俠客全都來到了差官房 大家落坐閒談 談來談去可就談到海川這裡了 入島並無信息 年邁蒼蒼的老英雄 石鐸石老俠客 够奔紫霞莊也不見回來 聽說大眾够奔天險莊 前去攻打蓬萊島 就是打鳥也沒聽見海川的下落 別人還說不到 最難過就是侯氏弟兄 二俠客侯杰 想當初地壇相會海川 何等恭維自己 今天海川要是有一差二錯 我姓侯的侯杰要是不管 我算是那道的英雄 看了

杭州鏢局子諸位少俠 到此求見各位老俠 衆人一聽歡喜的了不得 不問可知 當然就是這羣徒弟們 也不用出去接他們 告訴差人將他們帶進來就是了 差人答應一聲 出去工夫不大 由外面進來的人位不少 頭裏走的就是阮和 阮璧 徐源 邵甫 後面跟隨閻保 鮑信 牛兒小子 虎兒小子 吳霸 還有鏢局子年青的徒弟們不少 大概共總有二三十名 見着各位老前輩 他們一個個全都行了禮 鎮東俠看着心中喜悅 用手一指 你們衆人由那裡來 難道說鏢局子有什麼事嗎 阮和一聽師傅問 趕緊走到師傅面前 向上回話 口稱老師 鏢局子倒沒有什麼事 你老要問我們怎麼來的 是這麼這麼一段事 書中代言 在杭州的鏢局三位老俠 那時一塊兒走的 南俠北俠鎮東俠 後來侯三爺不放心 隻身一人也走了 鏢局子裏面老前輩 可就算沒有了 這些個徒弟們全好說 惟獨牛兒小子 他看了看他親的熱的全都不在他的面前 未免有點兒想念 看了看不見了侯二俠 他這才跟這些徒弟們打聽 小子們咱們侯二哥呢 怎麼會這些天我總未看見他 侯大哥我也總看不見他 他們都上那裏去了 我師哥跟我說的明白 叫我沒事的時候 就找侯大哥 要不就找沒頭髮的侯二哥 他們是飯東管飯吃 這些個日子我也看不見他們了 小子們吃飯不管飽 有心把牛兒小子餓死 那可行了 這個話說出來別人都不難過 惟獨鏢局子兩個掌櫃的 威鎮長江鐵霸王潘龍潘鴻鼎 黃榮黃金鐸 哥兒兩個聽着心裏頭難過 就說牛兒小子帶着這幫徒弟 住在鏢局子裏面真不亞如造反的一般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想喝什麼就喝什麼 鏢局子裡面鏢師夥計上下人等 那一個不受他的欺侮 今天由他的咀裏說

出這個言語來 吃飯不管飽 這個話要是傳到童俠客的耳內 未免顯着我們對不起人 就是這麼一個師弟 住在鏢局子裏面 衝着那一方面也不能够慢待 你說他說出這樣話來 怎麼才算完全 哥兒兩個計議半天 就算無計可施 後來想起 把阮氏弟兄請過來 他們哥兒兩個見了二位鏢主 湊問道二位鏢主 叫我們哥兒兩個 不知道有什麼事 黃爺趕緊抱拳 說道師兄 請你老也沒有別的事 我說咱們老師 以及各位師叔全都不在家 牛兒小子他自己住在這裡 終朝每日信口胡說 倘若話傳到咱們師叔童俠客的耳內 到那時可就顯着多少方面全不好看了 請你們二位兩個什麼妥善的法子才好 阮氏弟兄一聽不由得就是一怔 你說他要是個明白人 還可以勸勸 他是個漫爛天真 任什麼不懂的一個渾人 你可能跟他說什麼 想了好半天才說道 別無善法 只可我們大家商量商量 陪着他起身 一路上追趕老師師叔 就勢到北京城看看童師叔的傷痕如何 他這個意思大概是想他師哥了 這句話才把黃爺提醒了 眼望着潘龍叫了一聲師哥 你老聽見了沒有 還是他們弟兄久在一處善於知性 我說成天不短他吃不缺他喝 爲什麼這樣不順南不順北呢 原來他是想念他的師哥了 這才叫阮爺 你們大家合計 單單叫牛兒小子一個人走 誰也不放心 這可不是我冤你們 知果願意去還是大家一同走 方爲妥當 阮氏弟兄點了點頭 遂跟徒弟們一商議 連鏢局子十幾個徒弟 全都願意去 大家全都商議好了 才通知牛兒小子 牛兒小子一聽 這兩個人一聽 看他的老師看他的師哥去 二人當時歡天喜地 樂的了不得 牛兒小子叫了一聲阮和阮璧 你們這才是好小子呢 早就應當帶着我看我的師哥去 商量好了 各人帶着自己的軍刃 打點好了小包裏 帶好了盤費 大家由鏢局子動身 順道

前行 够奔北京城 一路之上也沒有什麼事 這一天來到安定門北城根富貴巷 進巷口一直來到童林的住宅 登台階往裏走 叫了一聲回事 由裡面出來一個手下人 看了看認得是各位少俠 遂說道你們衆位今天這是才到吧 裏面請吧 阮和阮璧遂問道 我們師叔童俠客 他老人家在家裏嗎 手下人一聽 遂說道 原來各位少俠尙且不知道 我們俠客爺他老人家有事啦 跟着一位奉旨的年欽差當隨行的委員 够奔四川成都府 查辦事件稽查放賑 徒弟們一聽就是一怔 遂問道 各位老俠客來了沒有 手下人接着說道 各位老俠已然走了日子不少了 臨行之時 由貝勒府走的 還跟貝勒爺見了見面 然後才起身 阮氏弟兄一聽 只得點頭 這也就不用進去了 只可順便到貝勒府給爺請請安 然後老的少的坐在一處談談 想到這裡 這才帶着衆人走 來到貝勒府門前 叫回事的趕緊往裏回話 就是杭州鏢局子一千少俠前來給爺請安 家人一聽不能怠慢 轉身够奔爺的外書房 見着貝勒爺把話說明 把個貝勒爺喜歡的了不得 遂說趕快叫他們衆人進來 回事的答應了一聲 來到外面將話說明 陪衆人往裏走 來到爺的外書房 這二三十人見着貝勒爺毛腰行禮 貝勒爺用手相摻 所有衆人全都起來 惟有牛兒小子子恆 還在那裏跪着呢 向着貝勒爺說道 咕嚕貝子我看見你就想起我師兄來了 候禿子也不知上那裏去了 候老頭也找不着啦 住在那裏 吃飯不管飽 還是阮和這個小子說的帶着我找師哥來 我師兄沒在家 吃喝你老照顧着我點兒 可別不管我飽啊 貝勒爺一聽這小子說出傷心的話來 更教人聽着難過 這才向阮和問道 他的師兄童海川不在家你們大家爲什麼欺侮他 阮和說道 爺你老可別聽他的話 也不用說素常他那個性子 別人不惹他他還找尋人呢 你

老想能够有人敢惹他嗎 貝勒爺聽到這裏不由得也笑了 遂一擺手叫聲于恒 你就站起來吧 由今天說起 他們誰也不敢欺侮你 再要不管你飽 我必然重重的辦他們 牛兒小子聽到這裏 這才磕了一個頭說道 謝謝你老人家 然後站起身來 大家拉開兀堯隨便入座 手下人獻上茶來 貝勒爺遂問道 你們大家這是由那裏來 有什麼事嗎 阮和說道 就皆因在杭州鏢局子 牛兒小子想師傅 虎兒小子想師傅 我們衆人也想念各位老師師叔才一同前來 又誰知到了他老人家府上 才知道沒在家 遂來到這裏給爺請安 爺兒幾個聚會聚會 貝勒爺聽罷點了點頭 遂就把各位老俠由這府裡走的經過 跟小弟兒們一說衆人聽到這裏 點了點頭 貝勒爺說道 你們是專爲看望你們老師 還是另有別的事 如果沒有別的事 也可以沿站追趕 由我這裏動身 一直追到欽差的公館 面見年大人 頭一節替國家出力 報効聖上 再者說早早晚晚也好跟你們的老師在一處盤桓 徒弟們一聽貝勒爺說的有理 遂說道 好吧既然爺你老吩咐下來 我們今天在你老的府上住宿一宵明日登程不遲 說道這裏貝勒爺吩咐 調擺桌椅 衆人落坐吃喝 然後跟貝勒爺高談闊論 貝勒爺聽孩子們說話無頭無尾言東語西 還是真有個意思 天够時候乘上燈燭吩咐手下人給他們在西廂內搭好了鋪 叫小弟們隨意安歇 一夜晚景無書 次日清晨起來衆人在貝勒府打了早尖 貝勒爺又吩咐取來紋銀五百兩 叫小弟兒們分帶腰間作爲路費 不過衆人致謝貝勒爺 拱手作別 衆小弟兒們高高興興順着大道往前追趕 到處跟人打聽 欽差所過的道路 那就得說人人知曉 衆人當然走不錯路途 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 來到下陝西鳳翔府的地界 打聽打聽欽差老大人的行踪 嗟呀這段事令人心驚膽寒 想金鳳山

的愛門金蛟雙鋼掌惠斌 皆因他縱徒行凶 用濁目香濁傷了欽差老大人的二目 拘惹起三
 擔九罪證凶僧 削樁代首 可惜一位赤膽俠 落得項上餐刀 叫練武之人好不膽寒 看起
 來人不能將道路走錯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 人生一世真正不易 孩子們雖
 然未能身臨其境 就是聽見這麼一說 全都是心驚膽戰 說說笑笑 走過陝西往前走 可
 就入了四川境界了 慢慢打聽欽差老大人到了那裡 才知道大人公館打在成都府 小弟
 兄們一路找來 到了公館門首 一看好不威風 武汛官軍排列守衛 門口宮燈彩綢威武異
 常 在大門口貼着一張大紙報子 上面寫着奉旨欽差查辦四川成都事件年 衆人看罷知道
 這就是欽差年大人的公館 遂走上前來 有差官攔阻問找誰 阮和答道 裡面隨行委員
 各位老俠是我們的老前輩 我們是衆位老人家的徒弟 差人把話聽明白回進去 裏面傳出
 話來 叫衆小弟兒來到裡面 見着各位老俠客行禮 鎮東俠問 衆人怎麼來的 阮和並不
 隱瞞 就把牛兒小子想帥哥 到了北京沒見着 給貝勒爺請安 他老人家如何吩咐 我等
 才來到這裡 鎮東俠聽罷點了點頭 牛兒小子走上前來 叫一聲老頭兒啊 我帥哥在那裏
 呢 我們哥兒兩個見面兒 我就算有了飯東了 吃飯就不爲難啦 老人家鎮東俠聽牛兒
 小子這麼一問 不由得一陣難過 右手撕鬚左手按劍 叫了一聲子恒 話沒說出什麼來
 長嘆了一口氣 要提你的帥哥 他隨同賽北俠 智明俠 他們三人夜探蓬萊島 一去未回
 生死存亡未知下落 我等正然放心不下 這工夫你們衆人到了 牛兒小子聽着帥哥探鳥
 未歸 生死不明 不由得心裡頭難過 叫了一聲侯老頭兒好麼 我好好端端的帥哥交給你
 你給弄沒了完的了嗎 告訴你說 今天得跟你拚拚 都跟你完我也跟你完不了 鎮東俠

聽着這個話 心中難過 可見人家海川待人太好了 就是這麼一個傻師弟 聽見這信他都有這麼一份感動 自己將然要跟他分辯 這工夫在旁邊閃過來孔秀孔春芳 趕緊衝着牛兒小子擺手叫了一聲子恒 我告訴你們不要跟老人家胡鬧 要說我的老師你的師哥 他老人家探島還不是一天半天 已然日期不少 現在有一位住家在天險莊 姓勝名裕字陶然 率領三莊人等 攻打劍山蓬萊島未知輸贏 今天要打算給我的老師你的師哥報仇 算我率領我們大家全够奔天險莊 幫助老人家勝裕 一同前去打島 你說我出的主意怎麼樣 衆人一聽蠻子所說之話有理 大家一商議 鎮東俠老人家畫策 所有來的小弟兄全都叫二俠客侯杰率領 大家一聽老人家吩咐的有理 衆人收拾兵刃包裹 鎮東俠把話囑咐明白 侯二爺率領衆小弟兄由公館動身 够奔天險莊 來到了莊口叫莊丁回進去 勝裕把衆人請到裏面 認識的主兒彼此行禮 不認識的少不了還得挨位引見 行禮已畢 大家這才入坐 未等別人開言 侯二爺站起身來 眼看着勝裕叫了一聲老人家 頭次攻島不才侯杰我可沒在場 這次前來攻島 要緊的就是一段 我跟你老打聽打聽 我兄弟童海川生死存亡 我們弟兄放心不下 特此在老人家面前打聽 二爺說到這裏 心裏頭還有一陣不好受 眼圈一發紅 就在這麼個工夫 在旁邊站起來明照遠 雙手抱拳叫了一聲侯二俠 要談到我的師弟 乃是我們哥兒三個一同入島 皆因海川貪功心盛 追下去一條黑影 皆因時光不早 我等未能久待 這才出島設法 直到而今 未能打聽出來生死存亡的下落 真正叫人納悶 侯二爺聽到這裏 上看一眼下看一眼 留神細看明照遠 然後叫道明老俠客 可不是我說出話來不好聽 這段事還是怨你 你們親師兄弟 如同手足一般 怎麼會海川探島貪

功冒險 老英雄你怎麼會回來了呢 這個話可不是高抬我自己的身份 比如說我侯杰跟着兄弟一同入島 生則同歸死則同葬 二爺說到這裡 面上發現了一種難看的顏色 老頭子明照遠看着這般光景 不由得長嘆了一口氣 叫道二俠客 你老所說之話不錯 是交朋友的大道 你老會交朋友 難道說明照遠年及花甲之人 就不知道交朋友嗎 從中有極爲難的 可就是同去的有三個人 內中有人家智明俠石大爺 真要我隨着我兄弟童海川一同往裏走 人家智明俠應當怎麼樣 我跟童海川在一處份所當然 皆因我們是親師兄弟 我要是把智明俠連累在內 死在地府陰曹作鬼 也對不住石大爺的滿門家眷 前思後想萬不得已 才偕同石老俠客 一同出島 再打聽海川的下落 如果有他的三寸氣在 那就叫萬幸 倘若我師弟有個一差二錯 閃燈決不獨生 二爺聽到這裡 點了點頭 要這麼看起來 還不算無交友熱心 在旁邊勝裕不肯叫二位多談 怕的是言多語失 遂攔道 二位賢弟暫請歸坐海川的事也由不着你們難過 現在人才齊備 回頭計議計議跟幾位老劍客把話說明 我們還是打鳥要緊 在場的各位羣雄 以及各位小弟兄們 一聽勝老莊主所說之話有理 遂齊聲說道對 請老人家就此够奔後面 請示請示劍客爺打鳥的計策 我們衆人情願聽你老的分派 說到這裡大衆吃了幾盃茶 勝裕欠起身說道 諸位稍坐 我到後面看看去 大家點頭答應 老頭子邁步出去 一直够奔後面 到了跨院中沒敢冒然往裡走 止住脚步先咳嗽了一聲 裡面問誰 外面答我 來到裡面 走上前去 先給各位劍客行禮 此時張鴻鈞早就回來了 各位劍客一看 勝裕到了 遂擺手叫他起過了一旁 旁邊有個坐位 叫他坐在那裡談話 老頭子行禮謝坐 然後坐在那裡 向各位老劍客說道 跟各位老劍客請示

現在前面有了若干人等 能否藉此機會 前去攻打劍山蓬萊島 各位劍客聽到這裏 當
中坐的姜達念了一聲佛號 勝裕原當如是 有三莊之衆 人人奮勇 各個發威 鼓勇直前
雖不能一鼓作氣蕩平蓬萊 也可以叫他減少威風 滅絕了謀叛的野心 然後又接着說道
勝裕你急速奔前面 吩咐明白 在今夜晚三更 預備停當 四更用飯 五更天明提船
前去攻打蓬萊島 勝裕聽到這裡 點頭答應 辭別各位劍客爺 來到前面跟衆人又談了
談 這個天可就不早了 吩咐人預備晚飯 酒飯已畢 遂打發人前去知會太平莊石涼湖趙
家灘 所有三莊人等 把船隻備置齊畢 准備明日五更前進 然後老人家又吩咐照遠
帶領徒弟們圍着三莊前後繞幾兒 恐怕有奸人前來擾亂村莊 够時候衆人安歇 天到三更
各位成了名的俠客 全都收拾得很俐落 來到後面跨院 請三位劍客 劍俠等 全都打
了打尖 天到四鼓 各處報到 五更聚齊 堪堪天光大亮 衆位英雄如同衆星捧月一般
圍隨着三位劍客 出離了勝宅 够奔白龍江 衆人棄岸登舟 全都到了水面 老英雄勝裕
端坐在大船上面好不威風 正當中的船桅上扯起一面大旗 白旗紅火沿 紅蜈蚣走穗紅
飄帶 鑿着銅鈴 正當中黑絨字寫得明白 天險莊 太平莊 趙家灘 三莊總領 當中是斗
大的一個勝字 船頭上放着一張八仙桌 桌前掛着南繡屏金大紅緞子的圍桌 桌後面一把
太師椅子 文青色的絨椅墊 上面坐着的可就是老人家勝裕 手中捧着令旗 上垂首也放
着一張椅子 坐着的是明照遠 下垂首坐着的是石永傑 老頭子身後站着二位少年的英雄
雄糾糾氣昂昂 正是兩個猴子 勝奎勝秀 旁邊大船上面 就是三位老劍客 正當中是
姜達姜本初 下垂首張鴻鈞 下垂首董瑞 身背後站着的是小火神趙勝 文雅先生趙環

下垂首這隻船頭上站着石金聲 兩旁邊焦文志焦文亮 留下段燈 帶着老弱莊丁 殘壞的舟船 看守三莊 公館所來的各位少俠客 全都跟隨侯二爺 在後面船隻以上 緊後面督船催隊可就是黃志 郝文俊爺兒兩個 鑼聲響亮船往前行 順着白龍江一直够奔蓬萊島 來到島口外青龍閣下 老頭子吩咐一聲下錨 將然船隻泊定 就見人家青龍內閣絞起有數百舟船 內分黃龍舟 飛虎舟 飛豹舟 金頂鴛黃閣龍舟 大小的麻洋戰船 由裡面魚貫而出 背着劍山的山根 雁排翅列在江中 一聲鑼響 各船將錨鎖下穩 另外有一隻大戰船 長够二十丈 寬够五丈多 四角四個錨鎖 全都下好了 比炕還穩當呢 飛龍舟上軍師燕普 攜帶本山各寨寨主 飛虎舟上大帥譚天 龍九公 于子江 正當中開龍舟端坐的正是英王 身後站的是各位站殿將軍 桌案前坐着兩個和尚 一位是石頭僧慈雲 一位是通法上人 因長老 這一次蓬萊也添了十二成的精神 就連鎮山的和尚 也都搬了出來 這叫背山而戰 孤注一擲 兩面的船隻 全都安排已定 英王看了看對面陶然公 微然一欠身 叫了一聲勝老莊主 前一次攻打我的劍山 是我一時未加小心 四龍倒反 給你我兩造解散決鬥 今天復又到此 依我良言相勸 倒不如率三莊人等 投降孤家 倘若孤王奪得大清國的江山 你也可以裂土分茅 如果不納忠言 專來跟蓬萊作對 這一次孤家跟你決一死戰 倘若你等落敗 被獲遭擒 按我山規 決不寬容 老人家勝裕聽罷 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富昌 我勝某白髮蒼蒼 這麼大的年歲 若是對你說幾句話 當然是金石良言 我叫你放火焚山 散衆歸田 憑着手裏的積蓄 也可以樂度晚年 這就說是順天者存 逆天者亡 如果你非要謀叛不可 遲早不免身遭王法 這句話還未曾說完 英王

當時大怒 欠起身眼看着軍師大帥 說道 諸位那一位出頭 够奔戰船替孤家拿獲這勝裕 未容英王把話說完 軍師燕普把手中令字旗一擺 叫了一聲列位 那位願意首先够奔戰船 冒未落音 早有把守白虎關 八位寨主之中 有一位寨主姓史 單字名珍 答應一聲 叫道軍師 不必着急 不才願意够奔戰船 前去拿獲勝裕老匹夫 燕普看了看 說了一聲小心留神 不可粗心大意 史珍點頭答應 點手叫船 送戰的小船 來到近前 史珍躍身到了上面 小船一直够奔大戰船 來到切近 史珍躍身到了大船上 把手中一對分水牛頭鏡一擺 眼看對面叫了一聲勝裕 你真要有膽子 前來登船當場比較 如若貪生怕死 不敢前來 你打發你的晚生下輩前來 待我好把他們打發回去 勝裕老人家一聽心中有氣 心說要按你這個說話的意思 我就應當親自够奔戰船 伸手將你拿獲 無奈一節 你乃無名小輩 也犯+着我生氣 想到這裏一搖手中令旗 叫了一聲諸列位 那一位首先出頭 會鬥這姓名匹夫 這句話還未說完 就聽有人說道 老頭兒你先別着急 不才我出去會會這小子 勝裕一看答言的正是董海川的親師弟 叱海金牛于恒 老頭子看了看 叫了聲于恒 這一次够奔戰船 千萬小心 皆因你天真爛漫 愚魯不堪 戰船上動手 不可莽撞 于恒叫了一聲老頭兒 我的能爲你也不知道 九月九重陽會那麽大的一場事 叫我跟虎兒小子兩個人鬧的翻江攪海 這麼一個蓬萊島戰船上幾個蠢賊 可又算的了什麼 說到這裏點手叫小船 船離約有一丈多遠 打算叫他躍過去 那如何能够辦的到 牛兒小子看着船離的遠 小子着急 小船無法 只得靠在他的大船一處 然後牛兒小子 還慢慢的下來 到了小船上 一直够奔打仗的大戰船 到了戰船那裡 仍然還得兩船靠好 牛兒小子這

才過船 到了戰船上 探臂膀掣出他那趁手軍刃降魔亮銀杵 手中擎杵 高聲喊喝小子 今天也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厲害 你叫什麼玩藝 報通你的名姓 我好早早的打發你上你 老老家去 史珍看了看牛兒小子 真不亞如天神一般 站在那裏比人高一頭 手中擎着一條大杵 同韋馱臨凡 看罷倒吸了一口涼氣 這才說道 小子你要問我在劍山蓬萊島 豪爺駕白般寵愛 加封爲把守白虎崗姓史叫史珍 小子你叫什麼 牛兒小子聽到這裏 手中擎杵 瞪着兩隻眼睛說道 小子你是頭裏問後頭問 當中間問 人家史珍那裡知道他這些麻煩 遂說道 我要問自然是在頭裏問 牛兒小子 這才說小子你要是在頭裏問 告訴你家住懷安府漂母祠前于家莊 姓于名恒號叫寶元 小名叫牛兒小子 人送外號叫叱海金牛 聽說小子你叫史蛋哪 史珍想這小子明是裝瘋作傻 故意取笑於我 未免心中有氣 遂說道 牛兒小子休要滿口胡言 說到這裏把手中的一對兵刃 分水牛頭鏡流星趕月的架式 左手一鏡右手一單 够奔牛兒小子便砸 于恒一看人家在裡遮招 蹲檔騎馬式站隱 雙手擎杵二目瞪圓看着 口中還不住的喊 再來點兒再來點兒 喊不住口 史珍那裏知道他這些個毛病 不管三七二十一 往下便砸 砸到了就見牛兒小子身往旁邊一閃 雙臂用力海底撈月 往上一撩 高聲喊喝 開 只聽噠的一聲 這還算小子史珍不含糊 兩膀的力氣不小 要不然雙鏡都得給他震飛了 就是這個還震得小子臂膀發麻 虎口酸疼 小子往後倒退了好幾步 手中擎着軍刃不住的哇呀呀吼叫 牛兒小子喊道 小子你不信你來來 要不給你個厲害 你也不知道牛兒小子是誰 話說到這裏 還是那個樣兒 雙手擎杵 往那裡一站 史珍看罷擺軍刃二次過來動手 打算施展巧妙的招數 他總以爲牛兒小子呆

頭呆腦 當然就是身高力大 攔到練武上說 就是一力降十會 真要說講招數的巧妙他不
 八行 這是史珍的心思 他可不知道牛兒小子乃是尙爺的親傳 八法神杵一招分八勢 八
 准六十四勢 史珍擺鏡跟牛兒小子打在一處 留神一看 人家牛兒小子的杵法 行前就後
 忽左復右 下面步法堅牢穩固 上面軍刃撕擄清楚 小子史珍看到這裏 心裡頭駭怕
 他打算虛發一鏡 乘勢跳出圈外 那個意思打算逃走 他把右手鏡反臂打來 够奔于恒的
 頭頂 口中叫道牛兒小子別走接鏡 牛兒小子一看小子的鏡來了 撤左步上右腿 身形一
 轉 讓過小子的牛頭鏡 單手擎杵够奔小子咽喉用力就扎 這種軍刃光閃閃冷颼颼 三尖
 兩刃史珍一看杵到了 心中害怕 趕緊把身一閃 咽喉倒是躲開了 就在左肩頂上撲的一
 聲 杵扎于左肩 陰嘯一聲 撒手將軍刃一扔 往後倒退了幾步 他可沒留神 一脚登
 空 聲咚 聲墜入了江中 登時把水皮染成一條紅線杵彷彿 這小子他本來會水 帶傷藉水
 逃回大隊 牛兒小子手擎軍刃 站在船上喊叫 小子們那一個不服只管過來 如果不過
 來招我生了氣 我趕過去拿杵把你們全都打死 他這個話音還未落 由對面蕩悠悠來了一
 隻小船 相離大戰船約有不足一丈 就見由小船上長腰縱上一個人來 牛兒小子 留神
 打量這個人好生兒 身高不到六尺 細腰扎臂 身上穿着半截藍布衣裳 腳底下穿洒鞋打
 裹腿 身後背着一對亮銀雙拐 來到戰船上 伸手撒拐 樂嘻嘻叫了一聲牛兒小子
 你可認得於我 我本是水入寨的寨主 姓何單字名清 外號人稱翻江頂浪 也嗎你知道知
 道我的厲害 牛兒小子一聽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小子 你就不用說了 再比你高點兒的我
 也不怕 我可不是欺侮你 我要叫你在在我眼前走的了三個照面 我就不叫牛兒小子 何清

聽着這個話有氣 你真要是成了名的劍俠 說這個話也不算過分 你本來是個渾人 這個話就是狂傲無知 心裡頭有氣 叫了一聲牛兒小子別走接軍刃 說着話左手拐够奔太陽穴 右手拐够奔前胸 這一招名曰撐船摘果 够奔牛兒小子打來 于恒看見他這個招兒可就着急 躲的了太陽穴 躲不了胸前 真要打在了太陽穴上 當時就得亡命 點在胸前也得帶傷 牛兒小子看着他這樣意狠心毒的招數 看着有氣 你可別看人年青 當初練功夫的時候 那乃是尙老劍客親自給他喂出來的 那個手底下那個穩准就不用說了 當時看見雙拐到 身向後一撤 用了個仙人換影 寶杵够奔何清の後腦海就是一下 還真正把牛兒小子氣急了 遂說了一聲小子別走打 這一句話將然出口 就聽撲的一聲 可了不了 小子撒手扔軍刃 身向前一栽 萬朵桃花崩現 腦髓皆崩 牛兒小子把杵一橫 二目圓翻觀看 叫了一聲小子 我叫你橫 何清亡命 英王看得明明白白 看着飛龍舟叫了一聲燕道長 這個猛漢是誰 怎麼會頭一次他們打鳥我沒看見他呢 燕普聞聽叫了一聲爺 你老要問這個小子 他就是童林童海川的師弟 姓于名恒字寶元 人送外號叫叱海金牛 英王聽罷 點了點頭 這個小子可不算什麼 就有如此勇猛 真要是投降孤家 可說添虎將一員 英王將然想到這裏 就聽燕普吩咐一聲諸列位 千萬不可見戲 牛兒小子實在受過真傳 如果拿着他不當回事 定然敗北 爲今之計只有量材作用 那一位功夫絕倫 覺着自己能够贏的牛兒小子 再上戰船動手 這句話還未說完 在英王身後有一位站殿將軍 是一位出家的老道 姓郤名叫郤月 外號人稱海底金龍 這個小子手中一口寶劍 水旱兩面武藝超羣 在英王手下當站殿將軍 乃是英王最喜愛的 念了一聲無量佛 叫道軍師

不才要到戰船賭鬥叱海金牛 燕普看了看遂說道 道長仔細了 卻月點頭答應 點手叫船
 小船來到切近竄按劍撕鬚 將身縱上小船頭 水手搖船够奔江心 相隔大戰般約有一丈
 二三 老道脚尖點船板 腰裡疊勁叫旱地拔葱 哧的一聲縱上了大船 身形站穩 回手撒
 劍 噲啞嘩一聲寶劍離匣 用手指點 叫了一聲牛兒小子 今天出家人要會會你 說着話
 一看牛兒小子那真叫橫 樂嘻嘻態度從容 叫了一聲老道 你叫什麼東西 老道聽着有
 氣 叫了一聲牛兒小子 休要滿口胡言 且聽我說 出家人姓卻單字名月 江湖人稱海底
 金龍 牛兒小子一聽不由得有氣 遂說道 小子你什麼不許姓 你怎麼單姓卻呢 我給你
 取個名字 你就叫卻德吧 老道一聽這小子真混帳 你說他不識數 他還真會罵俏皮街
 遂厲聲喝道 牛兒小子休要滿口胡說八道 你我憑武學解決 說到這裡 他往前一竄
 雙手捧住劍把 白蛇吐信够奔牛兒小子胸膛 牛兒小子一看寶劍到 把手中的大杵往上一
 搭 那個意思打算把他的寶劍給他砸飛了 老道焉能跟他砸劍 劍往回撤 將身一轉寶劍
 由下盤發出 名叫海底斬蛟 够奔牛兒小子雙腿斬來 要是別位 當然脚尖點船板往起一
 蹤 蹤起一二尺高 自然就把寶劍躲開了 牛兒小子他可不會躍高蹤矮 他一看人家劍够
 奔他的腿上來 趕情他有他的法子 身往下一矮 用手中大杵往寶劍上就架 這個地方可
 怨卻月 你看見他的杵來了 你爲什麼不往回撤劍 他倒是打算撤劍來着 那就叫招出不
 能由己 何況這手劍發出去的是拋法 要說中途往回折 實在不易 這一來不要緊 噲啞
 嘩一聲 大杵把寶劍磕飛 老道吓了一身冷汗 將要抹身逃走 牛兒小子趁勢一抬腿 咚
 的一聲將老道踢入了江中 這時候老道可真成了海底金龍了 牛兒小子不費吹灰之力 連

贏了三陣 他這才眼空四海 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大的能爲 就在戰船上面東向西看 看了看飛龍舟 又看了看飛虎舟 高聲喊喝小子們 也別管你是軍師大帥 你們就全來吧 我把你們全都結果性命 剪草除根就完了 你說猛英雄他竟會說出這麼幾句話來 就說是發狂 憑他也不容易說出來 牛兒小子這幾句話不要緊 在英王身後 姑殿將軍之中 有一位老英雄 賽南極諸葛鴻圖 年過八旬開外 別的都好 就是對於氣上壓不住 見牛兒小子連贏了三陣 說話未免有點猖狂 無名火往上一撞 把身一轉 來到英王駕前 樂嘻嘻抱拳叫了一聲爺 你老看見了沒有 這個牛兒小子勇力無比 我請示請示爺駕 要死的要活的 如果要死的到戰船上面 將他結果性命 如果說你老要活的 我將他活擒回來 聽爺的發落 英王看了看是諸葛建 豫說道老將軍 千萬可要多加小心 猛漢果有絕藝不可莽撞 諸葛建答應一聲 不勞爺的囑咐 遂吩咐備船 小船來到切近 縱身跳過去 蕩悠悠奔大戰船 相離切近 躍身到了大船上面 樂嘻嘻叫了一聲牛兒小子 你可認得我 牛兒小子看了看 這個老道長的真好看 形似南極洽如壽星 大黃勒頭一臉皺紋 領下一部銀鬚 身穿米色綢子衫 腰裡繫着一根二藍的絨繩 脚底下大紅緞子福字履 一寸高的粉底 來到戰船上面 由腰間撤出來一條軍刃三十六節蛇骨鞭 亞賽懶龍相仿 牛兒小子一看認得 三月三亮鏢 在梅花圈上 于成空手奪過他的這條長蟲 今天他出來這就欺侮我 牛兒小子想到這裡 遂說道老頭子 我知道你叫壽星老兒 你這麼大年紀 牛兒小子可不願意要你的命 換個年青的過來 跟我動手 比什麼都好 你真要聽非過來不可 我可就要急了 賽南極聽他所說之話 很有意味 這分明是惜老憐貧 看我這麼大年

紀不肯跟我動手。這個意思就是不欺侮我老。遂樂嘻嘻說道：于恒既然你說到這裡，就
算你有這個心了。你既有這份意思，不要我的命，你要是贏不了我，我也決不傷害於你。
今天你我當場動手，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為。說着話往前一竄，頭蛇骨鞭，這個鞭頭的
長蟲腦袋，張着嘴，够奔牛兒小子肩頭上便打。這個鞭打上倒不要緊，惟獨蛇口裡含着一顆
問心針，專能破金鐘罩刺鐵布衫。渾身的橫練避不住他這顆針。牛兒小子知道他這條軍刃
厲害，長蟲的兩隻眼睛，是兩顆明珠，一幌兩道風閃。牛兒小子向旁邊一閃，也不敢用杵
往傢伙上搭。那個軍刃是軟的，用杵一搭，要定把杵繞住了怎麼辦，只得閃身撤步，讓過
蛇骨鞭，捧杵就扎。賽南極溜溜把身一轉，牛兒小子杵走空了，向前趕步，幌杵就碰
諸葛建閃身躲杵，手持蛇骨鞭的鞭尾，撲噹噹一抖，招走下盤，够奔牛兒小子的雙腿。
想躲那如何來的及，鞭往腿上一纏，賽南極用力往回一帶，牛兒小子站立不穩，反身跌倒。
諸葛建哈哈一陣大笑，叫了一聲于恒，這可不算我的功夫把你贏的，皆因你天真漫爛，
生來的身體魯笨，故爾我把你贏了。如果你要是不逞，只管起來二次動手，我陪着你走。
幾瞬，牛兒小子站起身來，看，看老頭，微笑，說了一聲好小子，我算栽了，讓給
了。說着話走到船邊，你可找小船啊，不，跳身一跳，跳進了江中，任意縱橫回了本
隊。諸葛建看着三莊的舟船，對了一聲勝裕，都說你文武兼備，掌中一條鞭，武備高強，
早有意會會你，皆因未得其時，今天你何妨登戰船，我憑我手中三十六節蛇骨鞭，你憑你
的十三節亮銀鞭，戰船上面比論高低，一決雌雄。陶然公老頭子聽到這裏，不忿，懷中抱着
令旗令箭，心中思索，諸葛建量你有何德能，你不過佔在劍山藉着英王聲勢，稍微提高你

的虛名 真要論實際上當場以武相較 你還差的遠呢 老頭子想到這裏 那個意思打算吩咐預備小船 親登戰船 要賭鬥賽南極 就在這麼個工夫擱抬頭觀看 一隻小船水手搖動划槳水橈 蕩悠悠船往前行 船行似箭 離着大船切近 一縱身縱到了上面 勝爺看了看 非是別位 正是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寨的老俠客石鐸石金聲 老頭子手中幌着一口金背折鐵刀 銀鬚飄洒胸前 精神百倍 不減當年的威風 老頭子掛點兒火 心裡不忿的就是賽南極 心說我雖然未能跟你見面比過手 按你這點兒所學也全都在我的耳內裝着呢 你還敢蔑視高人 指名喚姓就叫老人家勝裕 你也不打聽打聽談笑龍君 人家够怎麼個身分 身為隱士到處皆聞 身通文武兩科的技术 那一樣你也比不了 今天就衝着你這個狂勁兒 我親自登舟 兩下裏比手鬪石金聲我要懲戒懲戒你 老頭子把主意拿妥 來到了大戰船手捧金背刀 站在那裡威風凜凜 殺氣騰騰 叫了一聲諸葛建 你可認識石金聲 老道手擎蛇骨鞭 看一看樂嘻嘻說道 我怎麼會不認得老俠客 山西成名多年 銀面仙猿鐵背崑崙石鐸石金聲 老人家手中八卦萬勝金刀 成名天下 今天貧道斗膽領教領教 談着話一抖手嘎嚕一聲 蛇骨鞭够奔老頭子的面門上便打 老頭子把身一閃 擺刀相迎 二位老頭兒年紀全都不小了 都是銀鬚颯洒 一個是金刀一口上下翻飛 那一個軟鞭一條如龍似蟒 刀裏住了鞭 鞭繞住了刀 二人打在一處 正是棋逢對手 匠遇良材 在戰船上面 前衝後突左右盤旋 分不出來高低上下 鬪論不出勝負 判不定輸贏 這二位老人家 打得難解難分 諸葛建不由得心中懼怕 暗含着倒吸了一口涼氣 人人都說石鐸八卦萬勝金刀 武術絕倫 今天我諸葛建身歷其境 才知道果然名不虛傳 自己想到這裡 可就不敢冒險

捨身貪功進招了。只是將自己門戶看住，用意可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老頭子石鐸石金聲，動着手看了看諸葛建，如此舉動，不由得心裡頭暗笑。要憑諸葛建的功夫，可算不錯。無奈口太狂了。這麼大年紀，口言過其實，說話不量身分，將來沒有多大來歷。想到這裏，自己手中金背刀，衝着老道面門，啦一幌。這乃是敗中取勝的招數，叫作回燈反照。諸葛建亞賽一道厲閃相彷彿，軒緊往後一仰身。石爺刀撒回來，往後一背，滿起來一腿。啤的一聲，諸葛建反身跌倒。老頭子石鐸刀交左手，右手理着銀髯，傲然一笑，叫了一聲老英雄。要談到閣下的武學，可算不錯。名滿四川，壓倒了江湖。不過你老的脾氣太差點。這麼大年紀，不應當心高氣傲。凡事你必須要偵察明白。那一方理直，那一方理屈，辨別清楚。然後邁步往前走。真要能够如此，將來成名何難。如若不然，照此混天暗地往前走。早晚有一天，身逢不測，悔恨何及。這句話老頭子說出來，可是給明白人聽的。只要知道人情世事，知道老頭子這是金石良言。如果不通世故之輩，他說老頭子這是用言語刻薄人。好在二節，老道的年紀也到了。那個人也不算不明白。聽罷老頭子這片言語，面上帶着一份慚愧。三十六節蛇骨鞭，往腰裏一圍，抱拳拱手，樂嘻嘻叫了一聲石老俠客。我也自知有這麼一種傲氣。今天老人家一說，我就算借鏡自照。我可不敢說從此免除。不過處處加勉。嗣後不論何等英雄，每逢動氣之先，必以石老俠客今天所言爲戒。別看今天我當場敗北，據我想並非是武學不敵。也就是輸到我這個氣傲上了。老人家一說，我就算如夢方覺。茅塞頓開，套言不叙。容日再談。說到這裏，轉身點手喚小船。縱上去小船行動蕩悠悠。回歸本隊。石老俠客站在船上，眼看着對面，還有那個來。石鐸在此，石爺將然一發威。

隱隱聽見有人念佛 一聲無量佛號 由對面來了一隻小船 來到大船切近 縱上一個人來 老頭子留神一看 就見這個人身高六尺多 細腰扎臂 身上穿着藍綢子道服 腰繫絨繩 肋下懸劍 手裡拿着一柄拂塵 臉上觀看 長臉膛 三角眼 大鷹鼻 聽他念的佛號 本是老道 猛一看倒像個出家的和尚 皆因腦袋上的頭髮全都剃下去了 石爺背着納悶 書中代言 來者非是別人 正是雲霞道士杜清風 皆因他的道冠在北京城護國寺 被童海川用秋風落葉掃寶刃 劍斬了他的道冠 自此以後他那個道冠 可就是假的 這一次老劍客董乾董化一 大鬧天王殿 小子在後面緊緊追趕 被鎮古俠一脚踢下山峰 墜入了白龍江 幸虧小子通水性 要不然的話 他也未必活的了 小子藉水脫逃 到了山根 天光大亮 繞走青龍崗 叫人攪起鬧來 小子進了島 來至在自己的住所 坐定了心中思想 按我們師兄弟三位 大師哥無形劍客 二師哥雲台劍客 連上我杜清風 就憑我們哥兒三個 武學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手 不差不能的主兒 贏的了嗎 怎麼會今天我遇上人家鎮古俠 就如同大將遇兵卒 不費吹灰之力 一脚把我踢落了水中 這幸虧是會水 要不然早已作枉死城中的冤魂了 自己用手摸了摸頭上的道冠 已然被水沖去 短頭髮亂蓬蓬 好不難看 當時要說再找一個假道冠 那如何能够來的及 猛然間想起一個主意 遂把剃頭的找來 一狠心才把所有的短頭髮 完全剃下去 這就得說老道當了和尚了 你可把衣裳換換哪 他又不肯換衣裳 就這麼將將就就 今天來到大船上 拂塵一擺念了一聲無量佛 石爺看着好笑 他老人家刀交右手 用手點指 嗎了一聲來者通名 我看你奇形怪狀 不倫不類 定非善良 老道聽着這話有氣 把手中拂塵往大領上一插 伸手掣劍

叫了一聲石金聲 你休要目空四海 拿我當作了無名之輩 我乃是雲霞道士杜清風 石爺聞聽留神觀看 看了好半天 不錯果然是他 皆因他把道冠去了 一時認他不清 石爺看到這裡 不由得就是一怔 暗想道這個小子 武學高強 身為劍客 不過行為稍差 手中這口寶劍 八仙劍招武術絕倫 今天遇上他 動手倒要加點兒小心 倘若因慌神而意亂 定當十有九敗 輕則帶傷重則亡命 皆因杜清風的為人 心狠意毒 老頭子想到這裡 手中捧刀一陣冷笑 然後叫道杜清風 我可並非是勸你 由你三月三亮鏢 出頭露面以來 我可雖然未能親自目睹 聽我的朋友談過 你所遭所遇的打擊 已然屈指不可勝數 此時我也不必細談 我說的可是金石良言 你就應當找個深山幽谷隱身遁世 日後倒可以保得住頂上的頭顱 如果忠言逆耳 執迷不悟 大禍臨頭後悔不及 我所說的話要你再想想 這個話還不是石爺以言語激刺 有意相諷 却是一派實言 又誰知忠言逆耳 老道不但不聽 反倒認為石爺蔑視於他 氣滿胸膛 狠命往前一竄 手中寶劍 白蛇吐信 够奔石爺的咽喉就刺 老人家一看劍臨切近 身向旁邊一閃 那敢怠慢 手中刀够奔寶劍一壓 跟着一反臂 够奔老道脖項就砍 這一手刀招名曰裹腦纏頭 老道劍走空了 人家的刀到了 趕緊撤劍 身一矮縮頸藏頭 老頭子手中的刀招 八八六十四手 八卦萬勝金刀 外有回光反照盡命刀之勢 你可別看人老 抖擻精神不減當年威風 刀帶風聲 從中有多少點子 老道杜清風 手中寶劍本是八仙劍 身形幌動刀劍並舉 光華兩道 如同兩道白線相仿 脚下微有脚踏板的聲音 這二位打了個棋逢對手 難解難分 真是論到功夫 杜清風可比石爺高點兒 可有一樣兒 石爺這幾句話 把他說的無名火上升 他一着急招數

上未免失穩失墜。石爺本是久經大敵的老英雄，故爾今天跟他戰了個平手。在先前招數慢，後來越打越快。兩個人各自加緊，石爺用前六十四路刀招一看贏不了。這才把門路一變，老道看着也是一怔，暗含着思索聽人傳言，山西太原府有一位成了名的老英雄，掌中八卦萬勝金刀，武學絕倫。今天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兩個人在先前慢的時候，打了二十多個照面，招數加緊又戰了二十多個照面。前後四五十個照面，論手就是八九十手。考查起來，還是石爺的功夫不敵杜清風。老人家看了看自己招數透慢，堪堪步眼要散。老頭子萬般無奈，要甲回光反照救命三刀。想到這裡，把手中的刀對准了老道杜清風虛幌一刀，抹身就走。老道那裏肯容，叫了一聲石鐸慢走，遂一哈腰，雙手捧劍，惡狠狠够奔老頭子後脊背上刺來。石爺覺着後面金刃風聲到，上步一轉身，寶劍讓過去，手中金背刀，由下往上對准了小子的面門一撩。老道看刀到了，如同厲閃一般，趕緊把身往後一仰，頭一刀讓過去。老頭子石爺趁着往回一抽刀，蓋頂就劈。杜清風身一閃，將然躲過了第二刀，就見老頭子身一矮，刷啦一轉金背刀，够奔雙腿便砍。老道墊步擰腰往後一躍，這個地方可就算差失神，你倒是看看後面，已然來到船邊切近。他又往後一躍，撲咚一聲，身墜江中。這還是老道是劍客身分，要不然真正逃不了。石爺的回光反照慢說是他，大羅神仙都難以逃脫。老道杜清風功夫實在不錯，怎奈心術不端，蒼天不加保佑，屢次動手，皆是狼狽而歸。這一次復又墜落江中，借水逃回了本隊。石爺喘過這口氣來，手中攏刀，眼看飛龍舟飛虎舟，金頂鵝黃鬧龍舟，二目圓翻，用手點指，叫了一聲英王富昌你來看。這就叫天數有歸，就按杜清風他的劍術比我高。今天動手竟會落敗而回，這並非是石鐸年邁蒼蒼精

神抖擻 連贏兩陣易如反掌 站在戰船上面 說話透着狂傲 不由得英王有氣 遂眼看
 着燕普說道 軍師酌派武學高強之人 前去將老匹夫拿回蓬萊島內 將石鐸的人頭號令
 方消我胸中的惡氣 這句話說到這裏 未等軍師派人 在英王身後有站殿將軍姓左叫左金
 童 外號叫展翅灰鶴 叫了一聲爺 你老人家只管萬安 也不是左金童說句大話 够奔戰
 船我要結果老匹夫石金聲 說到這裏點手叫小船 來到船上面 催着水手快走 果然小船
 如箭離弩 轉瞬之際 已然來到大船切近 相離約有一丈多遠 左金童賣弄他的威風 腰
 裡疊勁 脚尖登小船頭 颯的一聲 已然躍到了戰船上面 石爺一看又來了一位 留神看
 了看這個人長的好看 遂用手點指 來者報通名姓 當場動手 石金聲刀下不死無名輩
 左金童看着老人家這份威風 不由得也是暗吸涼氣 振了振膽子說道 石鐸休要你發威
 問我姓左雙名金童 外號人稱展翅灰鶴 說到這裡回手撤出雙股寶劍 劍長二尺多 陰陽
 兩口 雙劍一分站在戰船上面 怒目橫眉 向着石爺發威 老頭子看着他這個樣兒 未免有
 氣 就憑你這個樣兒 也敢在我的面前如此張狂 想到這裡 老頭子並未發言 手擎金背
 刀 擺刀擡頭就刺 左金童一看刀到 身向後一撤 左手劍一壓他老人家的金背刀 右手
 劍葉底藏花式 够奔老人家咽喉便刺 老人家並不慌忙 轉身躲過了寶劍 刀由下往上一
 截小子的腕子 左金童一撤劍 老頭子用了個進步撩陰 够奔小子小腹便撩 小子一看刀
 到 飛身用了個張飛片馬 躲過了刀 雙劍往前一遞 用了個雙鋒鎖喉 够奔老人家脖項
 老頭子一看劍到了 隨着把身一矮 手中刀由下往上一撩 耳輪中就聽噹噹的聲音 寶
 劍的劍尖足有六七寸 削下來兩段 落在船板上面 小子這時候就應當知道進退 軍刃既

然被人削斷 就應當趕緊跳出圈外 逃竄性命 那才算對 小子不但不走 擊着兩口折鐵寶劍 惡狠狠對准了老人家面門上便擲 高聲喊喝石金聲別走接劍 老頭子一看雙手劍扔出來了 一直够奔自己的面門 說時遲那時快 趕緊一閃身 兩口折劍一個墜落船板 那一口力足點 已然墜落了江中 老頭子有氣 向前一刀擡頭就砍 高聲喊喝 叫了一聲左金童 好生無理 我看匹夫你往那裏逃 話到人到刀到 左金童只得往旁邊一閃身 上面躲刀 伸左手那個意思打算要伸手接刀 小子這個地方也可以說急急門 似乎像人打仗打蒙了眼啦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以拚命爲主 可有一節 那是普通人打仗 要像今天戰船上面動手 如何能够這樣耍混呢 你想你的兩口寶劍 總算利刃鋼鋒 尙且給你雙雙削折 何況是骨軟皮薄的肉手 如何能够禁得石爺的寶刃 他這一伸手 就聽啵啵一聲 一條左臂削去了截半 小子痛疼難言 往後倒退了三五步 那裏站得住撲通一個屁股墩 往後一仰 昏迷過去 當時鮮血染紅船板 老頭子石金聲 擎刀觀看 說了一聲啊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左金童 你今天可算是禍由自取 石金聲並非意狠心毒 有意殘傷於你 手下留情 未用絕招 又誰知你不但不知感恩德 反倒以力相敵 我一時情急 反身進招 刀砍你的頂樑 不應以手相架 到如今臂膀削折你却怨誰 話還未曾說完 早有送戰的小船 跟大船靠好 將左金童以及他那半截折臂 全都運到小船上 送回本隊 老頭子看了看船板上 血跡濺滿 正然看着可慘 出神之際 猛然間來了一隻小船 颯蹤上一個人來 到了戰船上 樂嘻嘻叫了一聲石老英雄這麼大年紀 作事狠毒 左金童當場落敗 也就是了 何必又刀削他的右臂 真要這麼看起來 年高無德 半點惻隱之心全沒有

未免有失俠客的身分。石爺聽罷這話，二目圓翻，留神觀看。面前站着一個人，非是別位，正是劍山蓬萊島的大帥譚天。石爺看罷，一陣冷笑，叫了一聲譚天，你聽我把話對你說。明不可冒然以言語諷刺，咱們都是練武術的，誰也不能瞞誰。何況此外並無冤仇，我看他的武學不錯，未肯傷害，才削折了他的寶劍。這叫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他不該下毒手以斷劍相投。我一時情急，反身進招，刀砍頂樑，他自己要用左臂迎刃，削去了左手。你不問真像，妄論人非。你說我未免有失俠客的身分，我看你這幾句話，實是枉稱厲膽俠。話對你說明白了，你可別以為你在劍山蓬萊島，身為陸軍大帥，掌中寶劍武術高強，真要論到當場動手，你也未必保的住准贏。如果不服亮劍動手，石鐸奉陪。譚天看着老人，這個樣子不由得微然一陣含笑。老人家的能耐，他是看見了掌中八卦萬勝金刀，武術高強，不枉壓倒了山西半壁天。想到這裡，伸手撒劍，手擎寶劍，叫了一聲石老俠，你我相逢，勿論他人之事。我既然登舟，就有意當場請教。這一次打鳥可比了前一次，你們已然是一番重來。如果要能贏的，譚天打我這裏說，準能勸爺駕從此隱遁。任憑你等勦滅蓬萊。話說到這裏，左手指劍訣，右手荷寶劍，命鷄獨立。老頭子石爺手中擎刀夜戰八方藏刀式，就聽厲膽俠譚天叫了一聲石老俠，客進招。老人家微然一陣冷笑，叫了一聲譚天，別去接刀。就見他老人家脚尖一點舵板，身往前一縱，手中寶刀一擺，一道厲閃，直奔譚天的脖項。譚天一看刀來了，撒左腿，身往右一轉，寶劍够奔老頭子右手擎刀的手腕兒。石爺刀走空了，人家寶劍剪腕來到，老頭子把刀往下一抽，跟着一轉，臂用了個太公釣魚撩陰刀，够奔譚天襠中挑來。真要是躲不開，這一刀撩上，腸肚皆崩。譚桂林趕緊張飛片馬一抬腿，躲

過了這口刀，寶劍橫着一撥，料撥草尋蛇，石爺趕緊往旁邊一竄躲過劍，再往裏面進招。兩個人打在一處，刀劍並舉各施所能，談到二位的身分全都是俠客，兩個人的能耐差不多。不過譚天年歲正當年，血氣方剛，招數上較緊點兒，老人家經驗宏富，久走江湖，氣兒穩門戶看得清楚，兩個人才打了個棋逢對手，分不出來高低勝負。兩旁邊所有的人位各自瞪目觀看戰船上面動手。英王在金頂鸞黃閣龍舟上，手理銀鬢留神一看，石爺手中一口寶刀，光華灼灼，白髮蒼蒼精神百倍，真不亞如生龍活虎一般。看到這裏，不由得長嘆了一口氣，暗想道：就憑這麼大年紀的石鐸，戰船上會鬥我的陸軍大帥，面上不帶半點懼色。這還是他這麼大年紀，倘若年青譚天他未必贏的了。不說英王單說戰船上的雙俠，當場比手，工夫已然不小，未分勝負。老頭子勝裕向着衆人說道：諸列位你們看見了沒有？石老俠客白髮蒼蒼，這麼大年紀，戰船上面賭鬥譚天，工夫已然不小，雖然未能分出輸贏勝負，老人家他可是年紀了，何況已然打了兩三陣，那位出了名的英雄，前去將老人家換回來才好。這句話還未容老人家說完，在大船上各位劍客看得明明白白，准知道這一場要分不出勝負來，不能够掃滅蓬萊。既然蒙衆人抬愛，稱我們弟兄爲劍客，俗稱四大名劍。我們弟兄頭一次攻打蓬萊，就未能分出勝敗，這一次要是再不能掃滅蓬萊，我們弟兄豈不是枉有劍客之稱，也別叫他們衆人小看我等。各位劍客想到這裏，碧目金睛佛叫了一聲二位師弟，給愚兄觀看。待老僧親自够奔戰船，憑手中一對鹿角棒，會鬥蓬萊的羣賊。倘若老天隨人之願，今天就許棒掃蓬萊，未等姜達把話說完，在旁邊董爺說道：師哥既然你老有這份心思，那你老就不用忙了，你老就給小弟看着吧。這一次我到戰船上，如果

分不出來真在假亡。小弟我就不回來了。人人都知道我們是劍客。頭一次戰船動手。倒反了四龍。未能分出了勝負。這一次你老給我看着。當然要分個真在假亡。真要掃蕩不了蓬萊。我就不回來了。姜爺聽着這個話。將然要攔。焉想到已然點手喚來小船。已然將身躍了上去。手捧一對仙鶴掌。雖然身量不高。站在那裏威風凜凜。小船蕩悠悠一直够奔江心。打仗的大戰船。堪堪來到切近。他老人家把身往上一縱。脚尖站穩。手中仙鶴掌向左右一分。老人家打算換回來石爺。高聲說道。譚大帥果然武學高強。石老俠的刀招絕倫。你們二位可稱得起棋逢對手。我老了老了還有點兒遊戲之心。看着你們二位打的高興。我心領教領教譚大帥的劍。這一句話一說不要緊。譚天聽着這個聲音不像普通人。動着手留神觀看。一看認得。前一次打島。此人也會出來。正是大清朝四大名劍。他排行在末。姓董單字名瑞。外號人稱珍珠佛。堂中一對仙鶴掌技術絕倫。今天此人出頭。譚天大概難討公道。正然想着就見老俠客。石金聲手中折鐵刀。向着自己面門虛幌一刀。隨着將身往外一縱。樂嘻嘻向着譚天說道。譚桂林現有董老劍客在此。石金聲可要失陪了。還未等譚天說話。老人家董爺接言說道。譚天哪。你看看你認得我不認得。譚大帥手中攏劍。微然一陣含笑。遂說道。我怎麼會不認得呢。你老不是那四大名劍。排行在末。董老劍客嗎。董爺聽罷遂說道。罷了真不枉人稱你為俠客。你還能認得我董瑞。我看你的劍術高強。我有心要陪着你走兩陣。譚天聞聽。把臉往下一沉。抖了一聲董老劍客。這個話是這麼說。也別論我的劍術高低。要是在旁處。我決不敢跟你老人家動手。惟獨今天可不然。因為戰船乃是兩國相爭。各為其主。譚天身為蓬萊大帥。受英王知遇之恩。就是死在戰船上面。也

是分所當然 不錯我知道 你老人家身為劍客 論到武術 當然要比譚天高 就皆因這個地位的關係 說這個話不怕你過意 還別說是你老自己來到戰船上 就是四大名劍一踴齊上 譚天也說不上不算來 惟有拚着我這條性命 以死相報英王 老劍客既然要求動手 譚天情願奉陪 老人家一聽不由得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譚天 你這份忠心耿耿 倒是令人佩服 可惜你所用的不是正途 厲胆俠接着說道 老人家你就不用談這個邪正了 這就叫人豈無心 士各有志 再者自古英雄不二志 已然將道路走錯 也決不能尋中途折回 董爺的心思本打算要用言語解勸解勸他 叫他知過必改 早早的離開英王 又誰知譚天志意堅決 不容老人家多談 這才無法 只得說道 既然如此 譚天你就進招吧 說着話董爺把仙鶴掌向左右一分 這工夫石爺早已駕小船 回歸了本隊 厲膽俠本來也不願意跟老人家動手 這也是無法 只得一擺手中寶劍 向前一搶步 說了一聲得罪了 將要往裡進招 這麼個工夫就聽有人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譚大帥閃過一旁 貧僧來也 就連董爺也不由得回頭觀看 一看由小船上縱到大船上一個出家人來 正是頭一次攻打蓬萊島 跟自己動手的石頭僧慈雲 這就得說人家英王總算是用人得當 蓬萊裏面要沒 這個軍師燕普 什麼事也全糟了 就拿今天說 自從老劍客董乾 大鬧天王殿 後來因為婁瑞出頭 老人家跟他偕手逃出了蓬萊島 衆人追趕之時 了因長老慈雲和尚 師徒爺兒兩個 可就辭別英王回廟去了 一直得 探子報說 勝裕帶領三莊兵衆打島 依着大家當時就要齊隊迎敵 軍師燕普 向着英王說道 爺 這一次勝裕打島 可並非是燕普膽小 我想他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前一次從中有幾位劍客 尙且未能分出勝負 如果他要不是預備的完

善 他也不來 既然二次打鳥 不問可知 從中的人位還要齊整 我的師哥無形劍客 他老人家又未能在山上 可不是我長他人的威風 滅自己的銳氣 如果要是沒有幾位出色的英雄 就是董瑞等這幾個人就無法抵敵 英王一聽雙手撕髯 緊緊皺眉 叫了一聲軍師燕道長 據你所說難道說閉門不出不成嗎 燕普微然一笑 爺 你老說的這是那裏話 外面有人打鳥 豈可閉門不出之理 迎敵乃必當之事 不過得把人位預備預備 省得到臨時着慌 我這個意思打算請爺打發人 仍然將二位當家的請出來 大家一同出去迎敵 用不着更好 倘若用着豈不省事嗎 英王一聽 隨着把銀髯一抖 鬆說道 要不是軍師說到這裡 還真把這事忘壞了 前一次勝裕打鳥 也有他們師徒 今天被那個董乾將孤也鬧糊塗了 說到這裡一回頭看了看 站殿將軍 仍然對賽南極諸葛建 够奔後山魚古寺 請二位高僧出頭 諸葛鴻圖答應一聲 二次够奔魚古寺 過了工夫不大 了因慈雲爺兒兩個 跟隨諸葛建來到天王殿內 向着英王問道 外面打鳥之人 還是上一次那個勝裕嗎 英王點頭說道 不錯 正是三莊首領勝裕 皆因他所帶之人 從中成了名的劍俠不少 恐怕戰船上不是他敵手 請貴師徒隨同前往竭力相幫 了因一聽口念佛號 叫了一聲爺 你老只管萬安 如果是普通之人 以至於成名的俠客 在戰船上面動手 我們師徒一概不管 只要是身爲劍客的一出頭 不用鳥內的羣雞抵抗 我們師徒爺兒兩個足能敵擋 英王聽罷心中喜悅 率領大小船隻 出島迎敵 了因長老帶領徒弟石頭僧 果然話應前言 沒有成了名的劍客登戰船 人家爺兒兩個 一概不管 後來看見譚天跟石鐸動手 兩個人正在不分勝敗之際 猛然間來了一個人要打算替換石鐸 細一看來的這位正是珍珠佛董瑞 還

未等了因長老說話 石頭僧慈雲一看 不由得怒從心頭起 氣向胆邊生 心說前一次我跟他動手 幾乎就要落敗 所幸倒反了四龍 遂把戰鬪解決 可有一節 我敗並非是我的武術不敵於他 就皆因我跟他一見面 不應當存輕敵之心 動手未能將招數施展出來 被他以力將我拚得落了下風 這一次他又登戰船 也不是我石頭僧說句大話 憑我手中追魂鎚 我要報前次之仇 想到這裏遂說道 師傅你看見了沒有 董瑞已然上船 弟子我打算前去跟他分個高低 了因點了點頭 說了一聲要你小心了 慈雲答應不勞老師囑咐 說罷點手喚來小船 縱將上去 鈔奔江心而來 離着大船切近 躡身一躍到了戰船上 口誦佛號 叫譚大帥閃過一旁 譚桂林一看乃是了因的弟子石頭僧到了 不由得心中歡喜 趕緊將身向旁邊一跳 叫了一聲董老劍客 這可並非是譚天不陪 皆因這位少師傅在我們島內乃是客情 當然我得讓他 董爺聞聽哈哈大笑 遂說道桂林你回去休息去吧 這一來正合我的心願 譚天寶劍還匣 下戰船上小船 回歸本隊不表 單說的是慈雲 和尚一看 譚天已走 高聲叫道 董爺前一次你我在戰船上動手 未能分出勝負輸贏 就皆因四龍譚變 今天咱二次相逢 我要跟你分個高低上下 董爺並不着急 叫道慈雲和尚那一回說那一回的 這一次說這一次的 那一回就算我輸了 你看怎麼樣 今天我要報那一天輸招之仇 你可別看董爺這一個樣兒 專門會說俏皮話 這兩句言語不大要緊 把一個石頭僧慈雲說的面色一紅 不由得心中自氣 遂叫了一聲董瑞 你也用不着說那些個刻薄話 有能耐咱們兩是動上手看 劍客爺微然一陣冷笑 這句話我倒愛聽 來到戰船上面動手 憑的武術贏人 談不到前一次後一次 和尚一聽並不往下多說 隨着把手中追魂鎚往左右一分 叫

了一聲董瑞接軍刃。董爺一看慈雲的鏢到了。流星起月。够奔自己的頂樑上砸來。老頭子董瑞趕緊讓過他的鏢。仙鶴掌一壓右手軍刃。够奔和尚頭顱打來。慈雲一看傢伙帶定風聲。勢若閃電。真要是躲不及。砸至在腦袋上。當時就得亡命。和尚的身法快。用了個鶴子翻身。把身一轉。追魂鏢一壓仙鶴掌。上右步擺鏢。够奔董爺面門打來。董瑞撒身往後一躍。蹤出去約有四五尺遠。再把仙鶴掌向左右一分。身往前蹤。招走上盤。打的是雙風貫耳。應當說和尚練藝六十年。渾身膂力過人。週身橫練。一世童男。他就應當把手中追魂鏢向左右一分。接老頭子的這對仙鶴掌。才算不枉人稱少劍客。又誰知他就不敢接老頭子的這對軍刃。皆因上一次打鳥。和尚跟董爺當場動手。各人的力量。全都知道。就是追魂鏢碰到仙鶴掌上。也是白輸一面。故爾他不敢接招。縮頸藏頭。身向下一矮。讓過了仙鶴掌。擺追魂鏢。够奔董爺胸前點來。老人家跟着把一對仙鶴掌往起一立。用了一手挑打。慈雲隨着。用雙鏢一捫。二人當場動手。打在一處。但是二人要論經驗。那還得說董爺。皆因他老人家久走江湖。經多見廣。他老人家的能耐。總比練藝之後沒在外面闖練過的那可就差的多了。別看慈雲跟他的老師練藝六十年。皆因他未曾離開過他的老師。對於動手。他可不如董爺。他的招來的緊。恨不能用追魂鏢一砸。將董爺砸死才趁他的心願。招數急湊。掛定風聲。颺的一聲。老頭子看着他這般意思。知道他是欠於涵養。並不跟他着急。反倒偏招他生氣。這個地方叫驕兵誘敵。以逸待勞。和尚慈雲別看身在沙門之中。皆因練武練的。五火中燒。談到降龍伏虎壓氣的功夫。他可算差點兒。他一看老頭子這般樣兒。心裏如何擺放的下。未免着動手有氣。他是越有氣招越快越緊。這一來可了不得了。招也透亂。步

也透散 這還不要緊 鼻窪鬢角熱汗滾滾 這麼看起來 倒不是石頭僧准不成 身上有六

十年的好功夫 受過名人的傳授 怎麼會到的了這個樣兒呢 動手無論遇見多高身分的主

兒 也可以跟他耐鬪三合 就皆因慈雲自從練藝那一天 就不知道什麼叫闖蕩江湖 他只

知道他師傅的武術高 他能給他師傅接招 那就算眼空四海 目中無人 驕傲成性 自知

自高練武術最怕有這種毛病 驕則必敗 今天慈雲可就受了這種病啦 自己心中着急 堪

堪要敗 正在危急之際 猛然間由自己本隊那邊來了一隻小船 船上站着和尙威風凜凜殺

氣騰騰 身穿僧服大領闊袖 腳底下胖襪僧鞋 手中擎着一柄黃登登的如意 念了一聲佛

號 聲音洪亮 小船來到戰船下 就見他將身一縱 上了大戰船 樂嘻嘻叫了一聲慈雲

休得驚恐 爲師在此 這一句話振作起來石頭僧的精神 老師到了 這個地方可就應了那

兩句俗語了 A老惜子女 僧道老了愛徒弟 慈雲動手了 因看的明明白白 他的能爲

自己親自教的 就打着不是董瑞的敵手 也不至於輸這麼快 怎麼也能够支持幾十手 這

個孩子真正料可氣 由他幼年練功夫 就有這麼一種毛病欺敵 武學之中 最忌這種毛病

今天果應前言 如果我要是不出頭 不但他輸招 還難保性命 想到這處遂點手喚小船

船到了登小舟够奔江心 打算換回了慈雲 自己要賭闖珍珠佛 還未等換回來慈雲 在

對面老人家勝裕的旁邊大船上 姜達姜本初老劍客看得明明白白 自己的師弟珍珠佛賭

闖慈雲 以引誘之法制勝 不費吹灰之力 堪堪就要取勝 正然看到出神之際 猛然間戰

隊之中 撞出一隻小船 船頭上面站着一位出家的僧人 態度威嚴 一直够奔大戰船 姜

爺一看認得 正是了因長老 通法上人 姜爺一看 倘若他們師徒並力協攻 董老四如何

抵擋的了。他老人家怕他們師徒夾攻董瑞受累，遂叫了一聲三師弟，你給愚兄我觀看。待我頭露面，戰船上面會鬪了。因僧三爺太極八卦庶士張鴻鈞，叫了一聲師哥，你先別忙。要談到當場動手，先用不着你老待小弟。我前去會會他。前一次戰船上面動手，你老已然跟他會過。今天小弟我要抖膽會會他的如意。姜爺聞聽長嘆了一口氣，叫了一張鴻鈞。要談到咱們弟兄的功夫，叫各有所長，惟獨咱們大師哥文武兩科，水旱兩面，旁通岐黃，那一樣也比咱們強。要談到愚兄我的武學，比三弟你畧高點兒。除此之外，我那一樣也不如兄弟你。我跟了因動手，還不一定准贏的。頭一次打鳥，因出頭未及動手，倒反了四龍。這一次他出頭，還是我跟他比較。話說到這裡，三爺張鴻鈞也只是點頭，暗含着說道：二師哥爲人口快心直，語言並無藏掖。這才是真正的知己。真正的師兄弟。張爺想着就見姜爺把話說完，手中擎着一對鹿角棒，點手喚來小船。老家轉身縱到小船，水手搖櫓，悲行似箭，一直够奔江心大戰船。來到切近縱上去，正趕上了因和尙口念佛號，叫了一聲慈雲，休得驚恐爲師在此，你還不撒招。爲師賭鬥董瑞，和尙這個話尙未說完。姜爺已然來到了船上，威風凜凜，二目圓翻，口誦南無阿彌陀佛。了因長老請了姜達這裏問訊了。了因聽到這裏，手捧如意留神觀看，但見姜爺好樣兒，大身材，微然有點馬蜂腰，身上穿灰色僧服，腰裡頭繫着一根絨繩，腳底下灰鞋，高腰白襪，手擎一對鹿角棒。了因隨着也打問訊相還，遂說道：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成名劍客，碧目金睛，佛姜本初老劍客。前一次相逢未及談話，深恨緣淺，可巧今天相遇，真是三生有幸。我聽說老人家住山西壽陽縣姜家屯，不在府上養福，來到這裡難道說也有意希圖封官掛職。姜達一

聽 接着說道 了因長老你有所不知 出家人本以雲遊爲本 再加身上多少會幾手武學 信步天下 到處爲家 也不過消遣解悶而已 如果說希圖作官 早就脫去了老衲 如果取紅塵的富貴 也不是姜達說句大話 那就算是易如反掌 怎奈我的塵心已淨 意念歸空 願與天邊孤雲爲侶 隨意遊 其餘之事 皆非老僧所聞 了因一聽請含着不悅 心說姜達你也未免太已口狂了 你是僧人難道說我俗人 出家人說口頭禪能向俗人說 你不該對我賣弄 想到這裏 叫了一聲老劍客 我聽你老所說之話 不枉身登三寶 果然萬慮俱寂 了因實在羨慕得很 但從中有可疑的地方 不知道姜老劍客容我說 姜爺一聽哈哈大笑 長老有話請講 姜達願聞 了因接着念了一聲佛號 既然如此 我要當面請教了 我想姜老劍客武藝高強 成名江湖之中 人人都知道你老人家爲大清國四大名劍 排行第二 老人家又看破了塵情 與世無爭 足見得老劍客心地曠達 不枉是世外的高人 天下英雄稱讚不已 送美稱碧目金睛佛 老人家一生一世、也可人過留名了 到爾今白髮蒼蒼這麼大年紀 就應當或是家店 或居禪院抱着胳膊一忍 安享清福才是 爲什麼還跡朝廷大員的麾下 幫前帮後苦苦跟蓬萊作對 這個話可並非是我多說 老人家身爲劍客 要說遨遊天下 路途之間 遇有不平之事 伸手維持 那還說是秉俠義天職 分所當爲 現在劍山蓬萊島 英王富昌富保臣 他也是金枝玉葉 皆因廢長立幼 彼此才有天下之爭 要是尋常人我這個話也不能跟他說 皆因他不懂 按老劍客世外高人 難道說還不明白這兩句俗語嗎 自古以來 就是勝者王侯敗者囚 並沒有什麼邪正之分 何況英王他並非是分外妄想 爭其所失 乃是理之當然 論到今天戰船上面動手 這也得算是兩國交

兵 類乎勝裕等輩 應當爲官出力 因爲什麼呢 他未能跳出名利之場 常言說的好 學會了文武藝貨賣帝王家 這就是他等輩找出路的機會 像老人家方才跟我說的明白 白雲爲侶到處爲家 澹泊無求 可算是五蘊皆空 爲什麼你老人家也輔官佑吏 三番兩次隨同勝裕前來打島 我看你老爲國心太熱 所以才疑老劍客有封官求榮之心 你若以爲了因所說不對 請問你老人家出頭露面所爲何來 姜達聞聽了因這片言語 微翻碧目 玉撕銀鬚 暗含着念了一聲佛號 了因師兄弟三人 皆爲得道高僧 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可惜這個人他把空中妙理談解 聽他所說之話 倒是句句有理 可有一節 這片言語不應當由他的口中往外說 你但知道問我 難道說你就不是出家人嗎 好既然你有這話 待我問你兩句 如果他能够悟澈真理 從此離開了蓬萊 豈不是一件美事 老人家想罷 未曾發言 先豎了一個大指 遂說道了因長老 你們師兄弟一共三個 你大師哥一目了然 那就不用說人人皆知 那是道德高僧 成了名的劍客 你師弟了義高僧 恪守空門一塵不染 閣下也是堂堂的劍客 出家的一位僧人 師兄弟三人 就算是一位勝似一位 全都是劍客的身分 久聞大名 如雷貫耳 今日相見 果然名不虛傳 姜達也是欽佩的了不得 方才你老所說的那些話 如金似玉鏘鏘有聲 那一句也帶着英雄的氣概 豪傑的作爲 在英王駕下說真不失爲開國元勳 真要是明朝一日英王得了萬里江山 面南背北的那一天 老劍客何愁官居極品 鱗閣標名 甚至於裂土分茅 封王有份 到那時老劍客那才叫功成名就 貴爲卿相 這乃是你老人家一片本懷 自己不說身入沙門 六根未淨 反倒責備某家有意作官 話說到這裏 我還是並不隱瞞 如果蓬萊島內沒有高僧你在場 無論如何 我姜達

也不能隨同勝裕前來打鳥 就是我到這裏 也沒打算够奔戰船 不過是單着你們師徒出頭不出頭 果然塵心不死 來到戰船上 打算壓倒了羣雄 我今天出頭正是有幾句話跟高僧當面言講 這就說是念其同是沙彌教下不忍旁觀 閣下將道路弄錯 聽不聽在你老我的話可尋這麼說 據我想身登寶教沙門 頭一節就以清淨爲本 不用說名利二字 凡有一切的颜色 都應當以空即是色的知覺 置他於不問不問 何況爭王與霸 此乃名利之最重者 出家不但不應當混跡其間 就是他們的言論都應當塞耳不聞 你我出家人更談不到誰正誰邪 誰是根深派長 秉我佛如來普渡的慈念 舉世之人 皆免去輪迴切數之苦 方完成菩提的大願 兩國相爭刀兵相向 自古疆場血肉橫飛 雖然說是生死在數從中變爲枉死之鬼 我輩身爲劍客 遇此炭塗生靈之輩 就應當設法懲戒 能使其悔過從新 那算上策 甚至於怙惡不悛 揮俠義之劍 將他結果性命 雖然說有違殺戒 可是誅惡人不失爲善念 誅了一寇之首 救了無數的蒼生 類乎這種方算出家人 身爲劍客的分所當然 如若埋沒了真性 忘却本來的靈覺 爲虎作倀 我爲閣下不取 倘若了因長老能够聽納我的忠言 你我借手同行 早離是非之場 豈不落得干淨 話已至此 但不知老劍客 肯其聽納否 姜達願聞 了因一聽當時把兩道修行眉緊皺 二目圓翻 不往的心中打算 按人家姜達所說之話 可稱得起新印的一篇真經 飯依佛門本該如此 我的三師弟了義 何嘗不是如此相勸 怎奈從中有難言的苦衷 頭一節英王禮賢下士 對於我們師徒 就算有知遇之恩 再一說佛門之中 不許打誑語 是我親口允許英王 有人剿山打鳥 到實不可解之時 貧僧必然出頭露面 協力相幫 老僧彼時說話之時 可也沒料到人

日 我總想蓬萊裏面 有老道燕普師兄弟三人 無形劍客手中一對量天尺 真可稱打遍了天下無敵 就是燕普跟成了名的劍俠比上 憑一口寶劍 也算出類拔萃 雲霞道士杜清風 也有劍客的身分 此外還有陸軍大帥譚天 水軍大帥龍斗 以及一干武士王官 站殿將軍旗牌人等 可算是人材濟濟 別說沒有人前來剿山打鳥 就打着說有 一時之間怎麼就 用着我們師徒二人 所以我才以必要之時 協力相許 又誰知昨夜來了這麼一個董乾 兩次打鳥 從中又有姜達等這一干劍客 你說我們師徒話已然說了 到這個時候能够袖手旁觀嗎 此時姜達他以佛道相勸 這個話也不是我了因自己高抬身分 你姜達所說之話 難道說我了因就不知道嗎 怎奈老僧處在騎虎難下之勢 進則遭同道的譏諷 退則有違信義 你說可叫老僧應當如何 想到這裏 爲難了好半天 猛然間一想 咳 這可有什麼爲難的呢 任憑怎麼說 在戰船上面 也不能 招不打 放他一片言語 將我嚇走 再一說大清國四大名劍頭一位董乾 昨夜晚已然與他相會 姜達行二 早有意得暇訪他們幾位 怎奈未遇機會 今天在戰船上面相遇 焉能當面錯過 不看看他的鹿角棒棒招如何 想到這裏 口念佛號 叫了一聲姜老劍客 你所說之話了因還能對付着明白 我告訴你這麼一句話你就明白了 姜老劍客你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 此時我也不便跟你多說 論到姜老劍客你老的大名 可算是譽滿天下 了因早有意拜訪 只皆因機緣不巧 今天戰船上面相遇 我打算當面請教請教你老人家的棒招 你我動手多少掛上點兒小彩 如果姜老劍客你能贏了的 我手中的如意 了因從此離開劍山蓬萊島 隱姓埋名 但不知姜老劍客你老要是贏不了 應當怎樣 姜爺一聽不由得長嘆了一口氣 了因和尚這麼大的年紀 仍然執迷不悟 非

要來動手不可 這我也無法 想罷說道 了因老劍客 我要當場輸招 絕不再問蓬萊之事

了因長老接着說道 好 隨着把身往旁邊一閃 雙手捧如意佛前拜香的姿勢 往那裏一

站 姜達手中鹿角棒向左右一分 二位出家的和尚 一個個全都是威風凜凜 各自將架式

站好 隨着互相說了一個請字 老劍客姜達 未肯進招 還是了因長老手中如意 用了個

隨波逐浪的招數 如意够奔姜達頭顱砸來 老人家雙角玉女穿梭式往一處 了因隨着就把

如意撤回來了 這個地方要是猛看 這二位好像不是真殺實砍一般 兩個人互相把軍刃一

擊 並未往裏進招就算完了 其實不但不是假打 並且比真打的還要厲害 這就說他們二

位武學的程度到了 不發虛力不走空招 真要是了因的如意打下來 姜達把身向旁邊一閃

雙棒離開弓換弦的架式 不過一甩手 向右閃左手棒打 左邊向右手棒打就是大羅金仙也

難以脫逃 要不怎麼平平常常的武術 跟劍客走到一處 只用一招 當時就得落敗 這個

原因可就在這裏呢 人家了因乃是成了名的老劍客 對於這類動手的招數 一見便識 故

爾招不往裏進 隨着就撤了回去 姜爺一看暗含着點頭 准知道了因非尋常可比 這才一

擺鹿角棒 隨着他的如意仙人指路的招數 左手棒够奔了因胸前便扎 了因一看棒到 也

不用手中如意接架 脚尖一點船板 颯的一聲往後縱出去六七尺 姜爺也不追趕 隨着將

棒撤回 那位說就憑這麼大的了因和尚 入稱劍客 姜爺的棒他就不許用如意一掛 然後

跟着往裏進招嗎 皆因老人家姜達招數來得厲害 這一手指路棒 掛着一招葉底藏花 他

不用如意掛還好 倘若是一掛 姜爺借着他的力量把身一轉 左手棒不說 右手够奔肋下

真要打上當時就得筋折骨斷 人家了因長老明白 並不接架身往後縱 鋒芒相對 誰的

能耐也不軟。再擺軍刃動手。兩位出家人打在一處。可並非是鹿角棒。跟如意相碰叮當山響。這二位動手可聽不見那個。一概施展的都是化術。這裏把招數一亮。那邊早已有丁相當的防備。進招的主兒一看人家防範到了。招不落空。跟着也就改變了。這二位動手不過就是變招比式。那一位也不肯冒險往裡挺進。就因為關係太大了。招要是發出去。沒有十二成的把握。不但打不着人家。自己反倒吃了虧了。輕則帶傷。重則就得亡命。這個動手的意思。就如同拳術之中的腿一樣。拳經八要論到脚上。原文是脚打踩意不落空。俗說可就身抬腿失却半天。不勝必敗。理自然。進步能够打人。進步還能够挨打呢。這二位雖然是手持着軍刃。其意與拳術一樣。這倒不是故意的說費話。拿這個比仿拿那個比仿。實實在在的說一句。武術是以拳爲本。也不論十八般兵刃。你使那一種。這個軍刃就算接長你的胳膊。要不怎麼練軍刃力舉峯頭。才算是把功夫練到。槍是一種長兵刃。拿槍的主兒。週身有五百斤的力量。雙手一抖。要把這五百斤力量貫到槍頭。其形就如同手持錐子一般。不獨力大而並且發出去準確。毫厘不爽。沒有這個功夫。那個武術就還得練。這還說的是普通的軍刃。再深造一層。手裏拿着一根梳櫛。也能照樣把力量發出去。還不能叫梳櫛折了。前文書神槍鎮八方。段燈段洪亮戰船動手之時。已然表過。以挺代槍的大概。閉言不表。單說這二位老劍客。當場動手。兩支鹿角棒。一支金如意舞動如飛。說玄了就如同打閃一般。論到人的身法。別看二位都是大身量。動轉挪移敏捷異常。在戰船上。面滴溜溜來回亂轉。起先還能够看這一位招怎麼來。那一位怎麼化的。到後來招數加緊。不但看招看不出。來。連二位誰是丁因。那一個是姜達。都看不清楚。這才稱得起絕藝二字。動手之間。了。

因暗含着思想 他們師兄弟四位 人稱大清國的四大名劍 從前不過是耳聞 昨夜晚會鬥

鎮古俠董乾 今天又遇上這個姜達 我這叫身歷其境 才知道他們弟兄果然是名不虛傳

這也就是我了因換一個主兒 他真未必支持的了 一面想着手中招數取穩健主意 並不敢

稍存半點疎神大意 了因不是這麼想嗎 姜爺也是不住的暗，着點頭 聽人傳言 了然了

因丁義師兄弟三人 武術高強 人稱劍客 我可未能够親眼目睹 今天賭鬥了因僧 才知

道人家弟兄果然真實的能為 姜達今天能够贏他還則罷了 如果贏不了他 我這條老命可

也就不要了 二位各具賭鬥的決心 這一來不要緊 把兩旁邊觀敵略陣之人 眼全都看直

了 普通的英雄不說 淨說成了名的劍俠 一個個全都留神觀看 老人家勝裕留神看了看

人家了因和尚 手中一柄如意前突後衝 左右盤旋 招數之巧 令人不可思議 看起來

武術的身分不可不服 莫怪人家成名身為劍客 又一想這幸虧是有三位劍客爺在此 要不

然的話就憑我們等輩前來打鳥 不用說人家島內的軍師大帥 就是這師徒兩個和尚了因慈

雲就無法抵抗 老頭子一面想着出神 那面英王富昌也是不住的暗自鑽嘆 我以為天下出

奇的英雄 成了名的劍俠全都收羅到我的島內 外面別說沒有多少能人 就是有他也決不

是我島中的敵手 沒想到昨夜晚來了這麼一個鎮古俠董乾 單人獨自進到蓬萊裏面 天王

殿下會鬥一干的羣雄 軍師親自出頭 又把後面魚古寺的師徒二人請到 結果董乾也沒拿

住 還被他刀傷了幾十條人命 這真是出孤的意料之外 今天戰船上 這個和尚他叫什

麼碧目金睛佛姜達 何以他的武學也這麼高 據我看跟昨夜晚那個董乾差不往來 怎麼一

時之間 三莊裏面會有了這麼些能人呢 真個富昌要是有福有德 這二位要是能够輔佐於

我 得大清國的江山 豈不是易如反掌 想到這裏眼看軍師燕普說道 燕道長據孤看戰船上面這個和尚與昨夜晚那個董乾武藝相仿 皆因我不通武學 據軍師你看怎麼樣 燕普聞聽念了一聲佛號 說道 爺 你老的眼力還真不錯 這個和尚姜達 就是昨夜晚那個董乾的二師弟 跟慈雲動手的他姓董名叫董瑞 外號人稱珍珠佛 他是董乾的四師弟 他們師兄弟四位 號稱大清國四大名劍 每人身上都有人所不能的絕技 說到這裏 英王問燕道長 你看這二位出家人誰勝誰負 慈雲可敵的了那董瑞嗎 燕普聞聽緊皺雙眉 重新又往戰船上面看了看然後這才說道 爺 了因長老跟姜達兩個倒差戰得平平 不分高低上下 一時之間還真看不出勝負來 惟獨慈雲 皆因他動手欺敵 此時跟董瑞就算是耐戰了 工夫延長非輸不可 英王聽罷 叫了一聲軍師 既然如此 就應當派人前去 將他替換回來 才是 雲台劍客嘆了一口氣 叫道爺 要打算替換慈雲 除非貧道我親自前往不可 可有一節我幸後 我師兄無形劍客又未在場 怕的是後軍空虛 何人保護爺駕 燕普將然說到這裏 猛然間由打島內出來一隻探事的小船 來到大船切近靠好了 由小船上過來 巡山的小頭目 外號人稱神行流星快腿龐五 慢慢的湊至在老道的燕普的近前 悄悄的說道 跟軍師回 大事不好了 燕普問何事這樣驚驚慌慌 難道說島內有什麼意外的事情嗎 龐老五這才把有怕們外面鏢盤子夥計 遠探嘍卒回山報告 他就提老人家無形劍客 他老人家由劍山蓬萊島動身 够奔臧官年羹堯的公館行刺 沒想到公館裡面 暗含着隱着一位俠客 聽說此人姓王單字名鳳 外號人稱天靈俠 出其不意 隱身在桌案下把無形劍客當場拿獲 他也不殺不剮 從腰裏取出一包藥來 名叫抽筋散別號耗子藥 老劍客吃下去渾

身抽了一個團兒，送到成都牢獄未及獄門，不幸老人家已然亡命，碟盤子的夥計，打聽明白了，特此回山報告。小子不敢耽悞，特地前來稟知。燕普聽到這裡，吓得他自痴口呆，手中拂塵略微一擺，雙眉倒豎，二目圓翻，念了一聲佛號，胸中如同萬把鋼刀扎入，熱油澆心的一般。想到這裡，不由得暗含着駭怕。這個天靈俠王鳳，我就沒聽見人談過，怎麼會有這麼大能為。這個話我可不是替我師哥吹，手中一對量天尺，論到武學，任憑你是怎樣的英雄，就是成了名的劍俠，也難以取勝於他。就拿四大名劍排行第一的這位董乾，他也会在劍州借劍對過量天尺。鎮古俠尚且不能取勝，何況是別位。這個天靈俠他竟會有這麼大能為，也許是隱遁的英雄。比我們弟兄能為高也未可知。思想了半天，猛然間腦筋一轉，這才想起來。莫非是這個天靈俠就是在雲南狐耳山下，開一座黔南客棧的嗎？真要是他可有多大的能為，怎麼會我師哥竟會死在他的手內。除此之外，別無第二個天靈俠。想到這裏，心中駭怕，就憑王鳳的能耐，跟我帥哥比，可算是天淵之別。怎麼就會被他捉獲，死在他的手內。這麼看起來，可算是天理昭彰，人人都有一陣天機，自動猛省力悟之時。燕普這可算是個機會，他既然知道天理二字，就應當從此隱遁，腳一走，不管英王之事。那才算是他知非改過，不但他能够益壽延年，還可以落一個善果善終。小子不但不往這裏想，反倒升起邪火，知道他師兄死得可慘，把牙關緊咬，念了一聲無量佛，擺手叫龐老五暫回島內。老道向着英王打了一個稽首說道：爺，方才龐老五密報，我師兄無形劍客，死的可慘。請爺跟水陸大帥壓住陣角，待燕普親自出頭，登戰船跟他等一死相拚，給我的師哥報仇雪恨。說到這裏，英王一看，燕普的面色雪霜白，亞賽東方發曉的窗櫺紙一般。英王一看他那

個樣子 打算相攔不叫他出頭 又一想他的真氣已動 倘若仙長有個意外 孤的大事倚靠何人 想到這裏 叫了一聲仙長 此一去給無形劍客報仇雪恨 千萬多加小心 不可荒疎大意 老道聽到這裡 說了一聲不勞爺駕駕吩咐 說罷轉身點手喚小船 身形蹤過去 船行似箭 够奔江心而來 相離切近 縱上了大戰船 擺拂塵念了一聲無量佛 留神看了看姜達跟了因在一處動手 一位是金色的如意 一位是一對鹿角棒 二位可稱得起基逢對手 敢情時候延長了 姜達的功夫還不敵了因呢 不過是身分到了 氣平招數不敢冒險 再看 了看慈雲 可了不的了 被董瑞仙鶴掌圍至在正當中 只有招架之工 並無還手之力 累得他前仰後合 步法錯亂 燕雲風看罷念了一聲佛號 叫了一聲慈雲少劍客 還不撒招等待何時 貧道出頭會鬥珍珠佛 慈雲聞聽 心中歡喜 將然要撒一對追魂鎗 就在這般光景 又聽有人念了一聲無量佛 叫了一聲燕道友慢來 張鴻鈞在此 說話光景銀髯一飄 已然縱上了大戰船 張鴻鈞打了個稽首 叫了一聲燕道友 今天咱們二位見面 雙劍並舉 各顯所能 必要分個輸贏高低 燕普看見了張鴻鈞 不由得雙眉倒豎 三角眼圓翻 心中暗恨天靈俠士鳳 不問可知 一定是你等主使埋伏在公館 我兄長到了那裡 一時不慎 才當出廢命 就憑那廢高的身份 手執一對量天尺 自從出世那一天 何曾遇見過敵手 不承想他老人家委委屈屈 窩窩囊囊 死在無名小輩的手中 真正叫可惜 今天我遇見張鴻鈞 豈能與他善罷甘休 當場結果了他們性命 給我師兄報仇雪恨 他老人家死在地府陰曹 也能够含笑在九泉 自己想到這裏 拂塵早已插在大領後面 一回手陰唧唧的聲音 寶劍離匣 作出來舉火燒天式 叫了一聲張道長 請來進招 燕普相陪 張鴻鈞准知

道燕普利令智昏 不用說現在 就是三月三亮鏢會梅花圈上面 他就有意憑手中寶劍 掃盡了天下羣雄 一心一意 打算輔佐英王身坐九五 自己榮膺護國軍師的高位 這就算道中生邪 法裏存魔 此病一患 往往是至死不悟 按說我可應當勸他幾句 皆因我知道徒費唇舌 還不如不說 他老人家想到這裡 未發一言 一撤手中龍虎劍 擊劍在手 指定了劍訣 叫了一聲燕道友請進招 張鴻鈞奉陪 兩個老道彼此客氣客氣 最後還是燕普雙手捧劍 行前一躍 這句話就是按着通俗言語說的 往往都說雙手捧劍 其實寶劍沒有雙手捧着的 不過是右手擊劍 左手的劍訣附於右腕 外行觀看 就彷彿是雙手捧劍的一般 取其通俗的說法 只得人云亦云 說是捧劍就完了 燕普身形往前一縱 劍走劈式够奔張爺頂樑便劈 太極八卦庶士老劍客 看着劍到 向左一上步身形一閃 讓過了燕普的寶劍 自己的龍虎劍中左向右一掃 這一手的名目叫撥雲見日 燕普身形往後一躲 兩下裡各施所認 要說成了名的劍客 三莊這邊一共是三位 鬥的是蓬萊兩僧一道 論起來他們這六位的身分 全都不算矮 都够劍客的資格 不過行爲不同 取捨各異 就這麼一說 身爲劍客可雖够了 頭一節要說武術 再者就是人格品性 無論那一樣 都要比普通的高人高出一等 天下英雄贊成 這才能說叫劍客 人的頭銜一戴上劍客二字 就彷彿受了皇封加了官職 所有一切的行爲 全都得循規蹈矩 倘若錯行一步 那就算違背了天職義務 俠義道 不但說劍客二字的名譽站不住 就連他個人的性命 全都難保 要不然說天職義務 俠義道的規則 比王法還嚴厲 今天張爺在戰船上動手 一句話不說 憑的就是武術 我的能爲要是高 把他贏了 就除了助桀爲虐的惡人 蓬萊可不戰自平 張爺抱定這一

份宗旨 龍虎劍上下飛騰 兩口寶劍并行 那真是劍走龍行脚似踢泥 在使寶劍的裏面 也算是絕了 兩位老道領下銀鬚倏忽飄擺 其快化成了兩條白線兒 別看百歲有零 全都是這麼大年紀 談到當場動手 各施所能 運用技術不減當年的威風 戰船上而這可真稱得起紅花白藕青荷葉 三教原來是一家 僧道俗各自手擎軍刃 很命相拚 各不相讓 六位動手 張爺跟燕普雙劍相逢 那就算是平招 誰也不比誰高 誰也不比誰矮 算是基逢對手 一時間可分不出來高低勝負 姜爺賭鬥了因長老通法上人 人家手中的金色如意 可比姜達的鹿角棒高點兒 明仗着碧目金睛佛動手的閱歷深沉 不敢貪功搶進 全憑以逸待勞 還是一時半時不至於輸招 贏可沒有希望 惟獨董瑞鬪石頭僧慈雲 把一個石頭僧累得渾身是汗 遍體生津 手上一對短棍追魂鏢 仍然舞動如飛 可就是招發失准 那個意思再有個十招八招 不用贏他 就是他自己也要因勢乏而退敗 你說董瑞這個人 也有個意思 他看石頭僧到了這般光景 並不往裏極力進招 不過把手中一對仙鶴掌招數施展開了 將他圍困在當中 叫他戰又無力 退又不可 就在這般光景 三莊首領勝裕老人家看的明明白白 心說噁呀 看起來凡事都是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三莊的莊兵聯絡一起 就是有位俠客在場 攻打蓬萊 也未必能保的住准贏 有各位劍客在此 跟他等殺了個平手 英王富昌 以及他手下的黨羽 不問可知 當然也覺心驚胆寒 老頭子正然思想 猛然間一看由白沙江上游 來了一隻小船 船行似箭 其快無比 這隻船倒不算什麼 皆因裡面有一種最惹人注意的事 不但勝裕以及羣雄觀看 就連英王那邊 飛龍舟 飛虎舟 飛豹舟 金頂鵝黃閣龍舟 大小麻洋戰船上的人 沒有一個不看着納悶的 因為什麼

呢 在船上坐着一位 白髮蒼蒼的老者 看那模樣兒站起來身量不高 年紀可不小了 頷下聯鬚絡腮的銀鬚 白剪子股兒的小辮兒 續着紅辮繩 穿着一件灰綢子大褂 腰裏紮着絨繩 在絨繩上面別着一根大烟袋 下邊還掛着一個大皮烟袋荷包 旁邊還掖着一軸畫 最可令人注意的事就是這麼一段 膽雖不大上面無漿無舵 衆人看着新奇 船的走法 就憑這個老頭兒 幌動腰力 以臂相擁 看着非常容易 這個地方普通人可不知道 這乃是氣功之一種 其名爲坐氣力 身形往前一擁 不但擁的力量能够往前行走 並且左右回顧 還能叫船隻撥頭 這一說 一個人坐在上面 連槳帶舵 全憑腰力 如果說要沒有特別的技術在身 還慢說行船 浮在江中都不能够 衆人正在觀看之際 就見他這隻小船 已然離着大船切近 脚尖登小船頭 身形一幌 躍上了大船 說話是江南的口音 高聲說道：「唔呀你們大家不要動手 我在這憂裡 此時姜爺張爺董爺 老哥兒三個各撒軍刃往旁邊一閃 燕普了因師徒也都撒軍刃閃身形 正當中可就是這個河南的老頭兒指手畫脚 眼看着燕普 要說戰船上面各位劍客 都是這麼高的身分 認得他的很少 從中有一位渺渺茫茫知道還是碧目金睛佛 老人家二目圓翻 看看老頭兒面熟 似乎知道一時還是真不好想 莫非他在那位江南有名的劍客姓路雙名民瞻 外頭人稱英雄得路 人我可不認得 他的那個烟袋天下無雙 姜達正在猶豫之際 就聽燕普念了一聲無量佛 這一位老英雄家住那裡 姓字名誰 竟敢登戰船胡攪 我看你這麼大的年紀 不肯要你的性命 你趕緊下船去吧 如若不然我叫你死在目前 老人家聽到這裡 逸說道：「唔呀你個雜毛老道 可惜你還是劍客 連我老人家你都不認得 你還算什麼樣的英雄 問我的姓名却也不難 我有一句話要說

我這裡有一張古畫你們可以看看 如果明白我這畫的意思 你們自然就知道我的姓名了 知道我是誰你們兩方面可以收兵 如果說不允許的言語 也不是我說句大話 我手中這顆烟袋 收伏爾等不費吹灰之力 老道開聽 未免心中有氣 遂說道 老朋友你既敢口出狂言 你就把你那張畫拿出來吧 我們看看倒是有什麼出奇的地方 老人家聽到這裡一笑 遂伸手由腰間把畫拿出來打開了 長不過四尺 寬有一尺多 打開了大家一看 下面畫着一塊山石 奇形怪狀 說一句畫家的行話 真能叫米顛下拜 山石旁邊有一隻梅花鹿 鹿的顏色如同真的一般 在半懸空還飛着一隻鷹 金睛點得出神 鷹往下看 鹿向上看還帶着回顧 原來鹿的後面奔跑着一個野熊 意態兇兇勢將搏鹿 畫法精奇 這工夫姜爺張爺董爺 老三位全都明白 按畫意斷不問可知 一定是英雄得路路民瞻 要像了因燕普這二位也明白 惟獨從中這個慈雲 他可也明白 就是沒把老頭子放在心上 不過聽他師傅了因說過 路民瞻還有一個師哥 叫雲龍九現周尋 他們師兄弟二人 武蓋江南 衆人看罷 別人全都未曾答言 就聽石頭僧慈雲說道 噯 老朋友 看你這張畫我也有個耳聞 莫非說你是江南了英雄得路嗎 如果是我看你白髮蒼蒼這麼大的年紀 在外面行俠作義有年 不忍意狠心毒要你的性命 急速走開 還則罷了 如若不然你來看 手中一對短把追魂鏡 我要當場追取你的性命 我跟我的老師了因長老 練藝六十年赫赫有名 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江南的老頭兒聽到這裏 未免心中有氣 遂說道 慈雲你可別以爲你跟你老師練藝多年 武學出衆藝業高強 這個話可不算我多談 我要說叫你站着死 你不敢坐着亡 如果不信 來來來 亮軍刃我陪着你走兩陣 那位說答話這個老頭兒 是那位英雄得路嗎

真要不是他我人家也不敢這樣揚氣。皆因老人家跟他的師哥周尋，老哥兒兩個在一處盤桓，光陰似箭，一幌就是數十年的光景。也有時候到外面閑遊，有時候就住在周老劍客的家中。在先前自己的徒弟，牛和牛寶元，年節不斷的到老人家這裡來。近幾年因牛和在桂家莊教徒弟，三五年未能看望老師。路民瞻老人家一來是想，二來是怕有了別的事，自己想就還我那徒弟，跟我爺兒兩個這個感情，無論如何他也不能不來看我。既然不來當然是有事。老頭子跟師哥商量商量，自己打算到外面找找去。周爺也願意。路爺這才帶好了路費起身，順着川陝大道一直够奔四川成都府，到牛家場院，來到牛和的宅院，登台階往裡走。老人家正然走着，有家人問：「老爺子你老找誰？」路爺傲然一笑：「我找你們這裏，這個牛和，家人聞聽一怔，心說找我們的大爺，竟敢呼名喚姓，這個老頭兒的胆太狂了。將然要分辯，由打裡面出來一位老總管，一眼看見了老頭子路爺，趕緊搶步上前，躬身行禮，口稱老劍客爺。這是那一陣風，將你老人家吹到這裏？」路爺一看，反倒怔了，遂說道：「唔呀，我不認得你，爲什麼管我叫老劍客？」家人聞聽不由得一笑，施禮已畢，這才說道：「老爺子，我可不認得你老，皆因聽我家大爺常說，他老人家兩位老師，全都是劍客，有一位赤紅臉白鬍子，河南衛輝府的關老劍客，上我們這裏來過，還有一位說話是江南口音，是路老劍客，我可不敢叫你老的名字，你老的美稱英雄得路，所說的身量像貌一絲也不差。更叫人可信的，就是老爺子補個大烟袋，老奴看見所以准知道是劍客爺。路老劍客一聽，也笑了。你說我路民瞻就算沒白活着，成名天下就憑這中這桿烟袋，可稱得起揚名天下。連一個老管家他都知道我的烟袋爲記，可見得名不虛傳。這才問道：你們主人在家裏沒有，總

管答道 跟劍客爺回 他老人家就在這成都府之城西北 劍山蓬萊島口外不遠 有一個桂家莊 莊裏面老哥兒三個 桂竹山 桂竹庵 桂竹登 人稱桂氏三傑 他有一位少爺 人稱小魚龍變化桂品桂無雙 在那裏教工夫 可有幾年沒回家了 大概也許沒上你老人家那裏去 皆因他老人家那個脾氣好靜不好動 雖然這麼近 不但不回家 近二年連一封信都沒有 頭幾天有人帶來一個信 說他老人家沒在桂家莊 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說到這裏 叫了一聲老爺子 此處並非談話之所 你老請裡面坐吧 我們二爺三爺全都在家裡呢 老頭子聽到這裏 一擺手遂說道 你們主人既不在家 我也不必進去了 如果你們主人要是回來 就在這幾天之中 叫他在家中候候我 老頭子說到這裡 轉身往外走 家人們要送 老頭子擺手不叫他們往外送 自己這才走出了牛家場院 心想我到那裡去呢 猛然間想起劍山蓬萊島 聽說英王富昌 在此招兵買馬 有意叛反 我既然來到這裡 何不前去看看 真假虛實 自己想到這裏 打算要進島探聽 又一想聽說島內聚集的英雄不少 從中還有隱着許多成名的劍俠 要說我進島也未必就容易進去 忽然間又想起牛和 他也許知道劍山有意叛反 他投到島內前去臥底 單等官兵剿山 裏應外合 借此成名也未可知 老頭子左想右思 不知不覺還是走的很高興 猛然間留神一看 已到了掌燈之時 老頭這才打算找個地方歇息 也搭着肚中饑餓 遂站住一看 老人家就是一怔 咳 走路的時候 只顧思前想後 就忘了辨別方向 把個道路走錯了 出離牛家場應當斜奔西北才對 反倒够奔東南了 把個道路給走回來了 這麼看起來 你無論辦什麼事 也忙不的 只要一忙就要出錯 這幸虧是沒有什麼事 真要是有些緊的事 倒出來這麼遠 這够多麼悞

事 自己叨叨念念無法 那個意思打算要往回走 忽然看見正東白茫茫一片江水 老頭子一想 我何不到江邊看看 有賣吃的沒有 想能邁步前行 來到江沿切近 東張西望各處觀看 還真算不錯 靠着江沿還真有賣吃東西的 不過就是蒸食大包子 老人家買了幾個 略微點心點心 吃完 將然要走 就見江沿上站着一羣人 全都伸脖子瞪眼 往江裡觀看 老頭子不知道衆人看什麼新奇之事 自己也湊到切近 留神觀看 就見大江之中 有一隻小船 江水滔滔 由東南往西北流 正當中有一隻小船船快如飛 叫人看着最新奇的就是一樣兒 他這隻船也沒有棚 沒棹 不使篙不划槳 就是後邊有一個舵 在船的後邊坐着一個人 長的像貌非常凶惡 看那個樣兒 幌幌蕩蕩就彷彿項長着三頭 好惡的怪像 仔細一看身穿灰色綢子大褂 看不見腳底下 往臉上觀看 兩道粗眉直插入鬢 深目高鼻好惡的像貌 在左右兩肩頭 一邊長着一個大肉瘤子 白天還看得明白 到了夜晚觀看 就如同項長三頭一般 他不用扯蓬 不用划槳 只用手扶着舵 船行之快似箭離弦 別人看着也不明白 這是那一門的功夫 別人看不透 老人家英雄得路路民瞻 他老人家早以看得明明白白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 暗想道不好 我自從幼年受我老師的親傳 得一手絕藝名叫擊舟渡河 此種功夫就算是天下無雙 我可沒聽說世界上再有第二位 這小子他這個駕駛之法 不過就是多一個舵 也可以算世上罕有了 老頭子低頭想了半天 猛然間說道 噯呀看他項長三頭 莫非這小子是他 不是他還則罷了 真要是他 我可得訪訪他 書中代言 這個主兒 還真是一位高人 不枉路爺看着他注目 此人家住在河南衛輝府南關外小地名叫下窪 他們這個地方 雖然住戶不算甚多 方圓算起來也有千數

戶人家 很貧寒的主兒少 因為他們這個地方好 因為什麼叫下窪子呢 就皆因為地勢低 不種別的莊稼 只是種稻子 收一年三年吃不盡 不敢說年年豐收 十年八年不准荒一次 住戶人家全都富富裕裕 村子裏面紳董族長衆人 皆因錢富裕 辦什麼事也好辦 從中就有人興辦文武學校 文的說都是飽學秀才 以及老貢生各處設立學房 還有許多贊成習武的 大家計議好了 請了兩位好武的老師 就在村中火神廟後頭院 立了個武術場 這二位老師傅 一個是山東福山縣的姓孟 家傳一套太祖神拳 名字就叫神拳孟 方才那一位是滄州的清真教的回回 姓沙名叫沙德 外號人稱彈腿沙老師傅 說的明白 每位老師的束修 每年每位二百兩 由成立那一天 練的主兒還真不少 說不說就是四十多名 選一個吉日子 上香設祭 衆徒弟前來拜見老師 由開學的那一天 這四十來名徒弟還是全都不錯 要依着人家沙老師看 這四十來名徒弟之中 連一個可教的都沒有 因為什麼呢 這個徒弟的身分難裏去了 性情暴戾狡猾愚拙 刻薄狠毒 這全都不能教 再一說可就是品行不端 仗勢欺人 或者貪淫好色 全都不能教 不過其中有一個人姓秦名叫秦鳳 年紀才十一二 秉性忠實 不過就是有一點兒性情 濁滯一點兒 甩開這一個孩子 其餘連一個可教的也沒有 這位沙老師對於別的徒弟 不過就是敷衍 惟獨秦鳳時時不離沙老師 早早晚晚沙老師不斷的單傳 對於功夫上一招不留 傾囊相授 秦鳳還算是有福有德 只顧這一來 日子長了趕情人人全都看的出來 神拳孟老師 對於沙老師這個行為 心裡頭有些個不願意 暗說咱們離家在外 一年賺人家多少束修 就不用說外送 本來就爲的是教人家這一幫徒弟 按武學上說 可是擇良而授 不過心裡存在這裡 也不能好

的緊着教 不好的不教 咱們吃年拿月 人家都花一般多的錢 這要是叫人家的家長知道了 顯着多麼不合適 這個意思可算是他想對了 可是他也有不對的地方 他一看沙爺特別對於秦鳳加功 他一生氣對於秦鳳的工夫不加過問 就算一招不傳 說不說教了一年了 大衆徒弟們含着找地方各請各人的家長 背着秦鳳開了個會議 從中就爲秦鳳練藝的事 大家彼此一商議 這沙老頭不能用 一年的光景 他對於大家全都沒教 可是就傳了秦鳳一個人了 要是大家湊錢只教秦鳳 我們這是爲什麼許的呢 大家彼此一合計 跟從中執事的把話說明 交納束修之時 把話跟沙老頭說明白了 就提村子太少養不住兩位老師 請他老人家另往別處 當時計議停妥 果然交銀之時 執事人把話跟沙老頭說明 沙爺也明白 事算散了 本來自己這個教法 他們大家准是不歡迎 自己衝着那帮徒弟也不愿意教 可就是有一樣兒 秦鳳我往那裡交代呢 要說我單教他自己 他的家中並不富裕 養不住我 要說我把他帶走 我自己謀食尚且不能 帶着他應當怎麼辦呢 這就是師生的感情 只可把秦鳳叫過來 囑咐囑咐 秦鳳啊 我本打算把我身上所學 全都教給你 怎奈你我的家境 全都不是富裕日子 這就算是無法 我此一去 找一個吃飯之所 倘若事情好 我必然來信 把你叫了去 可有一樣兒 我傳給你的武學 你可別忘了 自己在家中還按時候練練 聽見那裏有出名的練武老師 你到人家那裡拜訪拜訪 把話說和氣點兒 求人家指教指教 孩兒聞聽點頭道好吧 小子我真心把你老人家留在我的家中 師傅你老說的一點也不錯 家中實在是清苦 養不起你老人家 你老對於弟子的這份感情 我算感恩不盡 倘若日後弟子有發達的那一天 決忘不了老師你老這份恩德 把話說完了

沙爺自己打點小包袱 師生分手 沙爺回歸滄州不表 單說的是秦鳳 自己在家中溫習老師所救的那幾手彈腿 心裏頭悶悶不樂 有心再訪一位老師 你說也怪 這嗎大的一個村莊 就再也找不出來一個練武學的 秦鳳有心自己專門請個練武的老師 自己也請不起 有心跟人搭到一處練 又沒有合適的 自沙老師走後 人家孟老師場子還是照樣教 並且還是徒弟一天多似一天 就因為村莊很大 場子就是這麼一個 有好練的差不多全都往這裡送 秦鳳看着干着急 上在一樣兒 自己在家中沒事就練習沙老師傳傳的彈腿 每日溫習 這一天秦鳳正然在家中悶悶不樂 他舅舅來了 他的舅舅在下窪村也算有名姓之人 姓房名叫房士元 本來是個買賣人 就在下窪村開設一座干酒澆鍋 買賣很發達 秦鳳家中很貧寒 又沒有父親 就跟着母親度日 用度上可就全指着舅舅 今天這是房爺來看姐姐 就勞騰騰外甥 秦鳳給舅舅倒上茶 爺兒兩個坐在一處談心 房爺問道 聽說你在火神廟練武術 練的還不錯是嗎 秦鳳聞聽舅父之言 不待得咳嗽嘆氣 遂說道 舅舅你就不用問啦 要提起練功夫來 真得把人氣死 這才慢慢的把當初練功夫之時 從中有一位老師沙大爺 人家看着自己能耐苦 遂將所學的能為彈腿 真心實意的全都教給孩兒 這位沙老師對於旁的徒弟 不能不教 不過就是敷衍衍了 以致他們小家起了公憤 互相一計議 把人家沙老師辭了 對於我的功夫 他們也不教 現在我自己在家中就是練我那幾手彈腿 你說叫人生氣不生氣 我有心自己請一位老師 這個話本來說不起 現在連飯還吃着舅父你的呢 那裡有資財來聘師學藝 故爾每天在家中愁悶悶異常 我現在打算了個主意 不久我就到你的櫃上求你去 求你給我找點事兒 賺幾個錢 好養活我的老娘

從此就算把武學二字拋開 房爺聞聽 哈哈大笑 叫道秦鳳 要提別的我可辦不到 要提起火神廟的把式場子 那在我的手中攢着呢 你願意練不願意練 如果你要願意練 我託出幾個人來 仍就把你荐到孟老師那裡 照常的跟他們一塊兒練去 至於你家中吃飯 這全在我身上呢 可有一節 如果不習正道 有了意外的行動 叫我知道了 我必把你趕出下窪村 秦鳳聽到這裡 心中甚喜 遂說道 舅父你只管望安 孩兒決不胡爲 爺兒兩個又談了一會兒 房爺可就走啦 回到櫃上 託了幾位有頭有臉的紳董 到了火神廟見着神拳孟老師一說 孟老師當時應允 遂派人把秦鳳叫到場子裡來 如今別說孟老師說不出什麼來 就是這些徒弟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問着也不敢說什麼 暗中雖然交頭接耳 秦鳳也不去理他 皆因自己練藝心切 只可忍氣吞聲 誰知這位孟老師嫉妬之心太甚 看見秦鳳就暗中咬牙切齒 心說好冤家 沙德在這裡教給你功夫 你對於我連點兒恭敬都沒有 現在沙聽走了 你又歸到我這裡來學 我要是傳給你藝業 算我沒改性 孟老師一安這裡心可就苦了秦鳳了 雖然隨着大眾習學 也是毫無進展 一恍已有半個多月 孟方就算一招沒傳 秦鳳雖說年輕 眼光却不錯 心說我在這裡那是練功夫 簡直的成了耗功夫了 孟老師爲人如此嫉妬 這是我舅父他老人家煩的人對像 要不然還荐不進來 來可是來了 要相這樣兒練個十年八年的 也跟沒練一樣 自己思前想後 越想越無味 猛然間想起一個主意來 明知他不教 到不如我跟他把話說明 我不練了 明着不練 夜晚我够奔火神廟後院墻 暗中偷藝 把他的能爲得來 功夫雖然學會 我還不知他的情 這到是個絕妙的法子 自己把主意拿妥 這才當衆說明 報告了孟老師 說自己家中事情太忙 沒有

工夫來練 打算停些個日子 把事辦完 再來練習 孟方並不客氣 當即點頭應允 這時候大衆徒們一個個全都歡歡喜喜 用手指着孟方說道 老師你真高 你說姓秦的來了 你不教給他功夫 果然半個月一招沒教 這個小孩還算有氣性 他不練了 這還算不錯 要是跟着練也白白的把小孩子給就誤了 不表衆人歡歡喜喜 單說秦鳳 回到家甲 到了夜晚預備了一個小梯子 够奔火神廟後廟場 還得把梯子鋪到牆上 爬上去探頭往裏面觀看

看了看約在二更多天 神拳孟方帶着三四個徒弟 在裏面練功夫 不過就是打拳踢腿

單操對打 最末了孟老師教給他們把身站穩 眼平視東南 雙手緊握石門穴 舌尖頂上腰

吸風練氣這種功夫 可就是俗傳的大口天罡氣 秦鳳看着心中有氣 暗含着說道 孟方

你可算見人過不見已過 明明四十多徒弟 你爲什麼小一概全教呢 武術傳徒原當挑挑檢

檢 擇優而授 怎麼你還說人家不對呢 這麼看起來 你這個行爲比我的老師沙德還差遠

啦 一面想一面看 直看到他們不練了 自己這才下來 搬着梯子回家 由這一天說起

每天晚晌前來偷人家的功夫 這段事還是真不容易 身形隱住了 大氣都不敢喘 怕人看

見倒顯着不合適 每日如是 一連就是一個多月 秦鳳對於別的拳脚可不練 專門偷他這

一門氣功 要說練武學可離不開氣功 常言說的好 內練一口氣 外搽筋骨皮 皮不搽軟

嫩無力 氣不練外壯內傷 裏外堅強 才能够形神如一 秦鳳倒是生來俱有武術的智識

別的他全不偷 偏要偷學孟方的大口天罡氣 孩兒由這裡偷着練一個多月 氣也調順了

丹田也發育了 這一天又上那裡偷看 可巧這天是月半三五 一輪明月倒掛天空 照耀的

如同白晝一般 孟方猛然間一抬頭 一眼看見牆頭上爬伏着一個人 孟方就是一怔 暗想

道不好 這個人也許是有意前來偷藝 也許是不法之人 有意前來攪擾火神廟 想到這裡說時遲那時快 脚尖一點地 將身一躍來到牆頭上面 留神一看 哎喲原來是秦鳳 叫了一聲秦鳳 夜晚之間你在此作甚 秦鳳一看機會已破 只好實話實說 好在一樣兒 也沒有多大罪過 想到這裡 遂叫了一風孟老師 我由入場子這麼些個日子 你老人家一招也沒教 這倒不怨你老不教 只可說是我的福薄 故此我才夜晚之間 前來偷看你老人家練藝 孟方一聽楞了半天 遂問道 你看了多少日子 都看了什麼功夫 秦鳳這個地方可算是年青 實話實說 我已教看了一個多月了 孟方聽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 幸虧我今天發覺 倘若再叫這個小子看個一兩個月 大術已成 我已然跟我的徒弟們說 是我身上的功夫一招不傳 四十多名徒弟 跟我練氣的可有幾個人 倘若叫他破天罡氣功得了去 你豈不受這些個徒弟的埋怨 自己思前想後 遂把主意拿定 叫了一聲秦鳳 按說我不應當教你 因為什麼呢 當初沙老師教給你練藝教的特於勤懇了 你只知有沙德沙回子 你就不知道有孟方我了 話說到這裡 我可不敢自比君子 高抬身分 說我自己量大 由今天說 你明天晚晌可別打前面明着來 仍然跳牆進來 我把氣功完全教給你 也聯絡聯絡你我爺兒兩個的感情 秦鳳一聽歡喜的了不得 當時爺兒兩個說完了 秦鳳回家 到了晚晌二更以後 秦鳳帶着梯子來 爬上了牆頭 梯子撥到了上面 放在裏頭再下來 一看孟方果然在那裏等着呢 可是人家那練工夫的徒弟 早已全都走了 孟方叫秦鳳把他所偷的氣功當面排演 秦鳳也不客氣 站穩身形 眼看着東南施展天罡氣 孟方看着駭怕 統共一個多月 他已然把我的天罡氣得去了一大半 馬上說話 祇要是再加以指點 就能

大功告成 可有一節 我已然對於我那幾個徒弟把話說明 自有相當的對待 真要是我叫他把我的工夫拿了去 不用說我對不起人 連我自己也對不起 孟方傲然一低頭 計上心來 我何不如如此 這個地方可就說說武學一道不敵文學了 武術之中有一種促狹的奸心 孟方今天打的主意 不但不教秦鳳完成天罡術 並且連這一多半也不叫他去走 還要藉此作一番的報復 可就是反傳氣功導氣之法 本來練氣應當內氣愈足 散氣愈加力 過天元氣分爲三節 天節中節地節 氣功到了中等 從中加練化氣法 捷說就是叫足了氣運用四肢 每一運氣之後 再將氣由鼻孔之中醒出 總名就算是散氣 不過從中架式很多 氣工到了什麼地步 就應當用那一種的散法 消補增益 才夠日見成功 孟方他一見秦鳳氣功已然超過了中節 再有一月的工夫 氣力即可完成 不過四十九天練習 然後運用於四肢 隨心所欲 那就算大術已成 孟方可沒這麼教 他告訴秦鳳 你幸虧被我看見 要不然你再接着偷可就不行了 因爲什麼呢 就由你練的這個地步說 從中有站樁的秘訣 不經口授 決以學不會 從此他便教給秦鳳站樁閉氣 請教這個氣功喝氣之後 散不得法 尚且發生意外 何況他叫秦鳳喝練之後站樁閉氣呢 秦鳳年青 那裡知道孟方有意陷害自己 果然就誠心敬意照着孟老師所傳的練 一連練了十幾天 這一天孟方告訴秦鳳 你的氣功已得門徑 也用不着天天來 你自己家中照着我所傳的功夫加意練習過個十天八天的 你到我這裏來一躡 我看你的功夫，到什麼地步 我再接着傳授於你 秦鳳祇得點頭答應 果然自己在家中每晚勸習 練了不過三五天 秦鳳的脖兩邊長了兩個大疙瘩 用手摸了摸原來是氣帶腫起 秦鳳心裡害怕 到了夜間暗含着進火神廟找孟老師問 見着孟

方就把自己練氣的經過 以及後來起了兩個疙疸的情形一一說明 特此前來問問老師 可有法子醫治嗎 孟方一聽不由得暗自吐舌 叫孩兒湊到近前 看了看脖子上果然一邊一個大包 與鴨子大小相仿 孟方看到這裡 連他自己也沒意料到這個地步 他的用意本打算傷損秦鳳的肺臟 叫他終身不能練武可也就了 又誰知幾天的功夫 竟會起了這麼兩個大包 這一來他到多得一分經驗 自己准知道接着一散氣 准能够好的了 孟方此時把良心一昧 不但不告訴人家孩子散氣 反倒說你何必這樣大驚小怪 凡練氣功都得這麼樣 你可千萬別找醫泄 只要一用藥 不但氣功練不了 還有性命的危險 你回到家中靜養 叫他自消才成呢 孟方這可算有意害人 還有一種無意害人竟會把人害 一種是師藝不精 一種是學者自專 全能够害人 就拿現在常常聽人說的 某人練氣功 長了惡瘡 某人練氣功兩腿僵直 大凡這都是練的時候沒有人看着 以致將氣練岔了 要不怎麼必須訪求名師 練的時候 必須有師旁觀 術練成了 才能够自行單練 閑言不表 單說秦鳳聽見孟方這麼說 只得告辭回家靜養 在家中養了三五天 沒想到這個疙疸越長越大 並且還是疼痛難言 打算再去找孟老師問問 那就算已然起不來了 秦鳳的老娘一看這個樣兒 非常駭怕 託人把兄弟叫了來 房爺到了以後 一看外甥這般光景 也是吓的了不得 遂在下窪村 前後左右有名的內外兩科的大夫請來觀看 也有敷衍着開個藥方的 也有不開方子就走的 看醫生的意思 全都是含乎其辭 說不出是什麼病來 秦鳳這一病就是個月有零 自己一看遍請名醫診治無效 遂向自己的舅舅說 我這病不能請醫生看 就是請醫生來 也不知道因為什麼 就皆我因在火神廟跟孟老師錯練了氣功 我是把氣行壞了

這麼看起來不能埋怨人家孟老師。總是我自己的福薄。如果要有三寸氣在，那是我母親的萬幸。倘若有個三長兩短，舅舅你老人家就多費點兒心，把她的母親接到你老的家中。早晚晚你老就多照應。孩兒死在九泉，也感激你老人家的好處。說到這裡，孩兒不由得兩眼落淚。自己知道這個氣是孟老師教錯了。爺兒兩個沒帶了緣分來。誠心叫我把功夫練錯了。有意叫我成爲廢人。到如今果然擠出病來了。脖子兩邊一邊一個大包。用手摸了摸比小孩子腦袋還大。不過心裏明白。可不能够跟舅舅母親說。恐怕二位老人家知道這個意思。心裏頭難過。回頭再跟孟方闢了別的事。倒顯不合適。真我要是因此死了。我跟孟方可算是今生的冤家。來世的對頭。孩兒想到這裡。他的舅舅房士元一聽。可就把自己提醒了。秦鳳所說之話。一點兒也不錯。要是不學這種氣功。決不致於得這個病。功夫是他教的。內外兩科的醫生活不了。還不如把孟方找來。叫他看看還能治不能治。姐姐你老稍候一候。我到火神廟去看看。房爺這是個急勁兒。出離了秦宅。一直够奔火神廟。覓着孟方。就把孩兒的病狀一說。孟方心裡像照鏡似的。他故意納悶。怎麼會脖子底下起了這麼兩個大包。含糊糊糊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孟方還是真治不了。房爺有意把他請來看。他是百般相辭。房爺無法。只可自己回來。到了姐姐的家中看着孩兒。房爺干着急。就是想不出來妥當的辦法。給孩兒治。自己的姐姐愁眉淚眼。正然着急之時。猛聽得外面有人喊。秦宅來信。那個時候送信的可不是郵差。不是託人帶。就得專派人來下書。房爺趕緊出來。把下書人叫過來。問他書信在那裏。是投交這裏的嗎。下書人將書信取出來。遞給房爺觀看。不錯上面寫的明明白白。而交下窪村秦鳳收拆。房爺接過書信來。叫下書人在東間屋落

坐還得給他預備點兒吃的。臨走的時候，還得給他預備點兒路費。安置好了下書人，全都不必細表。單說房爺拿着書信，自己沒看，來到屋中，交給了秦鳳。秦鳳打開書信觀看，原來是自己的老師沙爺來的。裏面也沒有多少言語，無非是話應前言。沙老師回滄州之後，呂家營有位莊主，將他聘到家中教場了。還有本村的徒弟十幾位，一共二十來個徒弟，月間賺不足一百兩銀子。問問秦鳳當時練着功夫沒有，如果沒有叫孩兒前去，恐怕孩兒家中寒苦，還附寄路費紋銀二十兩。下書人就是沙爺的徒弟景文。秦鳳看罷點了點頭，眼淚汪汪，遂叫了一聲舅舅。這個下書人走了沒有，房爺說我沒叫他走。你打算怎麼樣說吧。孩兒遂將書信交給自己的舅舅看。房爺看明白信裏的意思，遂問孩兒你接着沙老師的書信，你打算怎麼樣呢。秦鳳說道：我想我跟沙老師爺兒兩個的感情很好，如果給老人家去個信，請他前來，看看我這個病，還有治沒有。他老人家只要得着信，決不能夠不來彼此一商量，似乎孩兒所說之話有理。遂預備文房四寶，老人家房爺親自替孩兒寫了書信。不過就是說說得病的原因，以及現今的病狀，接到書信非常感激。怎奈不能如命前往。遂因遍請名醫醫治無效，有意請老師辛苦一職。到下窪村給弟子看看，究竟能治不能治。書信寫得了封固已畢，房爺把下書人叫進來。既然是沙老師的徒弟，當然也就是師兄弟了。秦鳳跟他說了幾句客氣話，書信交給他，額外託附景文，見着老師務必將我這分景況說明。老師給帶來的二十兩紋銀，叫景文原封帶着，作為回去的路費。哥兒兩個分手，景文回去，過了日子不多，果然沙老師真到了。爺兒兩個見了面，秦鳳放聲大哭，叫道師傅真要是你老不回家，我跟着你老練功夫的練成練不成，那是在乎我自己的福德，由打你老走。

後 我練藝的心急 夜晚偷看人家的氣功 他沒教給我的時候 我的氣到調順 他這一教 反倒脖子兩邊一邊一個大包 到如今我算是上了他的當了 請你老到我家裡 不過把委屈跟你老訴訴 不怕小子我死了 你老人家可想着給我報仇 沙老師聽到這裏走到孩兒的近前 看了看用手揉了揉脖子上的大包 叫了一聲孟方你太以不仁了 談到秦鳳的功夫 你教與不教那倒不成問題 你可不應當把孩兒教廢了 文學的先生在書房裡面 不教人家子弟讀書 任意縱放學生嬉戲 那還算悞人子弟 與陰德有損 何況你教武故意叫人家把身體學廢了 這豈不是喪盡天良嗎 沙老師他是一個清真的教的人 未免性情剛直 他是越 想越有氣 這才把主意拿妥 倒不如找着孟方 當場跟他比較 不怕我打他一拳踢他一脚 也算給我徒弟報仇雪恨 秦鳳這場事完全由我身上所起 我要不偏疼秦鳳 焉能够有今天 這才叫愛倒成了害了 越想越對不過孩兒 自己也不多說 由打秦宅出來 一直够奔 火神廟 進了廟門往裏走 來到孟老師的場子 一看人家將練完 徒弟們把衣服將然收拾好了 也有走的也有沒走的 徒弟一看外面進來一個人 細一看認得原來是從前的那位彈腿沙老師 愛說話的走上前去遞個和氣 不愛說話的假裝看不見 沙爺也不往心裡去 這才說道 各位少師傅們辛苦辛苦 到裏面把你們這位戳竿教場子的孟老師請出來 我有句話說 徒弟們聽到這裏 轉身往裡走 工夫不大 孟方由裏面出來 抬頭一看原來是沙爺 就知道這裡頭有事 勉強帶笑說道 這不是沙師哥嗎 沙爺一肚子氣看了看孟方 滿面假笑 遂說道 啊 孟老師我今天有句話跟你老說 可是此處不能談 我請你到外面說去 不知道你敢去不敢去 如果不敢去你當面說明 我也不難爲你 孟方一聽就有氣

這個話分明是欺侮我。遂說道沙老師有話當面說。如果說到外頭。不論是那裏我也不含糊。說到這裡。兩個人走出了火神廟。順着街道走去。出離了下窪村的西村口往前走。就是一片曠野荒郊。再往北不過六七里地。那裡有個小村。地名叫牛家院。這個小村統共百十來戶人家。兩個人看罷。站住了脚。四外觀看。並無行人。小道頭裏一帶樹林。樹林前面一帶空場地。二位止住脚步。沙老師用手一指。叫了一聲孟方。你我可都是，武術的好壞不說。反正都是一條道路。談到戳杆子教場子。徒弟裡面本來是良莠不齊。擇優而授。那叫人之常情。秦鳳實在是小孩兒。性情又本分。我有意傳給他點兒真實的功夫。這才招惹你們大家反感。以致將姓沙的擠出了火神廟。這我可沒有嫉妒之心。我走後你在那裡不怕月賺千金。我也不紅眼。就皆因是此處不幹。到處可去。有能耐那裏也是一樣吃飯。你不該把秦鳳的功夫教錯了。故意的練氣不教給他散氣。把孩子練廢了。脖子上一邊長了一個大包。生死還在兩可之間。孩兒心裡難過。一封書才把我叫到了衛輝府。今天我跟你見面。咱們痛痛快快說一句話。你要能够點頭認錯。想個法子給孩兒醫治醫治。咱們就算任什麼也不用說。如果你要搖搖頭擺擺手。說聲不管。或者支吾。咱們二人可是隔着教門良心可全都一樣。你可別怨姓沙的。我要對你無禮了。孟方聽到這裡。本來自己理虧。要說沒的可說。這就叫羞惱變成怒。唔呀一聲喊叫。叫了一聲沙德子。分明你是貪圖老秦家的錢。才教給人家孩子練功夫。別的徒弟不另外給你錢。你就連一招都不教。分明是勢力的。小人。你還敢找到我的面前。說長道短。別走看拳。說着話躡起來就是一拳。够奔沙老師打來。沙爺一看拳到。將身一閃。用左胳膊往外一掛。右手順着左胳膊底下一穿。單掌

够奔孟老師胸前打來。孟方一看，將身一閃，用左胳膊往外一撥。孟方把力量用的一點，沙老師的掌沒撤回來，被孟方掛住，身形微然一轉。孟方跟着上右步，幌身用右膀向着沙爺的左膀上一撞。嘩的一聲，沙爺跌倒在地。人家雙手一抱頭，並不站起身來。叫了一聲姓孟的，你把我結果性命，我承你的情，誰叫我一失神，輸了招呢？沙爺這不過是氣話，真要憑自己的功夫，也未必贏不了孟方。皆因沙老師輸在氣兒上了。皆因沙老師由滄州來到了下窪村秦宅，進門還未坐定了，聽見這個話氣兒往上一撞，跟着就找到了火神廟。由火神廟來到這裏，一時失神，才被他一膀撞倒塵埃。論起來沙老師跟孟方的功夫差不多。孟方看贏了沙老師，洋洋得意，按說誰跟誰也沒有多大的仇，你已然將他打倒，可也就算完了。有誰知道他意狠心毒，他一看沙德躺在地下不起來，湊叫道：沙德，這可不怨我不對，是你自己找到我火神廟，我料着你若贏了我，也未必饒了我的性命。你既被我打倒，才是你自找其禍。咱們二人就算是前生的冤家。今世的對頭，你死在陰曹地府，可別怨我意毒心狠。說到這裏，往前一竄，舉掌够奔沙老師的面門便打。堪堪掌臨切近，就見對面如飛似箭縱來一人，來到孟方切近，用手一隔，說時遲，那時快，已然將孟方的掌分開。湊用手點指叫道：朋友，你也太不對了。我在旁邊看的明白，常言說的好，好漢子不打躺着的。人家既然輸招，被你打倒，可就完了。怎麼你還要下此毒手？你要知道，殺人者償命，欠債的還錢。孟方聞聽此言，不住上下打量來人，只見他頂平項圓，身高六尺多，細腰扎臂，傲然有點兒螞蜂腰，身上穿藍粗布大褂，青布皂鞋，白布襪子，腰裏繫着一條藍粗佈的腰包，往臉上看，紅撲撲的圓方臉，兩道白眉，壽毫多長，鼻正口闊，通紅的嘴。

唇 大耳有輪 頷下一部銀鬚 上面可是齊口的鬚鬚 白剪子股兒小辮兒 孟方看罷 遂問道 老朋友 你走你的路 我們二人的事你別管 他有意找我尋仇 來到了火神廟與我比試 他的武術平常 才被我倒 我應當要他的性命 方能解我心頭之恨 你說殺人者償命 這個話說出來 可也不怕你過意 類乎他這個樣兒的 打死個十個八個的 也不用償命 這位老頭兒聞聽此言 冷笑一聲 遂說道 老師傅你貴姓 孟方聞聽 向前一挺胸脯說道 你要問我姓孟單字名方 人送美稱叫神拳孟方 老頭兒一聽 哈哈大笑說道 我量是多麼出名的老師傅 原來是無名之輩 依我良言相勸急速走開 如若不然 也不是老夫口狂 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過三招 你就算是英雄 孟方聞聽 哈哈大笑 說道 你偌大年紀 口出狂言 你要不賣弄大話 我可不能跟你動手 皆因是惜老憐貧 你既說出大話 我必要給你個厲害 別弄接招 說着話拳奔老頭兒的胸膛硬打 老頭兒把身形一轉 一伸右手噫的一聲 將孟方手腕攔住 稍微絆回一帶 下面一腿 咕咚一聲 孟方來了一個肚子着地大馬爬 老頭兒仍是談笑自若 如戲嬰兒一般 用手點指說道 朋友站起來 我可不能跟你一樣 人家躺下你還進招 我動手得打服了才算呢 如果不服 只管進招再比 孟方雙手按地站起身來 臉一發紅 盲心再比試 准知道也贏不了 遂說道 老朋友 你這個地方豈得理不讓人 既是將我倒 你不該說這麼些個揚氣話 請你把家鄉住處 姓字名誰說明 我可不敢說前去找你報復 我把能耐練好了 再去訪你不遲 老頭兒聞聽一笑說道 你要問我就在前面牛家院 我姓馬 找馬老頭就是我 孟方點頭說道 好吧 後會有期 說罷自去 此時沙德早已站起身形 看了看孟方走了 心中仍是餘氣不

息暗想道：若不是這位老人家，孟方就許對我下絕手。想到這裏，一看老頭兒也是齊口的銀鬚，是清真教人。遂抱拳說道：「這位老人家也是老表吧？」老頭兒帶笑說道：「不錯，聽你這個話，你也是咱們教的嗎？」沙爺這才說道：「我姓沙名德，家住滄州。我們二人是這麼一回事。」沙爺就把自己在下窪村火神廟教徒弟，從中有一個人叫秦鳳，我看孩兒誠實，有意傳給他幾手功夫。沒想到招了他們大家的嫉妬，把我擠兌出來。秦鳳跟他練藝，他只教練氣不散氣，故意把功夫叫他用反了。當時臥病不起，堪堪就有性命之憂，皆因我在呂家營教場來信，叫我徒弟前去。秦鳳給我去，了這個信。我來到這裏一看，不由得心中有氣，找着了孟方，跟他當場理論。一時失慎，被他將我打倒鹿埃。今天若非你老人家趕到，定遭他入毒手。我這裏謝謝你老人家。老頭兒聞聽，連連說道：「不用謝，好在我們都是教中人。這也不算什麼。」沙爺問道：「方才聽見你老人家說，府上就在前面牛家院住，姓馬，未領教，你老台甫怎麼稱呼？」老頭兒說道：「姓馬名駿，牛家院都是清真教的人，大家抬愛，全都稱我馬四爺。」沙爺聽到這裏，似乎聽見外面有人傳言，有一位成了名的劍客，名叫馬駿，馬四爺外號人稱道，秉清真術，傳天外西域大俠。跟我們清真教的洒海金元，是親師兄弟。金老洒海還是師弟，可不一定對不對，倒不如我問一聲。想到這裡，遂說道：「老人家，我們清真教中有一位成了名的劍客，隱跡多年，道秉清真，術傳天外，西域大俠馬駿，馬四爺，乃是老洒海金元他老人家的師哥，莫非就是你老人家嗎？」老人家聽到這裏，先往四外看了看，沒有行人，這才低聲說道：「這個話可是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千萬別對別人談，不錯，我正是西域大俠。我在此處隱居多年，差不離都不知道我是個練武學的。今天你問到這裡，你

也是個練家子 我不能跟你打謊語 皆因我有個大心願尚未辦到 故此不願意露名 你不能跟第二個人說 沙爺聞聽遂說道 老人家你老只管萬安 由我沙德口中決不給你老走了消息 可有一樣兒 我有段事求你老人家 我這個徒弟秦鳳住在家中醫治不愈 我怕把孩兒耽誤了 他死倒不算什麼 孤兒寡母 一家就是這麼兩口 他要是有個三長兩短 叫他的母親倚靠何人 我想老人家你老身為劍客 各門功夫全明白 你老說一句話 還能治不 治 老頭子一聽這個話 這才兩個人一同回歸秦鳳的家中 可巧秦鳳的舅舅還在那裡呢 來到裏面彼此介紹介紹 走到秦鳳的床前 叫道孩兒 這可好了 我給你請來一位高明的先生 叫他老人家給你看 說到這裡馬四爺來到秦鳳的近前 一看可不的了 面色煞白 脖子上兩個大包 都有大盃口大小 按了按煊煊騰騰 老頭子看着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沙德 你來看 孩子兩旁邊這兩個大包都到這般地步 據我看是九死一生 再往前退一個月 我可不是說句大話 給他把氣散散 准保恢復如初 現在就得說是無從措手 就打着伸手治 保的住性命 這兩個大包也無法治了 一不是濃 二不是血 這乃是氣衝肉起皮膚已然長就 用刀割開 當然不成 因為把氣放出來 人當時就得氣絕身亡 現在惟有給他散氣的一法可治 治着順手人命能保 這個包可下不去 房士元一聽 趕緊跪在地下就磕頭 口中說道 老人家你老只要能够把孩兒性命保住 落點殘疾那倒不算什麼 因為我的胞姐青年孀居 就守着這麼一個 真要有個三長兩短 我胞姐他老人家活不了 你老這一發惻隱 就算救了兩條人命 馬爺聽到這裏 點了點頭 走到孩兒的近前 將孩兒的衣鈕解開 果然上部細氣 下部空虛 華蓋穴腫起來多高 馬爺先給他放了放穴 用

手按住穴道 丹田叫力一直按到氣道裡面 叫孩兒極力呼吸 然後老頭子一抬手 再按住胃腕 就聽十二重樓咕嚕嚕的作響 接着就把氣海石門各穴 全都放了放 然後用雙手把華蓋往下一摩索 上下中氣一通 腹內一響 跟着出了幾個虛恭 秦鳳就覺着舒服的了不得 馬爺遂囑咐家裡人 給他弄點稀粥 作了點兒麵湯 叫孩兒吃了幾口 馬爺告辭 沙德跟着問了馬爺家中有空閒的房屋沒有 有心到馬爺家中居住 因為跟秦鳳隔着教 吃喝全都不方便 馬爺應允 每天沙爺就陪着馬四爺來一次 散氣放穴 不到個月的工夫 秦鳳居然復舊如初 秦鳳的母親娘舅 全給老人家磕頭相謝 要說給老人家買點什麼禮物 那全都用不着 沙爺暗合着把意思就說給秦鳳了 你給我叩頭拜我爲師 我可沒傳給你什麼出色的功夫 不過就是幾招彈腿 要打算成名天下 焉得能够 我有句要緊的話跟你說 據我想孟方決不能善罷甘休 我跟他比手 被他一膀撞倒 幸虧遇上馬四爺 他老人家一脚將他踢倒塵埃 他決以不甘心罷了 必然還存心報仇 我又不能在此久居 當然還得回歸滄州 你這理住着 那就算冤家路窄 他還能不恨你嗎 馬四爺是一位世外的高人 我有心把你薦到他老人家那裡學藝 我又不肯說 皆因他老人家不肯露名 我也不便談 你自己設法子 能够投到馬四爺那裏去 將來可以成名天下 把話說到這裡 秦鳳點頭說道 老師你老人家有這一句話就算對待弟子天高地厚 我慢慢的想法子就是了 說到這裏 沙爺告辭 不表沙爺自回滄州 單說秦鳳氣也調順了 病也沒了 就是脖子上一邊一個大肉球 黑夜之間 看着好像是項長三頭 好不怕人 由沙老師走後 秦鳳也沒敢莽撞 過了十幾天對母親商量明白 以謝馬四爺爲名 前去拜會他老人家 由家中出來好在

遠來到牛家院，向人打聽馬四爺的住宅。有人指引，到了門首，未等秦鳳叫，由裡面出來一個家人，看年紀有個四十多歲，青布皂鞋白襪子，身穿藍布大褂，就聽他問道：你找誰？看你老這個樣兒，莫非你老姓秦嗎？秦鳳聞聽一怔，遂問道：你怎麼知道？家人悶聽一笑道：四爺說過，他老人家給人治病去了，有一個姓秦的，叫秦鳳，練氣練壞了，脖子底下長了兩個大包，故爾冒叫一聲。秦鳳說道：我到這裏給他老人家請安道謝，勞你駕給我回一吧。家人一聽，連連點頭說道：少爺在這裏候一候，家人轉身够奔裡面，工夫不大，二次出來說道：四爺在裡面候着你老呢，少爺你老隨我來，說着話把秦鳳帶到裡面廳房。老頭子在屋中坐着，看見秦鳳進來，一欠身叫了一聲少爺，來到這裏有事嗎？秦鳳一句話沒說，跪倒先磕頭，老頭子把他摻起來，問你的病已然好了，今天到這裏來有事嗎？秦鳳遂說道：病倒好了，你老那廢大年歲，就到我的家中給我治病，我這命就算你老教的，救命之恩，如同重生再造。四爺一擺手，叫了一聲少爺，談到這你就算有緣，要不然怎麼那麼巧，我就會遇見你的老師沙德呢？爺兒兩個談了會了閒話，秦鳳看了看屋中沒人，手底下人全都在外邊呢，遂湊到四爺近前，雙膝點地，老人家在上，我給你老磕頭，孩兒有一件事要求，如果老人家點頭，孩兒站起來，如若不肯垂允，我至死也不起來。老頭子一看連連擺手，叫了一聲少爺，無論什麼事我都應，你先站起來，何必這樣呢？孩兒聞聽叫了一聲老人家，你看孩兒我脖子上這個大包，是因為什麼得的？馬四爺一聽，遂說道：底細我可不知道，聽你的老師沙爺談，是因為練功夫練的，秦鳳說道：着哇，老人家你就知道我好學不好學了，怎奈心強命不強，不遇明師也是枉然，今天來到這裡，給你磕頭，望求你

老傅給我點能爲 日後好成名露臉 老頭子聽到這裡一怔 手拈白鬚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秦鳳 你怎麼知道我通武術 跪地哀求 叫我傳授你的技藝 莫非你師傅沙德跟你說的嗎 秦鳳搖頭口稱老人家不對 我的老師由我的病好了 他老人家也沒在我的家中住下 也沒談到這裡 小子我練功夫日子雖然不多 對於料事上 多少有點兒閱歷 老人家請想 我把病原跟我的老師說明 他老人家都不能夠給我醫治 可見得他老人家的武學平常 你老不費吹灰之力 將我的病治愈 不問可知你老人家精通武學了 還有一段可以證明的 就是內外兩科的名醫 全都束手無策 你老既非醫生 當然是一位成名的武學家 這是孩兒我由理考查出來的 四爺一聽孩兒說的話很有道理 年歲不大 說這話來有情有理 再看他練功夫的情形 果然是一個有志氣的少年 也許我跟他一緣 該他得我這身功夫 想到這裏暗說道好 既然他這片誠意 莫若把我的功夫傳授與他 將來露臉成名 豈不與我臉上增光 老頭子左思右想 遂叫道秦鳳 要打算跟我練功夫 我把話跟你說明白了 牛家院坊前左近 沒有知道我會武術的 我看你所作所爲倒是合乎正大光明 日後或有成名的希望 可有一孩兒 你住我這裡恐這份勞苦你受不了 就爲的是遮人耳目 得暇之時 我教給你練藝 且這麼着我就教 如果受不了請你回家 孩兒聽到這裏 連連點頭 口稱老人家孩兒我俱有百折不撓的決心 如果你老傳授我武藝 任憑什麼勞苦我也受的了 秦鳳說到這裏 二次向上叩頭 老頭子用手相摻 爺兒兩個談了幾句閒話 秦鳳暫時告辭 次日果然孩兒又來了 老人家這才說道 我這後面有牛棚 你住在我這裏 白晝之間 以牧牛爲名 不過遮掩人的耳目 夜晚我傳給你幾手武術 成名不成名那可就在

乎你了。孩兒點頭老人家把他帶到後面牛棚裏。淨說肥牛就二百多頭。還不算小的牛。攢好在一樣兒。放牛不是他一個人。淨夥計就十幾個。馬爺這個心思。打算把秦鳳安置在這裏。遮掩衆人的耳目。孩兒來至在牛棚裏面。跟着這十幾名夥計。終朝每日放牛。有時也跟馬爺說幾句閒話。惟獨對於武學二字。一字不提。秦鳳他有他的心思。就讓馬爺不傳武術。把我病治好。我也應當報答報答他老人家。別看秦鳳沒跟老人家談到武術。這位馬爺暗中窺探秦鳳的動作。雖然年青。作事非常殷勤認真。爭先恐後。馬爺看着這個孩子。將來不難成名。怨不得沙德格外提拔他呢。我要教場子。也得偏向着他。誰不願意教幾個好徒弟。給自己露臉呢。這一天秦鳳牧牛回來。晚飯後約在掌燈之時。來到後院。看了看馬四爺。坐在屋中吃茶。遂來至屋中說道。你還沒歇着呢。四爺微然一笑。叫道。秦鳳。你這裏來。我正想找你去呢。你來到我這裏一個多月。我看你行爲不錯。我打算教給你幾手武術。每天晚晌早吃飯。你就到我這裏來。你看見了沒有後面就練功夫。你先跟我到後面看看。秦鳳聞聽。心中歡喜。爺兒兩個站起身來。過了一道小角門兒。一看還是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子。院裏黃土墊地。北房一溜。來到功夫房。推門到裏面。取火種打着了點上燈。秦鳳一看屋中也是黃土墊地。沒擺着兵刃架子。牆上懸着兩根杆子。一丈多長。後把都有一拳多粗。秦鳳看着不明白。四爺說道。這就是我練功夫的所在。咱們也不用着找規矩。說到這裡。馬爺拿了一個凳兒坐下。叫道。秦鳳。你就在地下給我磕四個頭。由打今天起。你我就師徒。明天晚晌你到這裏來。我傳給你各門的功夫。秦鳳聞聽。急忙跪倒身軀。大拜了四拜。然後站起身形。歡歡喜喜。由這一天秦鳳拜馬爺爲師。白天牧牛。

夜晚跟馬爺練藝 馬爺傳給他功夫 皆因他練氣功在脖子上落了兩個大疙疸 仍然叫他
 如願以償 所有各種氣功完全傳授與他 什麼叫大口氣 小口氣 呼吸氣 天罡氣 銀灰
 氣 銀炭氣俗說叫暖氣 普通人練暖氣的弓太多啦 不到半年 馬爺把各種的氣功 全都
 教會 馬爺這就叫傳人得法 皆因秦鳳爲練氣 脾胃起了兩個大疙疸 老人家恐怕他的氣
 還有不調的地方 倘若傳給他別的功夫 由打這四個疙疸上再出別的毛病 不怕以後練什
 麼功夫 肢體有不和的地方 本身會各種氣功 便能醫治 就算便宜多了 孩兒把各種氣
 功練完 好在他有幾躡彈腿的底兒 對於腰腿兒也不用多費事 他自己也會練習 不過加
 以指點 先叫他躡幾個小架 架子躡熟了 然後教給他打幾躡小拳兒 爲的是活動他的腰
 腿 學會了這幾套拳 才教給他躡高縱矮 陸地飛騰 各種夜行術 這個孩子歲數也到了
 四爺是真教 頭一節這孩子的所遭所遇 令人可憫 又兼馬爺原有一段心願 怎奈時機
 未到 正在候機之時 自己也這麼大的年紀啦 倘若一朝無常到 難道說我還能把功夫帶
 走嗎 把我這身功夫完全傳與秦鳳 就是日後我不行了 還能叫他代我了願呢 四爺有這
 麼一份心思 秦鳳的功夫可就太快了 四爺是真教 秦鳳是真練 這叫師良徒慧 功夫的
 進展 真正是日新月异 各門拳脚不用說 最得意的四爺教給這套招走下盤的七十二闖截
 刀 截刀的功夫 跟地躺刀可不一樣 地躺刀專講究躺在地下 全憑腕膀肘膝肩 要論截
 刀可就不然啦 這種刀的招數 專找人的下三路 什麼叫腿 那個叫檔 一招不離 一招
 又至 都往下部進 別人的武術 可也有走下盤的時候 不過是一招半招 他這個截刀
 是招招如此 任憑你多高的身分 也難敵二十四合 只要有二十餘招 非得落敗不可 就

皆因別人沒有那麼多的力量，躲他的下盤招數。秦鳳由打給馬爺磕頭的那一天，到而今屈指一算，一共是八年，歲數已到三十餘歲。這一天早晨起來，馬爺打發人到牛棚裏面，把秦鳳叫至後面屋中。爺兒兩個低言悄語的說話。馬爺說道：「秦鳳，我今天忽然想起一段事來。我時常不是跟你說嗎？我有一件心願，年限已然到了。我得前去了此心願。秦鳳聞聽，遂說道：『不錯。』但不知老師的心願怎樣的了法。用弟子不用，如用弟子之處，情願隨你老前去。馬爺連擺手說道：『此時尚且不能對你明言。單等日後，心願了成，你們衆人相逢見面，對於我的歷史，以及心願，你們一談便知。』秦鳳聽到這裏，也不敢多問。遂說道：『老師有何教訓？』弟子願遵師命。馬爺笑道：『也沒有多大的事，家裏皆因是我一個挑家度日。我走之後，你就盡心竭力的替我料理一切。』秦鳳說道：『但不知老師此去，幾時方能回來。』馬爺聞聽，手拈銀鬚，二目圓翻，叫道：『這秦鳳，我這一去，三年五載，十年八年，可就說不定了。』秦鳳聞聽，也不敢多問。當天無書，次日清晨起來，馬爺收拾好了行裝路費，由打家中動身，够奔山東東昌府去了。他的心願不表。單說秦鳳，自老師去後，自己在師傅家裏住，大家也不讓秦爺到牛棚裡去了。裏面夥計衆多，足夠用的。宅裡頭可也沒有多少事。長工月工各司其事，還跟老人家在家一樣。秦鳳得了工夫，也時常到家裡看看。他的母親年紀可不小了，不但他的母親，就是他個娘舅歲數也不小了。他的娘舅已然把他的母親接到外祖家中，他的房子租給窮困之人居住。這一來可省多了。舅舅家中有表弟弟婦，早早晚晚伺候他的母親吃喝，倒比在家中強的多。房爺看着這個孩兒，心裡頭非常歡喜。秦爺得空就到家裏看看，一幌馬四爺走了半年多。這一天秦爺正然在舅舅家中，爺兒

兩個閑談 房士元問秦鳳道 這幾年的工夫 你師傅都教給你什麼功夫 秦鳳聞聽一笑 叫了一聲舅舅 這個話咱們爺兒兩個在屋裏說 要是在外頭說 怕被別人聽見笑話 要談武術 我跟我師傅練藝之時常打聽 我問他老人家 你老這身武術 要是在外面行俠作義 够怎麼做身分 他老人家跟我說 外面有一位清真教洒海名叫金元 人稱劍客赫赫揚名 別看他那麼大的身分 那是我的師弟 我的能耐就不用往下問了 我一聽我老師的能耐 比劍客身分還高 可見得他老人家武術不軟 我又多問了一句話 叫他老人家看我的能耐 够什麼身分 老師說我跟劍客比不起 在俠客堆內不軟 只要專心練習 再有十年不難成名天下 今天你問到這裡 我不能不講 我知道我這武術够怎麼做身分呢 房士元聽到這裡也笑了 本來自己是門外漢 正然爺兒幾個說說笑笑 外面有人叫道 問問秦大爺在這裏嗎 要說房爺這個家庭不過是豐衣足食 並非是使奴喚婢 聽外面有人叫 趕緊叫秦爺到外面看看 秦爺出來開了街門 一看原來是老師家裏的家人 名叫張祥 秦爺問道 祥兒有事嗎 張祥說道 可了不的了 你老快回去看看去 有一個人堵着咱們門口 口口聲聲叫老爺子出來跟他比試試 老爺子這是沒在家 要是在家裏多怎吃過這個虧呀 也不用說跟他比 就憑老人家的名姓 就得吓他一身汗 聽他自己說叫什麼孟方 依着我們大家要跟他羣打羣毆 這是我們老總管說的 老爺子臨走的時候 把事全都託給你老啦 你老沒在家我們要是跟他打架 打出禍來豈不是給你老找了麻煩了嗎 老總管叫我到這裏給你老送個信 千斤重担全都在你老身上了 只要你老說一句話 說打咱們家裡長工月工 放牛狗夥計五六十名 如果說要死的 他要活的了我們就不算幹這個的 秦鳳一聽心

中不悅 暗說孟方這個小子 找老人家尋仇 這個仇沒在人家老爺子身上 我對於你一再相讓 就皆因跟你有師生之義 跟你練一天總算給你磕過頭 無論你對於我有多大的不對 我總得讓你一頭 現在我的老師他老人家才走 你就前來尋仇 這個地方可算你無理 好了既然你無情 我就無理 想到這裏 刻不容緩 跟着張祥就走 叫舅舅把大門關上 張祥頭前帶路 一直够奔馬四爺的宅院 工夫不大 來到了馬四爺的門首 看了看在影壁旁邊站着的正是神拳孟方 還不是他一個人來的 在旁邊還站着一個小子 看年紀有個二十多歲 穿着一個藍綢子大褂 漆黑的一條辮子 腳底下白襪青鞋 往臉上觀看 細眉毛小圓眼 大鷹鼻子小薄片咀 兩腮無肉大咧啦素 秦鳳看了看也不介意 看了看孟方 面上表示一番和氣 別看面上和氣 心裏頭怨恨難當 暗說道要不是你教給我練功夫 怎麼會脖子上一邊起了這麼一個大包 這幸虧是得遇明師 若不然焉有我的命在 強打着精神 抱了抱拳 微微笑容 跟着叫了一聲孟老師 你老人家來到這裡要找馬四爺 但不知有何話說 孟方看了看秦鳳脖子上的大包小了 心中明白 這是我教他把氣練橫了 一邊起了一個大包 明明對不住人家 他可不這麼想 反要以身分相欺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秦鳳 你在此幹什麼 我找的是馬酸 少爺聞聽叫了一聲孟老師 你老找馬四爺 他不是外人 他是我的師傅 只皆因他老人家沒在家 把家中一切事務 全都交給我料理 無論有什麼事 你老人家可以對我說 什麼事我都辦的到 這個話可不算我斗胆 我的老師他老人家臨走之時 給我的全權 別看孩兒我年青 這個話說出來就抖橫 什麼事我也辦的到 那就在乎你說了 孟方也不走運 由那一天被馬四爺摔了一個筋斗 小子氣忿的不服 回

到火神廟場子裡頭 悶悶不樂 自己栽筋斗的事 也沒對衆人說 好在一樣兒 也沒有人看見 孟方自己就應當認栽 那才算對 小子不俱說不認輸 忿恨難當 沒跟徒弟們說 回到家中 家裏有他的妻室 跟前一個小子 名叫孟林 年已八歲 到了家中悶悶不樂 妻子不放心 問外面場子有什麼事嗎 他這才把話對他妻子一說 怎麼遇見從前那個沙老師 有意尋仇 把，叫到村外 當場動手被我打倒 來了一個馬老頭兒 復又將我打倒 我有心報仇又不知道這個老頭兒底細 但知道他住家在牛家院 他的妻子楊氏 就是這下窪子的人 就皆因他來到這裡教場子 大家看他不錯 給他保了這門親 要談到楊氏娘家的哥哥 名字叫楊玉楊國璽 外號人稱大刀鎮河南 那也是一位成了名的英雄 後來把眼壞了 二目失明 今天楊氏聽說丈夫在外面受了人家的委屈 不知道這個馬老頭兒是幹什麼的 何妨叫孟林把他舅舅請來 跟他舅舅打聽打聽 究竟這個馬老頭兒是何如人也 一問便知 孟方一聽有理 遂叫孟林去請他的舅舅 孟林點頭答應 好在不遠 工夫不大 把他的舅舅請來了 到裡面叫他舅舅坐下 楊玉問道 有什麼事把我叫來 孟方一談 遂就把自己跟沙爺比手 來了一個老頭兒 打了我一個筋斗 問他只說家住牛家院姓馬 打聽馬老頭兒無人不知 你老的外號人稱大刀鎮河南 也是一位出名的英雄 我跟你老打聽打聽這個馬老頭兒 是何如人也 楊玉一聽叫了一聲兄弟 你不是沒找他去嗎 實在便宜也別說是你惹不起 你打聽打聽坊前左右的 就是這幾省惹的了他老人家的都少 人人都知道他老人家是一位成了名的劍客 隱居多年 從來沒在外面跟人尋過仇找過氣 你怎麼會把他老人家得罪了呢 孟方聞聽 並不隱瞞 由頭裡實話實說 楊玉聽罷叫了聲兄弟

這個馬老頭兒我先跟你說說他這點威名 姓馬名駿 一般人都稱呼他馬四爺 外號人稱道秉清真術傳天外西域大俠 差不多本地人知道人家會武學的主兒少 人家也不露 今天你的意思打算怎麼樣 孟方說我打算找他復仇 楊玉連連說不可 從前我也有過這種念頭 打算跟馬老頭子比試比試 後來我的眼一壞 我可就把這種念頭打消了 既然你說到這裏 我也不能不把這個意思給你說說 依我說你不必找他 何況你已然跟他對過手 當然是兄弟你不敵他 孟方一聽遂說道 大哥當然我不是他的敵手 打算把你老人家請來 給我出個主意 我打算出出這口氣才好 老頭子楊玉想了好半天沒有相當的辦法 遂說道 我也辦不到 我給你請個人吧 這個人大概你也許有個耳聞 他在河南開封府少林寺是個退居的和尙 跟我有交情 名字叫普靜 要談到武學還不錯 我給他寫封信請了來 叫 他會會馬四爺 如果贏的了馬駿豈不算把面子給你傳回來了嗎 孟方一聽很是歡喜 趕緊問還是你老給他寫封信 還是去人請去呢 楊玉聞聽說道 我當然得給他寫信 去人請不對頭他焉能來 孟方點頭答應 趕緊預備文房四寶 全都預備齊畢 叫楊玉念着 孟方代筆工夫不大 書信寫完了 又念了念倒是言語很符 封固已畢 孟方拿着這封信 够奔火神廟場子 找了個得意的徒弟 帶着書信 另有盤費紋銀數兩 够奔開封府少林寺 去了 不過十數日 果然把這位普靜請到了 到了家中 把楊玉找來 大家團聚在一處 孟方一看和尙好威風 年紀太大了 總有六七十歲 鬚髮斑白 身上穿着灰色僧服大領闊袖 白襪僧鞋 腰裏繫着絨繩 威風無比 濃眉闊目 獅鼻海口 額下銀鬚 和尙見着楊玉合掌當胸 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叫了一聲楊大哥 咱們弟兄有些年沒見 雖然你的二目失

明 你的精神倒不錯 楊玉聽到這裡 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師兄 我自打幼年闖蕩江湖 濟困扶危 並沒有半點虧德之處 不料想老天爺不佑 竟至二目失明 終朝每日坐在家中 如過地獄生活一般 還講什麼精神好壞 師兄你這些年不錯吧 普師傅開聽一笑 出家人奔忙的 不過就是衣食 此外並無半點希求 既無名利的得失 有什麼休咎可卜 有什麼好壞可言 說到這裏 楊爺這個主兒懂得這片言語的意思 孟方他那裏曉得 自知是 武術界中一位英雄 大有壓倒一切的思想 就是心高氣傲 他聽普師傅所言也不懂 也不往心裡頭去 不過就是隨班唱諸點頭而已 楊玉從中給他們引見 叫了一聲師兄 你看見了沒有 這位姓孟單字名方 外號人稱神拳孟方 是小弟我的妹丈 二位一聽 互相見禮 然後落坐吃茶 和尚這才問道 楊大哥派人下書 將我叫到這裏 但不知有什麼吩咐 只管講在當面 這位大刀鎮河南楊玉 這才把孟方前後之事 跟和尚並不隱瞞 從頭細說 直說到跟沙德比手 來了一位馬四爺 將我妹丈打了一個筋斗 氣忿不出 有心找他報仇 又恐不敵 因此把師兄請到 我有意請你找馬四爺報仇 和尚聽到這裏 修行眉倒豎 慈悲眼圓翻 暗想道 楊玉呀楊玉 你這是跟我有交情沒交情 如果說有交情 我的武術飛多高踰多遠 難道說你還不知道嗎 你就不應當寫信將我叫來 我來到要我跟馬四爺比 未免叫你看我我怕死貪生 畏刀避劍 真要說我跟人家比 也不是長人家威風 滅我自己的銳氣 我三個也不難贏的 了人家西域大俠 你說他既然把我約到這裏 我應當怎麼辦和尙緊皺雙眉 過了半天 這才臉上微帶笑容 念了一聲彌陀佛 叫了一聲楊大哥 孟老弟 我可不是眼空四海 目中無人 談到我本身武術 也不是自誇海口 還別說一

個西域大俠馬駿 所有天下成了名的劍俠 那一個也不能在我的面前賭鬥三合 可就是有一樣 退回二十年 這個話瞞不了我楊大哥 那時節我也是名震一時 到如今可不然 自從退居少林寺 不敢說證悟參修 頗得靜中之道 我可就把搶贏鬥勝之心 早已拋在九霄雲外 今天我來 我可不知道有這回事 叫我賭鬥馬駿 我要知道我當然不來 說皆因來到這裏 叫你們衆人失望 豈不可惜 和尚普靜說的這片言語 又不減自己的威風 又不失朋友的交誼 還用不着跟馬駿比手 要不然怎麼說這個話不容易呢 像和尚說這片話來 他自己以為算對了 其實全都錯了 禍全由這一句話上所起 大刀楊玉聽着這片言語 知道這是推辭 對於妹丈總算自己把心盡到了 就算完了 孟方在旁邊聽着和尚這片言語 面帶笑容 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高僧 你老就不用說了 我已聽明白了 我大哥楊玉把你老請到這裏 本來叫你老給我轉轉面子 既然高僧不貪一切的名利 我等不敢多求 現在我有一句話 除去找馬駿之外 我再另求你老一段事 如果咱們弟兄有交情 你老就點頭 沒有交情就算作罷論 普靜聽到這裏 合掌當胸叫了一聲孟大弟 甩開這一段事 無論什麼事求到哥哥我的面前 只要我能行 至死不辭 孟方聽到這裏 哈哈太笑 轉過頭來眼看楊玉 叫了一聲大哥 既然是師兄這麼說 咱們也不能難爲人家 我這個意思打算叫你的外甥孟林 跟師哥磕頭 拜他老人家爲師 真要是孟林有福德 把師哥這身能爲得過來 叫孩兒再找馬駿報仇都不遲 楊玉聽到這裡 點了點頭 這才叫了一聲師哥 你看怎麼樣 普靜一聽 這倒是個章程 我身上有點武術 也別管好壞 倒是還沒收過徒弟 我到了圓寂那一天 帶歸九泉 豈不可惜 萬一孟林這個孩子要是好的 得我點功

夫談到把功夫練成報仇，那倒是後事。真要報仇練成的時候，西域大俠也未必還在人世。因為他的年歲到了，自己想到這裡，這才點頭答應。孟方問了問普靜住在那裏，普靜一想，住在家裏不便，還不如到外面去住。遂說道：還是住在火神廟倒覺便當。說到這裏，雙方全都願意。問了問普靜吃葷吃素，普靜還是不動葷腥。這才預備素齋，大家吃喝已畢。楊大爺家走。次一日，這才陪着普靜到火神廟給孟林練功夫。他們練武藝的時候，在夜晚場子散後，孟林給普靜磕頭。孩兒練功夫還不說，孟方也跟着練。每天跟普靜盤桓，由打這一天為始，爺兒兩個全都跟普靜練藝，也不過是竄高縱矮，陸地飛騰，教給孩兒一口單刀，以及各樣軍刃，光陰迅速。普靜在火神廟傳藝，轉瞬就是十八年。這一天開封少林寺來了一封信，少林寺當家的圓寂了，有新當家的接座。普靜乃是退居的老前輩，這又算廟裏的喜事，可不能不到場。普靜這才說道：孟林你這個功夫，雖然說沒學全，你要能够如意練習，成名何難。囑咐孩兒幾句話，普靜安置了一切，跟孟方告辭，不表普靜走了。單說孟家父子，由打跟普靜練藝之後，揚揚得意。爺兒兩個的功夫全都長了，爺兒兩個坐定了閑談，可就談到馬四爺這裡。孟林聽着不忿，打算前去找馬四爺給爹爹報仇。孟方也是非常小心，人人都說馬四爺這麼大能耐，不肯叫孩兒冒險前去，只得派人前去暗中打聽。打聽馬四爺還在不在，打聽完了，這才知道馬四爺沒在家。孟方一聽，這可是個機會，倒不如帶領我的孩兒，到馬家門前發作幾句，人人都知道我找馬四爺，他沒敢出來，露一個虛臉，豈不比找他動手還強嗎？想到這裏，爺兒兩個商量好了，爺兒兩個這才收拾俐落，修奔牛家院，來到馬四爺門首，高聲叫道：馬駿在家嗎？如果在家趕緊出來，太爺孟方

在此 要報當年一掌之仇 裏面老總管一聽這個話有氣 這個門口沒有敢叫老爺子名字的 我跟他老人家當差這些個年 就沒看見過這麼一個 這是何人大胆 真正是豈有此理 院裡頭年青的人多了 談到武學都會個三招兩勢的 依着衆人要出去群毆 有什麼話先把他打倒了回頭再說 到了還是老總管上了幾歲年紀 作事慎重 恐怕四爺不在家 闖出禍來 連連擺手 先打聽打聽外面找老人家的是誰 打聽明白了也用不着咱們跟他動手 有什麼事知會秦鳳一聲 皆因老人家走的時候 把所有的事都交給他了 等他來了有什麼事再說 談到公私兩面 這門口可沒怕過人 衆人聽着無法 只得聽老總管的分派 當時打發張祥修奔下窪村 前去找秦鳳 秦鳳來到師傅門前 見着孟方 秦鳳本來度量寬大 對於孟方總有以前師生的關係 不肯跟他反目 遂帶笑說道 孟老師你老要找馬四爺 他老人家不是外人 乃是我的老師 現今離家已十數年 所有一切家中諸事 全都交給我了 有什麼事你老只管說 孟方本來知道老人家沒在家 一聽秦鳳如此說法 當時把眼一瞪 叫了一聲秦鳳 我可告訴你 你是他的徒弟 不是他的徒弟我全都不管 我找的是馬駿 因我跟他有一脚之仇 在我沒來時自然派人來過 打聽馬老匹夫 分明他是在家 你也不用花言巧語 趕進進去 將他叫出來 我要跟他當場比較 如果說怕死貪生 不敢出來 難道說這就算完了不成嗎 孟方越說氣越大 聲音加高 把牛家院坊前左右之人 全都喊出來觀看 要說秦鳳這個人真不枉老頭子馬四爺賞鑒 果然寬宏大量 實有容人之量 他看着孟方這樣狂傲無禮 心說要不是你我從先有師生之情 也不是我秦某說句大話 早已伸手將你打倒 想到這裏把氣往回一壓 叫了一聲孟老師 你老既然是戳桿教場子 練武

學的老師 難道說對於外面練武術的你老還不知道嗎 我的老師外號人稱西域大俠 在江湖綠林之中 也算是大名鼎鼎 如果他老人家果然在家裡 就憑你老在外面這樣喊叫 還用人進去回話去嗎 只要叫他老人家聽見 恐怕大家攔阻 不讓他老人家出來 也攔不住 我跟你老說 沒在家難道說還撒謊嗎 依我說你老暫且回去 真要是過不去的事 老人家早晚有回來的那一天 你老再前來也不為遲 孟方聽到這裏 小子心裏有底了 准知道老頭子一定沒在家 那就算毫無忌憚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秦鳳 你要趁知進知退 趕緊給我離開 休要在我的面前勞勞叨叨 你既跟馬駿是師徒 當然就是狼狽為奸 分明是馬駿在家裏 聽見我神拳孟方到此 不敢出頭露面 叫你出來搪塞 以為先前你我有師生之情 打算用花言巧語 把我說走 孟太爺焉能受你等之愚 實話告訴你 馬駿出來跟當面比試還則罷了 如若不然 我要在這裏大罵三天三夜 孟方說到這裡 口口聲聲高聲喊叫馬駿 接着就是大罵不休 這工夫不用說馬宅的長工人等 就連牛家院坊前左右之人 皆因同教的關係 全都抱着一分不忿 磨拳擦掌 氣的了不得 從中有人跟馬宅的家中打聽 那個長兩個大包的 不也是放牛的嗎 怎麼你們家裏是他當家主事呢 馬宅家人告訴他 我們老爺子不叫說 這位長大包的秦大爺 是我們老人家的徒弟 所以他老人家出外 把家裡的事全都交給他執掌 要不是我們大家淨聽他的 別說一個孟方 三個五個我們大家也早就把他打發回去了 這話說完了 街坊人就有好些個不讚成的 交頭接耳那個意思 就說和氣不打架固然是好 互要對徒晉師 何況還是練武的爺們 這未免給把勢行裁劊斗 就是打不過他也得跟他幹幹 那才算對得起老師 你言我語議論紛紛 秦鳳他明白他們

大家的意見 是噴着自己不跟孟方動手 想到這裡 心中難過 心說你們大家那裏知道

我要不是先前跟他有師生的關係 任憑他是三頭六臂 我秦鳳何懼 想到這裏 再看了看

老師家中的長工短工年月工 以及放牛的人等 一個個全都是氣勢汹汹 只要從中有人

一挑頭說打 當然就是蜂擁一片 秦鳳一想我要真容着他們大家動了手 甚至於再被孟方

將他等打傷一個半個的 老人家回來 我是他老人家的徒弟 有何面目相見老師 想能這

才叫道孟老師 這個話是這麼說 馬四爺沒在家 你來到門前說個二言五句 這個面兒可

就轉過來了 實在要是叫罵不休 就打着說秦鳳跟你先前有師生之情 不肯相攔 你看見

了沒有 馬四爺家中的手下人足有七八十號 要不是我在這裏 他等衆人早就羣打羣毆起

來 難道說你還能討的了公道嗎 依我說你見好就收 趁此快走 倘若恃強到底 他們大

家一准不容 我可不能叫他等衆人過來動手 皆因有他老人家的徒弟在此 我所說之話

這就叫盞先前師生之誼 真要是不能聽 孟老師你來看 說着話用手一指自己脖子上兩個大

包 我的殘疾在此 忿恨之懷 時刻難除 今天不聽良言相勸 我要報此落殘之仇 孟方

聽到這裏 自己良心對於秦鳳愧 就應當是了就是了 自己一走豈不爲妙 他可不然

就彷彿是別人全都怕他 不走你也把我怎麼樣不了 當時怒氣填胸 叫了一聲秦鳳小冤家

我也不是小着與你 別看你拜了馬駿爲師 量你火蟲的屁股可能有多大亮 你也竟敢在

我的面前說出報仇二字 我要不是看在當年你我有師生之情 提你是馬駿的徒弟 我早就

將你打倒 還容你說這許多話 到如今你反倒跟我說出這樣狂言大話 冤家別走 我倒看

看你有多大能爲 孟方說到這裏 身往前一竄 左手一幌少爺的面門 右手掌惡狠狠够奔

秦鳳頭頂打來，少爺一看，掌到，並不慌忙，身形一幌，向右上步，伸左手一擄他的胳膊肘，右手掌順左胳膊底下一穿，够奔小子右腋便打。這一掌的名目叫作掖掌。孟方一看，心說：這小子是練了兩下子，我要不是跟普師傅盤桓這些個年，就是這一招就不好躲。雖然這麼，還覺着自己的能為可高了，並不放在心上。腰往回抽，右臂向下壓，跟着轉臉一翻身，右手够奔少爺小腹便打。這一招的名目叫作反臂托掌。真要是打上，立時就有性命之憂。秦鳳看着心中有氣，暗想：這小子下此毒手，他有意將我致於死地。既然你有此毒心，好，秦鳳焉能輕饒於你。說時遲，那時快，身向後一坐，雙掌撤回，往下一按，這一手的名目叫作蓋手。孟方一看，掌走空了，隨着轉身，右手掌用了個單風貫耳，够奔秦爺右道太陽穴便打。秦爺縮頸藏頭，矮着身形滴溜一轉，用了個退步撩陰掌。照定孟方的小腹打來，小子撒手不及，只得把身形往後一撤，這一掌倒是躲開了。焉想到秦爺緊跟着把身形轉過來，又用了個進步撩陰掌。孟方想躲可來不及了，就聽拍的一聲，倒退了好幾步，來了一個屁股墩兒。大家一熱鬧的齊聲喝采，從中就聽有人說好。這叫退步撩陰連環掌。秦鳳往旁邊一閃，知道孟方還帶着一個人，這叫一不作二不休。遂高聲說道：還有敢過來比的嗎？孟林在旁邊看見自己爹爹當場落敗，有心過去跟秦鳳動手。頭一節人家秦鳳的能耐他也看見了。再說自己爹爹的外號人稱神拳孟方，那麼些年武術的底子，又跟我的老師普靜和尚盤桓了不到二十年，尚且不是他的敵手。我過去也未必保的住准贏。倘若當場再敗，我們父子二人全都被打帶傷。到那時再想報仇，可就不容易了。倒不如暫時把我的父親帶回家中，看看要緊不要緊。然後够奔開封府少林寺，找我的老師幫助給我父親報仇。倒是正理。想

到這裏 這才說道 姓秦的等着你的 候着我的 咱們改日再會 說着話來到孟方的近前 彎腰將他的父親背起來就走 看熱鬧的也隨着一閃而散 不表孟方父子 單說秦鳳跟隨衆長工 來到老師的宅中 老總管跟秦鳳打聽孟方是誰 秦鳳只得把以往從前之事 大概說了一遍 大家這才說道 這小子也太不自量了 既然練過武術 怎麼連咱們老爺子名姓都不知道 衆人不過就是說說講講 可也沒有別的 至於孟方鬧了這一場 也沒有人把他放在心上 過了一個多月 聽人傳言 說是火神廟教場的神拳孟老師死了 似乎是找馬四爺尋仇 被老人家一個徒弟打了一暗掌 四十九天够了日子 一命嗚呼 這個話傳來傳去 可就傳到了秦鳳的舅舅房士元耳內 這一天秦鳳由打牛家院 來到下窪村看望他的老娘 房士元見了秦鳳 就把這個話從頭至尾 跟秦鳳一說 房爺本來是一位買賣人出身 說到誰把誰打死 未免覺着心驚肉跳 今天跟秦鳳說着話 那個意思很透着不悅 說孩子不應當下此毒手打死孟方 他尚且有子 他的兒子也有老師 他的父親被你打死 難道說他兒子就不知道嗎 俗語說的好 打人一拳防人一脚 真要是那麼一來 豈不成了冤冤相報了嗎 你在外面還得時時刻刻防範 雖然說是害人 也得算是害己 秦鳳一聽笑道 舅父未免對於胆量太小了 因爲自己命運不好 偏偏這些事都叫我赶上 別看舅舅所說的話 語透着胆小 也是實情至理 多得罪一個仇人 不如多交一個朋友 比如說要是我的老師 西域大俠馬四爺 他老人家在家裏 這個事也就用不着我出頭了 可是他老人家要在家 孟方他也未必敢來 此事活該 那叫無法 想到這裏 遂叫了一聲舅舅 這個事你老不必担驚 別說是他不來報仇 就是前來 孩兒也不怕 何況尙有我的老師 誰人不知 那個

不曉 道秉清真術傳天外西域大俠馬駿馬四爺 身為劍客 隱逸多年 真要他知道底細事 差不多的他也不敢來 從前你問過孩兒我的武術 練到什麼地步 如今跟孟方闖了這回 大概你老不以爲孩兒說的是狂言了吧 房爺開聽叫了一聲少爺 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從此以後還是得多加小心 防備仇人暗算 這就應了俗語了 打一拳須防人一脚 秦鳳一聽叫了一聲老人家 只管萬安 話說到這裡 這事可也就算隔過去吧 孩兒有時候在家裡頭 有時在馬四爺家裡照料一切 這個地方說的是見識 男子見遠女子見近 可別看秦鳳的母親房老太太 由孩兒那一天肇禍 打死了孟方 晝夜爲此不安 常常整宵不眠 老邁之年就怕傷神 過了兩個多月 房老太太臥病在床 遍請名醫百般調治 怎奈醫藥無效 命嗚呼 孩兒哭的亞賽淚人一般 痛定思痛 真有共母同行之概 這個地方就多虧房爺預備衣衾棺槨 豐豐盛盛打發老太太入土爲安 秦鳳沒地方去 就在舅舅家中一住 皆因爲自己孝順存身 由前那一天 算起來不過半年多 秦鳳有一天坐在屋中跟舅舅爺兒兩個談話 由外面進來一個家人 慌慌張張 來到裡面向秦鳳說道 少爺外面馬宅的管家見你老主要緊的太事 秦爺不知道什麼事遂說道 叫他進來 家人出去 帶進一個人來 面色驚慌 湊到秦鳳耳旁邊 叫了一聲少爺 可了不的啦 現有衛輝府三班總役 劉振標劉大爺打發夥計來了 趕趕緊趕奔四宅宅中報告大少爺秦鳳 票子下來了 不久就要够奔你的宅中 捉拿大少爺秦鳳 我就說的是劉頭兒 跟咱們四爺有交情 知道你老是四爺的徒弟 不能關照一聲 人家把話帶過來了 叫你老想個法子 最好你老還是躲躲 秦鳳聽到這裡一怔 我作事向例不違國法 因爲什麼鎖拿我到案 你可知道裏面的案由因

爲什麼嗎 這個家人一聽遂說道 案由的底細 我可不知道 恍恍惚惚我聽劉頭的夥計說 大概不是好案吧 聽說在咱們衛輝府連着就作了兩案 一個是允姦殺的 一個是不允殺的 這個賊人冒你老的名姓殺人留跡 寫下四句詞兒 頭一句背插鋼刀逞英雄 綠林道上屬我能 因姦不允殺人命 拿住秦鳳便知情 劉頭兒說了 知府大人要是位明白官 把你老拿到公堂 那倒也不算什麼 他有一問你老有一回 真假不難辦明 怎奈現在這位知府不甚明白公事 把你老带到了公堂 不問青紅皂白 先用嚴刑拷問 你老不是跟着受苦嗎 故爾劉頭打發人來 還是叫你老躲躲爲是 日後他老人家 設法維持維持 秦鳳聽到這禪點頭 逐一擺手說你回去吧 見不着劉頭兒不用說了 見着劉頭兒替我說見面再謝 家人點頭答應 撒身就走 秦鳳心中暗想 我這才叫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你說我還是自行投首 還是躲躲呢 又想到 唉 我秦鳳倒不算什麼 我別把我老師的名譽給他老人家沾了 人人都知道有一位西域大俠馬四爺 我既然是他老人家的徒弟 要是畏罪脫逃 這個話傳出去豈不叫他老人家跟着栽斛斗嗎 再說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 生而何歡 死而何懼 話雖然這麼說 這段案由稍差 真要是明火路劫 我前去投首 乃是英雄所爲 雖死不惜 這種花案未免有沾我師徒的人格 至死名譽不香 不問可知 這一定是孟方之子 孟林所爲 故意嫁禍於我 還不如我找到他家中 跟他携手一同到案 這倒是正理 將然想到這裏 連說不可 我不過是心中猜想 並沒有實據 倘若不是人家所爲 難道說還我劍客弟子 作事還能以武力欺人嗎 自己思前想後 這工夫房爺在旁邊答言 叫了一聲 秦鳳 依我說馬宅家人前來送信 此事當然不假 倒不如我給你預備些路費 你暫時離開

了衛輝府去躲避躲避。單等這場事水落石出，你再出頭不遲。俗語說的好，官場中拿人有錯拿的沒有錯放的。真要是把你拘到官府，打一分嫌疑的官司，不用說別人，舅舅我心裡麼受。秦鳳聽老人家所說的言語對，這才點頭答應。當時收拾了一個小包袱，暗帶單刀一口，銀兩帶好，遂給舅舅磕了一個頭。老人家你老放心吧，孩兒到外面繞個灣兒，無論日期長短，有這身能爲，大概也不致於挨餓。倘若官人到你老這裡來打聽我，你老就提我走了一個多月了，投奔何方行無定所，把話說完了。秦鳳離了衛輝府，果然官人到了房宅，叫出房十元來，當面跟他要秦鳳。房爺連連擺手，叫了一聲諸位，有所不知，秦鳳可是我的外甥，由他的母親死後，他自己心裡難過，打點了一個包袱出門在外。已然一個多月了，問他的下落我實在不知。好在來的夥計等，全都跟三班總役劉頭兒有交情，不過略加盤詰，遂說道：「你道秦鳳沒在家，日後要是將他拿獲，你就算知情不舉。」房士元點頭答應。諸位頭兒只要在此地將他拿獲，我就甘心領罪。這個小子不供說走了一個多月，還是我們爺兒兩個抬扛走的。他噴着我說他那麼大個子，不知道怎麼賺錢的法子，因此一賭氣就走了。夥計們聽到這裡，只可點了點頭回府去交差不表。單說秦爺自己心裡一想，家裏倒沒有什麼牽連，老娘已然故去，官人也不至於將我的舅舅鎖拿頂罪，我可以稱得起一心無罣碍。何不慢慢訪查訪查，他這叫毀壞我的名譽，訪查實在。我豈能跟他善罷甘休。自己想，到這裡，白晝之間，找了個僻幽的所在，到了晚間夜靜之時，收拾收拾身上的衣服勒好了十字絆，楷好了單刀絹帕罩頭，包袱往腰裡一圍，收拾俐落，先到火神廟看看這羣練武術的還練不練，然後再到孟林的家中看看，自己主意打妥，這才够奔火神廟。這個地方秦爺

心裡有根 他在這裏練過 誰知道那裏有人那裏沒人 繞到把勢場子的後面 那裏有三間
 休息屋子 乃是練完了功夫大家休息的地方 看了看屋中有一盞燈燭 他這才繞到後坡
 脚尖擄住陰陽瓦 身形垂下來 隔着後窗戶往裏觀看 一看屋裏坐着三個人 正當中那一位
 位年歲大 身穿藍布褲褂 腳底下洒鞋白襪 兩旁邊這兩個年紀全都不滿二十 那個意思
 都將然練完了功夫 秦爺暗想道 要知心腹事 單聽背後話 這才側耳竊聽 人家裏面三
 個人研究的不過是功夫 他說他的功夫高 他說他的功夫比他還高 秦爺聽了聽語不關己
 可見得這場事並不是人家孟林所爲 真要是他辦的 他們衆人到了一處 決不能不談
 秦爺想到這裏 將然打算雙手一抱腿 翻身卜房走 狂廳裏面是個年青二十多歲的 向着
 那個年青的叫了一聲師哥 就說這個年頭的事 人別闖禍 打人一拳防人一拳 趁拿咱們
 老師說 他老人家的功夫可稱得起叫不錯吧 又誰知在半年前 去訪馬四爺 叫秦鳳一巴
 掌震壞了尿泡 一個多月的工夫就死了 你說秦鳳這小子 他的功夫可是跟誰練的 從
 前他不是也在咱們這個場子練的嗎 那一個說我聽說他拜的是馬四爺練了好幾十年 這兩
 個人談到這裏 秦鳳聽着可不樂意走了 到底要聽個水落石出 就聽這兩個小子叨叨念
 念接着還說 不用別的 就說秦鳳人是能爲大嗎 叫他有通天的本領也不會知道 少爺這
 段事辦的就算妙 案也作了仇也報了 你說這場事從中虧了誰 對面那個人一笑 這還用
 說 不就是幸虧他嗎 說到這裡把手指頭伸出一個來 秦爺看的明明白白 不知道這三個
 手指頭的主兒是誰 又聽對面那個說道 事由辦的全好 可就是不應該走 他這一走 不
 知道又安着什麼心思 對面這個小子聞聽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兄弟 你好不明白 不走可

到好 這分明是嫁禍於人 倘若追出事實來 他自己的性命有些個難保 說到這裏外面的秦爺聽着 不由得忿恨難當 暗說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可有一節 你說這小子他投到那裏去呢 秦爺還有意往下聽 就聽那個上年歲的說道 二位 我這個話可算多說 自掃門前雪 休管別人瓦上霜 這個地方可算你們二位年青 常言說的好 草上說話路上聽 倘若走漏了風聲 咱們這就叫殺人不落兩手血 這可爲什麼呢 這個話可不算我多說 可是少爺爲報父仇 從中有個姦淫婦女殺死無辜 你可知道報應循環這四個字 不過是早報晚報時辰未到 話我說到這裡 咱們由這裏一字不提才好 你可別看這小子孟林他也跟咱們一塊兒練 咱們跟他父親孟方孟老師練藝 不錯咱們受人家的指教 要不然你我全都談不到武學這一門 惟獨孟林這小子所作所爲 未免太已不講天良 別看這個跟他逃往山東 說到這裏又出了三個手指頭 據我想那個地方也不准落的住 暗室虧心神目如電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咱們別講說人家 談別的 說到這裏兩個年青的可也就不接着說了 秦鳳暗想這個人所說的話在情理 好個天網恢恢 既然小子投到了山東 我也用不着到衛輝府前去報案 倘若遇上糊塗官 豈不是飛蛾投火 那麼一來連人家三班總役 跟我舅舅他們的一片好心 可就全都辜負了 還不如我自己慢慢的够奔山東 留心查訪 將小子孟林拿獲 然後再一回投案 誰是誰非不難分辨 想到這裏有理 自己飄身上房 離開火神廟 由這一日爲首 秦鳳順着够奔山東的方向 一路前行 什麼村莊鎮甸菴觀寺院 全都留心查訪 這一天秦鳳來到了河南山東交界的地方 時候約在午飯時 本來由早晨就陰天到了這個時候陰雲密布 天空低降 堪堪就要下雨 秦鳳一想還不如找個店住下 天晴

了再走。天要不晴，早早的住了店，也省得被淋。想到這裏，遂走到頭裡鎮門，看了看東西的街道，南北對面的舖戶，將然往前走了不遠，路北有一座大店，字號是三元，門前站着一個夥計攬客，頭一節時候在飯口，再說這個天兒，差不多下頭路遠的主兒，就不往下走了。夥計站在門前也算是攬投機的生意，看見過人便高聲說道：「客人別往下走了，再走早了才到了店道，看見了沒有？」雨這就下來，住在咱們這裡，吃喝便當，又乾淨又省錢。秦爺看了看這個店倒是不錯，邁步往裡走，裏面有夥計張羅客人，把秦爺讓到了東跨院，東上房兩間東屋，夥計拿過布擲子來擲了擲，渾身的塵土，然後把身形坐穩。秦爺擺手道：「給我預備一壺酒兩碟菜。」我先喝着，喝完了酒之後，隨便給我預備點兒飯菜就成了。夥計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夥計用方盤端了來，酒菜全都擺在桌案上面。遂說道：「你老先喝着，飯菜隨後就來。」秦爺點了點頭，自斟自飲，一面喝酒，一面目不轉睛往外面觀看。天陰的黑暗，雨可未下，工夫不大，酒喝完了，夥計端上飯菜，霎時間吃了個酒足飯飽。夥計將殘席收拾下去，切了一壺茶來，秦爺自己坐在屋中，吃茶閒坐，一直坐到天晚快掌燈的時候，一看滿天星斗，天算晴了，秦爺也不覺得甚麼寂寞，叫夥計預備點兒點心，吃完了屋中掌上燈光，放下簾子，他老人家迎門一坐，以目觀天，心有所思，正在出神之際，猛然間撲的一聲，案頭蠟燭熄滅，秦爺一怔，未覺着有風，怎麼燈會滅了呢？莫非有歹人前來暗算於我？想到這裡，腳站埃塵，微然一長身，就聽外面微有響動，秦爺幌身啓簾子，來到外面，就見一條黑影，騰躍上房，秦爺一臥腰，隨着也縱到房上，再一看黑影已然躍出了店外，秦爺在後面施展夜行術，在後面跟隨，來至在店外，看了看店外一片樹林，人

家那條黑影 已然站住了身形 秦爺到了近前 上下打量這個人 也沒穿甚麼夜行衣 不過就是尋常的衣服 領下摻白鬚 肋下懸刀 站在那裡撕髯含笑 秦爺來到切近 邃即一抱拳叫了一聲老朋友 不知秦鳳因何得罪你老人家 到了我的店房 將燈燭熄滅 無論什麼地方不對 請你老只管明白賜教 秦鳳當然知過必改 如果說要是無理取鬧 可休怨秦鳳無禮 那人聽着微然一陣冷笑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秦鳳 聽人傳言 你是西域大俠馬駿馬四爺的弟子 爲什麼作事不知密慎 採花作案 也倒不算什麼 豈不有沾你師傅馬駿之名 秦鳳聞聽吓了一跳 叫了一聲老人家 莫非你老爲的是採花案件 你老人家可知道內中底細麼 老頭搖頭說不知 秦爺長嘆了一口氣說道 皆因我幼年學藝 從師孟方沙德 在火神廟是這麼段事 自己練功夫沙老師看着愛 怎樣單教自己衆人不滿 沙老師走後 孟方小教自己功夫 偷藝被他看破 故意將氣功傳反了 脖子上一邊起了一個大包 沙德二次到下窪村 看見我這般光景 心中不忿 前去找孟方理論 言語不合 當場動手 沙爺不是孟方的對手 可巧遇見一位馬四爺 抱打不平 把孟方一脚踢倒 小子懷恨在心 我由那一年馬四爺把我的病體治好 雖然未能喪命 項上落了兩個大包 屈指一算 到現在整整的十八年 我的老師身有要事 够奔山東 老人家委我照料家中一切的事 孟方二次尋仇 找我的業師要報當年之仇 馬宅家人無法 將我找到了家中 我跟他有師生之情 不肯以武力解決 怎奈他再三逼迫 萬不得已 跟他當場比試 被我一掌之震 膀胱負傷而回 又誰知他月餘的功夫 竟因傷亡命 他有個兒子 名叫孟林 打算給他爹爹報仇 也許從中有壞人挑唆 真要是他找到我的家中 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我秦鳳死而

無怨 他不應該借我的名義 採花作案 案後留下我的名字 我真有心首投到案 怎奈這
種臭案死後不香 還有一說 不准知道是孟林 我臨行之時 夜晚前去暗探 才知道孟林
作完了案 逃奔了山東 我打算各處尋找 將他拿獲 押往衛輝府前去歸案 以洗我的名
譽 老頭兒聽到這裡 遂說道秦鳳 你可知道孟林的功夫 何人所傳 或者是他的父親所
教 秦鳳聞聽遂說道 聽說他的功夫 是河南開封府退居的和尙 普靜普師傅所傳 老頭
兒一聽遂說道好 既然如此 我前去找的師傅 叫普靜各處查訪 捉拿他的弟子 出家
人身帶武功 不誠賢愚 藝傳於世 就算是罪大惡極 如此說來今天我就算驚動你了
改日再談 說到這裡 老頭要走 秦鳳連忙說道 老英雄慢走 今天相遇我領教領教老人
家你老尊姓大名 老頭聞聽道 問我咱們是鄉親 我也是河南衛輝府的人 家住關家堡
姓關名斗字九公 外號人稱今古俠 秦爺聽到這裏一怔 暗想道這位關斗開九公 我師傅
常談 河南地面隱着一位成名的劍客 名叫關斗 由成名為俠 他老人家就忍了 說不
定可有幾年了 一具之間 來到這裏 真是叫我莫明其妙 這個地方就說身為劍客不容易
別看他老人家隱了 對於義務天職 可沒歇心 要是在遠處聽不見說 那就不用提了
近在眼皮底下出了採花案 關爺心裏頭難過 我身為劍客隱避家門 眼前出了這麼一個秦
鳳 也別管他是不是他 反正這裏頭有他的關係 沒有他的關係 決不能將他牽連在內
守在我的眼皮頭裏 我要不聞不問 未免差點兒事 我耳聞馬四爺沒在家 馬四爺在家我
只可給他傳個信就是了 別管他知道不知道 卸却了我本身之責 馬四爺沒在家 這段
事我要不知道底細 倘若有成了名的劍俠 問到這裡 我一字答不出來 未免有失我劍客

的身分 自己思前想後 把主意拿定 由家裏收拾收拾 肋下懸刀 先够奔馬四爺的宅中 探聽探聽 究竟秦鳳從中的底細 大概馬宅的家人必然知曉 來至在馬宅門首 自己也並未通報名姓 叫了一聲回事的 我有一段事跟你打聽 這不是馬四爺的家宅嗎 從中有個秦鳳 你們可知道他在那裏住 家人們一聽問秦鳳就吓了一跳 遂說道老爺子 你老人家要打聽這個秦鳳 十數年前 是我們家主爺的徒弟 後來皆因這個秦鳳有點兒行爲不正 被老人家把他趕着走了 這個話已然有幾年了 這不過是家人們信口胡說 怕老頭子是官府打發來的人 捉拿秦鳳到案 秦鳳沒在家恐怕連累馬宅 這才信口說出這麼幾句話來 老人家一聽不由得心中不忿 暗道馬四爺你也是隱居家門的劍客 怎麼會教徒弟不加審查 像秦鳳這一流的人物 你傳給他技術 就算藝傳於匪 在你的面前恭維你 樣樣宗宗全都循規導矩 你要離開 立時候復他的不良行爲 偷盜竊出實與門戶有沾 何況貪淫好色採花作案 這可不怨我多事 閒着也是閒着 呆着也是呆着 我倒要伸手整理整理這股事 老頭子想到這裡 並不跟馬宅的家人多談 好在身上帶着不少的路費 這才各處打，暗暗調查 要是查別人還不大好查 惟獨查秦鳳好查 皆因他脖子上邊一個大包 就彷彿項長三頭 這一來老人家就容易探聽了 看起來也算他們爺兒兩個有緣 老人家無心之中 在路途之上 遇見了秦鳳 正赶上陰雲密布 似乎要下雨 老頭子看見秦鳳進店 心裡頭歡喜 自己也隨着進店 看准了秦爺的住處 然後叫夥計給自己找了一個單間兒 該吃該喝老頭子隨隨便便 全都用完了 天到掌燈時 老頭子來到秦爺店房 看了看秦爺獨自一個人 坐在椅子上似睡不睡在那裏靜坐 今古俠關爺 站在台階下叫丹田的真力

混元的氣功 撲 把屋裏那盞蠟燈先給他熄滅 那位說這個燈滅了不玄嗎 練武學能够練到這個地方嗎 這還是半點玄的地方都沒有 平常在武學之中 有一手功夫 叫百步吹燈 要是平常人沒練過氣功的氣出來是一片 遠不過二尺 練氣的就不不然了 氣出來是一條線 遠過常人數倍 還是強而有力 故爾風到燈滅 屋裏也就是秦鳳 要是換個主兒 當然疑神疑鬼 還不定想什麼呢 秦爺是劍客的徒弟 可不能跟平常人一樣 他准知道這是有高人前來 不是跟自已 便是奚落我 想到這裏自己輕輕把簾子揭起 來到院中 抬頭一看 一條黑影 一直追到外面大道旁邊樹林前 老頭子站住身形 彼此一問 秦爺並不隱瞞 就把一往之事 從頭細說了一回 老人家聽到這裏 心說這幸虧是我作事底細 樣樣留神 要不然只聽一面之辭 來到這裡手起刀落 豈不誤傷他的性命 秦爺問 老頭子報通名姓 姓關名斗字九公 外號人稱今古俠 秦爺這才明白 原來是一位隱居河南的一位成了名的劍客 這才叫了一聲老人家 你老既然見着我 裏面的底細你全都打聽明白 但不知老人家對於此事 怎麼樣才算圓滿 關爺問聽哈哈一笑 叫了一聲秦鳳 你現在打算各處尋踪跡 捉拿孟林一同到案 我可不是攀大 我跟你的老師同居河南多年 要說隱我可不如人家馬老劍客 隱逸的年頭多 可有一樣 談到輩數上 我們可論弟兄 今天我見了你 高攀一句 你可就算是老賢侄 你的事作錯了 你既然准知道是孟林所爲 在事發之時 你就應當借着你老師的這個面兒 託出幾位德高望重有名的紳商 全都安置妥了 你自己前去投着到案 說明了誰是誰非 然後衆人再聯名公保 你算帶罪拿賊 那叫光明正大 你這一躲私自奔逃 不真也真了 倘若路途之上 遇見官人 束手就綁

罪反加重 不聽其拿獲 那就算拒捕 我想一想左右皆非 看起來還是年青 作事欠閱歷

咱們爺兒兩個分手 我要走了 秦爺問老人家你要到那裏去 老頭子遂說道 方才我已

然跟你說明 我要够奔開封府少林寺找普靜僧 前去理論 因為什麼他藝傳於匪 秦爺聽

到這裏連連點頭 那個意思打算要跟着老人家一路同行 關爺擺手叫了一聲秦鳳 那可不

能够 人人都知道你對於衛輝府的採花案有關 跟我同行我要不把你帶到府衙 豈不叫人

多疑 秦爺一聽 點頭答應 老人家並不回店 揚常就走 暫且不表 單說的是秦鳳 自

己回歸店房 好在一樣兒是安安靜靜 無人知曉 到了次日早晨 店裏夥計才知道跨院之

中少了一位老者 不知道什麼時候走的 秦爺並不多談 自己算還了店賬走出去 那就算

是行無定所 可是聽人說小子孟林流落在山東地面 可不准知道他落在那一省那一府那一

縣 只得慢慢調查 秦爺沒出山東 各府完全未到 可並非一日之功 整整就是三年 秦

爺自己着急 這麼看起來 何時才能够將小子孟林拿獲 前去衛輝府到案 今古俠關老劍

客 他老人家跟我分手 說是替我幫忙 也許已然將小子拿獲 已然到案也未可知 這個

地方真正叫人莫明其妙 這一天秦爺來到山東濟南府的地面 猛然間想起來 山東濟南地

方 隱着一位成了名的老劍客 姓凌單字名通 外號人稱鐵板仙 跟自己的老師是把兄弟

他老人家身為劍客 對於山東地面 估山為王的落草為寇的 他老人家無一不知 我何

不訪訪這位老凌劍客 求他老人家協力幫忙 捉拿小子孟林 只要他老人家肯為出方 諒

小子孟林插翅難逃 秦鳳想到這裏高興 天這時候已然不早了 堪就要日沒 到了人家

宅中 對於吃喝多有不便 還不如我先找個地方吃喝 然後再訪老人家 倒顯着省事 自

己把主意拿妥。他這才找了一個村莊，在一家二董館，極不起眼的這裏一個小飯館裏，裏面不過賣的是大包子大麵，喝酒就是白干酒，甚講究的東西沒有，好在秦爺能夠將就，隨便要點兒吃食，喝了一壺酒，心裡本不高興，又是自己一個人，吃完會了賬，來到外面遂又繞了幾圈兒，本領隨時隨地打聽打聽老劍客的住宅在那裏，但是已然天到了這般光景，再去找人家未免顯着不便，看了看天的時候已然就將要掌燈了，自己怨自己年青，作事沒有預算，真正是豈有此理，自己想着站在那裡怔神，猛然間面前來了一個人，行走愴忙，秦爺看着這個人好生面熟，一時之間，真是想不起來，人家頭裡走秦爺後面追，一面追一面想，猛然靈機一動，莫非他就是小子孟林，怎麼會這個樣兒呢？這個地方就說秦爺的眼光不錯，就見過一次面，一幌二年多，小子孟林把樣兒改了，兩太陽無肉縮腮，面皮的顏色如同東方發曉的窟靈紙，嘴唇雪白並無血色，耳朵邊全干了，秦爺看着暗地思索，可見得這小子貪淫好色，行爲不正，要不然怎麼就成了這般模樣？看到這裡本有心趕上前去，將他拿住，又一想別忙，拿賊要賊捉，姦要雙，我也別誣良爲匪，倒不如我看看這小子他幹什麼去，只要有不法的行爲，我再伸手將他拿獲，也叫他遭擒無怨，書中代言，這個小子是孟林嗎？不是他是誰呢？爲不說自修，人人不能離，往好處走本來就很慢，只要往前走着，就不至於退化，勢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是學壞不用說了，其快無比，統其三年多，挺好的一個孩子，已竟糟到這個地步，只皆因他的父親孟方死後，自己報仇能力不足，他才够奔河南開封府少林寺拜求高僧，和尚不肯出頭，小子一氣離開了少林寺，在中途遇見了他父親的一個徒弟，姓王名叫王霸，他也是河南衛輝府的人，自從幼年行爲不正，搯花捏

朵 衆人時常欺侮於他 後來這小子因忿氣也拜在神拳孟方的門下習學武學 練了有二年多 徒弟堆內的人 全都看不起他 小子一忿氣離開了衛輝府 在外面未遇見好人 終朝每日跟採花淫賊 在一處盤桓 又是這小子性之所近 不知不覺置身下流 在外面飄蕩可不是一年了 凡是奸盜邪淫 差不多全都有他 這一天 小子由彰德府够奔開封訪友 中途路上遇見了孟林 遂說道 師弟不在家中 來到開封府有事嗎 孟林聞聽 長嘆了一口氣 這才把自己的天倫怎麼會被秦鳳一掌打死 前後話一說 王霸一聽遂說道 既然他把我的師傅一掌打死 你練了一身好功夫 爲什麼不找他前去報仇呢 孟林一聽叫了一聲師哥 你老可不知道 秦鳳這小子跟西域大俠馬駿 練習不到二十年 武學高強 我的天倫尙且贏不了他 何況是我 我就够奔少林寺 請我的師傅普靜 他老人家不肯幫忙 這也無法 王霸聞聽 叫了一聲師弟 你老的父親可就是我的老師 我可沒跟他老人家盤桓多少年 我受他老人家一技一藝 聽得算是師傅 既然談到兄弟你贏不了 我可就更不行了 報仇這段事是這麼說 有力使力 無力使智 孟林一聽叫了一聲師哥 你老說的這個話有理 我的天倫是你老的業師 要說給他老人家報仇 你老也應當負責 但不知有何智可使 你老得跟我談談 王霸聞聽叫了一聲兄弟 論到用智 在咱們江湖綠林道 可就是作案 在咱們這衛輝府作個三件兩件重要的案子 臨行留小子的名姓 這叫嫁禍於人 孟林一聽這個話 倒是有理 哥兒兩個這才親親密密 一同回歸衛輝府 在孟宅住了幾天 哥兒兩個出去 各處裏探道 孟林還以爲是大檢戶人家偷盜竊取 又誰知這個小子他生性好色 領着孟林出去各處裡暗地窺探 看看那裡有少婦長女 夜晚之間 前去採花 孟林年

歲正好 青春少年 乍嚙女色的滋味 覺着世界之上 再也沒有比這段事美的了 這就是不怕沒好事 就怕沒好人 要是爲給父親報仇 跟秦鳳結怨 天下英雄全得拜服 因爲什麼呢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可就是這個報法不對 貪淫好色姦殺無辜 姦後一刀殺死 留下詞句 上寫秦鳳的字樣 連着就是兩條命案 也有允姦的也有不允的 後來王霸一看 這個地方不能久住 淨說衛輝府隱名的劍客就是好幾位 倘若露出了馬脚 要想再逃那可就難了 孟林一聽這個話似乎有理 這才叫了一聲師哥 咱們走有個落腳的埋方沒有 可別看兄弟年青 對於賂事不敢說完全略的到 反正也差不多 我們要是不作案走到那裡都是朋友 既然採花作案 稍微胆量小點兒 人家也不敢收留我們 恐怕一日事發 跟着我打瓜葛官司 王霸一聽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兄弟 在外面跑腿這些個年 要是沒有幾位真實的朋友指着什麼活着呢 孟林聞聽心中很是喜悅 透叫了一聲師哥 既然如此我們這一走在那裡落腳呢 王霸聞聽一笑 兄弟你要落腳處 山東濟南府城北一百七十五里地 有一個小錐子山 上面住着有爲首的寨主 那是我同胞的弟兄 名字叫王祥 外號人稱鎮山鵬 他老人家在那山爲首多年 我們要是逃到那裏去 有吃有喝高枕無憂 孟林一聽有他的弟兄在山東佔山 心裡頭非常的喜歡 哥兒兩個商量好了 由家中收拾利落 帶好了小包袱盤費等等 由河南够奔山東而來 走至在中途 王霸領着孟林不是採花就是偷盜 這也算是該着孟林挺好的一個孩子 沒遇見好人 被他引誘的身居下流 這也算是本身無福 祖上無德 這二人到了濟南府 果然投到了錐子山 見着王祥說起話來三個人是情投意合 這孟林住在錐子山 每日不過就是打劫過往的客商 得來不義之財 任意揮霍 三

年的光景 小子還真闖出一個外號來 人送美稱叫千里尋花小蝴蝶 王霸跟孟林兩個人交稱莫逆 時刻不離 這一天王霸由山下回來 見着孟林叫了一聲兄弟 這我可不能不跟你說 前天我做買賣 天在昏夜 我看見一個大戶人家 我打算睡好了道 夜晚間前去作案 多多少少偷點兒什麼 到了那裡油水大小倒不說 這家有兩位姑娘 劇我一看 就是古時候的西子王嬌也不過就是如此 我有心自己一個人採花 人人都知道咱哥兒兩個有交情 我想我自己獨樂對不住兄弟你 要不是我們的交情在這裏 我自己今天姦一個 明天姦一個 要不然就弄到一處 夜跨雙美 左右逢源豈不為樂 真要是一個 我就不便讓了 既然是兩個 我當然就不好意思獨自享受 這就是我們的交情 孟林聽到這裡點了點頭 暗含着叫了一聲師哥 這麼看起來你老疼愛兄弟果然不假 咱們弟兄可稱得起叫禍福之交 弟兄二人計議好 由錐子山下來 王霸頭前帶路 後面跟着孟林 一路說說講講 來到了大戶人家的宅院 前前後後繞了一個灣兒 這就算領着孟林踩了蹊道 然後這兩個人找了一個小飯館 以喝酒為名 不過是耗着時光 孟林這小子性情多疑 端着杯飲着酒心中暗含着思想 王霸他說大戶人家有兩位美貌的姑娘 不忍獨樂 回山給我送信 打算跟我分亨其樂 以盡交友之道 這個話不准真 我想貧戀女色的人 見色如何能够肯捨 別說非親非故 俗語說的好 至親骨肉還有個色胆包天 大概他這個話有點兒不實 要是這麼看起來 倒不如我早吃早走 天到定更我到了他人宅院 真要是這兩個女子未被他佔了先 我是夜跨雙美 顛鸞倒鳳 豈不是天假美緣嗎 孟林這小子這個地方就算不對 也別管王霸跟他所說的言語真假 話說出來叫別人聽着可見得小子有己無人 主意想妥由打飯

館迢迢達達他就出來了。有心這個時候够奔大家宅院。前去採花。天尚未到日沒。未免早一點兒。小子只可扎東撞西。亂走一陣。天約在掌燈時候。小子正然往前走。准知道這個時候快到了。找個地方換了夜行衣。略沉一會兒。到了定更時分。入人家宅院。豈不正好。他那裡曉得。在旁邊叫人家秦鳳贅上了。凡事也算該着。走了好半天。來到了一片樹林。看看四外沒有行人。這才走到裡面。打開包袱又換好了三串吞口夜行衣。兜襠滾襠勒好了十字絆。背後措好了一口刀。絹帕罩頭。低着腰往前緊走。天可就到了掌燈後了。一直來到那一家大戶人家的高牆外。聽了聽天已至定更時分。墊步擰腰往上一縱。單胳膊肘跨往牆頭探頭往裡觀看。院裏面清素素。落落。往上一長身。也用不着往下扔開路石子。院裏頭也不至於有什麼埋伏。擰身縱到了裡面。可別看小子這個樣兒。功夫今錯。身輕似葉。到了裏面各處窺探。找姑娘的閑閣繡樓。看了看房子是三道院。後面三合房。北邊一拉遛五間上面帶樓。不問可知樓上是姑娘的香閨。想到這裡高高興興。一縱身來到了樓梯扶手上。手往上走。輕似狸貓。捷似猿猴。到了樓的外廊。看了看北爲上的樓房。東間窗戶燈光閃爍。小子來到窗台外。雙手按住木窗台板。隔着窗櫺紙側耳竊聽。聽了聽屋中有婦女說話的聲音。鶯聲燕語嬌嫩令人聽着愛聽。小子到了這個時候。春心蕩漾突突的亂跳。隨由腰間掏出樹宗來。用口浸濕。刺破窗櫺紙。樹宗帶好。眇一目往裏觀看。但見裡面如花似玉的姑娘兩位。窩章一樣。上面是玫瑰紫薄羅汗衫。下身是水綠綢子中衣。可看不見下面的金蓮。粉面桃腮。柳眉杏眼。櫻桃小口。微露着滿口碎玉。漆黑的頭髮。高換美人髻。耳墜珠環。光芒四射。兩位姑娘的長像也差不多。正然在屋中說說笑笑。旁邊

有兩個丫環 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媽兒 皆因離安歇的隨候尙早 主僕們沏得了一壺茶 坐在屋裡說說笑笑 小子孟林在外面看着抓耳撓腮 恨不得一步邁到裡面跟姑娘們隨意說說笑笑 打打鬧鬧 够時候預備點夜消 小飲兩三盃美酒 然後跟姑娘携手攬腕入羅幃 行其美事 那才趁了惡人心懷 這般光景正是看得出神 想入非非 猛然間有人拍打了他一掌 小子一看認得 項長着三頭 知道是秦鳳 不由得心中一怔 暗說道這小子怎麼會一時之間 也來到這裏呢 我在衛輝府連作了兩案 難道說官人沒把他拿獲 正在猶豫之際 就見秦爺連跟他擺手 那個意思不願意在此處跟他接談 皆因這個地方是婦女的深閨 被人知道與名譽不好聽 故爾衝他點手 小子有心不出去 難道說算了不成嗎 有心跟着走 看看秦鳳那個兒 夜晚間好不怕人 真如天神一般 小子無法 只可一幌身由樓的外踏板抖身往下一縱 到了平地 跟着窺房越脊 够奔外面 秦鳳在後面緊緊跟隨 來到了外面大道旁邊 天已然到了二更多天 滿天星斗 夜風透涼 大道上面已然毫無聲息 將然到了這裡 秦爺手攏軍刃 一聲斷喝 孟林我有兩句話要跟你當面質對 小子孟林壯着胆子 手擎軍刃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秦鳳 有什麼話你只管當面說 小太爺決不含糊 秦爺聽到這裡 咬牙忿恨 叫了一聲孟林 我跟你有何仇何恨 爲什麼在衛輝府你連作了兩條命案 先姦後殺 因爲什麼把我的名姓留在事主的牆上 我問你所爲何故 孟林聽到這裏 叫了一聲秦鳳 我的天倫被你一掌打死 我有心找你報仇 怎奈我的功夫不敵你 這就得說有力使力 無力使智 打算作完了案留下你的名姓 官人把你拿住 結果性命好給我的天倫報仇 今天你跟我巧遇 這也是狹路相逢 既然相見你應當怎麼樣

秦鳳聞聽用手點指，叫了一聲孟林，別的話你就不用說了。撒手扔軍刃，跟我同到衛輝府前去歸案打官司。孟林聽到這裡，哈哈一陣冷笑，叫了一聲秦鳳，打算叫我跟你投首到案也成。只要你勝的了，我手中這口刀，秦鳳一聽，叫道：孟林，也不是我說句大話，談到武力解決，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的了十招，我就枉跟我的恩師練藝十八年。說到這裡，將然把刀一橫，孟林打算往裏進招，猛聽得樹林裏面隱隱的有人念佛，一弟彌陀佛，由裡面出來一位年邁蒼蒼的老僧人，來到近前，用手一指，叫了一聲孟林，不可跟秦鳳動手，依我良言相勸，撒手扔軍刃，跟秦鳳到衛輝府前去投案。這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老僧在此，你還不撒手扔軍刃，等待何時？秦鳳、孟林聽見這聲佛號，留神看了看出家的僧人，秦鳳看着不認得，孟林一看，知道是自己的老師，河南少林寺退居的老和尚普靜普老師，自己不由得納悶，像這都是見不着的，怎麼會一時之間，他們也會來至在山東，真正可怪。那位說和尚這是由那裡來，皆因他老人家在少林寺已然居了前任的方丈圓寂了，現在繼任的人選，是他的徒孫，惠文和尚為廟裏的方丈，另外給普老和尚收拾出來一座禪院，九間房，一個院，有四個小和尚侍奉，倒也是消閒自在。這一天，老人家正在淨室之中，打坐參禪，小和尚進來，外面有一個白鬍子老頭兒，自稱河南衛輝府關家堡的人氏，名叫關斗，前來拜會你老人家。普和尚聞聽，念了一聲佛號，原來關老劍客到此，現在何方？小和尚回說：現在山門外。普靜點頭，叫小和尚頭前帶路，親自迎接。來到外面，留神觀看，果然山門外站着一位白鬍子老頭兒，趕緊合掌當胸，念了一聲佛號，關老劍客，這是那一陣香風把你老人家吹至此處，恕老僧接待來遲，望求關老劍客恕過。

關爺聞聽一陣含笑，老方丈此地不是談話之所，我跟你老借一步。普靜聞聽往裏讓，到裡面禪堂落坐，小和尚把茶獻上來，和尚問道：老劍客來到此處，有什麼事請你老當面言講。

關爺聞聽點頭說道：跟你老打聽一個人，你老認得嗎？和尚說道：那位，關爺遂說道：姓孟單字名林，原籍山東，他可是我們衛輝府生人，你老可認得嗎？和尚開聽一笑，那不是外人，是老僧的徒弟。關爺聞聽叫了一聲老方丈，是你老的徒弟好，他在外面採花作案，是這麼惡麼一段事？我既然知道，可不能不管。特此前來關照你一聲，要說你老人家是出家人，如果你老要不管，我可也得管。皆因這裏面有一個秦鳳，被屈含冤，老和尚聽到這裡，吓得顏色更變，念了一聲佛號，抖了一聲老劍客，你老可別怪，並非是叔祖護弟子，今天蒙你老關照，我承情不過，可恨我退后多年，不問世事，無故收了，蠻一個徒弟，這就叫藝傳於匪，老劍客前來送信，我非常感激，跟你老打聽打聽，秦鳳含冤，是否被拿到官，孟林作案之後，落於何方，是否還在衛輝府，關爺說道：方丈，我聽說孟林現在山東，我在路途之上遇見秦鳳，是這麼這麼一段事，普靜是致謝再四，從此關爺自回關家，保不表單說老和尚普靜，心中越想越難過，想不到我這大年紀，竟會作了這麼一件錯事，又一想我教給孟林練藝之時，我看他的像貌，並不是為非作惡之相，而且非常順從，怎麼三年來的光陰，竟會變成了這樣呢？莫非有人嫁禍於他，也未可知，又一想不對，關老劍客這大的身份，絕不能空談，沒看見事實，他老人家也不能給我送信，自己想到這裡，心說：我必須要看個水落石山，遂收拾好了包裹，由打河南少林寺動身，先奔衛輝府，來到火神廟調查了一番，然後又找自己的至友大刀鎮河南楊玉，打聽明白孟林所作所為過去的事實。

老和尚這才信以為真，心說：就憑着小子這個千里尋花的外號，絕非善類。從此和尚直奔山東，一路上晝夜訪查孟林的下落。這一天天不到二更，和尚正自行走，忽見前面兩條黑影，頭前走的這個，仔細一看，原來是孟林。後面跟着的這位，猛一看好似項長三頭。細一看原是兩個肉包，和尚要看個水落石山，才隱在樹林之中。他二人來至樹林前面，秦鳳叫孟林打官司，孟林自認竊花作案，為報父仇。後來兩個人要當場動手，和尚這才出頭，叫道：逆子孟林，還不扔了兵刃，到案打官司，等待何時？孟林右手提刀，看了看老方丈，叫道：師傅，我念其師生之情，不便說出什麼不好聽的話來，依我良言相勸，你別管閑事。今天我跟姓秦的有死有活，如果老師多管閑事，可休怪我要無禮了。這小子這話，乃是忿恨之言，皆因前次求和尚給他父親報仇，和尚不管，如今自己在危急之時，他又來相迫，毫不念師生之情，故此這小子有氣，才說出這個話來。老和尚聞聽此言，修行眉倒豎，慈悲眼圓睜，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氣煞我也。好冤家，和尚將說到這裏，孟林這小孟不顧倫常，往前一躍，舉刀照定老和尚撲頭蓋頂就是一刀，和尚氣的身形亂幌，見刀來至切近，伸左手一搭孟林的手腕，身形一閃，右手一托小子的右肘，底下跟着一腿，噹噹一聲，孟林單刀墜地，翻身栽倒，和尚往前探身，按住了就紮。秦鳳看的明明白白，叫了聲高僧，未領教你老人家寶刹何處，上下怎麼稱呼？和尚細好孟林，站起來合掌當胸，叫道：秦施主，貧僧對你不過，你的行爲，真可稱得起正大光明。貧僧法名普靜，廟宇就是河南開封府少林寺。孟林是我的弟子，皆因關九公老劍客與我送信，言說孟林在外面採花作案，違背天理，有沾俠義道，未免與我個人私德有虧，故此我來將他拿獲，證明事實，交送當

官 給被害之家 冤怨相報 并洗清你數載的奇恥 秦鳳是理直氣壯 打算就近把孟林交官 叫官面派人解往衛輝 老和尚一擺手道 你不曉得公事 眞要是前去報案 咱們腰裏可沒帶着海捕公文 誰是誰非 官府可不問 必然是一同押回衛輝府圓案 這麼看起來還不如雇輛車子 把他人不知鬼不覺 暗暗帶回衛輝府 豈不便當 秦鳳聽和尚所說之話有理 這才點頭 和尚來到孟林近前 在小子肩頭上一邊捏了一下 秦鳳問老人家你老這是何意 和尚說道 我有心跟你一同押孟林回歸 因出家人跟你同行多有不便 到了地頭還要出頭見官 往返費許多的麻煩 我還另有公幹 打發你一個人押着他走 你的能爲我雖然沒看見 既是馬老劍客的門徒 當然不錯 可有一樣兒 你年紀未到 倘若中途失慎 小子脫逃再拿可就費了事啦 倒不如我把他兩個膀子給他卸了 別說他跑不了 就是逃去已成廢人 秦鳳聞聽不住的點頭 看起來還是上年紀的作事慎重 上一歲年紀多一分閱歷 一點也不錯 商量好了等到天光大亮 秦鳳雇來一輛車子 把小子孟林向車裏一扔 接着秦鳳跟和尚分手 自己押着孟林回歸衛輝府 來到了衛輝 一直够奔府衙 車停在門前 秦鳳進角門到班房道了一聲辛苦 班房裡面衆人一看 項長三頭 知道是秦鳳 衛輝全都鬧動了 全城連出兩條命案 捉拿於他 人人都知道 他項長三頭 這個話已然三年了 莫非這小子受了神差鬼使 自行前來投首嗎 想到這裡大家都站起身來 齊聲問道 你找誰 看你這個樣兒 莫非姓秦嗎 秦鳳倒是一怔 不錯正是秦鳳 各位怎麼認得 大家這才說道 項長頭沒有第二 秦鳳聞聽 樂 大家先別說閑話 外面有一個差使 請各位把他搭進來 差使安置好了 我對各位訴說訴說我個人的歷史 也好洗我數載不白的犯

名 衆人一聽點頭答應 連值日的頭兒 帶着夥計跟隨秦鳳到外面起差使 來到門外把小子孟林起下來 該多少錢的車錢秦鳳給清 另外給了一塊銀子作爲酒錢 打發車子走後 跟隨差人二次來到班房 秦鳳才把自己的始末根由對衆人從頭一說 直說到老和尚挺普靜拿孟林 已然卸脫他的兩膀 和尚已然回歸開封 我這才把小子押到了此處 大家把話聽完 一個個全都暗含着點頭 看起來成了名的英雄 作事另有心腸 衆人全都要瞻仰瞻仰 這位採花淫賊 來到近前一看 但見這小子形容憔悴 頭一節沒經過事 心裏頭駭怕 准知道自己活不了 再說兩膀帶傷 途路上雖然有吃有喝 那還能够舒服的嗎 頭髮起樓子面目醜陋 這小子素日就是貪花好色的淫賊 再搭着血色不飽滿 到這個時候 着真是三分不像人 七分倒像鬼 衆人看了看用手點指 叫道孟林 你也是此處根生土長 當初你父親教場子 也算是一條英雄 不過皆因他心地不良 才落到那樣收緣結果 你就應當替父懺悔 知非改過 那才算你對 你反到採花作案假借別人的名義真正可恨 說到這裡也不用給他帶上下手的傢伙 祇可把絨繩給他解開 脖子上給他搭好了鎖練兒 有人够奔裏面回話 外面伺候着 霎時間裏面傳出話來 預備升堂 工夫不大 三班人役預備齊畢 柳點齊嗎 衛輝府的知府姓李 名叫李連元 雖然說到任不久 兩袖清風 愛民如子 跟前一任的知府一比 大有天淵之別 前任那位劉大人 不過有幾個金錢 捐了這麼一個功名 三年任滿 己然是聲名狼籍 上司參奏已然撤職還鄉 李連元李大人一到任 衛輝府的黎民不亞如重睹天日 人家是斷事如神 號稱白面包公 府治之下不敢說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偶爾出一件案 破案神速 今天聽說秦鳳到案 自行投首 拿獲採花的淫賊

自己也要開開眼 看看秦鳳是何如人也 升了公坐 人役喝喊堂威 眼看左右壓住了聲音 吩咐一聲帶秦鳳 下面有人答應 工夫不大將秦鳳帶到案前 口稱大人在上 秦鳳給老大人叩頭 大人命他抬起頭來 擺手吩咐去他的鎖鍊 這個地方是人家秦爺高的地方 要依着差人不給他帶刑具 因為他是自行投首 捉拿了採花賊 還用帶刑具嗎 秦爺可不這麼說 票子上出的是我的名字 雖然自行投首 就應當帶好了鎖鍊 而見老大人 如果老大人是一位青天明鏡 必然知道我秦鳳守法安分 倘若自居身價蔑視王章 觸撞了知府大人 我這場官司可不好打 這一句話說出來 把衆人全都提醒了 各位莫一堅大拇指讚美秦鳳 也用不着砸上上下下的傢伙 脖項上帶着一條粗練就是了 此時大人一看 脖子上帶着刑俱吩咐一聲撤下去 秦爺這才向上一正面 李大人看了看不由得一皺眉 脖子上邊一個大包 猛看就如向項長三頭 遂手拍驚堂木叫道秦鳳 胆量不小 竟敢在木地面作案 三年前採花胡爲 還不把你所作之事 從頭招來 大人可知道秦鳳是好人 可不能不這麼問 秦鳳正顏厲色說道 跟大人回 秦鳳被屈含冤 三年前有這麼這麼一段事 他就把因何跟老師孟方爲仇 一樁樁一件件從頭至尾 直說到自已暗地查訪孟林高僧出頭 才將孟林拿獲 從中一句話也不假 不過就是孟方致死的原因 未肯說是自己一掌震壞膀胱 就提他因敗負氣染病而亡 座上的李大人 手拈墨髯 連連點頭 秦鳳說話的時候 李大人暗地觀察 但見秦鳳而貌忠厚 大概所說之話 句句都是實情 這一次押解孟林前來 不過爲的是洗白自己的名譽 想到這裡 遂用手一指 叫道秦鳳 你站起身來 旁邊站立 這個地方就是李大人因爲愛喜秦鳳是英雄 按說旁聽對質 也應當跪在旁邊 此時

叫秦鳳站在旁邊 這就叫另眼看待 李大夫人吩咐一聲帶淫賊孟林 下面答應一聲 把孟林帶上堂來 兩個人揹着他 下面砸着傢伙脖子上搭着一條線 小子向上磕頭 自報名姓 口稱大人在上 罪犯孟林給大人磕頭 大人吩咐他抬起頭來 擺手撤刑 小子爬伏在堂前 大人遂叫道 孟林三年前採花作案 因姦殺害人命兩條 臨行留下人家秦鳳的名姓 據實招來 我必從輕治罪 倘若任意放刁 本府決不寬容 小子孟林也知道活不了啦 身上担着兩條命案 也可以說是冤魂纏腿 早晚難逃法網 這才叫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 鳥之將亡其鳴也哀 向上磕頭 膝膊又不得勁 膀子掉下已然多少日子 勢若廢人 磕了個頭 委委屈屈說道 大人也用不着你老三推六問 嚴刑拷打 小子實話實說就是了 他這才就把當初他自己父親在世 虐待人家秦鳳 教給人家練氣 不讓散氣 脖子上一邊起了一個大包 幾乎喪命 就把所有的不好 合盤端出 一句不留 直說到動手贏不了秦鳳 就應當知非改過 又說是帶傷而亡 我談到報仇 就應當找秦鳳拚命 不應當採花作案 到了這時仇未報成 反倒自送殘生 不錯那裡那裡的案件是我作的 當時招認已畢 又向上磕了一個頭 求大人恩典 叫秦鳳跟罪犯見面兒 我有一件要事拜託於他 大人一聽 用手一指 叫聲秦鳳 你聽聽孟林他要跟你說什麼 秦鳳聽到這裡 湊到小子近前 看了看孟林這才叫了一聲師弟 把哥哥叫到近前 有什麼大事你只管說 我要搖搖頭我就枉稱英雄 別看我師傅你的父親 他老人家不對 人死不結仇 既往不咎 這句話未曾說完 孟林二目落淚 悲悲切切叫了一聲哥哥 兄弟我對不住你老 我給我爹爹報仇 就應當去找你老 不怕當場被你老打死 我也不失為英雄 有我們爺兒們相好的相厚的 也可以替我

們父子出氣 我不應當採花作案 留下你老的名姓 以此相害 看起來明有王法轄管 暗有鬼神循環 這兩句俗語一點兒也不錯 我今天死不足惜 犯法被刑理所當然 我有段事就託咐師哥你老吧 秦鳳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 叫了一聲兄弟 無論是什麼事 你說出來 哥哥萬死不辭 孟林說道師哥哥 我要不是遇見壞三兒王霸 焉有今天 各處裏採花作案 都是黃道巡風 這個話不瞞師哥你老說 我要不是行高品正 我的老師普和尚他老人家能傳授我武學嗎 誤被姦人引誘 才有今日 師哥你老要能拿住王霸 甚至於將他結果性命 才算給兄弟冤怨相報 秦爺點頭答應 叫聲師弟 這全在我身上了 我拿不着王霸誓不還鄉 說到這裡 座上的大人聽着可疼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孟林 既然是你師哥秦鳳如此慷慨 肯其爲你雪仇 本府念你至死自知其過 我跟你結一個鬼緣 出一張海捕公文 交給秦鳳 無論在何處拿獲 交送當地官人 必然有一分照應 秦鳳謝過了大人恩典 叫孟林當場畫好供 帶上全刑收押監牢 揆着孟林走後 公文備妥 交給秦鳳 李大人大賞紋銀十兩 諸事辦妥擺手退堂 不表知府大人行文上峯 單說秦鳳將海捕公文領出 十兩紋銀全都帶好 出離了府衙 自己先到房士元的宅中 看看娘舅 不過叫家裏老的少的全都放心 又到自己老師家裡看看 老人家馬四爺尙且未回 衆人見着秦爺 沒有不給他道喜的 依着老總管在家中擺酒席 給秦鳳壓驚 秦鳳一笑說道 這不過是俗禮 也用不着費事 我還要到外面走一闌 這才回到娘舅家中休息了兩天 然後打點好了小包袱 就以捉拿王霸給孟林報仇爲宗旨 從此遍遊江湖 就在南七北六山東 山西 湖南 湖北 川 廣雲貴 各處遊歷 按說王霸好訪 好訪之中又不好訪 皆因他不是有名望的人 又沒有

外號 壞三兒那不過是家鄉的土名 那裡去訪 雖然說孟林談過 他跟他的哥哥王祥 在
山東濟南府錐子山 到了錐子山訪查 已然被剿多日 秦爺那可就無法了 在江湖上一闖
蕩 秉着天職義務俠義道 代管路見不平 殺奸誅佞 二十多年得了一個好名譽 人送美
稱骷髏鳥 要說這個外號送的似乎不像美稱 因為什麼呢 骷髏正字 就是髑髏 按這兩
個字的解義 乃是死人之頭 這個地方就是人以名傳 並不在乎字面的美醜 就皆因秦鳳
脖子上一邊起了一個大包 好像項生三頭 那兩個肉球 又彷彿死人之頭顱 由這個地方
又想到俗傳九頭鳥上 因為他的腦袋多 也呼之為鳥 怎奈他是一個活腦袋 兩個死腦袋
故此人稱他為骷髏鳥 這種送號不過就是江湖綠林道的英雄 一方面是形容這個秦鳳的
厲害 一面說他的長像 這就叫一知半解附會牽扯 又誰知這三個字還是真傳出去了 天
下揚名人人皆知 江湖上有這麼一位骷髏鳥秦鳳 秦鳳由那一年在河南衛輝府賞賜公文
贈川資紋銀十兩 捉拿王霸 頭一節我要將他拿住 押回河南衛輝府衙 也能對的起上
下下下的官人 再者說也對的住我死去的師弟孟林 可就是有一樣兒 天不作美 二十多
年我竟會沒拿住王霸 或者這小子過禍身亡 也未可知 就是有一樣兒 王霸 場事不能
辦理清楚 我怎麼回歸河南衛輝府 自己想到這裡 仍然在外面任意閒遊 行無定所 也
不知道王霸落在何方 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 可就來至在山西的地面 走到了太原府 秦
鳳覺着腹中飢餓 打算找個地方吃點兒東西 各處尋找就找不着一個講究的飯館 因為什
麼呢 這個地方在太原城北落了鄉啦 找了好半天才看見一個荒村 約有百十多戶人家
南北的街道 由打南邊進街口往北邊走 在路西有個小酒館 一間門面門前懸着一個酒壺

秦爺一想找不着講究點兒的飯館，倒不如就在這裏喝點酒，吃點兒什麼就得了。想能伸

手推開酒館的門，看着可倒是一間門面長下裏足够三間，拐灣還套着一個暗間，掛着藍布

門帘，大概暗間不是賣坐的地方，許是酒館人的住所，將然觀看，走過來一位上了年歲的

老頭兒，手裏拿着帶手，帶笑讓坐，這裏坐吧你哪。秦爺把身坐穩，留神看了看一共是六

張桌兒，門口有個攔門櫃，在櫃後坐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穿的雖然不大講究，也稱得

起小家碧玉，自具一份秀色。秦爺頭一節年歲到了，再說生平不近女色之人，也不過用眼

一掃而過，再看了看靠着緊西頭，有一張桌，坐着的是三位，迎面那個人有五十多歲，賊

眼光華，兩道黃眉毛，似有如無，如同兩道青崗相彷彿，大鷹鼻子薄片嘴，薄片子耳朵小辮

頂，挨着那兩個人全都在四句來往，青虛虛的圓方臉，粗眉怪目，大鼻子頭塌鼻樑四字闊

口，通紅嘴唇，聯鬚絡腮的鬍鬚，大元寶耳朵往裏兜兜着，絹帕單頭，他的對過是個高個

兒，長條身的子，兩太陽無肉，縮腮幫子，青虛虛刀條子臉兒，二目無神，三個人坐在那

裏把杯換盞慢慢的喝酒，可就是不住的目不轉睛看人家櫃上坐的那個姑娘，秦爺看着他們

這個行爲，就有點兒不忿氣，秦爺這個火兒在這裏，真要你年青，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櫃

上坐着一個姑娘你多看兩眼，皆因是年青，不明白什麼叫道德，這倒有一說，你們幾個人

都是四五十歲，怎麼這大年紀還這樣張狂呢，論理說在外面行俠作義，像你這樣人，我就

不應該放過，怎奈我有事在身，不願多貪事故，自己把氣壓了壓，再一看挨着他們一張桌

坐着的兩位，年紀約在四句左右，身穿藍綢子大褂，脇下懸劍，那一位在桌幾上放着長條

的包裹，打着麻花蝴蝶扣，秦爺看了看，知道他們也是江湖道義的人，這二位喝着酒，四

只眼睛看着那兩個小子 這些人裏頭就屬秦鳳年歲大 在外面闖蕩江湖 一幌也是二十多年 心裏頭一揣度 准知道這裏頭有一場事 心說這種路見不平 用不着我管了 一會這幾個人就得打起來 那兩個人是一團正氣 那三個小子是鬼鬼祟祟 這就叫冰炭不能相合 秦爺喝着酒 竟等看這個熱鬧 那三個小子一面吃酒 一面點手叫道 賣酒的大姑娘你過來 把酒給我們來兩壺 姑娘紅着臉答道 客人你老別忙 容我父親騰下手來 就給你們拿了 此時老頭兒也連連答應 說這酒還不大熱呢 你老候一候吧 那刀條子臉的小子站起身來說道 老兒 你這酒館是怎麼幹的 酒烘的不是涼就是熱 這個買賣要是不打算作 你就不用作啦 老頭聞聽 連連帶笑說道 客人別着急 屋裏沒有夥計 就是我們爺兒兩個 買賣又小 無論那位到我這裡喝酒 都有幾分招待 因為小老兒年邁 手遲眼慢 客爺你老多担待吧 那小子一聽老頭兒說話和氣 這才說道 你忙你的 我說的是你這個姑娘 看見你忙 就應該過來幫着你拿酒端端菜 要不幹這種生意 那就不用說了 既然作這種生意 她坐在那裏 連人都不答理 就彷彿像不指着似的還行嗎 我說了這麼半天 你還不下來嗎 再要是不下來 我可過去拉下你來 說到這裏 果然就一直够奔櫃台 嘻皮笑臉的就要調戲人家姑娘 姑娘一看急忙喊道 老爹爹 你看這位客人 這是怎麼啦 誰知姑娘話未說完 這小子伸手就拉姑娘 姑娘往後一閃 只羞得面紅耳赤 秦爺一看這小子要行非禮 心說這小子真要瘋 有心不管 看着有氣 遂說道 是福不是禍 我看着這小子這個像貌 決非善類 好幾十歲的人 渾身的賤骨頭 可惜他怎麼活的 秦爺將然要管 猛然間那位脇下懸劍的主兒站起身來說道 你這個人好不知自愛 人家

父女作一份小生意 不過爲的是餬口 你如不願意照顧 你可另投別家 不但信口胡言

並且還伸手抓搔人家未出閣的姑娘 難道你家裡沒有少婦長女嗎 這小子聞聽此言 把眼

一瞪說道 我跟你素不相識 你管的着嗎 再若多口 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利害 這位爺

開聽 微然一笑 叫道好小子 既然如此 咱們別糟踏人家屋裏的東西 你敢跟我到外面

比試嗎 好小子也不含糊 各不相讓 都够奔外面 秦爺也站起身來相隨 來到外邊一看

兩個人已然當場動上手了 不過都是赤手空拳 爭先搶步 正在難解難分之際 就見跟

刀條子臉一同來的那兩個人 從中有兩撇鬚兒的那個小子 站在那裡耀武揚威的說道 老

四 只管動手 下招照着他的致命處打 打死他有哥哥一面承擋 也不是哥哥我吓嚇他

打聽打聽這麼些個年了 南七北六十三省誰人不知 那人不曉 我王霸壞三兒 秦鳳站在

酒館外面看這兩個個人動手 看見那個小子 耀武揚威 自報名姓叫王霸 末了還有個壞三

兒 秦爺就是一怔 我可沒見過王霸 聽孟林說過 王霸這小子有個鄉間外號 叫壞三兒

也許是狹路相逢 活該我將他拿住押往衛輝府前去完案 這可真算是巧 那位說這個小

子是引誘孟林爲匪的王霸嗎 這才叫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把小子擠到這裡 應該他報應

臨頭二十年前跟孟林在一處採花作案 由飯館分手 孟林中途遇見秦鳳 普靜高僧當場

被護遭擒 押往河南 不問可知當然行文上憲 批文一到按律治罪 王霸得着這個信 心

裏頭一害怕回歸小錐子山 也不斷攔路劫財 那個意思打算暫時躲避躲避 沒想到惡人上

天不佑 官人聞風前來勦山 把小子山打得冰消瓦解 王祥死於官兵之手 王霸帶領了知

已之友 是親兄弟二人姓馮 一個叫馮太 一個叫馮平 三人流落江湖 無惡不作 今日

來至在酒館裏面吃酒 三個小子看見了人家酒館的姑娘 別看是小家碧玉 丰姿秀麗 三個小子淫心頓起 先前不過說兩句便宜話 後來竟敢色膽猖狂 動手調戲 也算不走運 遇見這二位 別說他們三人惹不起 不認得人家的主兒少 肋下懸劍的那個主兒 姓陸名 陸廣元 外號人稱小韓信 此人足智多謀 文武兼全 跟他同坐的那個主兒姓孔名 叫孔亮 外號人稱今世諸葛 這一位不但武學高 那一位都文韜武略 機謀過人 現居陝西 安府 有一座名山 叫萬龍藏峰島 山勢雄壯 三面環水 一面通陸 山上招集嘍囉兵有 二百多名 孔陸二人胸懷大志 有意抑清復明 推倒了大清國 復興大明的天下 故爾在 外面各處遊歷 有意在風塵中物色英雄 收羅入島共成大事 今天時逢恰巧 哥兒兩個來 到山西地面 在這座小酒館裏喝盃酒 也爲的是歇歇腿 就看王霸等調戲人家姑娘 陸爺 就有點兒不忿 後來站起身居然要向人家姑娘撕撕擄擄 陸爺氣往上壯 言語不合 一同 够奔外面 這小子本就是馮平 自從幼年在外面採花捏朵 無惡不作 他多怎把一個小小 的酒館放在心上 別說說幾句便宜話 就是強姦也算不了什麼 這就是色膽如天 沒想到 從中陸爺看着不平 到了外面小子用手點指 以 我看你肋下懸劍 不問可知 當然也是 一個練武的 我喝我的酒 你給你的錢 誰惹禍誰頂 也用不着你多管 依我說你快閃開 倘若不走我要結果你的性命 休怨我意狠心毒 說到這裡往前一搶步 一掌够奔陸爺的 枕骨穴上打來 小子還是真下毒手 陸爺一看拿到 撒右腿身形一轉 讓過去他的胳膊 伸手够奔他的脊背就是一掌 小子身體也算靈敏 轉身雙手一趕 趁勢够奔陸爺胸前打 來 陸爺幌身往前進掌 真與按身分說 馮平如何是陸爺的敵手，過小子戰的滑點兒

兩三個照面 他的哥哥馮太 打開包袱取出單刀一口 竄過來並力夾攻 照定陸爺頭頂就是一刀 小韓信一看有氣 分明是你們這叫欺侮人 英雄好漢講究的是單打獨鬥 你們兩個打一個還要亮軍刃 陸爺隨把身一轉 上面躲刀回手將寶劍撤出來 陸爺這一亮劍看熱鬧的人可就太多了 真是人山人海 可別看馮太馮平哥兒兩個的武學全不壞 跟陸爺比可贏不了 不過就是三五個照面 馮平赤手沒拿軍刃 本來就有點兒膽虛 將然往前一竄 打算進招 陸爺的劍快 轟的一聲就在馮平的肩頭扎進去 足有半寸多深 小子轉身就跑 馮太看見兄弟走了 別看手中拿着一口刀 看見陸爺劍招如閃電一般 不敢抵抗 虛幌軍刃 也是撒腿就走 小韓信一看劍交左手 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鼠輩 你等往那裏逃走 要打算走也行 把你頂上的人頭留下 將然說到這裏 旁邊的壞三兒看着不忿 暗想道 我二位盟弟 並非無能之輩 不過一失神輸了招啦 我要不給他們轉了面子 叫二位盟弟小看於我 王霸想到這裡 打開包裹 抽刀在手 用手一指叫聲小輩 不要你這耀武揚威 來來來 三太爺王霸我跟你拚個你死我活 說罷壞三兒還真不吝乎 手裡攢着一口刀 對准了陸爺胸前便刺 陸爺一看刀到了 往旁邊撤身 用手中寶劍對准了王霸手腕上一砍 就聽咕嗒噹噹一聲 把小子右手削折 疼的王霸哇呀呀的喊叫 站立不穩 坐在了塵埃 這工夫看熱鬧的衆人 一陣大亂 齊聲喊喝可了不得了 酒館門前兩個人打架 寶劍把手切下來了 大家鬧鬧哄哄 這一喊喝早就驚動了當地的地方 把衆人分開來到當場 看了看受傷人躺在地下血流不止 再一看砍人的主兒沒走 手擎寶劍站在那裏素絲未動 地方問那位跟受傷人一塊兒來的 這是那位砍的因爲什麼快說 陸爺聞聽寶劍還匣 用

手一指自己鼻子 砍人的是我 皆因我路見不平 一時失手 將他的右手砍落 你是這一處該管的地方 煩勞你把我們兩個人帶到衙署 憑官判斷 這個地方陸爺比他們高 雅知道鬧出事來 得把酒館掌櫃的帶着 別看我把他的手砍掉 大概也沒有多大罪 皆因他調戲人家酒館的姑娘 我因為路見不平 就算發於不忿 如果是明白官 不至於判我多大罪 這個地方 就是人家陸爺認字的好處 不敢說通知律條 差不多的事 一略可就知道大也避結果 地方姓高他叫高連升 聽見陸爺說的這個話低頭又看了看王霸 這個時候王霸大概的醒過來了 高連升蹲在那裏 問姓什麼叫什麼 王霸報通名姓 就提在酒舖喝酒 因為意見不合 當場動手 被他將我的右手砍落 你老既然是官人請你老不必分神 我們是事有在 我有能耐報仇雪恨 沒能為我的手就算白掉 地方聽着納悶 因為鬥毆砍掉了一隻手他竟不跟他歸官司 你說這個人他是什麼心腸 陸爺聽着心裏頭喜歡 談到報仇我在這裏過路 他准知道我在那裏住嗎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還是不歸官好 地方也不願意帶他們 到太原府百十多里地 再說帶這個案子也沒有什麼好處 打算給他們和平了解從中排難解紛 話說到這裡 三方面全都願意了 這個事可就好說了 就在這麼個工夫 秦鳳旁邊閃過來 未曾說話先看 看地方 遂問道 你姓什麼你就是當地的地方嗎 地方一聽 抬頭看了看秦爺吓了一跳 自從有生以來 就沒見過這個樣兒的人 猛看不亞如項長三頭一般 細看了看才明白 原來脖子上上一邊一個大疙疸 你可別看這個樣兒 地方還真不敢小看 趕緊說道 我叫高連升 不錯正是當地的地方 未領教你老人家貴姓 秦爺報通了名姓 地方聽着不理會 把小子王霸可給吓壞了 心說可了不得了 我今天怎麼

會遇見他呢 王霸可沒見過秦爺 他可聽孟林說過 今天一見分毫不錯 有意逃走怎奈受傷過重 想到這裏就聽秦鳳說道 你既然是當地的地方 方才他們這段事 你就不用管 求你將受傷之人連我一并送交太原府就是了 用寶劍砍他手的那也不是外人 乃是我託出來的的好友 特此前來捉拿王霸 這場官司我打了 不但地方聽着一怔 就連這位小韓信陸廣元聽着這個話也是納悶 據他所說跟我是至友 細打量打量不但不是朋友 連一次面也沒見過 不過耳音裏面聽着秦鳳兩個字 似乎江湖上面有這麼一個人 想了想嘍呀莫非此人外號人稱骷髏鳥 真要是他我聽人傳言 此人自從幼年 賦性好武 聽說所遇的老師太是不近乎人情 以氣功故意叫他把身體練壞 項上一邊起了一個大包 後來就以此得名 這還不說 就皆因遭了這一場風波 得遇清真教的老劍客西域大俠馮駿 跟老人家練藝三十來年 有一身好功夫 難道說今天這個人就是他嗎 正然想着就聽地方高連升問 這位秦老爺子 你老說特意的前來捉拿這個王霸 但不知你老是何處官府所差 有憑據沒有 請你老人家當面說明 到府送案好交代 秦爺一笑叫了一聲地方 既然伸手拿人 你也不用問我是那裏官府的 反正我身上帶着有拿人的憑據 現有海捕公文捉拿的就是王霸 地方一聽 家秦鳳說出海捕公文 准知道一定是官人 遂說道 既然如貴他們這一千人等 還帶着不帶着呢 秦鳳連連擺手 遂說道 不用 動手的人砍掉他的右手 乃是我請的 就如同我砍的一樣 當然有我去就不用他去了 至於酒舖裏面的掌櫃的方才我已把話聽明白了 雖然王霸等調戲他的女兒 他也不樂意跟他打官司 皆因他們父女 看守一個小買賣 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就把我們倆人送交太原府 我自有交代 地方聽到這裡

只得點頭答應。王霸已然不能走了。地方屈了一輛車拉着他。秦爺在後跟隨。地方也不能不跟着一起去。看熱鬧的衆人。大家似乎全都明瞭了。你談我說。莫怪因爲打架竟會把手砍下來。原來人家是辦案的。談談講講一闕而散。單說秦爺押着王霸。地方頭前帶路。順着大道够奔太原府。走在路途之上。秦爺心中高興。暗含着自己叫自己的名字秦鳳啊。秦鳳。二十年的江湖總算是你沒白走。居然有這麼一天。竟會把小兒王霸拿住了。今天這個巧。還算是人家那兩個人辦的。要不然依着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許當面錯過。這麼看起來總算我秦鳳走運。真要拿不住他。我這一段心願未了。怎能對得起死去的孟林。秦爺想到這裏高興的不得了。猛然間想起。可惜沒問拿王霸的那人姓字名誰。我就應當謝謝人家。才是。秦爺想到這裏已然追悔不及。百十來里一天也走不到。要是秦爺自己三百二百里也不要緊。大車跟地方。他們可走不了那麼快。秦爺只得慢慢跟着他們往前走。頭一天找店住下。吃喝不必細表。次日清晨秦爺開付完了店飯賬起身再走。己竟離着太原府還有不到四十里地。也就在巳牌時分。已然來到了太原府的府衙。秦爺外面看着差使。地方够奔裏面班房報告。值日的班頭把話聽明白了。帶着夥計到外面觀看。高連升從中指引。這位秦爺他老人家帶着辦案的公事。班頭抬頭看了看秦爺。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說這個人的長像好不怕人。看罷這才過來問。你老是那貴府的。所辦的是什麼案件。秦爺遂說道。衆位頭兒多辛苦。此地也不是談話的所在。幾位受累把差事起下來。回頭咱們裡面談。值日班頭一聽。趕緊吩咐夥計將王霸由車上起下來。秦爺開付車錢。衆人全都來到班房裏面。夥計早就給王霸把傢伙帶好。秦爺這才叙說自己的來歷。不過就粗粗一談。便直言請來好友。

在酒舖之中將王霸拿獲 現有海捕公文 煩勞各位頭兒跟知府大人回稟一聲 秦鳳好當堂交差 秦鳳把話說完 班頭點了點頭 這才知道秦鳳並不是班頭 乃是一位老英雄 義務辦案的 遂說道老英雄你老在這裏候一候 說道着話轉身出去往裏面回話 工夫不大 傳出話來 預備升堂 又等了一會兒 大人已然升了公位 吩咐一聲先帶秦鳳 班頭把秦爺帶到堂口 知府老大人姓張單字名文 倒是一位清廉的忠良 秦爺來到堂上 向上磕頭 張大人一看也吃了一驚 暗說人長瘤子 怎麼會長這麼勻實 老大人已然聽班頭說明 人家秦鳳是義務 並非是差役 遂說道 秦鳳起過一旁 既有海捕公文 呈上來本府查看 秦鳳行禮已畢 站起身來 由腰間把公文取出來 有人接過去呈到公案桌上 張知府打開一看 年頭可不少了 原來這張公文還是二十年前的公事呢 上面的字句很多 張知府細看了半天 把裏面的根本原由全都看明 這才明白秦鳳脖子上這兩個大包的原因 不由得點頭佩服 暗想道人生在世 不論什麼事 有志者事竟成 秦鳳練武受盡了折磨 就皆因志向堅決 居然得到武術成功 知府看罷又把王霸帶上來 問了問確實壞三兒王霸 再問他當年引誘孟林之事 小子這個時候知道是身入法網 難以得活 一向不剩 全都實話實說 張知府問完了 叫小子畫了供 然後一擺手暫時收押監牢 又向秦鳳說道 你既然是義務拿賊 也算是爲國出力 你是打算自己將他押回衛輝府 還是交到我這裡 你另有別事呢 秦爺恭恭敬敬的說道 大人如果派民子押送 秦鳳萬死不辭 如果說從此就算消差 秦鳳就要跟大人告辭 張大人一聽 秦鳳這個話是無可無不可 又一想他是衛輝府的住家 何不派他護送一場 免得途中出錯 知府想到這裡 帶笑說道 秦壯士本府我想 你

在外面爲拿此賊 飄流二十年 今一旦將賊人拿獲 當然也得回家看看去 按說義務辦案

差事交到當地 官府就算消差 這一次算本府特煩老壯士連回故土 在路途上幫助差人

再護送一程 到了衛輝府衙 自有本府差人前去交差 老壯士回家看望 並不麻煩 不知

道秦老英雄意下如何 秦爺無法只得應允 張知府賞紋銀二十兩 次日即可隨同差役一同

起身 秦爺收了銀子 知府又叫科房的先生把公事辦好了 然後退堂不表 單說秦爺隨衆

人來到班房裡面 衆班頭都知道這是一位成名老英雄 那一個不加幾分敬重 在班房

裡面談了幾句閒話 天時尙早 秦爺要到外面走走 值日的頭目囑咐老人家到時候回在衙

中用飯 秦爺點了點頭 走出了班房 一直出了衙門口 打算到街上遛達遛達 在街前後

繞了一個灣兒 也沒有什麼可看的 仍然回歸班房養精神 明天好起身趕路 將然來到

班房 住裡觀看 但只見在屋內迎面坐着一人 肋下懸劍 一細看非是別人 正是王霸關

事砍掉了小子右手的那個人 秦爺歡喜的了不得 未容自己說話 就見那個人站起身來抱

拳拱手叫了一聲秦老師傅 聽說這場事你老人家很辛苦 秦風微笑一笑 叫了一聲兄弟

也沒有什麼辛苦之處 不過是知府老大人明鏡高懸 凡事一鑑便明 如若不然雖然我有海

捕公文也得費多少手續 我打算把差使交到太原府 煩勞他們貴差解送就完了 怎奈知府

大人再三相託 叫我一路同行 老大人知道我故土是河南衛輝府 就勢叫我回家看望望

你這是由那裡來 秦爺雖然這麼說着話 心裏頭實在不知道人家貴姓 可也不能問 因

爲什麼呢 在酒鋪鬧事時我曾說得明明白白 我們是朋友 地方高連升已將話回明了各位

班頭 此時他來到並不出人意料之外 當然是不放心 前來打聽打聽 我要是當面問人家

賈姓 這個話未免差點兒 只得說道 兄弟你這是由那裡來 人家小韓信陸爺這個話回答的也好 叫道哥哥在酒鋪鬧事的牛兒是我 雖然你老有海捕公文 倘若交代下去 豈不叫哥哥你老受累呢 頭一節打聽打聽再者可就是預備頂事 秦爺點了點頭叫聲兄弟 你萬安吧 諸事全都平復了 陸爺開聽秦爺說完這些話 遂說道老哥哥你老押辦賊人够奔衛輝府 雖然說從中有官人跟隨 究竟是路途遙遠 倘若中途有失 豈不可惜 我們兩個人閑着沒事 倒不如跟隨老哥哥一同前去 多我們兩個人有了事也可以助你一膀之力 秦爺聽着歡喜 倒不是爲叫他帮忙 所歡喜的是走在中途 好打聽打聽他是誰 看他這個樣兒堂堂儀表 不問可知也是一條英雄 在外面闖蕩江湖 多認得一條英雄 就多一條說路 故此連連答應 有心把陸孔二位也一同留至在班房 陸爺心裏明白 倘若住在個裏言多語失 叫人看出來倒覺着無味 遂說道哥哥你老放心 明天你老起身的時候 我們必到 說到這裏陸爺站起身來告辭 秦爺還送他出了角門子 看了看四外無人 只有他那個朋友在門外等着呢 可就是今世諸葛孔亮 秦爺遂說道 兄弟這場事多虧你 我枉走了二十多年並未拿住這惡人 這一次若非是兄弟你出頭怎麼會拿住了惡人壞二兒 你我弟兄一見如故 我打聽打聽兄弟你算姓大名 陸爺聽到這裡看了看四外 低聲說道哥哥 別看兄弟年青也不是我自己高抬身分 平平常常的綠林英雄 我就算眼空 沒把他們放在心上 可是南北成了名的英雄 我可不敢錯待 自從在酒鋪吃酒 我看見你老項長三頭 像貌出奇 我可聽人傳言 外面久走江湖有一位秦鳳 早就有意近乎近乎 怎奈緣淺 無處相逢 今日時逢湊巧在此相遇 也算是老天假便 要問兄弟姓陸名叫廣元 有個外號小韓信的便是

秦爺聽到這裏，雙手撕花白髯，眼往上看，定了定神，遂說道：「我打量何人，原來是陸賢弟，我跟你打聽個人知道嗎？此人是一位出家的道者，姓賀，雙名清虛，別號人稱循環道長。」

陸爺一聽，一陣微笑，遂說道：「老哥哥，你老要問賀仙長，那不是外人，正是小弟的業師。」

秦爺點頭說道：「毋怪兄弟的功夫這麼高呢！彼此互相恭維幾句。」

秦爺說兄弟你那位朋友他貴姓？陸爺點手把那人叫過來，暗含着給引見了。秦爺一聽人家外號叫今世諸葛孔亮，准知道是足智多謀，機警過人，要不然怎能得此美稱？

略微又談了幾句閒話，陸爺這才帶着孔爺走。秦爺仍回班房，到時候吃飯，一夜晚景無書，次日黎明，外面車輛雇好了，另外有四名押護兵跟隨，公文交給押護兵，也用不着叫秦爺帶着，差使全都收拾已畢。

此時王霸脚下砸好鐮子，大鐵練拴着左手，掛在脖項上，兩名押護兵先上到車子上面墊底，把小子王霸搭到身上，車底打了一個透眼，大鐵練穿過去，往車軸上面一拴，秦爺跨着車轅，兩個押護兵在後面跟隨，車把勢將然搖擺要走，對面來了兩個人，陸廣元，孔亮，依着秦爺還要來輛車，陸爺擺手坐車不便，還不如遛遛達達走着好。

秦爺一聽點頭，自己也不能跨車轅了，哥兒幾個全都步行相隨，叫四名押護兵全都上車，旁邊地方高連升看着這一起案子，由始至終全都完事，他這才到班房回了一聲，自己回家不必細表，單說秦爺等由太原府動身，路途之上，除了吃喝住店，過界驗看公文之外，沒有什麼可說的，一直來到河南衛輝府，到了角門子大車停住，秦鳳囑咐陸孔二人看守差使，自己帶着四名押護兵，够奔裏面，到了班房一看，哎呀二十多年的工夫，所有裏面一切的三班人役，幾經更換，認得的主兒還真少，可別看他老人家不認得衆人，大家都認得秦爺，時常不斷的說，秦

鳳是本地人氏 項長三頭 他是這麼這麼一段事 領公文作義務公差 到外面辦案 一幌

年頭不少 並未見回來 也許因為辦案身亡 亦未可知 每日不說也得說幾回 從中的老

人就還有一位 姓趙外號人稱快手趙老 歲數可不小了 秦爺領公文走的那個年頭 他就

四十多歲了 又過了二十多年 差不多年近七十 秦爺就認得他 趙老一看秦鳳到了 趕

緊站起身來 喝聲向秦爺道 一幌二十多年未曾見面鬚髮全都白了 今天來到莫非將惡人

拿獲 有什麼喜音不成嗎 秦爺並不慌忙 就把從頭至尾跟趙老一說 話說完了 將四名

護兵叫過來 把公文遞過去 衛輝府的知府已然換了好幾任了 秦爺也用不着前去見官

公事上批的明白 義務公差 回來就算消差 秦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樂得少麻煩

這個說道 趙班頭無論有什麼事我全都不管了 你老就多多受累吧 趙頭一聽忙說道 秦

爺你老就放心吧 內中有什麼不符的地方 我再到府請你老去 秦爺一笑走出了班房 趙

頭到裡面回話 不過就是大人升堂 問明王霸的供 打發押護兵回歸太原府 這也用不着

當堂對質 孟林已然早死多時 既然賊人招認口供全符 也就是暫押牢獄 行文上憲 以

待判決不必多表 單說的是秦爺 帶着陸廣元今世諸葛孔亮够奔自己的舅舅家中 到了宅

中一看才知道 舅父舅母早已死去多年 別看秦爺這麼大的英雄 也覺着悽涼傷感 好在

眼前令人心裏喜歡的就自己兩個表弟 全都完婚已然子女成行 並且日子過得興興盛盛

秦爺在家中略住了兩三天 不過到母親的墓前 舅舅的坟上 焚化些個紙錢 哭奠祭掃

然後在家中無事 這才跟陸爺坐在一處細細的談心 遂問陸孔二人 他們住在那裏可有

相然的公幹嗎 陸爺聞聽說道老哥哥 我們哥兒兩個千里迢迢由太原府 跟你老來到這裏

就爲的等你老諸事辦理完畢 有事相求 大概我們說出來你老也不至於不應 秦爺聞聽叫了一聲二位賢弟 有話只管說 陸爺叫了一聲哥哥 我的業師既然你老曉得 我也不必跟你老說底細了 我現住至在萬龍藏峰島 座落在陝西西安府 三面是水一面是山 天生險要 我們弟兄現在住守在那裏 這一次出來就是遍遊江湖 訪求賢才 有意豎義旗爲祖國討伐叛寇 推倒大清重復大明天下 單等籌劃入序 賢才聚齊一舉而成大事 秦爺聞聽暗暗就是一怔 原來如此 莫怪他等不辭辛苦 隨我前來 趕情是別有所圖 我真要不應 不但當時將他二人得罪 再者說他等既有此志 就是少我一個人也未必不可成勢 真要容他等銳氣養足 叛跡暴露 到那個時候別說我秦鳳 就是再比我身分高的主兒 也不准剷除的了 我可不暫時應允 單看他等如何進行 久而生計從中破壞他等這一場叛反的大禍 就勢暫爲棲身之所 豈不爲妙 秦爺這個意思 就是打算前去監視 成勢與不成勢 自然另有作用 想到這裏 跟陸廣元孔亮兩個人說道 二位賢弟話既然說到這裏 你可別看哥哥我這個五官像貌 我對於文學上算是畧通一二 除清四寇 我也不是不知 時時刻刻思復漢族怎奈孤掌難鳴 今天既然有二位賢弟相佐 這才算趁我的心懷 三個人高高興興 在房宅住了兩三天 遂收拾應用物件 由房宅出來秦鳳先够奔牛家院 打聽打聽老師 家人們說老師子倒是回來了 在家中呆了日子不多又走了 聽他老人家說這一次出去行無所定 秦爺聽罷一皺眉 暗說這麼大年紀 說不說已然百十餘歲 還要到外面飄落江湖 倘若有點意外 豈不可惜 想到這裏也算無法 只可跟小韓信陸廣元 今世諸葛孔亮 三個人由河南地面動身 一直够奔陝西 來到了西安府 够奔萬龍藏峰島 來到白沙

江還得僱一隻船，船往前行來到島的切近。秦爺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山勢險峻，高聳聳的山頭，直接霄漢。前三面是水，後面是山。陸爺回頭看了看秦爺，叫了一聲大哥，你老瞧見了沒有？這就是萬龍藏峯島。地方雖後不大，却險峻異常。有德者居之，治是養龍之所。大哥你看這麼一座山，就是一個山口，並且七十二道螺絲灣，打算進山少轉一個灣兒，也通不過去。兩旁一邊一座山，雖然沒有萬龍藏峯島大，而秀麗無比。左邊那座山，座落金龍川中，名曰金龍川。右邊的座落在銀龍川裏面，故此名叫銀龍川。不過這兩個佔山之人，跟咱們還不是一致。左邊金龍川爲首之人，姓杜名杜志遠。外號人稱鎮海鯨。銀龍川的首領，姓寶名寶成。外號人稱飛雲叟。那一邊也有嘍囉兵四五十名，可別瞧佔山，全不打劫過往客商。以山產爲生活，真要是三鳥聯絡一致，還別說是大清兵，就是天兵到此，他也辦不了事。說到這裡，船已然來到島口螺絲灣。就聽裏面鑼聲響亮，由裏面出來一隻小船，船頭上站着四五個人，看了看對面小船，非是別人，正是主人回來了。趕緊吩咐一聲，小船下錨，船頭上面行禮。口稱山主你老才回來，恕過我等接待你老來遲。陸爺一擺手，就見那人手捏下嘴唇，一聲呼哨，隨着就由島中走出來一隻大船，出了螺絲灣口，下錨泊定。陸爺坐的小船向前靠好，付了完船資。哥兒五個過船，雇來的船隻自去。陸爺等老哥兒五個，坐着大船，進了螺絲灣。秦爺適方才聽陸廣元說的明白，進島必須經七十二道螺絲灣，自己留神倒要看看怎麼個螺絲灣。趕到船隻一走，秦爺這才明白，原來由這就進山。不過是還未能夠到達旱地，兩旁邊形同峽谷，不過水道很寬，這座山山西山口向東，船進螺絲灣是往西走。在水路約摸不出路程的遠近來，大約十里八里也不定，船隻必要拐灣。

兒 有時向南 有時候向北 有時向西北 有時向西南 大約走了兩個時辰 船隻才來到裏面的萬龍藏峯島的山口 遠遠看見硃紅色的寨把柵欄門 秦爺看罷點了點頭 看起來大清國總是洪福齊天 要不是我在中途遇見小韓信陸廣元 把我帶到萬龍藏峯島 倘若他等在此把聲勢養成 豈不是大清國心腹之患 我這一入島 雖然我一個人不能澈底剷除他等 在裏面可以等候時機 真要有官兵到此殺個裏應外合 豈不是助了官兵一臂之力 到那時剿平萬龍藏峯島 拿住他等以正國法 不枉我的老師老劍客爺傳藝一場 也顯着我骷髏鳥秦鳳是條英雄 想到這裏 船已靠好 隨着衆。棄舟登山 進了寨把柵欄門往裏走 够奔聚議廳 看了看雖然屋子不甚講究 長下裡也够四五間 陳設等等也還不錯 陸爺進了裡面彼此入座 裡面還有陸廣元得意的兩位弟兄 一位是九頭鳥岳金良 小陳平宋裕廉 他們四個人在萬龍藏峯島發起 共推陸爺爲首 要談到文武兩科技藝那一位也軟軟 修造裡面的房舍 猊種裏面的山田 手下嘍囉兵三百來名 別看這麼些個人 倒沒有甚麼風聲 規規矩矩 並不打劫 過往客商 嘍囉兵一年都不准出一回螺絲灣 故此外面的風聲很好 後來人越聚越多 嘍囉不下五百多名 倘若官人知曉這還了得 這是小韓信陸廣元的 一分深謀遠料 因此他們弟兄四人 從長計議這才想出一個法子來 倒不如遣人前去劍山 蓬萊島結交羣王富昌富保臣 從此如沒有風吹草動更好 倘若有點什麼事 蓬萊也是有幾分實力 主意已定 派人前去聯絡蓬萊 英王也很歡喜 倒不是歡喜陸廣元等爲人 爲個人計 倘若蓬萊有失 以萬龍藏峯島還可以作一步後援 自從彼此聯絡之後 萬龍藏峯島聲勢一天大似一天 這個話可不是一年 這一天 聽說是裕王保奏十四皇子允提坐鎮西安

府 御封西安侯 管理陝西一帶 西安侯此來 他有他的心思 他看見他的父王當今萬歲 共有皇子十四位 早早晚晚他老人家若龍歸滄海駕崩天台 據我看面南背北接續江山 身登大寶 決以輪不到我這裏 我要打算接續江山 必須外出另作別圖 庶不落他人之後 他這才花銀錢運動裕土 遂保奏允提爲西安侯坐鎮西方 他的心思打算聯絡英王 倘若日後英王大事成就 他准知道富貴無子 就是推倒了大清 將來萬里江山 於已有份 他既然聯絡了英王 當然就知道萬龍藏峯島跟蓬萊是統通一氣 他親自到萬龍藏峯島觀看 一看山勢險峻 真有養龍的氣像 再加上小韓信陸廣元手腕靈活 善於交際 准知道西安侯在此 爲至尊至貴 從事附和 允提拿出銀錢來 在萬龍藏峯島裡起造銀安殿 修蓋軍師大帥府旗牌營 王官住所 按設各種消息 修造各處房屋 這一來聲勢浩大 較比蓬萊島還講究 好在西安侯在陝西爲一省之尊 萬龍藏峯 無論有何勢派何人敢問 後來陸廣元介紹 請了一位本地面的英雄 複姓軒轅 單字名志 外號擎天手 此人勇力過人 武學高強 並且還是深謀遠慮 由人家入了島裡裡面操練嘍卒 練習水旱戰術 建設船廠 打造飛龍舟 飛鷹舟 飛豹船 大小麻洋戰船 有人家軒轅志一個人調動 把萬龍藏峯島治得鐵桶一般 統率水旱兩面沒有一處籌畫不到的 後來挑選王官四十名 旗牌六十名 所管各人全都恰當均頗能勝任 西安侯不斷的來萬龍藏峯島觀看 看着這般氣勢 心裏頭也是歡歡喜喜 這一天正赶上西安侯來到萬龍藏峯島跟大師軒轅志 四位軍師可就是小韓信陸廣元 今世諸葛孔亮 小陳平宋荥廉 九頭鳥岳金良 這是西安侯親口加封的 這四位爲四大軍師 軒轅志爲水陸軍大帥 秦鳳爲巡山總寨主 坐在了銀安殿大開會議 也

是西安侯一陣高興，叫了一聲諸列位。今天本爵觀看，雖然比不了我父北京王城的金鑿殿，坐至在高山上，面也可稱得起小朝廷。倘若大事成就，方趁我的大願。劇我看兩旁邊的文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將來收復我父王的江山，不難隨願。說到這裏，在旁邊閃過來大帥擎天手，說了一聲跟侯爺回。我可不是長人家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真要有入攻山，可着我們全島的文武，別看戰船無數，也未必保的住准贏。要打算大事成就，有兩位真要請到島內，那才算是高枕無憂。西安侯聽到這裏，遂問道：但不知那兩位有此身分？擎天手答言：你老要問，離此不遠，可不囑西安府管。在延安府落鄉有座廟，廟叫觀音堂，裏面有二位高人，乃是出家的道長。一位是趙明真，一位是張明志。要論這二位的身分，比劍客還高着數倍。每人手中軍刃各有三環套月一只，打遍了天下無敵。真要是這二位到了島內，不舉事可以高枕無憂，舉義的時候足能襄成大事。西安侯聽到這裏，心裡頭歡喜的不得了，就請軒轅志作爲自己的代表。前去觀音堂聘請張明志、趙明真二位仙長。大帥聞聽，點頭答應。公事辦完了，大家退廳。西安侯也常住在萬龍藏峰島，也常住在西安侯府裏面。不表他們衆人，單說的是大帥軒轅志，換好了衣服，備好了禮物，帶了兩名跟人，由萬龍藏峰島動身，够奔延安府觀音堂。當天環到不了，在外面還得住一夜。次日才來到觀音堂。這座廟本來不大，一層大殿，兩邊甬道，各有跨院。一邊是鶴軒，一邊是堆積零碎物件的。山門兩邊各有一個小角門。軒轅志來到東面的角門前，輕輕的拍了兩聲，裡面有人開門。出來了一個小道童，低言悄語問道：你老找誰？軒轅志說道：煩勞通稟裡面二位仙長。小道童答應一聲，問道：你老貴姓？軒轅大帥報通名姓。道童點頭，關角門往裏走。工

夫不大二次開門 道童說道 軒轅施主你老隨我進來吧 我二位師傅辦着公呢 擎天手點了點頭 帶着二位跟人來到裏面 道童把角門關好了 將擎天手陪到了配殿 到了裏面先讓他們落坐 小道童又到裏面 把話說明白了 這才把軒轅大帥陪到了裏面來到鶴軒留神觀看 但只見迎面有張床 床上兩個棕團 上坐着兩位年邁蒼蒼的老道 垂首這一位身上穿着淡黃色的道服 腰繫絨繩盤膝打坐 往臉上觀看面皮蒼老 可是紅潤潤 兩道殘眉搭撒着眼皮 頷下聯鬚絡腮的鬚鬚 頭上戴着一頂九樑道巾 黃布飄帶 勒在腦後 下垂首這一位略微矮點兒 穿章打扮全都是一樣 不過這位是黃黑色的臉面 一部銀鬚蓋滿了前胸 根根透肉 一絲不亂 亞賽銀針相仿 擎天手看罷向上行禮 口稱二位仙長在上 弟子軒轅志給你老人家行禮 老道微然一欠身 打了個稽首 念了一聲無量佛 擺手說了一聲免禮 來看坐 擎天手行禮謝坐 老道這才問道 軒轅志你到此作甚 軒轅志說道 西安侯有意輔助英王推倒了大清 以遂胸中大志 聘我入山加封我為水陸軍大元帥 有意聘請出色的英雄輔佐 共成大事 是我在侯爺面前 保舉二位仙長 文武全才 侯爺公務在身 不能親自前來 打發弟子替他老人家前來聘請 老道聽到這裏 抖銀鬚念了一聲無量佛 叫道軒轅志 這你可不當 你入山輔佐西安侯 不過為的是紅塵利祿 將來事成以博封王之位 對與不對可用不着貧道批評 皆因你是俗家 當然要爭名奪利 你何必又在他老人家台前說出了我等弟兄二人 再者說我等看破紅塵 已然不與世俗來往 真正是豈有此理 擎天手一聽不由得一怔 連連向上行禮 口稱仙長 我在侯爺的面前說了個懇懇切切 今天你老人家不肯前往 未免顯着我跟侯爺說話沒有信用 與我的人格大有

關係 再說二位仙長進得島內 做事不做事那倒兩可 二位仙長聞聽一擺手 叫了聲軒轅志 這個話可是這麼說 我們這個出家人 跟你們不出家的一比大不相同 你們奔的是名利二字 到了我們出家人就不然了 視名利如糞土 隱避山谷之中 不問世事 才和出家人的身分 今天你既然到了 必然是你在西安侯面前竭力保舉 誇讚我們弟兄有多大的能為 我二人如不出頭 你回去也不好回復 真要是找有能為的 你由我這裏走 仍然回歸西安府順着白沙江 一直奔回西南 走到銀沙盆那裏有地名叫萬林莊 萬林莊相隔萬龍藏峯島不過百十來里地 那裏有三位莊主 那一個都是技術絕倫 內中有一位最有身分的就是萬林莊正當中 陶家莊莊主姓陶單字名元字洞天 外號人稱蓋天第一手 雖然說不及我們弟兄 也差不了多少 何況還有比我們高的地方 就是兵書戰策 攻殺戰守 遠韜近略 決勝千里 實為帥才 真要把他請出來維持島務 輔助西安侯 成事就在目前 萬林莊四週圍 樹木森雜 裡面圈着這麼三個莊子 正當中心是個陶家莊 上垂首可就是何家莊 莊主何望何金標 寶劍一口也稱得起縱橫天下 下垂首是苗家莊 莊主姓苗叫苗望號叫德霖 外號人稱黃面賽叔寶 你要能够把三莊的莊主請入島內 成其大事何難 如果何苗二位不去 陶元一人入島 也足能够維持一切 輔助西安侯 軒轅志聞聽 遂說道 不錯萬林莊有一位蓋天第一手 若非聽仙長提起 我還真忘記了 遂又竭力約請仙長入島 兩個老道決意不往 軒轅志無法 只好跟仙長告辭 有心從此動手 够奔銀沙盆萬林莊 又一想不對 沒有個交代那算怎麼回事呢 只可回歸萬龍藏峯島 進島見着西安侯 就把見着

仍煩大帥替本爵前往聘請 軒轅志點頭答應 當日休息 次日備辦各色禮
人前往 由島內動身 坐船出了七十二道螺絲灣 順着白沙江够奔銀沙盆萬林
元陶洞天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雍正劍俠圖第十九集終



